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八十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80)

儒藏

B222
30
(80)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三十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録

朱柏廬先生編年毋欺録　清・朱用純 自撰　金吴瀾 補編　李祖榮 校輯……一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清・吴光酉 重訂……四六五

朱柏廬先生編年毋欺錄

清・朱用純 自撰
清・金吴瀾 補編
清・李祖榮 校輯
彭冬煥 校點
蔣宗許 一審
郭 齊 二審

清光緒六年刊本

《朱柏廬先生編年毋欺録》三卷、卷首一卷、補遺一卷，清朱用純自撰，金吴瀾補編，李祖榮校輯。清光緒六年刊本。

朱用純（一六二七—一六九八），字致一，號柏廬，私謚孝定先生，清江蘇崑山（今江蘇崑山市）人。明末諸生，以其父集璜先生抗節死義，故入清亦不仕，「自比於王裒之廬墓攀柏，故號柏廬」（周榮植《跋朱柏廬先生無欺録後》）。用純修身勵行，不求聞達，學問精粹，以程朱爲宗，不雜陸王。著有《大學中庸講義》、《治家格言》、《愧訥集》等。

該譜初爲用純自撰，記其三十二歲（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至七十一歲（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之行事。「按年紀録，纖屑不遺，則先生之言行班班可攷」（金吴瀾序）。以其所記皆自儆自省之「正心、誠意」之學，而「其論誠意之功必以『毋自欺』爲本」，故題其書名《毋欺録》。光緒六年，金吴瀾得其本，以其三十一歲以前全付闕如，而七十一歲後二年事蹟也不全面；又因《毋欺録》意在記録自己治學修身之歷程，故於其他庶務及詩文創作每多忽略。於是廣搜遍採，「爰仿編年之例，重加纂輯。其事實可稽及著述有攷者，分年撰録」（金吴瀾序），乃成首尾俱全之年譜。文中又對《毋欺録》闕佚之處時加訂補，皆低一格刊刻，内容豐富而且眉目清朗。金吴瀾，歷任崑山、武進知縣。嘗入曾國藩幕府。與汪堃等修纂《崑新兩縣續修合志》。

是本卷上之首有周榮植跋、金吴瀾序、木刻《朱柏廬先生小象》及孫福康《像贊》、《蘇州府志》及楊無咎《朱柏廬先生傳》、朱柏廬先生自傳、彭定求《朱柏廬先生墓誌銘》，卷下末附《毋欺録補遺》、《讀毋欺録管見》、《朱柏廬先生著述目》、《朱柏廬先生及門弟子》等，俱可攷見其行履與學術。

跋朱柏廬先生無欺錄後

玉峯東濱海隅、山川靈秀、爲吳郡人文淵藪。登巍科、躋膴仕者、指不勝屈。其以文學經術名世者、如震川歸先生、亭林顧先生、所著諸書、固已風行海內矣。獨柏廬朱先生、當鼎革之際、因尊人集璜以貢生抗節从義、自比於王裒之廬墓攀柏、故號柏廬。修身勵行、不求聞達。其學問之精粹、猶未大顯於世。蓋

國初講學諸家、北平則孫夏峰、關中則李二曲、浙東則黃南雷、當世稱爲三大儒。然其學皆不免參以陸王、其

倩藏

粹然一本於程朱者、惟桐鄉張楊園、平湖陸稼書、太倉陸桴亭三先生。而柏廬先生與之同時、閉戶潛修、實踐躬行、紹明絕學。今觀其愧訥集及學庸講義等書、與張陸諸公皆以程朱爲宗、若合符節。當姚江之餘熾盛徧於天下、而先生乃能卓然自立、不少惑於異説、斯亦孟子所稱豪傑之士也。桂林陳榕門相國輯五種遺規、誤以先生治家格言爲朱子。金壇于鶴泉學士爲先生作傳、詳其行誼、亦未詳其著述。蓋亭林先生既屢辭薦辟、而先生尤尚闇修。其書雖嘗付梓、獨爲學者所珍秘、未

得展轉摹傳、如歸顧兩家彰彰在人耳目也。往者子在應敏齋方伯幕府、方伯既請以楊園桴亭兩先生從祀孔廟、疆吏入告、均奉俞旨。又從玉峰假得柏廬先生愧訥集及未刻稿、擬亟刊以廣其傳、會方伯謝事未果。先生所著學庸講義、今官書局已重刻行、無欺錄亦嘗以聚珍板印於吳門。及吾友金君瀾青出宰玉峰、次第訪得歸顧兩先生年譜、付之手民。獨朱先生年譜徧求未獲。近乃得其無欺錄鈔本、視吳門本尤爲詳備、纂言紀事、皆繫以年、卽以爲

先生年譜也可。爰謀彙刻，以合成璧。後之覽者，由是以窺先生之學之精粹，庶可快然無憾。而金君表彰前賢之苦心，亦與是編並垂不朽也已。

光緒六年太歲上章執徐季夏之月，瀨江周榮植謹跋。

自講學之風起、而分門闢戶、其言傳者其人未必傳。卽有儒行克敦、而語皆凡近、不足以開來學、則人傳而言亦不足傳。鹿城朱柏廬先生、古今傳人也。其所著治家格言、已風行海內、家絃戶誦。惟毋欺錄一書、一見於虞山顧氏所刻小石山房叢書、略而弗詳。一見於吳門擺板所印葉涵溪徵君舊藏潘晩香先生手鈔本。始乙丑、終丁丑、雖見一斑、未窺全豹。𤓰茁斯邑、欲羅歸顧朱三先生之遺書而不可得。適王子蘭廣文贈有震川先生年譜、吳亦如茂才持有乃祖止狷先生所著亭林先生

年譜。單興後、原板皆已無存、亟付剞劂。而終以未得柏廬先生年譜、不能爲三先生合刻也、耿耿予懷。宗伯垂署正自安定來、談及知王升卿茂才家藏有毋欺錄全篇。借錄一過、倍於前刻各本。自先生三十歲以迄七十一歲、按年紀錄、纖屑不遺。則先生之言行班班可考、不期傳而自傳千古矣。且夫理學之興、莫盛於宋、而以紫陽朱子爲集大成。故其論誠意之功、必以毋自欺爲本。先生後紫陽數百年、上接淵源、卓然有所統宗、豈近日所傳理學者可同日語哉。瀾得是編、如獲異寶、爰仿編

年之例、重加纂輯。其事實可稽及著述有攷者、分年繫錄、仍於毋欺錄之中、寓年譜之義。庶先生之學問行事、相輔以傳、且與歸顧兩先生年譜並垂不朽也。夫先生爲節孝後人、聽彝訓、廸前光、故銘座右有曰、受人言毋自欺。誠意之功、詎不足上繼紫陽耶。吾願學者奉爲今日之紫陽可矣。

光緒六年季夏之月、嘉興金吳瀾公安氏謹序。

朱柏盧先生小象
吴琨胡錫珪敬摹

偉哉夫子、荷道厥躬。學純德茂、克紹前縱。

濂洛關閩、淵源貫通。羲易語孟、闡發性宗。

蓼莪矢志、攀柏高風。惟忠惟孝、土室身終。

疾革吟誦、心追放翁。廷章侯疾侍側、夫子朗吟劍南示子詩句。

先生遺像、氣粹貌充。其中浩浩、孰測化工。

憫予小子、則效靡從。肅然瞻仰、鄙悋潛融。

偉哉夫子、百世欽崇。門人呂廷章百拜題。

光緒己卯初秋、古由拳孫福康敬書。

朱柏廬先生傳

蘇州府志

朱用純字致一、號柏廬、崑山人。集璜子。年十七、補郡諸生。越二載、遭國變、痛父殉難、棄去諸生冠服、隱居教授以養母。潛心四子六經及濂洛關閩之書、探索融會、務在躬行實踐。當路重其人、將以博學宏詞薦、用純以死自誓、作朱布衣傳以見志。門弟子來學者、先授以小學、近思錄。舉業外、別立講約、闡發經史。晚年作輟講語、示人、曰中庸成己成物、罔弗由誠。然所謂誠者、不外乎倫常日用之間。今人心中不脫卑鄙二字、倫理上只六辨得

苟且二字、以此讀書、豈可語於聖賢之學。雖日事講貫、奚益哉。其箴砭後進、嚴切如此。生平嚴以律躬、不欺暗室。每日晨興、必謁家祠、莊誦孝經一遍。病革、命設先像、扶起再拜。以平日所著删補蔡虛齋易經蒙引及四書講義一一書屬其子曰、謹藏諸笥、吾將以此見先人於地下。復語門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言訖而逝、年七十二。門人私謚孝定先生。

朱柏廬先生傳

震伯楊无咎撰

柏廬先生姓朱氏、名用純、字致一。因厥考節孝先生之死於忠也、創巨痛深、等王裒之攀柏、故自號曰柏廬。是其德爲大孝、學爲醇儒。其歿也、門人思之、請於其同志之友楊无咎、亦既謚爲孝定先生矣。兹爲傳其行事、不以謚而仍以號稱者、重君之志所存也。朱氏之先自亳州徙睢陽者、唐孝友先生名仁軌。在宋、避靖康之亂、以六歲童子附柁渡江、遂爲吴郡崑山始遷之祖者、秘閣公名子榮也。公九世孫希周、謚恭靖、爲明名臣、官至宫

保、南冢宰。弟希曾仕江右甯州判官、是爲君之高祖。生唐府審理公景昇、景昇生家佐、家佐生集璜、卽節孝先生也。先生夙抱明德、兼經濟才、未仕於朝、以貢士家居、殉國難、詳門人徐孝廉枋所作傳中。有四子、君其長也。嗜學篤行、才德酷類其父。崇禎癸未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甫二載而遭節孝公之變。君晝夜慟哭、痛不欲生。時其弟用白、用暐俱幼、用商遺腹未生。君以子身肩重任、義不敢以從死。上奉母陶孺人、下撫弟妹、播遷流離、備極艱苦。迨兵戈既定、始得返其舊廬、而家徒壁立、卒

能善事慈闈、先意承志、以得其心。迄其終二十年未嘗一日貽之憂也。教養諸弟、俱不失為賢者。經營窀穸之事、以至婚嫁交際之屬、亦罔弗既厥心力。此雖家庭之庸行、而設身處地、求如柏廬之俯仰無憾者、世亦鮮矣。君方弱歲、即棄諸生、隱居教授、潛心聖賢之學。探索書義、罔弗驗之身心、而見諸躬行。故正己接物、靡不歸於至善、而合乎中庸。非徒以高節宏才為人所敬仰也。尤循循善誘、遊其門者、隨其性之所近、而各有獲焉。是邦人重君之德、爭設席以延君。其後度不能以偏應也、

曰、禮聞來學、有志者盍顧我乎。乃謝諸聘者、而設教於家。從學者日益進、雖祁寒酷暑、講論終日無倦容焉。恆以忠恕爲則、律己甚嚴、而責人以寛、故使人易從而悅服者衆也。當是時、玉峰夫子之門彬彬然可觀矣。君猶自謂德薄而不能感人以力行也、作輟講語以示之。其略曰、中庸成己成物、罔弗由誠。誠非虛懷其願而已、必於聖賢學問躬行實踐、不欠一分、乃爲善也。又曰、日用常行、雖道不外是、然古之所云、罔非倫常矩矱、而今也、心之所見、無非卑鄙。事之所爲、無非苟且。種種惡習、豈

復有出頭之日乎。學者須勘破病根、跳出坑坎，以聖賢之心爲心，以聖賢之事爲事。日用常行，一一正其本位，從其上而討求精彩，以進道不難。諸君能努力向前，將世道人倫、士品學術一肩任去，用純亦敬拜下風，何必予之言是聽哉。其誨人之勤，而感動深切如此。蓋君之自强不息，本乎易之天行，而其所遇在乾之䧟文言，曰遯世無悶。歲在己未，有博學宏辭之選，當事者將以君充之，君以死自誓，遂得免。所謂確乎其不可拔者，非耶。他若鄉飲大賓、亦堅謝不應，又其餘事已。然君雖屏

世緣、而事關祖先、未嘗置諸膜外。先世墓在陽山、有富豪賄守墓者、售穴前之地以葬焉。君聞之、曰、祖宗體魄所在、而他姓實逼處此、先靈能無恫乎。亟命諸子姪鳴諸邑宰。而豪力甚强、君爲之食不下咽者二年。積誠所感、卒以歸正。其墓木歲有所失、君謂貧不聊生以致此、爰設贍族田、以其粟給居山之貧者、由是斬伐者鮮矣。初、節孝先生所定祭規、子孫凡輪祭者、徧掃練塘陽山寶華諸墓。宗人畢集、厥費浩繁。世變以來、斯禮漸廢。君首置義田爲族人倡、以是春秋祭掃、至於今不替云。遠

祖貫，在宋時與杜衍諸公善，有睢陽五老圖，秘閣公攜之南來，以爲世守。爲族子售諸他氏，君竭歷贖歸，而後即安。其篤於水源木本又如此。若其友愛諸弟，亦自性生也。用犂族，篤子導誠，方六歲，君垂涕謂其弟曰：若子猶吾子也。遂撫之如己出。後君無子，爰立以爲嗣焉。用自繼沒，君痛悼益切，而待用商益親。事無巨細，必與其斟酌，未嘗因年長以倍而忽之也。與人交雖久而敬不衰，即有忤之者，惟自反而無愠色。其後靡不愧而服焉。遇事之難，而處之裕如，盡其從容中道，非深有所得莫能

然也。居平效法古人、尚友前哲、自濂洛關閩以來、若薛胡羅魏諸公、皆其所私淑者。同時所交遺老逸民、最善者爲昭陽李清、同郡李模、金俊明、徐開任、葛雲芝。而徐枋爲中表兄弟、其誼尤篤。晚年更善楊无咎、考道論文、稱莫逆焉。他若當世搢紳、有折節願交者、君固未嘗拒之、然以禮自持、足不輕至其門、亦不以其私干瀆也。導誠有聲庠序、而屢躓於棘闈、君勖之曰、爾毋躁進、毋怨尤。文苟不佳、雖得可恥。否則、雖失何傷也。柏廬雅不欲以詩文自鳴、而其所作咸有法度、修辭立誠、非專工詞

藻者所能及也。書法行楷悉精，有手書日所誦孝經，門人爲勒石以傳世。所著成書，有困衡，毋欺等錄，暨刪補蔡虛齋易經蒙引，藏於家，外，撰四書講義，能闡先儒之所未發者，編未及終而卒。卒時年七十二。易簀之前三日，命設節孝先生位於榻前，俾其弟若子扶起向上叩首者四，曰，吾可告無罪於先人矣。臨終又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語既畢，目遂瞑。嗚呼，歷觀其行，而垂沒之言信不誣已。

楊仲子曰，予生平知已不數人，而玉峰居一焉。歸子元

柰其才不可一世，而獨心服於余。其没也，余慟哭之。朱子之交予也最後，而其相得也亦最深。其理學之精醇，世無有出其右者。是宜天假之年，俾同心志道之人得所宗也。而今又毒之悲夫。念昔我顯考忠文公之殉難也，較諸節孝先生而事更慘矣。鮮民之生，恨未即死，而遷延至今，惟是善守其身，以不辱其親，此與吾友所共勖者也。今柏廬已全受全歸矣，而後死如予者，敢不益加惕勵哉。

朱柏廬先生自傳

朱布衣者名用純、字致一、崑山人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十九遭先節孝大故、奉遺命棄儒冠、故仍稱布衣。不能效王裒廬墓攀柏、而時時輒灑其淚、故自號曰柏廬。年少多難、煩逃於詩酒文翰。旋覺習也非學、去聖域甚遠、於是雅志爲己、欲紹前脩。然讀書不能措諸實踐、求道不能得其閫奧。彰懷濟世、而先不能自善、乃身特以資本忠信、硜硜焉恥作僞。一生操行、如是而已、無可傳。慮交遊有言之溢美者、故自傳。

贊曰、布衣爲人、前無可幾於曩哲、後無可稱於來世、則不必謂天壤間有此布衣也、然亦何必謂天壤間無此布衣也。亦既有之、與衆見之。

朱柏廬先生墓誌銘

放濂彭定求撰

吾吳崑山、有隱君子柏廬朱先生、勵志節、精理學、遠近人士沐教澤而服行誼者、五十年無間言。今年先生歿、門墻喪厥依歸、鄉里失所矜式、咨嗟涕洟見聞合轍。余獲交於先生甚晚、方冀歲時請益而先生不可復見矣。其孤導誠衰絰踵門、以先生墓銘來屬。辭至再三、請且益堅、曰、先子交遊落落、自與君邂逅淡談、宛若夙契。垂歿而注念不忘、不可謂非深相知也。余於是不得終辭。蓋覩自古諸儒、漢以志節著、宋以理學著。尚志節者多

刻厲嚴苦之爲、尙理學者多涵養深沈之旨。然志節不進於理學、則有之。理學不本於志節、斷未之有。自後世志節日衰、理學亦日僞、於是毀觚爲圜、游光揚聲、而徒事拘牽訓詁、紛樹門庭、世道人心、何所依賴而不趨於敝壞與。若先生者、始於志節、成於理學、竊以爲在漢宋諸儒間無疑也。先生尊君節孝先生、經明行修、鄉推祭酒。乙酉殉難最烈。先生方補郡諸生、茹哀飲痛、遂謝舉業、作朱布衣傳以見志。竊自比王裒廬墓攀柏之義、號曰柏廬。家貧遭難、授徒贍母。潛心聖學、由四子六經及

濂洛關閩之書，晝夜探索，融會錄縈。謂學必以程朱爲宗，知行並進，無捷得，無虚襲，務在身踐，於倫常事物間纖悉必求盡善。門弟子來學者，必諄諄授以小學、近思錄，爲入門法程。迎機而導，積誠意以感動之。舉業外，另設講約，闡發書義，商榷經史，彷彿白鹿洞規。又於每歲孟春，率諸同人行釋菜先師禮，畢，亦講四書一章。進止肅恭，興起者衆。然先生恐學者未能眞實切磨，整襟斂容，以身爲鵠。嘗有輟講語，示之警省。其畧曰：中庸成己成物，只一誠字統括。實實做得聖賢學問，不偷一分實

實盡得聖賢道理、不欠一分、方始是誠、始是成己成物。余今自反、果能如是否、而欲妄居皐比、多見其不知量也。又曰、日用常行、雖曰道不外是、然古之所謂日用常行、大段不失倫常矩矱。今之日用常行、無非種種惡習。人心中只辨得卑鄙二字、倫理上只辨得苟且二字。以此爲日用常行、更無出頭日子。必須勘破從前魔障、跳出坑坎、直以聖賢之心爲心、聖賢之事爲事、把此日用常行一一正其本位、更從上面探討精彩、以此進道不難。諸君各具一本來面目、各具一全副精神、猛力向前、

眞是行所無事，此其晚年進德之驗矣。當路諸公折節慕先生者衆，先生僻居委巷，布袍幅巾，裹足不出。自束脯外，絕不泛受人惠，屢空晏如。歲己未，將以博學宏詞薦先生，固辭乃止。邑宰欲舉鄉飲式廬之禮，並堅謝不應。搢紳納交致敬，亦不輕爲報謁。蓋其束躬韜晦，不求人知，固從學問鞭辟近裏得來，初非好爲迂僻，鄰於矯激者比。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不失其身而能事親。惟先生足以當之。故其始終弗渝，克成篤孝，素所積慮然也。節孝先生嘗手書孝經以授曰，天地之廣大，

性命之精微，其理皆具於此。先生識之不敢忘，每日晨興盥漱，拜謁家祠，即莊誦孝經，且廣書善本，勸勉來學、門弟子，因鐫諸石。病將革，猶命子弟曰：「爲我設祖先位，具淸酌，扶我起拜，以致全歸之意。」卒强起如言。越三日，乃歿，時爲康熙三十七年四月初七日，距生於前明天啟七年四月十五日，得年七十有二。所著諸書，精力最注者，删補蔡虛齋先生易經蒙引，闡明易理特精。又自作四書講義，皆先儒所未發。臨歿時，以二書屬嗣君曰：「謹藏諸笥，吾將以此見先人於地下。」復語門弟子在側

將世道人倫、士品學術一擔挑去、某亦願拜下風、何必區區之言之聽哉。先生此言、眞爲學者剔骨洗髓、不啻鵝湖之講義利章、使聽者汗下霑衣也。先後居考妣喪、哀毁動人。嘗曰、宰我欲短三年喪、吾黨皆以爲怪。然於此可見古人喪禮之盡、必其齋蔬饘粥哭泣哀毁之禮、無苟廢弛。而宰我乃天性少薄者、故覺行之至期已久。若今人食肉飲酒、不改其常、雖更三年、豈謂久哉。至性激發、篤論如此。居恒罕與人事、惟關係祖宗族姓、必竭歷經理、不少退避。上世祖墓祭規淪替、重置祭田。富豪

謀侵陽山墓地，重賂彌縫，先生率族人爭，遲久得斷理如法，心力幾瘁。修葺先祠，身肩勞費，不恤也。又念子姓貧乏之私伐冢樹，設田贍族，俾無侵損。友愛諸弟，尤深於仲叔之歿，經紀喪葬，存撫諸孤。與季弟垂白聚首，事必相咨。訓子弟循分讀書，切以攀援倖進爲戒。燕閒無惰容，言動有常度。中懷耿介，不可稍干以私，而温然有道氣象，使人如坐春風中。鄉里曲直爭衡者，必就之折衷，得一言乃解。其律已嚴，接物恕，嘗曰：識得天理熟，當機立應，如離弦之矢，更不擬議，更不矜張，眞是何思何慮，

者。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言盡此矣。嗚呼、先生一生、存順歿寧、易簣瞭然、豈非志節理學合而爲一者哉。他若無欺困衡等錄、皆平日省克工夫至嚴至密。其詩文翰墨、流行散軼、先生謂非儒者要義、每過而不留也。

先生諱用純、字致一。系出唐孝友先生諱仁軌、後自亳遷睢、宋、直閣諱子榮始來居崑山。明翰林待制公諱逢吉、御史公諱文、冢宰恭靖公諱希周、皆其後。秘閣公十二傳至節孝先生諱集璜、崇禎乙亥拔貢士、城潰不屈死。妣陶孺人。配郎孺人姪女。先生舅氏圭稺陶公炎與

節孝先生同時殉難者也。子一，導誠，邑庠生，娶葛氏。孫男二，直興、直衡。孫女四。以今年十月壬寅葬於吳縣陽山之新阡。余惟先生之在今日，足以砥柱末流，羽翼名敎。凡屬儒林，應共闡揚懿德，追蹤曩賢，而僭爲之比事屬詞，書諸隧石，以應嗣君之請，或亦用備識者之採擇。

銘曰，

眞儒挺立，孤忠所貽。實惟名節，爲道藩籬。卓哉純孝，退藏允宜。淵冰臨履，豈曰違時。性天可聞，愼我獨知。批繩荒涉，劘削支離，典刑弗墜，經師人師。往從九京，潛德無

虧。遺編在篋、尸之祝之。勒詞幽竁、徵信來兹。

儒藏

朱柏廬先生編年毋欺錄卷上

嘉興金吳瀾臚青甫編刊
古吳李祖榮芷華氏校輯

明熹宗天啟七年丁卯四月十五日、先生生。八月、天啟崩。

先生名用純、字致一。因父節孝先生殉國難、自比王裒廬墓攀柏、號曰柏廬。有宋秘閣公始遷崑山。高祖希曾、仕江右常州判官。曾祖景昇、官唐王府審理。正祖家佐、不仕。父集璜、貢生、即節孝先生也。母陶氏、生四子、先生居長。

莊烈帝崇禎元年戊辰先生年二歲。

崇禎二年己巳、三歲。

崇禎三年庚午、四歲。

崇禎四年辛未、五歲。

崇禎五年壬申、六歲。

是年、先生初就傅。先生父節孝先生設教於徐文

靖公家、授讀小學。

崇禎六年癸酉、七歲。

崇禎七年甲戌、八歲。

先生父節孝先生祭秘閣公墓道經虞山瞻族子鼎和所藏睢陽五老圖原本。

崇禎八年乙亥九歲。

先生父節孝先生以烈皇下詔求賢得膺上薦對策獲第而所對有忤時相意乃以他事沮格令入太學至是始罷歸。

崇禎九年丙子十歲。

崇禎十年丁丑十一歲。

崇禎十一年戊寅十二歲。

崇禎十二年己卯、十三歲。

崇禎十三年庚辰、十四歲。

先生父節孝先生定後世命名取字。

崇禎十四年辛巳、十五歲。

是歲大饑。先生父節孝先生倡平糶於郡中。

崇禎十五年壬午、十六歲。

崇禎十六年癸未、十七歲。

先生補博士弟子員。　吳中荒旱、飛蝗蔽天。斗米九百錢、道殣接踵。正供無出、民間力難代輸。先生

父節孝先生上乞免崑邑代兌書。

崇禎十七年甲申、即

大清順治元年、十八歲。

先生夫人陶氏來歸。夫人名端仁、節先生諱炎之女也。來嬪後、遭世多故。迨節孝先生以身殉國、骨肉離析、脫身兵火之中、日不暇給。每當燈殘月落時、猶聞夫人纖車刀翦之聲、不輟。其勤儉持家如此。先生母晚年多病、修脯所入、不足以供甘旨、夫人輒傾女紅以繼、而自茹素爲姑祈壽。及姑歿終

三年喪、不食肉者前後垂二十年、其孝以事姑如此。先生諸姊弟妹之未婚嫁者、夫人殫力佐助。處家務持大禮、不聽僕婦之言、以故諸妯娌合宅而居者四十餘年、歡睦如一日、曾無片言交惡。其和親閫内又如此。他如調飲食以供客、恤勤苦以御下、事無巨細、裁斷悉得其要。其一生中饋之助、曾不煩先生内顧之憂、卒以此積勞傷脾、家貧不能博求醫藥、致成宿疾、年六十而歿。先生作事略以祀之。

順治二年乙酉、十九歲。

是年七月六日、先生父節孝先生以城陷自投東禪寺後河。先生晝夜哀號、遵遺命、棄儒冠。後作朱布衣自傳以明志。其時先生弟用白用皡皆幼、用商遺腹未生。先生授徒贍母、下撫弟妹、備歷艱辛。

順治三年丙戌、二十歲。

順治四年丁亥、二十一歲。

順治五年戊子、二十二歲。

順治六年己丑、二十三歲。

順治七年庚寅、二十四歲。

先生祝巨濤伯七十壽、有序。

順治八年辛卯、二十五歲。

順治九年壬辰、二十六歲。

順治十年癸巳、二十七歲。

秋、先生有祭王誠履表兄文。

順治十一年甲午、二十八歲。

順治十二年乙未、二十九歲。

順治十三年丙申、三十歲。

先生著徐太史兩闈雜記小序。

太史徐先生之分司楚試也、爲庚午之歲、用純猶未就傳。其主閩試也、爲壬午之歲、用純已學爲文章。因先大人之與先生交也、得盡閱士之文而請讀之、歎爲絕盛。蓋其文千變百出、不可端倪、要皆閱于中而肆乎外者。夫以閩之郡八。士之挾其文以試者五千餘人、其間斐才者何限。先生拔尤簡異、所收者皆閩産之英、奇人倫之秀。特于是歎先生取士之明也。惜我生晚、獨不及讀先生分試于楚之文、則未知所獲之楚才又何如也。越十五年、先生始以兩闈紀事示用純、且命之序。用純受以卒業、見先生奉命以往、自郵傳舟車及乎棘院門館、宮室之閒、罔弗密勿從事、而士子之文、搜羅剔抉、惟恐一有不當、上失祖宗以來育才之報、下負儒生數十年簡練之苦、前後一轍也。宜乎鬼神式臨、時或見之。而一時之襄事者、亦相與惟公惟勤之交、敬。嗚呼、士大夫身任國家之重寄、有能夙興夜寐、惴惴小心、罔或怨乃職者、曾幾

人哉。于是歎先生得人之所以盛，又不惟其明也，蓋以慎，故明也。彼夫薦士皇朝，受餽私門，與夫士子之妄干榮進，謂暮夜無知者，讀先生之紀事，亦可以少息焉。雖然，先生之恪于事，又豈必在試事已也。

順治十四年丁酉，三十一歲。

順治十五年戊戌，三十二歲。

先生毋欺錄始於是年。

顧鳴仲先生謂：今日世道惡薄，吾輩只是立身行己處著力，正厚自益爾。良然。

叔父齋頭聽客話甚久，光陰可惜。

余於酬接時，或無所言，或被問，往往道述時事，既非我分內事，且未必所聞之有據，不亦妄乎。自後切戒。

仲舒徐先生來，劇談賦稅之重，有司之猛，民命之不幸，人生之立槁。感額相向，不覺抵暮。噫，三斗三升五合者，明題惟正之供之額也。然折者十六，不折者十四，今漕米即需此數，而又畝金一錢，人其堪也耶，其不堪也耶。

德下齋前桃花爛然，婆娑其下，不得不誦樂子之無知句。

岳心云、只此酬對時我心本太虛。然須真實識得太虛本體。

以代兒事至縣倉。代兒者、崑邑有七、荒區不毛之田賣多戶、卒逃亡。於是士著賠累積苦。此而斟酌權宜、一爲援手、亦是疾病相扶之義。乃盡富豪奸猾、冒是以爲名、而荒區實戶不及什三。並非以熟代荒乃是以熟代熟、甚且以荒代熟。亦並非以殷戶代窮戶、乃至以閭閻代縉紳、以飢波代素封。此眞千古絶奇楙見者。非此時焉得有此事。今歲漕米每正兒一石、卒加

一石五斗為賠。其甚者更不止焉。豈復堪此。抑漕軍之毒猛猾。是虎而殺人。此則人相食矣。崑邑人情大抵若是。將來天變人亂。其所感致。正不知如何也。

歸墓歸舟中談及任俠能醫工畫。余因出一藝語。好友不宜戲玩。承祭不宜瀆慢。對叔父諸弟不宜放言。一語而冒三過。

有一鄉人欲與余言。余正飯。令之坐。余因舉大學敖情一端。謂亦是用情之正。特不當辟耳。卽如此人。豈必如至戚良朋。吐哺迎納耶。坤行曰。汝著此念。便是

儒藏

硃。

余頗不平遭事往往出憤激語。有欲尋讎雪恨者、頗鼓勸之。噫、人事所至、天心使然、豈一夫之力所能强奪。違天必有大咎、徒自取辱禍耳、又況已不爲而陰勸人爲之耶。是日深悔。

余自昨悔後無復不平之欲洩然。偶與徐習生兄談、復及代兄猶不免以羣奸未盡伏法爲不當理、此究與前日之意氣何異。自後此等念慮、盡行埽除、惟有行法俟命四字、守而勿失。

饗陽山、族衆有酗酒者、衆共斥之。噫、此皆吾九世祖征東公之後也、迄今盡業農、無復一人讀書誦詩者。雖然、業農何足鄙、惜其長者無以孝弟之道訓之、故致語言面目、種種不倫、興念祖德爲之三歎。

傳云、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男子喪配亦可言寡。襄公還自楚、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往問璽書、追而與之。是臣印亦可言璽也。

今人登數取便、或不欲著明、自一至十、往往不用本字、而用謎筆。如二則書八、六則書上。其一遇六則左

右書卝、六遇一則書丱、殊不成文。竊嘗怪其所自。偶讀絳縣老人述生之歲一事、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註趙語、謂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算之六。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觀此不覺駐思、以亥之身為三六、則直似今之云乚者。以其上二畫豎之而置於六旁而順累之、則益似今之以二為八、從左之右而云卝者。意者此固出於春秋時者耶。方寸之中、窮愁塡委、神思窘悶、惟有昏昏欲睡、覺字

宙間一草一木、倘皆有有生之樂。庾開府有云、傳變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

余每至坐困時、輒誦此語。

迫於催科、將脫綿衣質物輸之。毋念我寒也、出衣以代。

天王使宰咺歸仲子之賵、生致賵也。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生賜謚、墓也。

讀鮑司隸七亡七死之奏、不覺廢書三歎。今之生民

且相率而死於租賦矣，不特亡也，此又當時所未有。蓋當時租賦猶祇令人亡，則民尚少一死道耳。

余謂德下，吾輩際此世亂，不宜過自孤潔。如交知中金孝章、葛瑞五、歸元恭，並爲當途所品題，此雖不啻風之過樹、雨之點荷，既不足以榮之，亦不足以辱之。然脱不幸如公孫逃之徒，威徵勢辟，此時將何以自全？即安車衆帛，進退在我，亦與其有之，不如無之也。故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昔人以爲至高，然名之隱見，亦當視時之盛衰。天崩地圮，波沸燎揚之日，

名固可得而有者耶。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猶龍之學非吾所逮、若行己在清濁之間、苟全性命於亂世、此皆古人之善保其身、較著彰明者也、吾輩豈得不以是爲法。

授徒一事、亦非余所當爲。向來以是爲懷、而是日念及、尤覺惆悵。蓋古人隱居教授、期於學者、經無不明、行無不篤、非猶夫今之人俯會章句、剽切聲華、以覬覦當世之功名而已也。余雖亦時以立心之誠僞、行己之是非、交友之邪正、應事之得失、諄諄爲學者分

別而曉暢之，而彼之意不重是也。且及夫所學之進退成敗，凡所以褒獎之而督責之，又或不能不一藉功名以鼓其志，則是余所挾以爲教者，乃卻行而求前之道也。其何以對古人而無愧乎。

今之所以立教者，時義也，而時義之所以致用者，應舉也。余既脱棄儒冠，絶迹科目，則亦不復於時義中研慮覃精，以求其故，而猶高據函丈之座，指揮論列，無乃求者齊語，而授者楚語耶。此其不當授徒者一也。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乘時利用，固俊傑之務，而余

既以不才全其志，則沈心泥滓，痼疾煙霞，乃吾事也。又率人之子弟孜孜勉業，以求榮名之一當，是猶毀顏飮處，而繁稱台壺，毋乃與私心剌謬乎。此其不當授徒者二也。謝康樂曰：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陶靖節曰：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夫余之心，亦何時而不負。余之塵網，亦何時而得解哉。

得族兄汝任之凶問，怛焉淚下者久之。亂時曾僦其屋而居，患難相倚，意好甚篤。

德下令則同赴無上人精舍，瑞五先在，論史觀荷，殊

有勝致德。下云、吾輩要當卽境求靜。

坤行來、夜話、輕受一扇。余自顧今日履此窮途、力難酬報。卽親戚間錙銖之物、豈容無功而受耶。愼之、愼之。

小人有畏人非議之心、則其爲不善也無力。君子有畏人非議之心、則其爲善也亦無力。

莊子曰、呼吾曰馬、則吾應之曰馬。呼吾曰牛、則吾應之曰牛。謝疊山亦引之以卻胡元之聘。然正須有壁立千仭、百折不回之操、始可語此。不然、其去笑駡由

他笑罵、好官自我爲之者幾何矣。

過瑞五齋、德下不至、談論亦略。徐遵生來問入蜀之三江、乃知外水、蜀江也、在南。內水、涪江也、在北。中水綿水也、又卽雒水、在中。及談從峽入蜀之程頗詳。

何封翁日初爲萬弁來解紛、曰萬事要作鏡花水月觀、苟至逆情悖理者、置之不論不議可也。教我多矣。

民力竭矣、而猶謂撫樂輸之義、將遣官巡行郡縣、七年以來之逋賦盡行搜括、不准赦條、加之以酷罰、江南之人、無不重足累息者。

靜思余處今日、固當若聾若瞶、泰山崩於前而不動、麋鹿興於左而不瞬、何乃以一僕婦之死、而輒不免爲之伸其屈也。且以一僕之無端受毆、而猶動不平之意也。昔任永託爲青盲以避世難、見子入井、忍而弗救、吾友徐昭法有子、爲保乳所誤殞卒、善遣之。皆吾師矣。

余在郡城、聞有以通賊陷昭法者。至是見昭法、得審其詳。以饘粥不繼之人、何堪此災、而又非異姓疏屬之所爲、益爲驚悼。燈下出文兩帙示余、云病中雖偃

臥在牀，息已綿綴，而心甚清。每夜必作文一首。及能言語，即口占，令吾子書之。此累牘者，皆是也。余讀其病中度歲記及再生記，因念天之將來奮揚昭法者，正未可量也。夫以昭法之節行文學，業爲目中未有之人，而必復處之以目中未有之困阨，其窮餓如彼，其危病如此，豈天之果醉，乃夢夢於昭法耶。抑猶動心忍性，爲將降任於是人耶。

昭法又出其所著管見一書示余，蓋讀管子而作也。甫十五日而成書，胸懷日月之明，筆有風霜之氣，眞

倩藏

天人也。

昭法之病也，鄭三山以攝許藥而起之於垂死。此其術之妙也，乃其藥之所需，雖參附所所極貴，無不供之，以至一家之內所仰賴者，靡不料給，如其家之翁焉。且此非獨於昭法病之日也。余向竊歎其高義，故于入郡郎拜之而不得見。金野有張英甫視昭法之急，郎周之，而其家又貧者也。以昭法不入城府，苟其事之不可不善全者，年雖老，必爲之奔走於城不倦。昭法病，稽顙求名醫治之。昭法家不給，則治精膳具以

儒藏

款醫客至亦如之。及病幾危、英甫則日侍牀榻、涕泗交頤。嗟乎、豈非義士哉。鄭三山猶有姻誼焉、英甫則何爲者耶。余於到昭法齋頭時一見之、及別時又一見之。中數日、以其入郡、而不一拜於其堂、亦大可悵也夫。

余讀書、苦遲留不能卽下、意古者不求甚解是第一妙用。以質昭法、昭法然之。因自謂病中甫能仰倚牀箕、卽方便讀書、計讀韓、柳、歐陽、曾、王、三蘇全集及三國志、韓非子俱畢、何速若是。蓋讀書豈能無疑、疑而

不滯、則一書他人纔閱一周、吾已二之三之矣。且烏知前之疑不於後而悟之也。若滯於語下、徒思未必得益、而蹉跎已多。余言下爽然。及歸、展卷而遲留如故、始知惟讀書可以益智、亦惟智者乃能讀書也。

蘇綽嘗戒其子威云、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昔我先考手書孝經授某兄弟、亦有見乎此也。某今能繼萬一之志否。

秋來方苦水盛、田禾有淪沒者。今又晝夜雨注、刈穫無望者十將五六、而借徵已至十分、糧艘又將臨倉。

民命安知死所、然天心正未可料也。寒不可耐、歸家吾母解衣衣之。信哉、朱百年所謂綿定奇温也。比來賦斂煩苛、如火益烈、兼之今秋霪雨、桂薪玉粒、箱篋所有、自帬襦以上無不以爲質者。余則餬口館舍、而家之所爲養、非惟菽藿不充、亦且酸鹹不給。其爲俯育、既有愧矣。吾母以垂白之年、又奉佛教茹素、穎叔之肉既非所需、孝谷之雞雅不欲御。爲子之養、不幾易哉。然三餐奉膳、曾不能少進甘旨、每一縈念、中心如割。卽今寒風蕭瑟、豈非老母非帛

不暖之時。乃爲子者、曾不能贍給其親、而顧分親之所衣以自暖。然則父母生子、竟何益哉。如某者、尚得爲人子哉。

徐子威之尊人樂令先生爲徵輸所困、不免坐愆行歎。子威傾其橐中精金五十兩、爲輸之官。人子竭力、當如是矣。

瑞五述與元恭別於洞庭、元恭曰、何以處我。瑞五曰、子之所信何也。曰、愼獨。愼獨如何。曰、主靜。瑞五曰、靜非獨也。靜與動對、皆境也。獨者無對之謂也。元恭言

下爽然久之。

德下謂、夜不能寐、只須排擯衆慮、自然熟寢。瑞五曰、縱排擯、其如事之迫切者何。德下曰、正當力敵之耳。瑞五曰、然人之將死、其敵之也若是。

瑞五又謂、元恭子不須闢佛、闢佛者上下千古、又誰過於達摩者耶。德下笑頷之。瑞五係謂、止爲學佛者之障蔽不淺、故達摩入中國埽除一空。

德下謂、自達摩啟教、學者必須從佛入門、而後漸窺孔孟之竅奧。余未學道、不敢質問、但不知周孔又入

何門耳。

從木瀆入一雲山循靈巖之麓而行、恐天雨不及登、到瞻明所留宿。遊仰天塢。四望絶壁、攀躋無路。從里人緣荒塗曲上。修竹積塵、清泉怪石、別有天地、非人間。豈欺我哉。登其巔、風猛不能駐足。觀鉢盂峯、巨石削底、其狀如鉢、而側綴於石上。里人云、以線歷其綴處、不閡也。俯臨千仞之壁、孰維持是而不崩墜。

凡爲子之道、固不當以其親爲不慈、而爲親者、亦不當輕以其子爲不孝。今吾某甥、實爲庸猥之材、然生

子豈能盡皆賢者。既非賢者、則其於子道必有所不足、任爲親者當有以善全之。何堯舜當日、初不聞以丹朱、商均之故而乖父子之恩也。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某父子之所以致此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余於兩年前見某督責之狀、竊卽憂之曰、此不祥事也。乃日甚一日、而至有不忍言者。余每見之、未嘗不婉轉諷勸、而卒不能旋轉其心、深自愧誠之未至。嗚呼、先君子而在焉、得有此。

一出戸、不慎便不快意。

勸某父子如初。舜某甥進受小杖、因謂之曰、若翁所以答爾者、天性不可解也、即此是罔極之德矣。又謂其翁曰、此一役也、不可以再。願賢父子必孝必慈、無不若烏鳥之恩。

順治十六年己亥、三十三歲。

吾母以勤劬之故、向苦多病、比尤不甯。某既不能盡藥膳之養、而又餬口於人、覊迹花館、不得頃刻侍左右問安否。鮑參軍云、一息不相知、何況遠離別。是夜

擁衾不寐、不覺悲從中來、涕泗橫流。

近來頗事靜坐、然全未有端緒。芟除殆盡、則茫無依據。存主有所、則便覺執著。苟肆力於古人之遺書、必有所以啟我者。

新歲余頗不與世務、親朋大以為非、因相與各出論議、以咎余。然吾輩作事、凡沮抑非議之來、苟理果未安、則當翻然悔改、固不再計而決。卽自審不詭於義、亦當虛懷容納、以俟學詣之更進。而余於時、言論雜投、卽極自斂攝、矜心勝氣、忽已冒貢、不覺見之語言。

方寸之中、似此無主、危哉。

人必欲自見其是、是大病處。

唐高宗朝、劉曉上疏言、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治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成斯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取士、若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觀此、乃知取士之弊、今古一轍、而於我明專

用八股一科、尤不能不三歎息云。

唐太宗曰、朕爲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斂、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大哉王言、使後世人主知有盡貴斯民之道、在乎敦禮尚義、而舉世之人亦爭以此爲貴、不傾心夫爵位榮寵、則宇內何至有陸沈之歎哉。

早未覺得、一語云、守心如莅陳、一不備則破滅矣。

自歲首以來、已五十餘日、而不陰雨者、特數日耳。夜坐齋燭、聽窗外雨聲淙淙、念舉城玉粒桂薪之家、無

侑藏

不心碎於此時。即病婦經營室內、突煙不繼、度餐如越險、不知若何艱苦。而余以舌耕受養、三餐豐備、必以其時、能不惕然內省。

藜藿糟糠、吾之分也。十年以來以授餐館舍、給鮮不廢、然每飯輒存一藜藿糟糠之想、庶幾善保吾貧。

是時斗米三百二十錢矣。是日、雨復傾盆。天乎、民命其堪此乎。

人雖昧於責己而獨明於責人、然則以理求吾者、無往非是。而我欲一事之徇意而行、其誰與我。

晤瑞五氣體之際、縝密不弛、知其多於靜坐之功矣。愧之愧之。

浙東史尊聞來。尊聞之尊君子虛先生名孝咸、爲理學耆舊。昔曾來遊、余得親炙之、昨歲亡矣。尊聞來此、請瑞五銘墓、且謀葬也。

在我不可不自反以待人、在人不可使自反以待我。

天色晴和、蔚若瑞五賓之共步城隅、過靈默上人許少坐。蔚若留飯、命酌、徳下亦至、談飲極歡。余慨然曰、朋友之義、善則相勸、過則相規。吾輩皆相勸、固誠有

之過相規，尚未盡也。自今各務勉之。德下曰，子亦檢諸內可也，不必救之於外。瑞五亦謂然。余曰，吾輩未即是聖人，萬事萬端，何能泛應曲當。正須藉良友糾繩匡其不及。賓之曰，若藉他人匡救，正多不及。余實內無所見，何敢多置一辭。但見今之所謂明內者，其動止未必無過，意殊未能傾折。已而余有戲語，瑞五舉之，余以手加額曰，苟君德矣。瑞五云，苟以是爲懷，不患過之不日聞，善言之不日至。

余十五年來歛雌守下，隱氣吞聲，幸得苟全無恙。而

忽遭此妄人蓄奸逞鋭，必欲毒螫而後已。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當此之時，逆情爲常，順理爲變，余第以理之所無，屑屑焉欲與之較，宜其引變端而發厥機也。吾向者所以兢兢養拙，正慮有此。

吾母一生食菜茹苦，比尤虔事佛教，不御葷肉，向但恐違志意，不即勸阻，體素苦羸，近尤見病，乃始言之，而吾母意不之許。昨晤顯若，欣然願爲進諫，是晨果來，言深感其錫類之誼也。

捧蒲觴進肴饈，求吾母開素，從之，甚喜。

此心爲耳所役、不復能通於目。余既苦心雜況、比來又全無操觚之功耶。

甚矣民命之困也。兵戎擾攘於外、盜賊縱横於内、積雨水漲以沒其禾稼、淫刑暴斂以覆其身家。斯民何罪而遭此、與序開兄共話咨嗟相向。

意中所不欲言者、酒後竟言之。

聞海舟移泊於金陵鐵甕之間、人情擾擾、歸慰老母。

近者風雨調和、米不踊貴、當事無故而下平糶之令。或曰、中干奸也。于是大家米閉塞不出、市絕販糶人

心摇摇。加以烽警狎至、不逞之徒將乘間搆亂、大家恐禍發不測、是晨各出倉粟、減價賣之、民乃稍安。

江崇明兩鎮之兵西行赴援、恣行殺掠、且有盜賊混效服色、到處掩獲、比戶盡閉、大家米不得糶、閭閻絕食、民言不靖。

念毋心不甯、從亂兵中伺間而歸。

兵之擾民亦或有之、而莫酷於是役。四出剽掠、市肆皆空。其所止宿、叱咤抵擲、索醉索飽、且索行資。及其去也、凡室中財賄器用、以及門戶窗牖、無不罄埽而

儒藏

行。又其甚者，加以淫殺併掠。其人民之倒懸如是，諒天地好生之心，豈忍終坐視之耶。是時攝縣事者忽棄印單騎而去，人皆謂其聞變而逃矣。縉紳官吏恐邑無主則召亂，固留之，乃止。而人情大驚，傾城四出。

余相度此番事勢，甚可不必從衆出城，乃老母在鄉，既隔晨昏，兼之風鶴時來，身親者驚恐易勝，而懸念者迫切倍至，始定計明日令婦侍母於鄉。

竊念士君子之所以立體而致用，要不可無其道，是

莫窮經若矣。是日讀周易本義、始又自晢文筆之拙也、不可不有以濬導之。讀韓文一篇。

向讀禮記未半、將畢是業、是晨續讀禮記始。

借折借漕以供軍需、誅求如虎、不應則以叛加之。是農有追呼者來應之、惟恐不順。噫、斯民水火、豈猶未之深烈、故必不容免此、益甚之爲耶。

景泰中、長洲民楊考嘗以均稅額請巡撫鄒都御史、以爲古昔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帝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稅、後三十

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氏兩浙畝收三升。宋王方贄均兩浙田畝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二升五合、下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五升、三合五合。蘇松後因籍沒依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蘇在元糧三十六萬、張氏百萬、今二百七十餘萬矣。偶閱葉文莊公水東日記兒此後數行減定、不知所減幾何、未徵文獻。其在今則聞吾蘇額供有二百五十萬二千九百之數、加以官私蠹蝕、折銀猶可、漕米至有一倍

二倍耗者。草澤小臣、能不爲之深惜也。

世亂方劇、此身眞如飄蓬落葉、不知所向。雖死生禍福天也、然從吉違凶、聖人所許、欲學奇門、以稍識趨避之宜。

務博之爲病、昭然也、而愚魯之人偏犯之。愚魯者之必不能務博、又昭然也、而不務博則不足以爲愚魯。余之資稟、最下者也、書率三十行爲度、而非六七十過不能成誦。卽成誦矣、自謂無復字句遺誤、而甫越期朔、旋已茫然。以是之拙而艱苦、乃於一日之內、館

課講解訓命之外、程讀三書易禮旨黎韓子、不益足見其愚魯歟。其自讀兩書而後鮮有不嘐噪脣焦、神竭意眊、困憊而不可收拾者。若至困憊不可收拾、則併其一書亦且廢、而又何三之可得乎。於是輟韓子一課、有餘力則兼之可也。

海艘有泊於七了者、撫軍亟往禦之、從兵止舍於此城之中外、前所未被兵害者、今復及矣。吾邑雖逼海濱、然所憂者、正不在海師之奔突、而在貪兵之擾掠。與叔父相聚而愁。

侍母夜話甚歡、一時憂亂之心不知何在。天下可喜可悅之事、猶有過於天倫之樂者乎。

宿儋良夜月皎空庭獨步、領略絕勝。雖然究竟月爲月、我爲我、所爲領略者安在。

兵來皆用舟、縣索民夫牽挽、而張皇其數至萬餘人。其意以爲有司必不能給、則多簽取其金耳。而攝崑山令者、又不忍出其橐裝、于是廣率民夫十戶四人猶不足、乃於昏夜攝令自出、循門叩曰、起起、且屠城。其人出、即繫之而去。而不得金、則終非兵之意。攝

令已拌此城之民爲餓虎之肉，將縱兵四掠，且語其徒隸曰，爾火吾門，彼必謂民反，則掠矣。而兵猶觀望逍索。有鄉先生料事必潰，奮身獨見攝令，任償其金，且周旋將吏之間，攝令乃出金而遣之。會撫軍自海上至，亦麾兵還，乃去。是役也，人情方畏懼於兵，而攝令又以屠城駭之，於是舉城震沸，四出奔竄。而城門嚴閉，大雨傾注，富室則賂司關者，小戶乃縋城而出。有墜折手足者，有驚破膽而死者。而居者亦皆束手待禍，刻不保命。余取材於理，固安毋心，然當時猶未

委悉情狀如此。既乃知之則事變竟有不可料者。蓋世道草昧、亦何常之有哉。其鄉先生則巨翁也。閱水東日記所載洪武初鄉飲酒禮、乃知不獨有司舉行、一鄉一里皆得爲之。讀律致禮、風俗以變、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明天子出其能無意於此歟。

鄭瑞生兄云、強巷有屋可買。是晨、同仲弟附其舟往觀之。強巷距城十五里、距夏駕浦僅里許、風土甚樸茂、而此屋敝漏無人居、他亦無隙屋。瑞生之主人顧

奉橋，感我先皇考濬河之澤，留余兄弟飯，情意勤厚。云往歲壬辰大旱，而此地自夏篙運水而入畝，卒收三石焉。其子亦袁能讀書爲舉子業，相對亦温雅。聞先考門人王彙嘉兄授經於村之北，步訪之。蓋已數年于兹矣，大有遯世之意。

攝令之與兵金也，不踰千，及其徵償于民也，數倍之。始既委萬户於殲滅而不卹，今幸得免禍，而又厚因以爲利。非此世，焉得有此長吏；非此世，焉得有此八心。

九月丁丑，學使者移駐崑山，就試者麇至，吾里甚蕭寂，今忽爲極鬧極庶之地，所以趨利者競集也。

身爲妄念所使。

懷私不能力破。

陳名遜兄言及世道窘隘。名遜曰：此正恐懼脩省時也。而今之人，無貧富貴賤，利欲薰心，惘然無忌，將來禍不知所底耳。

許上舍嘉靖注略有戚繼光平盜機宜奏云，民間畏兵甚於畏賊。謠云：賊來梳，汝兵來篦，汝言無遺也。噫，

儒藏

朝如此、何有今日。

偶閲曾南豐文義理淹通、文章醇雅、非深於經籍者不能。余年越壯、而書卷茫然、固宜其理之不明、言之不文。自今日立志始、不復攻不急之業、不復犯貪多之病、惟經惟史、惟勤惟專。有不然者、先聖先賢其降之罰。

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殆則愈思、思則愈殆、苦哉。孔子又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春、荀若邀先生往弔陸孝子墓。孝子名安、其配鍾

氏又烈婦也。墓在城東南隅，荀若居其旁，頁弔者六七人皆同里閈。　三月，先生赴族伯巨濤之約，見嫩蕊穠花豐豔眩目，水木交帶，深綠欲流，先生云四時最好是三月，古語信然。　閏三月，邑令汾水郭君名文雄有善政而乍没，邑人愛之，葬於玉山之麓。先生從衆往觀之，四肅以致禮焉。

順治十七年庚子，三十四歲。

題四語於某生座右曰，愛人言，毋自欺。能力行，聖可希。

元崑山州判官徐公去官，即家於崑，歿而葬焉，其墓在今南關之東南一里餘。崑山誌云，朱氏子孫世祭掃之。我先高祖遺書亦有祭徐太公墓之紀，蓋吾八世祖中書公實其壻也。然此禮廢而莫舉者，吾儕年矣。是日，隨叔父拜其墓，以酒酹之。坏土將夷，殘碑猶在，以歲久荒沒，訪求而後得之，則伯元弟之力也。料理祝母壽事，此數日者，蓋某合親戚之歡心，以事我親時也，而有以非禮相加者。此人雖自棄於彝倫之外，然以吾遇之，何不幸也。

比來自念習氣未除，何以進德，正欲嚴以節之。即如飲酒一事，往往不能自持，至於敗度廢時。余向服康令茹素之有毅力，今澋又節飲矣，自前錢瑞五之日始。噫！古志士不云乎，惟恐祖生先我著鞭，某某何多讓焉。

以寡才斷俗事，縈心，甚無謂也。

向苦旱，今又苦雨矣。崑山之田，自海道既壅，則藉西北及南諸湖以蓄洩其水。近以寇盜充斥，内地諸流無不堰壩，而湖道復壅，是以少晴即有旱乾之虞，少

雨復有漲溢之患。

瑞五自山中遣舟至、邀余往、同瑞五一雲晤昭法。别離不過二載、物變相尋、容顏非舊、交揖而視、不覺悲歡之來併也。

同過姚墅游、鷩魚澗、夾石泉、小赤壁。正值桂花盛開、天香咽路、亦快事也。鷩魚澗有大桂二十株、獨花已過、然猶樂婆娑其下。夾石則峭石插水、不能度險而觀。赤壁亦以秋水没石、未盡其勝。中道留憩、有僧之賢者曰牧田、曰雲坡。

遊銅井。登眺之地此爲絕勝。客有攜酒而來者、顧周望也。周望寫照擅精、而其人慷爽、多逸興。登七十二峰閣、茶山及潭東山房。即此湖山而殊境各闢。

此番游眺、得于天者良厚。蓋山川之勝、其固然也。友朋之良、猶可致也。而天之雨晴顯晦、則不可得而必矣。獨此數日者、雨師屏迹、風伯避權、能不頟手蒼蒼。惜無詩文紀之、辜負多耳。

人患於不知過、而尤患於知過不止。知過不止者、小

人之所以下達也。余乃爲下達之人哉。心有所溺而不自振拔、可謂人乎。

僧鑑上人來、言及國初來復宗泐輩、道法既超、文辭絕勝、羣賢濟濟、特盛千載。因言今人所以不及古人、豈眞運會使然、大都怠惰不好學耳。飽食游談是今人能事、何有英才出衆、追蹤古人耶。斯言也、非惟禪流之藥石、抑亦士林之龜鑑。書以常自儆勉。

年加進士而德業無稱、錄錄紀次、可媿也夫。

是年夏先生題李忠毅公獄中敎子書後。

順治十八年辛丑、三十五歲。

道上爲醉者所詈、乃知孟夫子自侮侮人之言、亦特論其常、而今受于人者之未可以必不諒也。

方寸之間、內則妄想纏結、外則物誘牽奪、心其餘幾哉。如是飽食暖衣以度日、猛一回思、何地容身。

君子立言、自有理之當執、不可隨人意爲高下。若少隨人意、徒爲其所菲薄耳、可不慎哉。一刪。

凡見親戚與人交惡、必須平察其是非之所在。縱親戚極受屈、亦當究極致是之繇、果爲逆情而妄加、然

後徐相論列，斷不可倉卒爲乘氣之言。如是雖切中事情，亦爲黨護之私矣。雖然，默足以容，豈終無一當理者可言也。其亦必無有言而後可也。

學業勢廢於天地間，此日便爲罪人，其猶不自猛省耶。

天旱，邑東南不能插蒔之田十有七八。其已蒔者，亦漸槁。而官之徵租日久，且烈於火，傷哉。

顯若云，怪異頻仍，自是凶亂之徵。要在反身脩德以俟之，非趨避可免也。

爾公李文以顯若之薦將延余余以授徒本非吾事特爲飢所驅所謂仕非爲貧而有時爲貧則亦辭其尊富擇所宜居者可耳如葉氏李氏皆館之巨擘豈余所宜居哉今既辭葉氏而就李氏是又一葉氏也

江南逋賦一事始於吾郡嘉定而蔓及他方當國者又建言設奏銷册歲終達於司農而逋數無或遺江南大吏又好爲掩襲之計猝上其册人皆不及知知亦不及辦而適戸莫可救於是鄧尉徐子亦以官逋罣吏議矣

應事接物，余自知有三病：濡緩一也，怯葸二也，愚鈍三也。然而濡緩之病因乎怯葸，怯葸之病因乎愚鈍，知病之所在，而不能治之，天耶人耶。

余性最平緩，近更頗用檢身之學，而偏易躁怒，何也。是日以小事忽發憤懣，及後思之，亦不復憶當時所以激怒者何語。方寸如此，憒憒應事，何一而可。自後若不亟爲養心於平時，又審理於臨事者，學必終於無成，而人必終於無用矣。

薛文清公云，自治之要，當過於剛。余思柔之爲害，甚

不淺也。鄭子產之論爲政也、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故知柔以立身者、已既爲人所輕玩、而又陷人於死地。是以易之於乾也不言柔、而於坤則曰、至柔而動也剛、其旨微矣。

知義之不可而不能忍、且終於不得遂、乃知無守者之徒、自破義耳。

怒激於內、徒知理之不合、不能以情體人、殊媿厚德。

兩月以來、吾心之錯雜不可名狀、一日之內、其所當思者十之二三、其所不當思者十之七八、又知其不

當思而牢不可破。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則予之獲罪於神明也、其可勝誅也哉。兩日雜念始釋。不謹於心、因復不謹於身。人皆見余衆著之所以爲是、可以號端潔、而不知有不自持者如此。故薛文清公云、獨處不能謹而徒飾於外、僞也。斯者余之所戒也。而於家庭之際、乃有所甚欺、雖常覺於中而不能省改者。是晨以大窘困、始自悔恨、然愆尤已不可回矣。

是年、先生贈金孝章六十壽序。

康熙元年壬寅、三十六歲。

書勸及門曰、志欲大、心欲虛。盡孝弟、敦詩書。學如是斯遠到。勉之哉、及年少。

謹於彰顯、則人敬之。謹於幽隱、則神敬之。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必如是、而後無媿乎爲人。

不能以義自斷制、尤悔之來、固自取也。細行不矜、終累大德、人其可數尤悔乎哉。

余性濡忍不斷、每藉吾母之果決以制事、甚且必待徵發聲色而後振奮。嗟乎、年已如許、而猶學髫齔小

兒、必不可無嚴君之教。此時縱不敢期於道成德立、而古人入學以後所謂知類通達、彊立不反之學、安在也、可媿也。而吾母罔極之德、則益無可爲報矣。

忽聞雞鳴塘又溷、自吳淞江戽水入漑田、佃戶來索貲、殊惶悖。大荒之後、重歛滋苛、其又堪再荒耶。今年入夏以來、天嘗雨、而此地及其左右又獨多。然不雨者曾幾日、而乾渴若此矣。水利不治、東南之民未有生理也。蓋不旱而已乾、不水而已潦。此非天之降災而地爲之也、亦非地之召災而人自爲之也。悲夫。

處事不當、雖因疾惡之情、而失篤親之道。

陳夙公兄篤信佛氏、比年來不惟不茹葷酒、并不茹五味、而食淡。今又兼絕菜蔬瓜果、惟穀食而已。余叩其故、曰以甘淡泊也。嗚呼、人之所以失志節者、不能安貧也。貧之所以不安者、淡泊不甘也。陳子雖所從異道、而其言則同善言也。夫陳子又刺舌本血寫佛氏華嚴經、彌陀經各一部、以報父母之德。雖亦非儒者之所以孝親、然其精誠毅力、則固非吾黨事父者之所能有。余雖不從其敎、敢不服其心哉。

子夏事父母能竭其力語，就當日立言之意，本不甚深然。由今思之，豈止於服勞奉養，盡力、德爲聖人，乃爲竭力耳。

康熙二年癸卯，三十七歲。

余無剛制之德，往往有明知其過而爲之者。不知而爲，猶可原也；知而復爲，罪乃不勝誅矣。即小德亦當慎出入，況大端顯節，豈可不力持之。乃違心冒過，不知何以追贖於神明。

同一熒惑守心，宋景公不忍移於相，而熒惑爲之徙

儒藏

度。漢成帝殺丞相翟方進以當之，而已卒不免。矯誣天道，曾何益哉。

二弟不勝追呼之暴，趣余出館，魑魅魍魎，縱横揺虐，吾輩逢之，何容自全。正須無怨無怒，泰宇不動以處此。

臨巨翁曰：翁云「主錢穀者有四字訣，不可不知」。四者何？管、收、除、存也。管謂通計管攝之數幾何也。收謂所徵收者已幾何也。除者，或上供，或下給，應除去若干數也。存者，尚存儲若干數也。四者次相檢勘，則無纖

毫之滲漏矣。

暎碧先生囑訪二書、一爲桐下听然、歸文若奉世著。一爲桃花渡異林、支子固允堅著。听、古哂字。

是年、先生祭姑邱孺人有文。

康熙三年甲辰、三十八歲。

貧賤之人最易責人處富貴者、正須諒之。豈惟富貴即在貧賤之中、稍有毫忽之勝、便須體察彼情、忍其非意之干。凡所遭逆順夷險、用心皆當如是。

燈下聞有哭其夫、繼哭其子、又哭其父母者、聲極哀

愴。問之乃柴秀才之妻夫死而再嫁者也。嗚呼、聽其哭則豈樂爲失節者哉。飢驅之耳。飢驅、故有是哭。使古立朝之士知皆有是哭、則身事二姓、齒冷千古者、吾知其猶少也。

不當怒而怒、輕以聲色加人、某頗自省身乃大過若此。蓋此心之放、稍不加意、便如火燎原。懲忿窒慾之學、正不易言也。

是年、先生題道德經帖。閏六月十六日、先生母陶太夫人卒、年六十有四。

康熙四年乙巳、三十九歲。

母病逾年、然元旦猶得扶服牀下、瞻奉色笑。今何爲乎。再拜靈几、音容杳然也。痛哉。

非義之念既閃倏而猝乘、亦糾結而難化、殊恨無治心之功。惟其念之欲所不欲、則亦可以爲所不爲、自覺與不肖之徒相去不遠。

夢中忽念及君子謀道不謀食章、覺猶繹之。

余前寫困衡錄報天地民物之德一則致山威劉子顯若見之、謂余曰、聖賢立言、理不偏舉。惜也子言過

高而無下學之功。余其時欿然不足而已。及歸而復視之則正余求盡下學之語也。夫余也而何敢不下學也、亦何能不下學也。

帳內乍見一蜘蛛、亟以扇驅之。乃帖伏於扇而不墜。細視之、則蠨子也。其腹龐然而大、則皆所孕之子也。余即承之以扇、委置壁下、任其所之。既思何不隨驅墜地、乃反附於所驅之物、蓋恐一墜地、而破傷其子也。使非是盈腹之子、彼固輕於一擲矣。物微若蠨、愛子之篤如此、且何其巧也。於此可悟誠而明之理。余

儲藏

宜體察其情，置之必無傷害之地。而余固未致詳，是豈非未能盡物性耶。未能盡物性，由於不能窮物理，亦豈不于己性有未盡耶。

文王之詩不可不讀，但讀一過，覺上帝與人呼吸皆通，放心自收。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苟不度義，雖欲踐之，亦極難矣。然與其固踐以蹈不義，無寧廢而不信。不義之信，信由敗也。

文辭之作，未能因人而施。既爲不度於義，亦豈貴尤

之道。

余近者留心性命之理、欲與昭法徐子共勉之。而昭法亦於讀書應事之際、潛心理會、兩相質論、甚幸吾學之不孤。

昭法談論、大半爲省身克己而發、深以頻復頻悔爲病。余曰、此是存心不密。瑞五曰、若從根本上了徹、自無此病。余曰、安得根本上便了徹、且存養此心、漸漸理會。瑞五曰、不知及何由仁守。不知性、何由盡心。故學者見性爲要。余曰、如曾子唯一貫、斯爲見性耶。

曰、然。然則曾子未唯以前、所爲眞積力久者、將日夜黑漆漆地耶。瑞五曰、曾子雖未聞一貫、固無日不以聞一貫爲期。余曰、是豈不然。吾所謂存心、亦只存見性之心而逐處理會耳。但必見性爲急、則夫子何不使曾子早聞一貫、而必待眞積力久之後耶。又何不使諸弟子盡聞一貫、然後責之力行、而必求如曾子慥慥篤實者耶。且見性之後、將心可不存而自存、抑必待存之而後存耶。瑞五曰、亦存之而後存耳。余又問曰、將心存而心可由見、抑心雖存而終無與於性

耶。瑞五曰、心性無二體、存心何爲不可見性。余曰、見性既不可不存心、存心又自可以見性、然則學者何必淩獵而求見性歟。瑞五曰、見性以居心、則神明變化。吾能用忠孝而不爲忠孝所用、存心以成性、則膠固拘偏。吾爲忠孝用、而未必能用忠孝、凡事皆然。余曰、人能存心、則亦孟子所謂善人信人矣、獨無大化聖神之境耶。瑞五曰、苟至是、甯不純全、但恐不逮且極難耳。余曰、自非人力所必不可通者、則亦在乎爲之而已。昭法以禪宗與聖學門庭路徑雖殊、而其源

頭領悟則一。因問瑞五曰、致一謂禪宗聖學絕相背馳、何如。瑞五曰、禪宗之悟超妙、實自不同、吾安得為相欺之語。因復論從見性而入、則細微雖不能曲中、其過易見。若為存心之學者、心有係累、善自包藏、其過難知。余曰、包藏已過、此大學所謂揜著之小人也。曾存心者、而若是耶。瑞五曰、抑又有未能見性則理欲判然、未見性而但存心、則以為理、安知其非人心。以為欲、安知其非道心。余曰、平居有析理之學、當時有審幾之功、甯患此耶。瑞五曰、子且言以何者為心、

何者爲性。余曰、心不難知、性不難知、吾之靈覺主宰運用處是心。其主宰運用自然不易之理、是性。瑞五曰、若是性在心後耶。昭法亦曰、子言性、將無近於情。余曰、理具於心、故能主宰由理、運用由理。理不具於心、則將何主宰、將何運用。性在心後耶。抑性情之分、中庸已發未發析之明矣。情者、感於物而後動者也。惟情感物而動、由性而出、故即情可以知性。惟心之主宰爲性之靜、運用爲心之動、故存心可以見性。瑞五曰、子欲存心以見性、子即是以爲學可也。顧子之

心宜明辨之。余曰，辨則入於聖賢，不辨則入於禽獸，敢不承命。

是年先生贈馬君房七十壽序。

康熙五年丙子，四十歲。

意中所必不欲爲者，而復爲之，甚矣，從惡之易，若水趨下也。故曰，小人下達，危哉。

苟能力濟朋友之急而不求利，固義也。竟以無可稱貸而辭之，亦義也。必欲曲全之而又求利爲念，則兩失於義矣。就朋友之義而言，固不當求利，而亦無貴

乎曲全。就取與之義而言、固不必曲全而亦烏容以求利。

與瑞五言、不免有附和之意、使自處此、有未必然者。蓋爲人不若爲已矣。爲人不若爲已、則其爲已之道恐亦有難信者。正所謂知而不言爲不忠、不知而不言爲不明。

事之得失、當辨於微、乃顯然之理。而爲人所奪、不能自主、自貽後感。似此謬昧、直棄物也。所謂納諸罟擭陷阱而莫之知避者也、亦大可哀也歟。

倩藏

傳見韓詩外傳有云、學以爲人教以爲己。此二語、與子貢所稱孔子之言正相反、道盡千古學者教者之通病。子貢之稱夫子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以爲人、故不智。教以爲己、故不仁。

余病至是已兩月矣。病之發於外者雖止、其在内者正難療也。岳心自謬來、語余以攝養之道曰、莫若無心。又曰、提起正念、便自無心。

瑞五以余憂思成病、語余曰、天下事水到渠成、莫不有自然之位置、不必過慮。中庸十四章熟讀、可以解

儒藏

矣。
余性寡怒嘗視顏子之不遷若易學者。是日有一事至，頗拂意，怒以處之，竟得泰然。少頃又一事至，亦不如意，不覺出一怒言，失之過當，隨自省悔，而駟不及追矣。乃知前事之不怒者，非眞能泰然也，原憲之不行也。後事之發怒者，非其激之獨甚也，強制之不可久也。薛文清公云不遷怒工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信哉。
一言不審，便輕出，一言輕出，便尤悔交至。

以理處事、頗得順應之道、而心不爲動、乃復有過撓之者、甚矣、遂意之難也。然畢竟因德行淺薄、不能深孚於平日、故致相左於一朝。

今人餽遺之來、必書奉引敬意。余最愛此敬字、猶有先王禮意之遺。此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所謂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然天下之實致其敬者寡矣。

讀小學畢。憶六歲時初就傅、先君即授讀小學、及習舉業、而此書遂廢。迄今蓋四十歲矣、復讀一過、退而自省、立身接物之間、有一事與此書相合否。上負聖

謨、下幸嚴訓、不勝慚痛切中。

一刻放下此心不做工夫、便一刻爲庸惰之人。可畏、可畏。

輕出一言、劉賓初兄王潤正之以義。赧然愧、瞿然而起。

昨得賓初一語、因思余夙昔失言於人而莫爲匡救、與夫不能匡救人言之謬者、不知何限。二者皆過也。從今以後、只嚴加存省、此過庶可漸寡、而賓初一言之益厚於百朋矣。

語事不能簡要精當、當知其爲過而勿復犯。

是年、先生贈張丞暉六十壽序。

康熙六年丁未、四十一歲。

四十見惡、其終也已、乃又進一年矣、所以猛自惕勵、爲桑榆之收者當何如。

評論人長短得失、余極知其不可、往往了然於胸而復侈然於口、故知有守之難。

斯須誠敬不致於内、而禮節衍愆於外。

此心一刻在道義上、便受一刻安樂。

儒藏

從友朋借得薛文清公讀書録，去冬病中曾覽之，抄不及十之一。是本又亡失前二卷，後三卷者，開卷不無憮然。然能得其益一章一句，亦可精進。不能得其益，雖全書亦奚以爲。

每動一念，當思於仁義禮智四者何著。

祝上讀讀書録，始知前者未嘗一日爲人。奈何靦顔視息，不知愧悔。

余與一二弟語，雖無失於事理，然於語時，實未嘗晝然胸中一定而後出之於口，如此其不失理也者幾希。

及二弟去後，又不能無留滯之患，耿耿者竟日。此皆由於見理不明，見理不明由於己私勝也。昨動念，當於仁義禮智有歸著，是可謂智乎。不智則不仁、不禮、不義之心皆可因之以生，故窮理之功爲最要。窮理、又須力行。

平時雖或知之，至臨事而又若罔聞者，畢竟知之不明。余於此事非漫無所見者，然幾不免臨事之誤。又一日之縈懷，窮而後反，胷中始豁然有定見。雖得豁然，亦可謂之會矣。

儲藏

古聖賢於橫逆之來、始則自反、繼則任之而已。或受或避、則觀乎禍之輕重、斷無與彼爲難之理。聖賢亦有不容橫逆者、要皆發於至公之心、非爲己也。

前此未嘗爲人、今日以後、如何方爲爲人。不得仍與昨日無異。

容貌辭氣、全未得敬字之力。

仁而不能裁之以義、便是私。私便多事、多事便多害。

思及不必然之事、後卽果如所思、猶爲妄念、況又決不然耶。未然而冀倖、則其後不然而懊喪、一忻一戚、

徒自勞擾。誠能循理順運、不爲物累、此心無喪無得、
其樂有不可言者。
天理本是至直至易至簡、加一毫人欲於其間、便生
出無數紆曲煩難來。
今舉世之人汲汲津津、所事者惟功利、所尚者惟富
貴。其於人之所以爲人三綱五常之道、莫之或講也。
然求富而富不至、求貴而貴不得者何限。乃至飢寒
困踣、流離失所、人卒莫指而斥之曰夫夫也、非人也。
若其不習於德、不軌於義、縱欲忘親、姦欺誤上、暴橫

殘賊，虐己害人者，則羣相與排棄之曰，甚矣，夫夫之非人。以此而觀則天理之未嘗泯滅，而人心之未嘗一日亡也猶信。

夢我皇考於孝經前有凡例三四條。噫，第二條有云，盡孝之心，即求道之心。

余讀二典三謨，有見夫堯舜至德，唐虞至治，不過欽之一字。甚矣，敬道之大也。今人但於存心履事之間能持一敬，便覺得力甚多。

不審於理而發言，不敬之故。

余有過於疑慮之病，此不勝其私也。疑慮之甚，則又生出過端來。若明理養氣之功勝，決不患此。

余于奔走酬應之後，若坐定即作字，輒易差誤。于以見余動中之不靜，雖事後而猶未凝心斂氣也。於動中之不靜，又以見靜中之亦未嘗靜矣。若靜固靜，動亦靜，則雖至動之中紛然肆應，猶不至於或誤，況動後乎。

吾友有不當爲之事不能力阻，其病畢竟分人己爲二，看得不切。爲所不當爲者，固失於不義，不力阻者，

亦豈得爲無過。豈非不能成物、即不能成己。

行之不勇、畢竟知之不徹。

吾於藏鈎射覆而有見夫人心之神、亦於此而有見夫人心之無二理、又於此而有見夫天下之至神不出乎天下之理一。

人於自成成物之外、更無別事、而今之人日役役焉以從事於身世間者、總於自成成物無與。

聖賢之言以君子小人並論者、如喻義喻利、居易行險、易事難說、易說難事之類、殆難悉數。蓋欲使人判

然知所從違、如南朔之殊途、暄寒之異氣也。苟嗜利焉、則小人矣。苟倖獲焉、則小人矣。苟難事焉、則小人矣。苟易說焉、則小人矣。所謂終始愼厥與、與君子同道、即爲君子。與小人同事、安得不爲小人。今人於小人之名皆知所惡、苟以是相訾謷、則憾深切骨。而於小人之事、又甘之若飴、莫知所戒。樂其事而忌其名、猶病感施而惡影之俯、不可得也。

枕上靜勘心體、以其容納而言、則可以爲禹之聞善言則拜也。舜之善與人同、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

非取於人也。以其推暨而言、則可以爲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懷、鳥獸魚鼈咸若也。眞覺浩浩落落、因識得中庸致廣大三字。

一事之應、公私之念交戰於胸中、竟日而不能釋、何其中之無主也。然必求其公之得私之失、而見吾本然之心德、則亦致知格物之功、但足見其會耳。會而能至於敏、斯謂之變化氣質。苟於義利之辨公私之介、今日見之遲、明日又見之遲、是會將終於會也、亦曰殆哉。

夢中似題西銘云、能求堯舜之心、必有堯舜之業。

康熙七年戊申、四十二歲。

終日侍先像側、宛覺祖考之皆式臨在上、而音容無問者。

人所交口稱揚者、不必别指過端以抑之。人所交口非毁者、須婉爲回救以解之。其無可解、默然可也。若人非亦非、最爲傷德。

善出於己、而歸美於人之鼓舞作興、尤爲厚德。

余固深知好有德揚人善、而亦間有不然者、私意所

偏蔽也。

私意偏蔽，則言動之間，有莫知其然而皆出於不公者矣。知其不公猶可力制，不知其不公，斯積矣，可畏也。

私意植根於心，即甚惡之而不能去，以是知克己之難。

察言觀色，大是進德關頭。然察言觀色以省己，是進德事。若察言觀色以迎人，是敗德事。

酒政中勃然有不受屈之心，此區區者猶然，況其大

者耳。且自致之、而非人之所加。若自人爲之則益將不受。余於此等處、每自見無絲毫學力。

口中所謂之誤雖非大過、然亦足見其心之不在矣。

看孟子之才之學、眞能做得掀天揭地事業、然其根本切實不過從孝弟上體驗出來、所以爲人倫之至。

自覺氣稍浮、語言易出。

日讀聖賢之書而不知其道曰、親有道之人而不獲其益、心不在焉故也。不瞽不聾、而不能視聽不當爲之惕然猛省耶。

作事而不能盡事之理、固由於不明、亦由於不誠。

向讀孟子之言仁之實事親是也、未能確見其義。逮反覆乎孝經、而後知仁道雖大、實根荄乎孝之中矣。蓋順吾親之志以愛敬天下、又合天下之懽心以事吾親。太和之氣充塞兩間、陰陽調而風雨時、五穀熟而百物殖、皆由此也。故不孝不可以言仁、不仁亦不可以言孝、讀是經者、其勉旃。

和而不流者、自然動皆中節、非心有主、其孰能之。

酒政之間、辭氣未盡和靜、足徵所養不密。

不逆詐，不億不信。朱子釋云：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須看此己字，蓋指關切者而言。今人議論人事、應對物情，於己初無所預，而動以疑詐懸度他人。朱子之意，謂切於己者尚不可，他可知矣。能戒乎此，則心術自醕，言語自寡。

余書小楷實未能工，奈頗有乞書者，甚自愧也。是晨無待來，謂有以余書爲力不足者，聞之深喜其切中吾病。噫，安得立身制行之間，亦有能摘我瑕而抉我疵者，我固傾耳聽之。

心有所蔽則雖天良最親切處亦不復發。事過忽覺、膽欲墮地。

言有不安者、甯闕而不言、勿勉强牽綴以求合。闕則不過爲固陋、牽合則妄矣。

纔覺財用窘、便不知有恩義。凡處人倫皆然。

賓之來、以雨阻談甚久。所言皆古今爲善利益之事、此半日不爲浪擲。

余頗致慎於出話之際、而往往不自覺其言之易發。不自覺者、心之亡也。

作事須含容詳審、方得易簡之道。蓋躁則煩、粗則難、理固然也。

與計利者有事而復增其計利、是吾亦計利也。一有計利之心、則必昧於所當然、爲其所不欲、而利亦究不可得。故君子寧隱忍以拙於人也、不屈己以求人。

余每自覺其言之多、言之雜、言之陋。去此三者、則幾於進矣。

多言最害事。多言、則心馳矣。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須看不得已三字、不得已、雖辨而非多言

矣。
氣習深處，不能克治，抑鬱竟日。
余勸學徒好學，因想一人好學，則一人之心樂，師長之心樂，父兄之心樂，乃至聞者見者之心樂，鑒觀在上之心樂。宇宙間眞是一理充塞，無有間別。
每預事，不論爲人爲己，要持重，要盡誠。持重對輕佻而言，如動輒戲言之類。盡誠對淺略而言，不能悉心圖度，執理告諭是也。大約輕佻者必淺略，余未能無憾於此也。

余每聞人之稱吾善、惟恐其言之多出、或語他事以奪之。此念亦見可與爲善、第未知聞人之告吾過、能惟恐其言之不多否、此當自省察也。

少爲俗習所誤、往往筆墨之間、口語之際、喜作輕巧之辭。此病入骨、雖痛自剗除、猶未盡也。故教子弟者、切宜使之厚重簡默、乃爲有造。

人之資性、不出愚智二者。智者易於多言、愚者易於寡言。雖然、愚而多言者有之、智而寡言者則鮮矣。智而寡言、顏子所以造道篤、而去聖一間也。

病中不敢浪擲光陰，兩日頗覺悠忽過日。

畫前之易，妙於設卦之易。設卦之易，妙於繫辭之易。

朱子所以作易本義，視釋他經簡幾十倍，而猶自謂

覺言之多也。

切乎事而當乎時，必當言而言，便訥。

日來頹弛已甚，若遇明眼人，定覺面目可憎，舉止乖

張，第不自知耳。

迎神甚盛，觀者舉國若狂。余適閱邸報，山東地震，死

傷破壞，未有之酷。此間幸得無害，而人心如此嬉蕩，

豈所以仰承天意而轉異爲祥乎。

欲證已言之不妄，不覺纍人一過。

張聖丹丈來質史記所疑，云：按通鑑漢高元年乙未至武帝太初元年，相去一百有三年，爲丁丑是也。然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考之則合。若據歷書，元封六年詔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閼逢攝提格，則甲寅也。太初元年爲甲寅，則漢高元年當爲壬申。史記同出於太史公之手，以理言之，則當以歷書爲信。何也？天文律歷，太史所掌，宜無憑臆傅會之訛。又

其受禍在天漢二年，則歷官正在元封太初之間，亦無傳聞異辭之失。甲寅之與丁丑，壬申之與乙未，雖先後二十三年，其實知所從矣。然苟謂作通鑑者未之或考，則自宋代之年逆而數之，即周秦以前皆可歷歷不爽，況於漢乎。且通鑑特祖左氏春秋爲編年之史，則干支互異，是其大綱，豈容於歷書所載疏略如此。其所以斷斷從乙未丁丑者，又不可謂非徵信之筆。然則史記之甲寅謬耶，是不可解也。余讀史既失精詳，聞此亦但茫然，特爲筆之，以俟博洽君子。

余以不能固違人意，往往有不當應而應者，自後切戒。不能臨事審察，事後引告，曾何益哉。事後之悔，業無益於既往，庶有補於將來，所謂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然不痛自刻責，嚴加提省，已而愆謬相循，覆轍復然，此眞不可救藥者矣。

薦嚴寺燬於孟冬二十九日之戌刻，來朝往觀，亦弔災之意。

有不可對人言者，非君子。有可對一二人言，不可對千萬人言者，亦非君子。

人主雖臨御萬幾，然有爲有不爲。王莽惟不能無爲，所以煩碎躁擾而日底於亂亡。人心雖酬酢萬變，然有感有寂。吾輩方寸，惟不能無事，所以糾結迷惑而日究於汚下。

食菜甚甘。德下指謂曰，此物至冬後，其美如此，乃知風霜非惡物也。

乙酉歲，松江有縫師聞清兵將至，預多市酒，及城潰日，夫婦偕飲極酣，固鍵門戶自焚死。陸云逸云。

一事之來，必當審其理之當爲與不當爲，與夫事之

可成不可成。其當爲而可成者爲之、無庸疑也。亦有當爲而不能成者、則已不必其悉爲之矣。若夫埜不出當然而勢又處於難必、則未有不摧敗困屈徒自取辱者也。然則不當爲而可成者如之何。曰：事愈成、則德愈喪而品愈下。是故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惟君子。

敬止之學、不可須臾離。一不敬、則失所止矣。

九德須常常以之自省。

言雖當、亦宜審所疑忌。

爲君子所喜愛、足以徵已德之進。爲非君子所喜愛、我殆有邪德乎。是可恥也、可懼也。

是年、先生贈葉廷玉之母李太孺人五十壽序。

記崑山縣吏何振溪、顧溪昆仲乙酉殉難事。

朱柏廬先生編年毋欺錄卷中

嘉興金吳瀾青甫編刊
古吳李祖榮芷華氏校輯

康熙八年己酉、四十三歲。

此生又增一歲、而不知學業之增在何許。拜神祇則無以對神祇、拜祖父則無以對祖父。

程夫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就居官者言耳。要知吾輩居常、苟以養人爲分內事、一言一事存心於此、自然便有利濟。

天下之人所以不能守其道義者、內則顧己之得失旤福、外則慮人之是非榮辱。止此二念爲害、更無他端。所以聖人特著於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無不得所止矣。無不得所止者、無適而非道義也。

臨事有二病、一氣盈、一氣歉。此固從生質來、若養之以學、則皆變浩然充塞、而非盈惴惴慄慄而非歉矣。

平時漫言學問、遇事毫無得力、負媿負媿。小事如此、何況其大。

學然後知不足，敎然後知困。亦是鈍漢，何不慮之於平日也。

節制最不可少，所以儉爲聖德。

一事之失，畢生不能挽，雖一日而百回悔恨嗟何及也。辭、惡德也，迷心性，敗禮度，戕軀體，失觀瞻，廢時日。

偶處一事，小人頗有侵侮之語，雖彼無知，細思畢竟是我處之不得其宜。

一行一止，毫不可苟。不當行而行，既行而欲止不能。不當止而止，既止而欲行不能。當思於此有甚難處

者故君子貴謹始慎微。
國語、秦饑、晉惠公欲輸之粟、號射止之。慶鄭曰、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此當今俗語賴字所由出。今謂不實其言皆曰賴。
館中有夜合花甚香、獨是日初至、絶不聞其香、雖嗅之亦微香。及坐良久、而後漸覺其香、雖閉室亦香。此無他、方奔馳而至、則氣濁、濁則昏。漸靜則清、清則明、清濁昏明之相去如此。
人有善、則竟言善可耳、有所顧瞻而抑揚其詞、私也。

於是乃有無據於己、而徇人以爲言者。
翼王言及治心之功、謂余曰、不能禁邪念之雜乘、如何。余曰、且須檢點。翼王云、但言檢點、如雜草之不能去其根、仍卽生耳。余曰、其功止有檢點、所以旋去旋生者、不能精嚴無間斷也。翼王曰、邪念飄忽、本無根柢。余曰、然。孟子謂仁義禮智根于心、是乃根也。以是爲根、則邪念何自而生哉。
言而闕疑、立誠之道也、反是則誕、故須切戒。
酬對之次、能必爲有益之言、不然則默、斯其有主於

中者歟。

杜詩云、好武甯論命封侯不記年。學者須辨此一副沉勇、乃有成就。好武甯論命、卽所謂仁義禮智、天道、君子不謂命也。封侯不記年、卽所謂發憤樂之、不知老至、仁爲己任、死而後已也。

節在上人來。上人俗姓沈名麟生、宣城人也。隱君子、而托迹於禪、今名大瓠。博物洽聞、工於辭賦、向從昭法處知其名。

人只是意所便利處去得一分、便長進一分。故爲仁

之道，不過克己。

敬是做人種子。舍乎此，則禽獸矣。

出言輕佻，回思可媿。

物之實於中者，必重其言。輕佻則誠不至，何以動人。

偶讀陶靖節還舊居詩有云：「嘗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不覺瞿然一驚。然繼云「撥置且莫念，一觴聊自揮」。靖節志在曠達，故可云爾。若余則自顧壯强漸去，德業猶荒，何能不念也。衰已無可爲矣，況不及衰。學者皆當時時憶此一語，以自警惕。

子游曰、朋友數斯疏矣。此非求免於疏也、數則非道焉耳。事君亦然、其有義當力爭者、雖疏雖辱而不顧、此又不可爲數矣。

讀先哲之訓而不知警、臨過差之事而不知止、謂爲學者、不亦恥乎。翼王謂陶菴黃先生有自監錄、悉書動作念慮之失、以自鞭策。至其後、而希復可書、噫、是吾師也、是吾師也。

細思隨所居之位、盡職爲難。

今人皆以浮薄爲聰明、故此病中之最深、最難克治。

既不能矯輕、復不能警惰、斯人安可與言學。

薛文清云、學者舊習語言出於鄙俚者、皆當絕去。必使一言無不正、所謂脩辭立誠也。不過一言之鄙、先儒何以如此切戒。蓋即此便是檢點不及、便是太清之污。是日、余有一鄙俚語。

自審不能擇能者而任之、此智者之事。若不度人之能不能、直以己所不能而漫投艱於人、是爲不恕。語言之際、覺心無主。

是年仲夏、先生應姜西溟索題王丹麓聽松圖。

九月、遊天平山、有記。已酉重九後數月、同倬弟至上河、晤余子昭法。次日、晤張君君重、同登天平。峭壁奇峯、千端萬狀。昌黎南山詩之所形容、殆未盡也。始過懷竟庵、主僧警珠、不遇。繼憩白雲庵、過蓮花洞之僧徹明。請自此而上、石磴陡甚、假其杖而策之。歷白雲泉、僧曰法炤、形神樸厚、望而知爲有道者。遂同徹明至蓮花洞。君重擬茵、令待明炊黍以待。自蓮華洞上上台岸。入也窈深、出也遐曠。遊西諸石、尤見峻偉。流連良久、乃下、抵小石屋而返。較上石壁爲少平、而幽奇不減上。石屋之僧曰默融、小石屋之僧曰印中。如此闃寂孤危之地、非有所甚要於中、不能居也。即此便極高致、不必論其人。之行詣何如矣。返蓮華洞、過飯循故道、抵昭法齋。瞻明聞予兄弟在山巔、蹤而至。昨在靈巖、得見節公之子沆、譯問兄。是晨來訪予兄弟、借行、尤喜遊佟之多侶焉。

遊靈巖山、有記。顧子岳薦、吳子斯久同步靈巖下院、坐霜林下、丹黃熔燿、覺衣冠杖屐昔

與殊乘。期久有別業可坐、爲其孫歟師讀書處。延頗望靈巖諸勝、余覘不遠、諸君歷歷指示、便如身到。有若龍鳴虎吼、從碧空忽墮、則鐘聲也、亦一異境取次西行、全山景物目不勝收、何異一幅文待詔畫、留連久之。過披雲禪舍主人同悅芳座有文休承先生畫、挹對其下、則又恍若置身空林峭壁。間此去韓碑不遠、共披榛往。其高插天、爲所未賸、惟賭此則已第二次。領日巾與佐命定國元勳。撫其碑、不勝企想其人。哀蹇易倦、遂理歸節。然竟日流覽造化之軒豁、呈露益不胥神爲爽而骨爲清。舟已艤于河畔、返。岳薦許、置酒相酌。

遊西金山有記

余欲遊西金山、朝宗放擢、并邀蘭石、繩武、觀三、德煥導誠偕行。覲三、德煥欲訪次程、靈昭、余因並遇①次程許。留飯過、從季子祠、步至西金、朝宗已攜酒饌以待。其地有石磴參差、延袁不下數百武、俯瞰太湖、便在靈岩虎阜之間、豈容滄晦于叢蒿荒壞。若此也。相與拂苔坐、少頃分席把酒。山銜落日、水泛明霞、漁帆遠近、烟嵐出

沒、觀湖勝致、不勝賞心。已而暝色催歸于波際、鶯聲送客于林藪。同遊各別、余與藺石諸君乃鼓枻而返。平湖如掌、繁星滿空、醉者高談、醒者靜聽、而不覺舟已达岸矣。

康熙九年庚戌、四十四歲。

本無意於侮人、而輕出戲言、彼若見答、是自取侮也。彼若不答、彼之有禮、我滋疚矣。

讀王少湖先生俟後編、而氣轉浮、細思之、非往日之氣沉而此日之獨浮、蓋是日由讀俟後編而覺其浮、他日則昧而不覺耳。故知往哲之書、不可一日不讀。

心者、身之主宰。理者、又心之主宰。故纔有主便是理。

要有主、須有致知工夫。

余以人生須勞其筋骨、以有所爲而惡夫以病逸身者。故自血證後非不嚴愼、而近來頗習勤勞。至去冬先妣窀穸之役、經營奔走拜跪哭泣、以至新正增築先塋、無一日之齋帖。余固慮將病矣、而不意其大劇也。寒氣凝錮、上下痞塞。雖極潦到時、猶覺其有進無減。再加甚焉、則死矣。余何所犯之、病輒幾於死如此、吁可畏也。然余於此猶有幸焉者、幸其發之早、而又在胸腹間、所謂變速而禍小。若再蘊蓄而或爲傷寒

之疾則、死生又不知如何爾。
天下無主則亂、豈有身無主、而身克治者。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在當時不以詩文爲重、故云爾。若今日、則當曰、不有習爲文藝者乎、均爲無益之事、非君子之所用心也。

晤蒼宇、謂廣南事去、死節士甚多、一時未易更僕、僅舉二人。一爲張同敞、號別山、江陵相國之長孫、被獲、同瞿臨桂、殺於長沙。一爲張□、吳江人、被獲者再、卒

死於□。又有守義之士錢君名邦□者、遯迹爲僧、號大錯、今猶存楚中、其於廣南事紀載蒐羅甚備。

傍晚正雨雪時、有雷聲電光、童子驚道之。余既以理之所無、又以言出黃口、不之信。及明日、而羣言皆然、始相怪駭、此亦目所未見之異、或曰荒徵也。

自問兩日爲長進爲墮落、墮落易、長進難、思之不禁神魂驚怛。

余家所藏五老像、先高祖考令名手臨摹副本、而先考復裝潢之、益裒錄諸名公題贊者也。原本向在族

兄汝任處。乙酉歲、先考避兵於汝任家、請先考題辭、某因得拜觀。後其子孫不能守、質於郡城朱氏、今爲同邑顧天忧氏購得、請元恭和原韻詩。昨元恭見語是晨同仲弟過其寓、復得瞻謁。此爲吾家世寶、不啻如天球河圖、而托於他姓、又力未能。復展卷既畢、益不勝低回感愴云。有五老圖記。

薛敬軒先生云、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是晚余有怒過、不能寬緩之病也。

不求事之理、而但膠擾於中、是爲邪欲。既見事之理、

而復往來於中，是爲雜念。有邪欲，不窮理也；有雜念，不居敬也。

胷中有二事便擾，擾則昏，況不止二也。若一一以義制之，又何擾焉？

以禮制心，然後能以義制事。

邪欲紛乘，雖由於不明理，然其敬也鮮矣。雜念未泯，雖由於不主敬，然其明也鮮矣。故存心致知，不可偏廢，道是一事。

人之摘我瑕釁者，其言未有不中者也。恕己或寬，而

責人則明、雖有不中者寡矣。

本無刻薄之心、而出言有似於刻薄、甚矣、輕俊之語、殊傷令德。

言之可以招尤者、縱不見尤、不如勿言。

不繫乎人之尤不尤、而在吾言之得與失。如其失也、尤即幸免、過已難追。

但知有己者、不知有人、而吾以爲併不知有己。以身發財、可謂知有己乎。存心觀驗、無處不見物我一體。

每事詳審退避、終鮮失誤。

偶讀長恨歌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之句，因有感於世之科第重襲、爭相豔羨。父勉其子，兄勉其弟，此外更無足貴者，不覺廢書三歎。

升如語次，自謂此爲習氣轉移，志趣反不逮昔，語頗篤實，此子蓋所謂可與共學者矣。今諸年少中，誰知及此。

一言相助，即欲人知吾功，此心安可以入道。

黄介子先生之子子聲來拜，得讀先生遺詩。先生義

士也、死於己丑。江陰人、名毓禎、字聲名、大洪。

過萬佛林、訪紹原上人。上人蓋昔年介子先生被既、諸子婦女盡入旂下、而醵金贖歸者也。信慷爽有胆氣、今老猶未衰。其佛舍亦卽介子先生故園。

不能自持、卽是不畏於天、不畏於天、何所不至。

理欲交戰之際、理勝最難。

胷中一爲物蔽、則畏忌之心不覺退舍。要知由畏忌不足、故物得以爲蔽。

多言非必煩數之謂、不當其可、卽爲多言。孔子與國

言終日孟子不辭楊墨之辨而莫謂其多言者當其可也。

一語之予、一語之奪切不可輕。人主愛一嚬一笑豈特人主又豈特嚬笑宜然哉於此不變德斯貶矣。

夢中若讀曾子之遺書有感其致孝之語不覺涕泗横流嗚咽而寤。

不以不敢事人者事神不以不敢欺神者欺人斯其爲誠敬矣乎。

敬以知微、秦大夫孟明之言也。春秋以後、宋儒以前、

無能爲此言者。

日月如流、豈堪更浪擲耶。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自兩人言之耳。醉時不臧、醒時能不自恥耶。

與人飲酒而不節、不惟損己、亦以害人、咎孰大焉。

夢中能自持。

夢中不能自持、昨是而今轉非、可見進之難、退之易。

飲食不節、非傷於多也、可已而不已也。

今冬天寒特甚、陰雪連綿、水澤皆凍、無食之人不知

死於寒者又幾何矣。

論議若瞻顧畏縮，則雖堯舜心事，無由得達。

心誠存則應事之理有不得不出於是者，只緣理心之所固有也。

放心則氣質用事而爲人心，存心則涵養義理而爲道心。此朱子以存心爲尊德性註脚也。

輕相指斥，非禮也。不可指斥於當前者，而指斥於背後，君子尤惡其欺人。

甚矣，寡欲之爲要也。苟有所欲，則己常不能自持，而

人亦得以此中之、危莫甚焉。然則寡欲如何。曰、視天地間物、無求亦無可吝、則思過半矣。

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此眞寡欲。蓋無所寶則無所好、無所好則凡名利酒色遊戲玩物之好、舉無足動我者、斯其爲剛德君子歟。

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此千古義士之的也。後人不必皆爲其事、斷不可無其心。有其心、則氣象自別。

衽褐不完、風雨不蔽、凡所以窮困其身者、皆餓之道也。有死之心而後可以行餓之道、行餓之道而後可

以不爲不義之事。要知爲不義亦未必不餓，徒自敗耳。

怒時發言，最宜詳慎。

康熙十年辛亥，四十五歲。

病體不出拜節，静侍祖像，讀高忠憲公遺書。

歲中懸設祖像不過三日，若復奔馳於外，其異於不懸設者幾何。獻歲雖有尊長當候問者，但覺侍奉先像一刻，爲懽愉一刻，不能不惜此三日矣。

不謹細行，對先哲之書而内媿。

侵晨忽夢將死、脈息微矣、目光瞑矣、覺而陡然。蓋天之所以警我也、人命不可恃、安知不旦夕死。尚不亟求聞道以爲夕可之計、何也。

其爲物不貳一也、則其生物不測貫也。至聖一貫之道、天地之道也、豈惟至聖、天人古今總無二道也。

聖人無行不與、開口便見、論語首章天道昭然。學而時習之、於穆不已也。有朋自遠方來、生物不測也。人不知而不慍、不言所利也。人自不察、覿面失之、眞是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雷非其時已爲異矣、又況與雪並作、未知何徵。若主歲祲、則民生豈復堪耶。

晤對子猶氏、眞不覺矜心浮氣俱消、安得常與之處。

顧見賢思齊、正未必時時羣萃也。

理不勝欲、當已不已。

夜坐偶憶東坡詞云、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因悟世之厭貧賤慕富貴者、急急煎煎、膠膠擾擾。今日望明日、明日望後日、少壯已去、老大忽來、悔之無及、不亦悲乎。

偶然發怒、雖於人甚有益、而於己畢竟輕發、不顧病體、且着意、不能若太虛浮雲也。

人生而靜、靜字、聖人掀天揭地行所無事、大作用卽在其中。

病中頗事靜坐、是晚得高景逸先生所謂平常二字之妙。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如飲酒過三爵、非禮也、是飲酒之理也、而吾不敢過、義也。畢竟吾心有是理、故能隨物而處之、則可以知心之無理不包矣。

言理而人或不敬，言天而人能不敬乎。無事無物不有理，無理而不出於天、天則亦無在而非天。甚矣敬之不可須臾離也。故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善之過即爲惡、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認定無極太極之理、而體驗之。

險逆之遭、可避則避、不可避則亦受之而已、他非所計也。譬如大寒大暑、只宜於衣服飲食起居調劑之、若有望涼望温之念、徒甚其寒燠焉耳。

常人但有動而無靜、動亦動、靜亦動也。聖人但有靜而無動、靜亦靜、動亦靜也。

鐘未撞時聲固在、花當滿處氣先衰。

輕發言、言不及我、默坐爲當。

語不確核、爲操心之學者、輕卒固如是乎。足見其功疏矣。

雨日秋暑復盛、余不免有汲汲望涼之意。雖因病體畏暑、究竟此念卽是願外、卽是求無益於得。

不覩不聞、與獨爲本體、戒謹恐懼與愼爲工夫。然不

覩不聞此也、獨此也。戒謹恐懼此也、愼此也。本體卽工夫、工夫卽本體也。

偶現愼獨章句、所以遏人欲於將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始知妄念不生卽是道、卽是性、卽是命。宋子云提醒處卽是天理、更別無天理於此確見。

愼獨便主靜、閑邪便存誠、非兩項工夫。

人欲不萌卽是道、故戒謹恐懼、所以存天理之本然。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靜中似此景象。

看來太極只是生理、六經四書、聖賢千言萬語、只講得生理而已。

太極只是生理、所以天地非此不立、萬物非此不生。

中庸明善卽是易傳繼之者善、善字性也、命也、無聲無臭之體也。得善善字亦然。

內交要譽惡聲皆妄念也。讀孟子此語、眞令人一切妄念無自而生。

王天下、孟子尙以爲所樂不存、奈何以微名小利聲色玩好爲樂也。

佑藏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雖遞言之、實則四象八卦皆太極所生、所以太極只是生理。人在靜中整齊嚴肅、便覺有天地位氣象。同客夜坐、雖甚謹飭、尚覺言多。能入喧我寂、如刀斬斧截、乃見學力。

聖賢之書、各有箇合一處。如孔門求仁、則論語章章有仁在其中。孟子道性善、則七篇章章有性善在其中。又總有箇合一處、仁即性善、性善即仁、原無二理。學庸五經皆然、此正所謂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也。

大學一書、無非至善。

一貫須即從論語看出、而一貫不獨孔子之道。既了一貫、定然見得。

論語皆言貫、須從貫處見一。

性與天道是一、然而夫子不言也。仁是性與天道、然而夫子每言、脩爲言功用、言效驗、獨不言本體、故須貫處見一。

易言各正性命於利貞。可知人到死時一刻、還是性命所在、所以曾子要易簣而卒。

各正性命者、物當資始之初、性命即具有利貞之理、必至是而後爲正也。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可謂正乎。君子知性命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多言既損氣、復生悔、何不切戒也。

多言、只是心浮。

志不篤、則心浮。

方苦此心操持、静中不定、而又放他自由如此、是卻走而求前也。

夢中忽吟唐人詩云、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覺而思此語可以見道。

夢中又吟詩云、一悟寂爲樂、此生閑有餘。摩詰學於禪者、故其言如此、而入余之夢、何耶。意者予所志在未發用功、則正寂然不動時也。此以見靜亦定、動亦定之非不可幾者耶。

先儒以佛氏爲自私、只觀摩詰此二語、何其自私也。若君子則不然、靜則涵天下之萬理、動則應天下之萬事。但靜固非空、而動亦非擾耳。故其寂也、不必爲

樂、而其感也、亦閑有餘。

盛時卽是衰時、此理驗之草木之花、最見花之香者、滿放之前、香於滿放之時、豔色亦然。

言雜則心亦雜、故知言可以知人。

大學之所謂至善、中庸之所謂性、孔子之所謂一、皆太極也。

性、生理也。

莊子曰、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蓋亦見夫道之爲生理矣。

洞洞屬屬最妙，洞洞精也，屬屬一也。

理之所在，只合泰然處之，增一分不安便是過失，又將生出惡來。

理當如此而以爲不安者，只是見理不明，天下豈有加於理之外哉。

中庸言天地之道不貳，是日始見得立心處事只有一理，更無第二箇去處。蓋一者誠也，妄則貳矣。所以程門立教，只是主一。

事不當可，即是非禮之動，不必其悖謬也。

易於乾之二曰誠、坤之二曰敬。誠、聖道也。敬、賢希聖之道也。誠則必敬、敬則必誠。

天下事、若但爲所當爲、不爲所不當爲、眞覺至易至簡。今人只爲所不當爲而當爲者多抛卻、便忙得不了。

胷中須肅然無事、乃是聖學。泰然境界、從肅然見得。若但言泰然、恐易向淸虛曠達一途去。

孟子七篇、不外仁義。然欲仁、則自不能不義、而義正所以成其仁、此又仁義合一之旨、讀者須識得。

人固當安分，又須盡分。若不能盡分，決有不安處。

萬世學者皆尊仲尼，仲尼則祖述堯舜，而書稱堯之德，第一是欽字。噫，盡之矣。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答問仁者，亦大都主敬。以此。

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入此則是，出此則非。以此辨古今之學術，觸處洞然。

微有淩忽人之心，工夫密者固如是耶。

病中稍覺怠放，便過咎叢集如此。

一事有當然之理，則事事有當然之理，而皆不外乎

吾心。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又曰純粹至善者也。

讀聖賢書、須見得聖人之心卽吾之心、聖人之道卽吾之道、非有二也。但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箴規人者、必借鑒他人之過以爲訓、似不如只就理而言、爲不稱人惡、尤無口過。

余每見人一言之失、一動之差、大則召戾、小則生釁、歷歷不爽、益不可不致愼也如此。

當靜而靜、心在靜上、當動而動、心在動上。此之謂誠。若當靜而心動、動乎此而心在彼、卽是不誠無物。

當靜之時、廓然大公而萬理畢具、內外合一也。當動之時、物來順應而性無不在、內外合一也。

有事理至顯易明處、而余竟不覺也、幸有言及之者、始得不悞。以是知人己所不及察而成過者、蓋不可以計數矣。

曾子之戰戰兢兢、卽是顏子之樂。

當靜之時則爲戒懼、當動之時則爲慎獨、非二物也。慎獨卽是戒懼、故曰主靜。

戒懼、靜中之動也、故不空寂。慎獨、動中之靜也、故不

儒藏

紛擾。

敬則静也，明也，誠也，皆在其中矣。

極奇變之事，只是極平常之理。在不知道者，則以爲奇；在知道者，則見爲常。

理一，所以大無不包；理一，所以小無不入。

孟敏謂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此所謂天資近道者也。於此可悟性上不可更添一物。或曰：不視破甑，何謂性？曰：性即理也。物理合當如此，便是性。

先儒謂矯輕警惰，究竟輕由惰生，斯須偶懈，則輕妄

隨之。人而於己無嫌也、則聞其善而信之敬之、此以知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人而於己有嫌也、則聞其善而忌之疑之、此以知中有私主則觸處障塞。

神足以知來、智足以藏往、人心之本體皆然。但其發用處有眞與妄之異耳。

今人稱果種多曰仁、如桃仁杏仁之類、此仁字最妙、于此可見人性之仁、可見仁之統四德。其生生不已之機、由果實而爲根幹、由根幹而爲花葉、由花葉而

復爲果實，由果實而復爲根幹，仁也。當根而根，當幹而幹，當葉而葉，當花而花，當實而實，是卽義也。根幹花實之異，其質青黃黑白之殊，其色莫不秩然粲然，是卽禮也。自根幹而花葉而果實，無纖毫之混淆，是非貞固不能，智也。而是四者渾然全具於果種沖漠無眹之中，故曰可以見仁，可以見仁統四德。

亘古亘今，塞天塞地，一誠而已矣。

易言无妄，利貞，利貞中有格致之功焉。貞卽心之正也。心正者，心得其理也。蓋必格物致知，得其正理而

後意可得誠、意誠則心正而身脩矣。推之家國天下、無非此正、卽無非此誠也。

格物致知、求此誠也。誠意正心、存此誠也。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行此誠也。此中庸之明道、所以不外乎誠也。

堯舜禹處父子之變、湯文武處君臣之變、而禹水湯旱、又處民生之變。周公處兄弟之變、孔孟處時位之變。從古大聖、未有不在逆境磨鍊過來。故曰、困德之辨也。故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涵容便能鎮靜。

拂意相感，能安忍詳審，最見學力。

聖賢所以撥亂世而反之正者，只一懼字。學者所以去舊染而新是圖者，只一恥字。

今世士習放辟、庸鄙已甚，而習不爲怪，有心匡救者，須亟與提唱恥字。

恥者舜、堯之轉關，故聖賢皆喫緊以此教人。孔子曰，行己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周子曰，人之生大不幸無恥。

刻刻提醒此心爲動爲靜、動時爲仁爲義爲禮爲智、各要分明、此卽天道之陰陽五行也。稍不着力檢攝、此心便濁亂無緒。心存斯誠矣、故中庸之道不外一誠、而朱子卻於待人而行下指出存心工夫、以爲立誠要領。此心光光明明、靜者卽是動者、動者卽是靜者、更無須臾間隔、斯其爲緝熙也歟。洞洞屬屬、緝熙也。靜則專而翕、動則直而闢、須於自心驗之。

舍敬而言學、非聖學也。舍五常而言道、非聖道也。此之謂知言。

堯舜之不傳子、只是知其子之惡、只是人所極意障蔽者看得十分透徹、做得十分了當。於此固見堯舜之聖。竊謂丹朱商均亦非亢逆、但無君德耳。何也。彼亢逆者見他人唾手而有乃父之天下、惟辦得一反矣。

堯舜不過知其子之不可爲君、故與賢焉。不過知其子之可爲君、故與子。聖人之於天道如是而已。此之

謂行所無事。私鄙心忽動、亦即化。其即化也不足幸、其忽動也深可恥。妄念不生而氣忽浮動、高景逸先生所謂學者俗根難拔、須堅凝其正心正氣、正爲此也。本末内外交相培養、然二者畢竟志以帥氣。氣之浮動、持志未能堅、久之爲患也。

康熙十一年壬子、四十六歲。

今歲元日、猶是去歲元日面目、豈善學者。

纔提醒便無欲、堅久爲難。

切不可輕議論人短。

背後譏笑、殊非有德者事。

學者識得春風沂水之趣、固無待於兵農禮樂。又須識得兵農禮樂之理、初無異於春風沂水。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固以此見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抑物各有定分於此、尤須識得飛者必至於天、躍者必在於淵、定分也。飛者不能爲躍、躍者不能爲飛、定分也。知有定分、而後知天理流行之妙。隨處充滿、無

少欠闕。所以君子只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所以春風沂水，夫子與點，所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程子謂是活潑潑地。

五倫之外更無人，五常之外更無道。

氣浮不審言，多時閉關，應對頗稀，纔一出門酢酬，便覺病痛甚多，以此知此時全不得力。

與人相對，微動輕侮之意。

採月鹿之喪。月鹿來崑，卽病於粒民齋中，竟不復起。粒民經紀其喪，眞有於我殯之意。

送月鹿厝於馬鞍山下。月鹿姓張氏，名□□□□人。所厝之地，今三賢祠西。

侍飲長者，不能致敬，以爲卑幼勸氣粗而語輕。

人之物即己之物，故當相爲愛惜。己之物即人之物，故當無所吝惜。

昔賢爲謀必忠，人事即己事也。與朋友共，己物即人物也。

今人多責效於天，殊不知舍己更無所爲天也，亦只求諸己而已。

是年五月，先生贈玉字兄六十壽序。 祭顧荀若

處士文。吳江隱者戴耕野先生六十生辰，程子

　　枸石袁子重基請先生作文爲之壽。

康熙十二年癸丑，四十七歲。

　　每發一言，必先自省於義何取，斯鮮失言之病。

人惟自見爲是，則天下之服其是者少矣。人惟自見

　　爲非，則天下之議其非者亦少矣。

據事直言，而不知違乎言下當然之理矣。故貴精義，

　　故貴時中。

理不外乎氣，故氣不可不養；性不外乎形，故形不可

不踐。而養氣踐形、皆自孟子發之。其以實學喫緊爲人如此。

可以爲可以不爲、爲傷義、縱能絕之於後、而失於前者、已不可復回矣。

事之在我爲非、而在人無害者、猶不可爲、況未必無害於人乎。知明勇斷、決不出此。

婢僕雖供使命、然凡事苟可自爲者、卽當自爲、不必動役婢僕以盡其力、一以恤下、一以習勞、一以養福。

天下之物、雖曰與天下共、然在己者、不得過分彼此、

在人者、不得無分彼此。或曰、無乃厚於己而薄於人乎。曰、均厚也。待己則以無分彼此爲厚、待人則以必分彼此爲厚。事有萬殊、道與之俱、均道也、則均厚也。且夫待己厚而待人之厚卽在其中、待人厚而待己之厚卽在其中、尤足以見大道之公。

是年先生有贈東未姪六十壽序。

康熙十三年甲寅、四十八歲。

康熙十四年乙卯、四十九歲。

出言傷厚而無實。

矯輕警惰，宜爲心銘。

標榜不喜，及乎已識，許不敢加於人。生平意念硜硜如此，二者要亦相因。

對田夫而失言，而田夫亦覺余言之失，是余固田夫之不若也。當下不勝慚愧。先儒釋允恭克讓云：聖人實見天地人物，無一之可忽，無一之可傲，信然信然。

有此失者，畢竟忽之故也。

偶有一極小事，而不覺欺人以僞。使時時省察克治而無閒，焉有此失。

理勝則氣不用事、氣靜則理愈以明。苟遇事而矜張急遽、爲氣所役、不惟不能自處乎理、而且即於愆矣。戒之戒之。

事至而未嘗有事、斯理勝矣。

人猶有所憾於天地、天地何嘗輒生憤恚、故犯而不校者、爲量同天地。但不可以天地不恚人之憾而不敬天地、聖賢不校人之犯而不敬聖賢。

是年正月二十六日、先生病中、贈王醑叔序。九月、代族子暠壽曾叔祖母錫太孺人七十文。

康熙十五年丙辰、五十歲。

康熙十六年丁巳、五十一歲。

妄用便是不義、故伊尹非道非義、一介不與。余從來不妄用、昨於酒後、偶不自持、物雖微、然亦妄矣。甚矣、寡過之難。甚矣酒之害德。

妄用失天理之當然、且不爲造化惜物力。雖一介、焉得不爲獲罪於天。

是年、先生作吳中往哲圖序。贈盛逸齋先生六十壽序。

康熙十七年戊午。五十二歲。

王生醕叔北上來別。曰。先生何以教之。余曰。以子之才。撥巍科特攜取耳。吾又何以益子。曰。非敢望然也。惟願先生教之。曰。心欲其下。情欲其厚。氣欲其斂。事欲其約。

天下事有勢之所至。卽非意所欲。而已不能爲力者。尤見始之宜愼。

今夫錢之爲物。雖小。而其形乎。又其性重。又爲人所立而旋焉。則千迴百轉。良久乃復其故。以是知天下

之事勢所激使莫能爲力其間幻變有絕非恆情恆理所得而擬者甚矣人之不可以妄動也此聖人所以作易也

事機相左是大益處不知自做非所以順承天意也天下之事有善有不善而善之中又有善不善焉不善之中亦有善不善焉俗流失世壞敗乃至矯然自命爲善者而率皆不善之事已不以爲媿人莫之能辨可悲也夫

是年先生贈王酤叔母夫人朱太孺人五十壽序

康熙十八年己未、五十三歲。

出言過於謙抑、深媿不能學禮。學禮者、品節詳明、事無大小、當下有以自立。即有不及、亦不踰毫髮。世人只為得喪既福四字占了方寸、遂使理之一字埋沒不出頭。要知比干之直諫而死、孔子之明日遂行、只是既福得喪看得透耳。此處不容有纖微之黠縣。

是年、有博學鴻詞之選、當事者將以先生舉、先生以死自誓、遂不出。

康熙十九年庚申、五十四歲。

是年、先生贈徐俟齋先生嫂蔡孺人七十壽序。

贈徐季重先生七十壽序。　七月、祭邵近夫表兄文。

康熙二十年辛酉、五十五歲。

是年、先生贈徐俟齋先生六十壽序。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五十六歲。

余病中、有質疑經旨者、以余知之所及、苟能細心靜會、未必不得其說。而乃率意妄對、不自覺謬、豈病中

神思蹇淺歟。有學力者、身雖病而此心湛然如故、愧不勝已。

程子謂、下學人事、便上達天理。而陶靖節卻云、惟於人事拙、故與天道近。程子所云是日用常行之人事、陶公所云是溺情喪德之人事。故一與天道合、一與天道違。

多疑人者、由於己之多咎。若無所取咎於人、此心坦蕩、又何多疑之有。

君子不輕疑於人、輕疑則雖周親密友、其情不能以

自遣。輕疑、則寡助、又安得有周親密友。

是年九月、先生於病中作朱布衣自傳。　書董觀三先生卷後。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五十七歲。

是年九月、祝席獻臣永渤之母太孺人五十壽序。

並爲乃翁與籍作畜德錄序。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五十八歲。

庭中落梅繽紛、隨風蕩颺、靜與相對、心甚灑然。

千病萬病、總由物我見生、故曰、仁者人也。天下只如

一人斯仁矣。

讀龍川先生中興遺傳序所紀龍伯康趙次張事、想見其人、不勝神往。

鈔龍川先生文畢。先生氣概雄邁、識解超闊、誠哉一世之豪。然談兵則未必悉合乎機宜、論學則未能深探乎原本。其一生所得力者、大義較然。而大義之所以較然者、由與晦庵東萊南軒諸君子相交好。甚矣、得朋之爲益也。不然、生龍活虎、無有檢柙、恐未知其所奔軼。然得如是之友、而究駁而不純者、則以純任

豪氣、故心粗而難於入理、自高而不能下人。余之錄其文、特以備參考焉耳。

讀先生與晦庵先生諸書、則胸中所見、不啻枘鑿之不相入。而尊之信之、尤拳拳所服膺者、惟一晦庵。此則其資稟之高、而東萊先生與之往復講論、深相推許、至謂虎帥以聽、誰敢違子、足見當時諸君子所以收攬之者、蓋亦不遺餘力。使先生而潛心會道、豈曾不得比於孔門之狂。其所擔荷、夫豈淺小。惜乎其虛懷屈己、亦終是客氣使然、故無得耳。或曰、驕爲客氣、

虛懷何以亦客氣爲之。曰、固有客氣爲不善者、亦有客氣而爲善者。客氣之不善也易變、客氣之善也難變。彼謂虛懷慕道、亦是英雄豪傑分上事、而但以是爲善則誤矣。

豪傑聖賢、皆是人所推許之名。豪傑而不自見其爲豪傑、斯眞豪傑矣。聖賢而不自見其爲聖賢、斯眞聖賢矣。使挾一以豪傑而虛懷屈已、惟虛懷屈已而後豪傑之念、則步步虛懷屈已、便步步不虛懷、不屈已。龍川先生者、蓋至死而不消豪傑兩字於胸中者也。

聖賢不自見爲聖賢者多，豪傑不自見爲豪傑者少。豪傑不自見爲豪傑，便是聖賢。故朱子謂豪傑而不爲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爲豪傑者也。

白沙先生之學，大約從靜坐得力，胷襟灑落，誠非支離膠固者所可同日而語。然其詩有云「元神誠有宅，顯氣亦有門」，神氣人所資，孰謂老氏言。下化囿其蹟，上化歸其根。至要云在茲，自餘安足論。孔子未嘗不言神，孟子未嘗不言氣，要豈是之謂，卽是以推其大概，恐非先聖的脈。其於學者非徒無益，而又悞之者

也。

惟其認神氣爲性道、所以先生之學並非佛氏、而於眞人仙子之徒言之津津、若相酬酢也。蓋靜坐流弊、未有不入仙佛兩家者。聖賢即氣求理、故不混理於氣。後人離理於氣、故卻認氣爲理。何者、理舍氣更無棲泊處也。顏子之智、曾子之魯、聖人只教以博約、教以忠恕、何嘗有靜坐法門。

九日、主人請登莫釐。飯過、同甫瞻、挈金生、乘竹兜而上、子偉、次文、元功、序仙皆至。子偉曰、登峰不造其極、

猶弗登也。乃舍輿徒步扶挽躋巔。天景晴徹，四望波光無際。七十二峯遠近大小，如舟横螺附山外，重山湖外重湖，東洞庭周遭四十餘里，至是而若蹴踏可翻。始覺置身天地内，烏可自大也。稍下至三茅峯。主人已置酒林臯峯，有僧舍，主僧慧鑑曉詩翰，出藏書披玩啜茗，少坐乃就酌。歸時已皓魄横空，同甫瞻在肩輿上朗吟，但須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怨落暉。響答空山。余頷甫瞻曰：詠而歸矣。有登莫釐峯記。

元燦次樫陪登射鵰山。山雖不高，而下臨湖際，迤邐

皆石、嶔崎凸陷、里人號爲石浪。元燦云、惜雨後沒水者大半。坐而縱目、一碧萬頃、殊令人胷次空闊。次程又云、此地極淺露、而人得樂業安棲、曾無萑苻之警者、倚此石浪之險、賊舟不得近也。其上有東岳廟、主僧曰不染。

行不媿影、寢不媿衾、便是浩然之氣。

夢中得句云、求道當如猫捕鼠、養生須學木爲雞。蓋

今人最易見人之驕、我既不援、安見其驕。最易見人之吝、我本無求、安見其吝。凡易見人之咎者、皆由吾

不能盡其道以致之也。盡道則潛消默奪、而可積極以至於化。

世之學於禪而稱爲能悟者、以愚觀之、未有不妄。蓋彼但襲一時之虛見、而未嘗用積累之實功也。自謂直證眞如本體、而不知卻墮幻怪鬼胎。小悟則小妄、大悟則大妄。程子謂者②如淫聲美色遠之以此。

鄉愿之學、其禍在假。禪悟之學、其禍在妄。假則公盜善名以欺世、妄則敢爲不善以淩人。此兩種衣鉢、兩種種子、轉轉流傳、轉轉播植、後生小子志趣未定、或

聞聲而思效，或入室而親承，浸淫日廣，迷謬日深。聖賢在昔，祇有鄉愿爲害者一，猶且挽回匡救之不遑，而況生於今日，兩敝交作，勢未有極。爲生民者，不亦悲乎。爲君子而有世道人心之懼者，不亦難乎。

昔之學禪者，禪學而已矣。今之學禪者，必不肯自居禪學，而卽用禪學以攻禪學。然其所竊附聖賢而自爲活計者，究竟一禪學也。于是後之人又卽用禪學以攻攻禪學者之禪學，而其所竊附聖賢自爲活計者，又究竟一禪學也。噫，聖賢中有是心術乎，卽禪流

中有是心術乎。不知何以狂流汩汩、險幻乃至於此。此殆鄉愿禪悟欲合而爲一人、恐聖人復起有非但未如之何之歎者已。

是年、先生贈徐瞻明七十壽序。　祭廷尉李映碧文。　自洞庭東山歸、作梅圃記。梅圃者、日巖徐子昔從余問業請益處也。尊甫休倩先生視余乃通家子、猥延授日巖經、負笈之日、先生先下拜曰、吾之子五人所從師多矣。即前三子、曩從君之先尊遊、吾皆弗下拜。今是子幼、弗獲遊先尊之門、俾學于君、獨下拜于君、而後率以北面者、吾老矣、將以是子托君、惟君之善成其人也。余不幸早違先君子教、得左右周旋于父之執、即趨蹌焉。又辱先生之重委、敢不早夜祗慄、濯磨淬厲、以罔自墜厥行、以罔或懈日巖之

儒藏

學。而其下韓之地、即梅圃也。前後去而復就者六年、日嚴之文以成名、以齋起、于是乃謝去。追憶日嚴初受予業、復十有二歲。今已適經登仕籍。年五十、多子。長者皆善文、為時所知。幼者亦早慧。又以昔所下帷之地、為濟之昆季諸子讀書會課於其間。某所某所為昔者陳書策于斯、講藝于斯、同堂亦席于斯。某所某所飲食于斯、某所寢息寤言于斯、日嚴必一一以告濟之昆季、而當日伏几埋頭、焚膏繼晷之勤、亦于是可想見。予以授徒故、身無虛歲、不數適其地。濟之近、復從予講、四子書、身之又受制舉學于予、予間過之。戶庭几扇、宛然猶昨日也。茲濟之昆季于於其家、庭舉五十之觴、欲乞予言、又謂弗敢以壽序干也、屬葉生篆鴻馳書來洞庭東山予。歸日嚴復自來道其意、而曰請作梅圃記、予。雖謝詩文之請、是不能辭。圃之屋不過五楹、且僅容膝、故休倩先生顏之曰易安。至今篋中與先生易之[illegible]齋中酬倡詩餘、猶有存者、而懸榻下、宅後空曠之壞、喧囂不入耶、野人居。齋以上垣、圍以竹屏、雜藝

蔬菜、問以卉木。嘗夫風月交美、羣芳鬪麗之日、先生輒偕予登城眺步、日巖亦從。退而酒果已設、開襟撫景、傾通門之情好、叙耆舊之軼事、蓋若是者三年。日巖今者齋仍其舊、西偏壤地更斥而爲圃、往日桃梅紛映、具有四時之榮。日巖名特以梅著、梅之勁骨寒香、不同凡豔、足與君子爭烈。而余奉先君子遺緒、以隨休倚先生之後、而遊處日巖父子間者、職是道也。梅圃之坂、日巖亦索予書圖、以見其不忘研席之雅。而濟之昆季、編摩講誦之暇、倘巡檐而指數曰、是圃也、固疇昔柏廬先生執事父執之禮、以與吾祖笑語酬酢者也。固先生之口誘指畫、以教吾父無間於風雨晦冥者也。固吾父唯諾質問、承先生之教以恐後者也。則未必于日嚴之庭、詩無助、而今日修于家、他年樹獻于當路、是父是子、皆由圃中讀學以有成、庶足慰予記斯圖者之意。葉生亦及予門、日巖爲其婦翁、而使並與有聞焉。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五十九歲。

旨酒樂賓，禮也。然有節之謂禮。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使不諒賓醉，而必欲沈酣之，則是伐人德而貽之害，殆非所以成物成己也。

偶讀陸放翁詩，有云：垂名千古易，無媿寸心難。令人通身汗下。如何不務實行，如何更起名心，正恐可媿不媿，卻挾此爲取名善物耳。

舟中偶見一書云，二僧見佛座上旛動，或言旛動，或言風動。六祖云，非風動，非旛動，仁者心動。卽此便見

佛氏之學與告子同、直是强制其心、毫無格物窮理之功者也。蓋旛非風則不見旛之動、風非旛亦不見風之動。論本分、非風動、非旛動。論觸物、是風動、是旛動。此正所謂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也。釋氏總不欲生分別想、故亦以格物窮理爲意識、一切屏卻。不知有心卽有意識、意識之合於理者不可無、意識之背於理者不可有。有物卽有分別、分別其合於理者、卽爲心之理。分別其悖於理者、卽爲心之欲。今不求風動旛動之所以然、而但舉心動爲嫌、故曰佛氏不

知理、亦曰不知性。蘇東坡云、若言聲在琴弦上、放在匣中胡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胡不于君指上聽。畢竟是讀書人語、但似欲物之格而卒未能格夫物耳。

偶論事理、不免著一念頭待人、殊覺心不太虛、語亦少迫。

適山中有繼母死、其子脅制前母所生之兄不得稱爲繼母而直稱母者、所親來問余。余曰前母之子尊繼母而忘其母爲不孝、後母之子尊己母而廢前母亦爲不孝、而又不從兄之令爲不弟。陸給諫之故人

沈辰階氏後母子師也、力佐之、山中人乃共詆之、今給諫未必不爲沈游說。昨所謂念頭待人者、此也。既而知後母子亦給諫之門人、足爲世道深慨云。

輕譽我者輕譏、易親吾者易怨。

昔人論頤生之道有云、量腹容所受。余一生不但量腹、而亦量福容所受、自覺身心俱安。

非禮勿視聽言動、卽自一貫。聖人之所以授顏曾者、一也。顏子一聞克己復禮、便恍然於一貫、特工夫卻未到家、故請問其目。顏子先透一貫、而後非禮勿視

聽言動。曾子先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後悟一貫。其聖道之得亦一也、得之先後、則由於資之敏鈍。

四勿字、一也。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貫也。故註曰、勿者人心之所以爲主也。

要知一貫、只看非禮勿視聽言動道理。要得一貫、只做非禮勿視聽言動工夫。

善爲人謀者、致心事中、置身事外。自爲亦然。

喜事與厭事、病則一般。神旺務閒時能不喜事、神疲務迫時能不厭事、便覺此中有確然隤然氣象、亦有

樂於見長。雖有事而只喜事者，疏懶成性。雖無事而

得厭事者，妄想横生。禍端積伏，皆二病爲之。張子云：

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則無此病。

謝上蔡謂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便倒，樹木有根，

雖剪枝條，相次又發。今人輒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

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没事。此段道

理，是格物致知第一著，學者亟須做個十分透徹。斬

得此根，仁義禮智纔得根心。

如何聖門所謂近思。朱子於仁者其言也訒，謂聖人

如天覆萬物。延平先生曰、不要如是廣說、要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夫是之謂近思。

幼時聞諸故老、吾明取民之數每歲計及八分則不復責之有司。是以民力既寬、而有司亦易於恤下。嘗讀朱子封事、有所謂破分良法、正此之謂。足見前代愛民、大率如是。

胡敬齋先生謂、朱子行狀、初學便宜讀之。明道行狀、非工夫積累久、地位高者、領會不得。余謂伊洛淵源錄、續錄二書、總不可不熟讀、於此體認體用一源之

學最親切。

迴思二十六日之失足、雖由心在他事、而足之越階、心固知其越階也。身之顛仆、心固知其顛仆、而莫之回也。了了分明、從容順運、誠與夫倉皇失措因以致傷者有異。然何如不思他事、並不失足者之爲愈。意者纖小之厄亦時數有不容避者歟。不然、何兩年所無之事而忽見於此夜、何兢兢不敢渝之念而忽渝於瞬息之不逮也。戒之戒之。要必無毫髮之失、而後可委諸時數。且果無毫髮之失、又安知人定不可以

勝天。戒之、戒之。

大學要領工夫、至正心而止。格致誠意、皆正心之功也。然聖賢不曰正心爲本、而曰必脩身爲本。此聖學之所以爲聖學、步步踏着實地也。畢竟能脩其身、則物於是爲眞格、知於是爲眞致、意於是爲眞誠、心於是爲眞正。若說正心爲本、便要流入異端去、而況陽明單提致知、其能無病。

總之吾輩今日要學術端的、只靠著聖賢經傳做去、但恐做不到耳。再不要翻新出奇、又思駕聖賢而上

之。若纔別放眼光、便墮入狐穴鬼窟。聖賢於八條目中提個爲本出來、此是何等關要。無論聖賢把自己走過路頭盡情告人、更無遺藴、亦且差之毫釐、則是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又安得爲聖賢。假令應該單提致知、聖賢早已說致知爲本了。

身必由格致誠正而脩。格致誠正必達乎脩身、原是內外合一之道。然其歸本、卻不言內而言外、意固有在矣。或曰、對家國天下言、故脩身爲本、獨不思說向身子裏面來、則又何者不爲本耶。

事至物來、只尋思他好處來相處、便覺綽乎有餘裕。緣婦病、不能下鄉取租、遣兩僕往。米既入舟、忽又伺兩僕之疏虞、竊鼓棹去。雖於理法不容不一詰責兩僕、然人遺人得、胥襟、正須於此勘驗實能然否。

巢縣楊士展先生軀幹不盈五尺、慷慨有大志、宏光乙酉倡義舒城春秋山中。事不成、隱於尖山阪、僅茅屋小閣三楹而已、粗糲苦淡、皆窮檐所難忍。有同姓者貴甚、饒欲與爲兄弟、不從。數餽遺、不受。令其子從學、延講書義、乃往。講畢、亦卽退。甲辰冬、崑山王甫瞻

聞而訪之。寒醪薄糜、高談達旦。胷中萬卷、其出也不啻江河決注。雖所居極隘、寂不聞婦女聲、出絕句十以示、皆記之。今錄五章。士展字也、忘其名。甫瞻云。裘帶應知誤腐儒、不堪横槊且攜壺。綠楊橋畔青青草、何日消閒醉大蘇。　幾隊明妝一路啼、生攜蘭秀出幽閨。雕鞍小約青驄尾、那得琵琶怨日西。　寒宵鈴柝守嚴更、城角淒風入夜生。幾兩木棉纏裹背、空牀稚子泪縱横。　翦翦茅簷一火攢、疏疏人語伴燈殘。敝裘不耐寒威逼、夜半教聞風雨酸。　夜佰驚心似

有因杞人無計問艱屯。當今不少回天手，豈必離憂在楚臣。

獻臣邀同陸穎文兄居郡城，善醫術。子偉訪甫瞻于翠峯，便道先同獻臣晤天立穉圭，復觀泉於金天庚氏漱玉亭。勢如奔驥，聲如怒雷，盡得所未見。坐少頃，岱生弟來晤，以穎文子偉待於翠峯，別天立岱生往訪。止白上人，即同至甫瞻處，澗水淙淙可聽，不虛昨之見招。話久，獻臣攜酒饌至，過飯，從馬鞍嶺歷山之佳境，曰仙嶠浮蹤，曰梯仙盤紆而下，松石之間皆叢桂爲翁

氏墓。規模壯麗，想見承平物力。遊華嚴寺，主僧曰守風，婁上人也，與崑山之周氏爲族。寺在翁氏墓右，計其舊觀，當不復存一二。迭相盛衰，物理固然。其下曰楊家灣，居人鮮少。子偉云：櫻桃產其地，濱湖迤邐南行，過毘盧洞，有石觀音像，在籃輿上彷彿觀之而返。獻臣出飯，過同答王東筏，拜於元極宮，甫瞻奎文，自廣允吉亦偕行。秋光迴瀠，翠滴丹流，登翠微小閣，憩眺少頃，復歷溪橋而南。迴視松嶺回環，花宮上下，不減石田一幅畫障。循徑縱步，山店村莊，斜斜整整，密

密疏疏、或向或背、或斷或續、古木方池、棲雞臥犬、家無不有、人無不聞、信所謂別有天地非人間者耶。正不知居之者、之亦自樂其樂否也。相與歎羡不已、由曹塢而還。丙寅、訪山椒上人、蓋吳文定公寬五世孫也。聞自上人歸空門、文定公已無後。叩之、云有嗣爲六世孫者、文定公兄之六世孫也。不絕如綫、賢者之後之危乃爾耶。

赴斌雯招、便道看綠梅於朝宗別業。斌雯園中梅花正放、登樓臨眺、疏者亦密、遠者亦近、眞如縣圖積玉、

無非夜光。飯後散步、次程爲導、得觀葉氏梅屏、潘氏梅傘、周翁盆梅、皆有勝致。已而開筵促坐、酒釅政嚴、昏黄乃别、余竟醉矣。

天立邀同斌雯漢超平仲看櫻桃於楊家灣、萬顆朱實掩映緑葉間、乘風日晴美、炤耀如濯江蜀錦、亦得所未見。再遊華嚴寺、退而小酌高樹下、新緑浮杯、鸎歌滿耳。余謂天立曰、雙柑斗酒聽黄鸝、戴仲若不得專美矣。

同趙潤周兄寮裏村一步。山中皆以此地爲互鄉、而

其人並捕採爲業。汀滿菱舟、門皆漁網、水木雞犬、風土淸素可愛。或曰、近俗亦漸襡樸。訪子偉、得觀碧落碑帖、楷書鄭承規、其篆書謂是仙筆、李陽氷覽之七日而不忍去、習之十二年而不成者也。及右軍書周孝侯碑、興福寺碑、即薦福碑歐書虞恭公碑、皇甫君碑、褚書孟法師碑、虞書瑞蓮賦、懷惲書實際寺碑、徐季海書不空碑、諸墨搨。

子緐來索札、致廷玉。廷玉武陵之訟、義也。而子兆甘爲不義、廷玉又左袒之。三綱淪九法斁、忠言逆耳、究竟何

益。雖發札，不勝三歎。

是年秋，先生躋陸之峰先生詩集序。書贈何宗台先生扇。題吳南一泛湖圖。題吳旅菴過庭圖。

答甫瞻招聽泉瀑詩。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六十歲。

醋叔客臘歸里，余赴館，來送，攜日記請正。日來閱之，歎其甚不可及。處極喧囂之地，極得意之遇，極塵雜之務，而能步步收攝，刻刻檢點。卽其所記，詳密端嚴，不間一日，不草一字。向余謂醋叔使其進詣，是能有

爲者、此已可驗。
閱醋叔日記、自訟嚴密、見理精當、眞有助吾之益。同學中、恐無匹者。
用財又失當、雖非本懷、然畢竟自欠老成。雖數無幾、然揆一介不與之義、豈容漫擲。或曰、子用之則必有受之者。受者而餽於子歟、誠爲失當。受者而之於子歟、則比於周急可也。曰、此就吾之爲道言耳、若論人之受之、吾又何愛此區區也哉。
向來悠悠忽忽、身心之功、不惟無所成就、亦且墮落

良多。空自慚恨、究竟何益。今者年已六十、去日多、來日少、某猶不百倍精進耶、不信爾之爲人將遂靦顏一生而已耶。斷勿復爲自欺之學、作自誓文。

臥後惺惺數覺、不即睡、不知所兆維何、諒非以日來發省之故而能此。並夢境亦不佳、頗萌疑慮。既思此便是徇欲忘理。古人處萬死一生之際、尚且赤條條地直上直下、不著纖毫、況此捕風捉影者、乃以嬰我方寸。

克己之己、人心也。由己之己、道心也。虞廷就個心字

界理欲孔門就箇己字界理欲、皆是喫緊提撕、親切開示。是一非一、是二非二、識不得認賊作子、識得時早知燈是火。四非禮、克己之己也。四勿字、由己之己也。明以察非禮於幾微、至精也。健以致四勿之勇決、至一也。孔門與虞廷授受一也。

或曰、己爲人欲、則禮爲道心、此爲一定之說、子顧以由己之己爲道心、何也。曰、難道不以禮爲道心、只是說個克復工夫緊切耳。非由己不能克復、非克復不爲道心。

克復之心、卽私己之心也。人心道心總此心、故虞廷不換個心字。私己由己總是己、故孔門不換個己字。分別得個心明白、而人心非心、道心是心。亦分別得個心明白、而人心未必非道心。分別得個己明白、而己非己、禮是己。亦分別得個己明白、而己之己未必非禮之己。

從季霖借宋稅巽甫名與權、巴郡人。今重慶府。先生易學啓蒙小傳讀之。雖淺昧、未能盡解其說、大意是後天易學、謂伏羲先天圖兩卦相對、合爲一一九之數、而文王後天

上下經皆爲十八卦、始終不出九數。蓋就八卦中乾坤坎離反覆視之、一卦各成一卦。震巽兩卦反覆視之、一卦互成兩卦。震卽爲艮、巽卽爲兌、雖曰八卦、實止六卦。雖曰六卦、其實爲乾之奇畫者九、爲坤之偶畫者亦九、其成十八。就六十四卦中、止乾坤坎離頤中孚大小過一卦自爲一卦、餘皆兩卦反對合爲二十八卦。并八不反對卦、共爲三十六卦。分上下經、則自乾至離、十二反對、六不反對、共十八卦。自咸至未濟、十六反對、二不反對、亦十八卦。故曰、始終不出九

數。九者、究也。天地生成之數、始於一、究於九。十特偶陽而爲盈數。九可變而十不可變、故河圖洛書皆中虚五與十、而止見九位。伏羲則河圖、定爲乾坤奇偶之九畫、以作先天之易。文王法洛書、亦本乾坤奇偶之九畫、以作後天之易。可見羲文心畫、皆出於天地自然、初無同異。後天所以始終反覆二二相偶者、可以互觀其陰陽消長、禍福倚伏。正吉凶之與民同患、而孔子雜卦之所爲作也。愚謂孔子序卦、亦便有此意。故曰先天者易之體、後天者易之用。先生自序云、此蓋得之邵

子觀物篇序卦圖。

後天反對八卦實六卦圖

乾父☰　中男☵　少男☶長男

坤母☷　中女☲　少女☱長女

後天周易序卦圖

上經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三十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下經　咸　恆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三十二卦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四十卦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四月十五日、余六十誕辰也。回顧六十年中、得成何事、惟有鍵戶媿省而已。所以家人父子之賀亦不敢受、而出居於館。

見心未必見其性、未有見性而不見心者也。

語醻叔曰、士大夫以延攬後進爲急、然甯取質實之行、無尚浮華。甯錄拘方之品、無濫通圓。士大夫之所好、風俗人心之所轉移、近世諸公非不汲引、然扶靡

挽頽、是所望於君子。

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也。心之所以爲心者、理也。佛氏乃以理爲障而務掃除之、故其所爲得道者、亦全不從理上領會。麻三斤、乾矢橛、愈沒理義、則愈無處著思維。愈無處著思維、則心愈專壹。少焉靈光迸發、便爲得道。既沒義理、何以爲道。既沒義理、何以爲心。此本極可笑事、顯然易見、而世乃重惑之、又陽斥而陰趨之。學術淆訛、將不知所底止、君子所爲大懼也。

心極大、理極細。惟心之大、故於理無所不知能、而爲

大哉聖道。惟理之細、故此心惟恐不知能、而爲小心翼翼。小大相成、聖學所以心與理一。彼離理以求心者、但空見其心之大、而不實求其理之細、此程子所以謂輕自大而卒無得也。不從義理而得、則亦不從義理而爲用。不著思維而得、則亦不著思維而爲用。此朱子所以謂卒意妄行、不知氣稟之雜、將許多麤惡都做心之妙理也。心極大、又極靈。得其大而爲放僻邪侈、得其靈而爲機械變詐、此離理求心者所必至之病。驗之前賢、多

有然已。

程子謂佛與儒多有同處然、終是不同。其多同者、大約是說心處也。其不同者、大約是說性處也。羅整菴謂佛氏知有心不知有性、以此。然知心不知性、則所謂同者、亦適得其似、而究何同之有。

象山荆公祠堂記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答朱子辨無極二書、又并此記、自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姑無論其說之於理違合何如、

亦且似此矜詡、無乃顧忌之心、溫柔之度覺少耶。朱子謂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脩身治家以施政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自欺欺人、而卒無益也。此言最爲公明。論陽明者、亦當如是。近時有好爲過激之論者、適足以見其心之不平、學之不粹。蓋聖賢之道學術、人品一以貫之。惟陸王之學、八

品是人品，學術是學術，不得謂人品皆原乎學術，而由其學術亦不必皆得人品之賢，是則其非至正大公而可。紹往哲而開來兹也審矣。又曰，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黏，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此即孟子知言之學也。朱子知言本註，亦謂非心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者，其孰能之。

惟其學術人品各不相謀，則如象山、陽明，自有位置。其爲人者，地望儘高，正不必以學術之竊據亂吾聖

賢之正統、此千古莫大莫要之事。安得聖王在上孔子再生、以日月之明、雷霆之斷、而一大釐正之。

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未可謂非。而其所以爲知行合一者、謂行即是知、則非也。蓋聖賢之道雖知行並進、而行較重、故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陽明之學一知已畢、此外更無餘事。其視行之爲功、甚畧甚輕、而又無如聖人篤行之何。此理不容顯然廢卻、則將行攝在一知字内、而謂知行合一、其實意不在行。據愚所見陽明病朱子支離、此正不免於支離。又有爲之說

者曰、陽明以求心爲行、見心爲知、是行而後知、則又非知行合一之謂、此卻無容措辨。知以求其所行、行以踐其所知、故知行交勉而皆實學。若謂行卽是知、論其言則支離、論其見諸事爲則知行不相顧、卽所知以爲行、卽所行以爲知、師心自用、必至於猖狂肆恣。君子行必稽其所敝、而況學術之關乎天命人心道統世運也。知其所行、行其所知、分也、故合也。不分而行卽是知則知非知、行非行、如何是學、如何是道。

陳清瀾先生謂、理形而上、氣形而下。心也者形而上下之間。此語尚失體認。天地間只有理氣二者、不容理氣中間更有一物。在先儒謂心者、氣之靈爽處。纔說氣、便畢竟是著形而下一邊、而其所具之理則形而上。百體皆形而下、而各具一理、惟心則萬理皆備、此所以爲百體從令之天君也。後先生仍自說破似宜去此一句、此理要所在見者得無疑悞。

孔曾一貫之旨、一便是敬以直内、貫便是義以方外。直故一、方故貫。識此、則敬義工夫便不分截、不是敬

以直内、何由義以方外。或曰、一貫敬義雖非有二、但此熟彼生耳。要之一貫亦有生熟、敬義亦有生熟。忠恕便是生的境界、不習无不利本是熟的境界。

讀書到老、愈難愈遲、愈見已之不如古人。蓋少年心粗而老則細、少年氣浮而老則實。少年更事少、見理淺、而老則更事多、見理深也。

閲德煥日記所録張東海諭内教子詩、足以警礪膏粱、亦爲録之。四兒六歲、五兒三、莫與肥甘習口饞。清白家風無我媿、詩書世澤要人擔。三餐飽飯何須酒、

一節黄虀略用鹽。聞説有人曾餓死、算來原不爲官廉。

太極動則爲用、靜則爲體。又動而爲天地之用、卽靜而爲人物之體。動而爲人物之用、卽靜而爲事物之體。可見體用只此太極、但有動靜之分耳。

慮患莫若審幾、幾之不慎而徒自憂危、且事不可知而横擾方寸。噫、亦至愚已。

太極無動靜、氣機有動靜。只因理氣不相離、故亦分動靜、而體用合一、故動靜無二。

同蘭若雨生田間散步，秋稼花香，晚山蟬寂，令人意境自殊。余自端陽後來山田，未苗也，今日秀而將實，于此嘆天行之何健，于此愧人事之迴懸。

夢中得一語云：一生大處著工夫，萬事靜中求得力。

枕上聽櫂歌，何聲之清明而記憶之熟也。使其讀書若是，當有成就。因與同舟子興歎息草茅市井之中，秀慧之資，其埋没於不學者，不知幾何。先王之世，民間子弟皆令入小學以教之，不成以爲農，是則天下無一不學之人。人之可學者，無一不進而爲士。天地

生才不擇地、聖人立教無遺才。于此見脩道之教、不信乎贊化育而與天地同流歟。

陽山祖塋松楸邱隴數有事變、非置贍族田以惠結山中族衆、勢不能收其非僻之心、使於祖塋無所耗斁。余蓄念雖久、而折枝之力豈能扛九鼎之重。族中又無能分任者。自顧年已衰頽、坐致無成、若不倡始、何以鼓後。故於近者宗人及門所醵壽金辭之不獲、不敢自私、爲廣其惠、約三十金。又世俗多作佛事、爲冥福。余於亡室、不欲更爲無益之費、以滋累、復計積

十金。奮然且市數畝價浮於力、典金足之。使余不卽就木、它日猶可竭綿力以繼。不然、亦見余志在乎此、卽身後猶不能忘也。是日、有來售田者、爲孔氏。有贍族田記。

人安得事事如意、但能小心、則與如意爲思過半矣。作札致葉子兆、極知無益、然亦欲此理不沒於天地之間耳。

與繩武夜話。繩武自言、常患絕糧、然不令尊人知、恐貽之憂也。予因悟孔子謂文王無憂。雖兼父作子述、

然不稱父作之事，而但稱子述，足見父即賢聖，創業垂統，而子孫未必善繼，未可謂無憂。惟得賢子孫紹承於後，方可無憂。而爲子孫者，必能使前人無纖介憂，方可爲孝。故無憂章後即次達孝。此雖非中庸本旨，然亦經義之可旁通者，因爲拈出。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事事爲之節損，即是吾所得於天之定分，不得謂天所賦者尚有餘，而吾所用者嘗不足。以不足養有餘，如是便視天人爲二理矣。彼謂人壽何常，惟恐用之不盡者，則轉自促其生者耳。

謁清遠先生祠、此歸孝廉讀書處也。孝廉名子慕、字季思。茅檐土垣、裁可容膝。憶三十餘年前曾一進謁、猶有田家守之。今已無人、敝頽將鞠爲茂草。余諾歸之族子弟曰、此先賢遺蹟、切勿廢也。而無如先生之無後、度必不能。歎息徙倚良久而別。

不見人之功者、必自居其功。不見人之善者、必自伐其善。

天下事只有理而已矣。不理之循、而席豐榮者憑陵以肆意、履衰落者憤激而求勝、此所謂同浴而譏裸

程也。蓋昔知有己、而不知有人。過之檢點於己者疏、檢點於人者密。誠能己之檢點一如人之檢點、斯過寡矣。余前夜席上輕出一語、雖有爲云然、然已有檢點之者、不可謂非其善意而不自警於後也。

甚矣、有容有忍之難也。雖甚犯我、而苟與之校、便不能容。雖極小忿、而稍所有發、便不能忍。所宜切戒、以底於渾化、斯爲善境。

過之分量、僅及於五、而詆訶之口已踰於十、是安可

不慎不懼也。然存一責人之念、則雖詆訶一二、而己疾視而起。苟能自反、則即詆訶過量、但覺其言之益我、而甘而有味、和而可悅。

位高者、人之指摘愈嚴、望重者亦然。愈嚴則己愈得以脩。必藉指摘而後脩己、固見克治功疏、然幸獲指摘而猶不以自脩、又何克治之功之有。是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是年、先生贈徐子威六十壽序。　七夕、作諸儒講義後序。　七月、與王醕叔書。　中秋、患脾疾、輟講、

有輟講文。冬，作熙庵席君墓誌銘。

康熙二十五年丁卯，六十一歲。

人日，余觀世道，噫，戚民興喪無日，不去何待？吾不能爲載胥及溺，此番到洞庭，便須爲卜居之計。轉而入於西山，恐其志之或移也，故記而堅之。

先輩有言，先時發出一錢，可當萬錢之費，急時與人萬錢，不敵一錢之用。用財者所宜惕省。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可知天下事只循一易簡之理，爲之自無多事。其所以事變日出，不可意計者，類由

不明與斷以致之也。明則銷之於未然之先、斷則絕之於將然之際。此間有是而無非、有利而無害、不知占許多人品之高、享無數太平之福。

閱綏寇紀略、每於先帝之殉宗社而不勝其椎泣也。故反覆流寇之禍而窮其亂階、則不能不歎惜於貽謀裕後之有未盡。若在先帝、雖曰人事、豈非由天命哉。乃自王侯縉紳、下逮民庶、屠剖燔炙之慘毒、古今未有。噫。亦誰實使之然哉。

魏子光士來論銷弭、苦無其人。余曰、非無其人、非無其才也。實

心任事者之少也。夫子每說主忠信、又曰忠信所以進德脩業、正以此也。孟子論仁義禮智、而必推本乎其實、蓋有其實、始有其枝葉。實心積中、雖思慮之所未及、而義理自出。內無實心、雖義理之所切者、而苟且念生、苟且之心卽奮厲之心一 緣乎實、不實則窮壞習熾。三代以下少人才、非三代以下少實學之效歟。

能盡仁之道者、雖威嚴而亦仁。不能盡仁之道者、雖惠愛而非仁。能盡義之道者、雖慈祥而亦義。不能盡

義之道者、雖剛制而非義。故文王爲人倫之至要、只於道之所在而敬止之。

人之生也、與舉世共度此生、不過如官塘趁船、與船中人共闖此途而已、固不必盡人歡悦之、要亦何至彼此猜亂不相容。彼處世而動輒怨忮者、宜審度之。

道根按、此亦有爲而言。

尙實行者、從盛名之下而求人、其所重只在實行。尙虛名者、聞篤實之賢而傾仰、其所重究在虛名。何者、

爲與不爲、知與不知也。爲之而後知之、自然實行之。趨不爲之而又何自知之、不過虛名之慕。

是非、義也。禍福、利也。聖門以是非爲禍福、故雖趨利避害、而非明心見性。佛氏以禍福爲是非、故雖明心見性、而無非自私自利。

事未至而心先迎之、靜既不得其太虛之體、動亦多失其見在之道。此大學正心之以有所爲戒也。

枕上循省已過、懲忿窒慾、眞是難事、病根只在不能自主。古今聖賢百法千方、總是要人心爲我主。心爲

我主、則學力始得而物理自見、雖有不中亦不遠矣。靈明者此心、謬迷者亦此心、所以謬迷者物爲之主也。昔人謂物大我小、物重我輕、則未有心不爲之動、理不爲之奪者。愚以爲未論大小輕重、先論有無。有則本體已失、而莫能自持矣。故大學正心、只言有所。事物之來、只爭明暗。明則從容中節、暗則狂亂失次。相去何啻天淵、而决於幾微之際、俄頃之間。噫、其可不時時戰兢惕厲以爲之宰哉。

不問親疏、遇老者便當有敬的意思、遇幼者便當有

愛的意思、但有差等耳。今人此理多不能知、只有親者而不愛不敬、疏者可知。

高皇帝有云、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輒牽合傅會、曰是不可不爲。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國、亦牽合傅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知人固難、而知言亦不易。斯言也世之交友者多犯之、樂諂諛而憚誠直、不知諂諛之爲賊、已誠直之爲利已也。蓋思樂順憚逆人情所同、故諂諛亦彼之所樂進、而誠直亦彼之所憚行。彼特以益我

之故、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憚、吾顧不知所以自益乃舍其所憚而從其所樂、亦獨何哉。

舍所憚而從所樂、未有不爲害者也。就諂諛言、則諂諛者爲賊人、納之者爲自賊。

門人某不能容人、箴之曰、鯁直狷急者、雖或立品過人、而其享富貴福澤多薄。蓋富貴福澤、未有非寬宏闊達之量受之也。要其人品、亦未嘗不高。

偶論所親爲人、余曰某善人也、惜不讀書。不讀書則心不細、量不大。其所以然者、讀書而後明理、理愈明

則心愈細心愈細則量愈大。

程子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先儒謂腔子指通身言、則夫中國猶一人、中國其亦腔子歟。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地萬物其亦腔子歟。

鄰有吹笛者、余聞之而喜。自廣曰、何喜。余曰、於我初無所著、而於彼則有各得其所之意。周子窗前之草、蓋猶是也。

傳不習乎、所以畢竟曾子得聞一貫。

物力不可不惜、既以留有餘於己、兼以濟不足於人。

程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睟面盎背。可見仁義禮智根於心、須是敬。敬、德之聚也。

烈風頻日、亦所罕覯、此比者奇暑、必至之應。蓋陽氣在外、不得入爲風。今酷熱積久、則陽氣太泄於外、其不得入而發爲烈風震盪宜也。顛木拔屋、蔬果摧敗、幸而禾未花實、然恐根株不無所傷、又爲災沴。

以吾之怒止人之怒、未見其有濟也。惟理可以制氣、只平情順理、則我怒不生、而彼怒亦息。因知氣之用事、多少自誤誤人。

人之怒固不循理、若我亦怒、則與之同不循理矣。又曰、我蓋理有所不容已也、斯不亦強爲說而重自欺乎。

湯之怒葛伯、文王之怒密人、此又不怒而不得其道者、他莫得而藉口也。君子於人倫之際、纖介之嫌、惟有自反而盡仁盡禮、斷當以大舜爲法。

水之患、至於覆舟殺人、決堤漂蕩、只爲風所激耳。人爲事物所激、而怒之輕發、必且致多少外謬、多少事故、多少侮慢甚者、多少禍患、可不審幾於一念之萌

乎。

若人之怒而非拂乎理者，則是我有以致其怒，吾之怒又惡從生。而今人猶且咆勃而不可遏，吾更不知其何心矣。

不藏怒，不宿怨，想見聖人方寸，是甚樣光明瑩淨。克伐怨欲不行，而聖人不許其仁者，只壞於病根之猶在耳。諺云有病千年發，故能無失於從容之地，而或不禁於倉卒之頃。

今人動輒過誤，不自檢點，但以人不指摘便昏昏自

得、不知人於吾過既不關切、誰來檢點。卽有明於責我者、亦但腹誹後言、孰肯面相指斥。然則必待人之徵色發聲而後喻也、其亦偵矣。故君子一言一動、必反求諸身無憾而後卽安。反求諸身而後人亦樂告之以過。

後世學者之病、最喜捷徑、而聖賢之學、最壞於捷徑。道非不直捷也、但直捷處自直捷、周詳處自周詳、直捷中又自周詳、周詳中又自直捷。道貴不偏、專取直捷、其偏甚矣。只如大學、就自己分上事只說個明明

德、就推己及人分上事只說個新民、又合兩項來只說個明明德於天下、何等直捷。然明明德則格物也、致知也、誠意也、正心也、脩身也。明明德於天下、則齊家也、治國也、平天下也、又何等周詳。葢不直捷則周詳者不見其統貫、不周詳則直捷者必至於疏略、此道之所以是萬爲一、一實萬分也。自陸王之學與、斥朱子爲支離、非斥朱子、直斥聖賢耳。而學者不察、爭趨捷徑、賊害學術、不知所底。近乃有謂格物是打通人我、卽是克己者。審若是、則一格物足矣。凡屬誠意

正心脩齊治平、俱屬贅疣。聖賢又何事周詳愼重於功夫所在、層層下個先字、效驗所在、層層下個而后耶。持是說者謂非卽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以爲善去惡卽是知善知惡、而與之絕不相謀者、吾不信也。卽不相謀要亦捷徑之趨、而非聖賢有本有末、有始有終之爲道矣。

打通二字、余先不以爲然、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本無不通、又何用打。卽曰爲私欲所障蔽、則亦克去己私是已。聖賢說忠說恕、俱只做得自己分內事、其在

人則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但有求己之道、別無求人之法。今以打通物我爲説、則似物我殊途、特地起爐作竈、合二爲一、且豈無錯認。既須打我通物、又須打物通我、將使爲治者皆以督責爲術、接物者皆以刻急爲尚。此語豈聖賢道理、又豈儒者氣象耶。至以打通物我訓格物、抑思齊治平是物分上事、誠正脩是我分上事、而推其始事於致知、則是由格致而後誠正脩齊治平。今卻曰致知在乎打通物我、則是由齊

治平誠正脩而後爲格致、不益顯與聖經背馳、而與以知爲行之說若合符節乎。此係學術大關頭不可不辨。

陽明從萬死一生而得者、只得其浩然之氣。又卻不免助長、不是集義而生、故與坐禪覺悟者同病、是見心、非見性也。既不見性、則其所得浩然之氣、猶只好算個影子。此語人多不信、步步實地上體勘便見。

孟子從集義而生浩然之氣、先儒猶謂時露英氣。陽明不從集義而得、所以全是氣魄用事。聖門言仁言

誠、皆主性而不主心、心畢竟屬氣一邊。

同獻臣朝宗訪客於關公廟、主僧月禪亦出晤、共登元鶴樓。基實爲臨眺勝境、心目加豁、而湖山轉若在巾舄之下。乃知所處卑則其與物也益遠、所處高則其與物也彌近。此聖人於天下所以盡物而可親也。聖德之覆物載物成物、亦只是與之近耳。民好好之、民惡惡之、顧不近歟。

燈下偶覽列朝詩集、有士女曹妙淸者、以詩名、嘗寫所作寄楊鐵崖、楊亦答之。又有薛氏二女蘭英蕙英

亦工詩。其竹枝詞云、約伴燒香寺裏去、自將釵釧施山僧。閨房言動固如是乎。而學士大夫歎羨不啻口出、則固非先聖貞勸淫懲、不廢鄭衛之意矣。其載之也、適所以敗常亂俗。甚矣、好文滅質之轉患也。竊嘗謂後世羣言淆亂、人心失正、自六經四子、諸儒先正著述而外、多讀一書、不如少讀一書、書當亦未爲悖道之論。

大學仁敬孝慈信五者、止至善之大目也。此止字中有無數經權妙用、故須從格致來、識得止透、妙用斯

出用無不妙、方爲至善。止、猶是定盤星、非定盤星無以起輕重多寡之數。非知所止、無以神五常百行之化。

孟子曰、仁人於弟、親愛之而已矣。此便是爲兒者之止至善。天下以象爲傲、而舜之心初不見象爲傲、惟見己之親愛未盡。愈傲而親愛愈篤、以加轉若非象之傲、亦莫知親愛有如是之分量。故曰、聖人主靜以立人極。

識得止透、定靜安慮得皆眞實受用境界。

必格物致知，而後仁義禮智根於心。仁義禮智根於心，性者也。格物致知，而後仁義禮智根於心，反之也。孔子説個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學非閉口瞑目枯坐懸想之謂，則合下心與事，器與道，形與性，理與氣，不相混亦不相離，直到從心不踰，只是這個道理，至精至熟，是爲聖學。

劉忠宣公發戍甘肅時，氈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蹇驢，不挈一子姓。時以兵部尚書諭戍，莫不加禮，不欲公赴戍所。公曰：大夏有罪，幸不加

誅、乃復不奉役耶。披甲持鋭與、諸卒無異、且卽買地爲塋。余讀此事、不覺喟然歎曰、吾今而知孝子無不是底父母之心矣、吾今而知君子正己不求人、素位不願外之心矣。公此時、豈尚有一君父聽讒、逆閹煽虐在其方寸中耶。豈尚有一大司馬官及恩宥生還在其方寸中耶。能履齊觀、險夷一致、貞襟亮識、未易到此地位也。

民間賦稅、朝廷苟行預徵之法、未有不民日窮財日盡而至於死亡離散者也。何者。如人有百畝之產、而

以歲入不足於用、爲之稱貸十金。少焉其所入者、先權其十金子母償入、歲用益窘、益且稱貸二三十金。二三十金、又權子母償入、更不能不多爲稱貸。如是者不四五載、此百畝者盡爲他人有矣。今朝廷指未插苗之土塊、便徵其賦稅、金錢不從天降、不由地出、必且稱貸以輸。一年稱貸、來年倍之、又來年再倍之。雖家累千金、其銷亡也可立而待、又況繼之以需索、加之以鞭箠、重之以災荒、民尙何以爲生。不知籌國者若何爲計而出此。倪文毅云、水旱不可先知、豐歉

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斯言其亦當思之矣。有葬母者欲書神主、而父有封、子有職、問其書之序當何先。余曰、自當先父封。曰、封在前朝、贈在本朝、似當先本朝而後前朝。曰、惟封在前朝、益當先父封。受前朝之封而故後之、恐非泉下之心也。昔人不云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時代自有後先、即朝廷亦豈得而告之乎。子不先父、烏可以子爵加於父爵。無論今爲先尊後卑、即先卑後尊、亦當後其尊者。若父之除拜爲先尊後卑也者、則當卑者之安、而用前某官以

顯之、非是不可也。曰、封爵當在考妣之上、抑在其下。曰、朱子固載在家禮矣。曰、顯考某官某府君、顯妣某封某氏、先王制禮、尊祖尊君、各有其所。宗廟之禮、所以尊其祖也。故封爵雖受之朝廷、而繫在考妣之下。自世不知學而禮義之不明、又不肯虛懷折衷於識者、尊祖則不復知尊君、尊君則不復知尊祖、尊祖義昧、于是以子而先父者有之。子而先父、是自有其富貴也、是不有其親也、非所以維人道於未墜也。曰、宗子之法、大夫得自爲宗、則固可以貴掩親。如子之說、

無乃膠於義歟。曰、以貴掩親、亦義之所當然、今子非是之謂、如曰貴貴則又何以後父封之尊者。余故爲知有其親之說、以使後之有是事者用相參考。而余固非明於禮者、子姑退。

存心二字、固爲學之大要、然但把個心看守在此、則必墮於空寂。既病空寂、則必出於夸誕。孟子言存心也、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又曰、存其心、養其性。仁禮卽性、性卽心所具之理。識得性以爲心、便不空寂。識得養以爲存、便不夸誕。故孔子曰、操則存。操與存不

同、若操即是存、則又何容下個則字。旨哉操也、存與養並在其中矣。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玩此語意、則心也、性也、天也、固不相混、而又豈得二之。佛氏乃謂性即是心、是混之也。天生於心、是二之也。究竟心與性混、則已撇卻了性。天與心二、則又糊塗了天。混卻是二、二卻是混、不知性天其爲禍於心固有不可勝言者也。

知存心之在乎養性、則并無急迫拘苦之病。

佛氏之說、至謂天本於心、不亦顚倒猖狂之甚乎。物本乎天、失其所本、則何者不至。
又謂天地人物皆生於心、可知彼所見之心、只認得一個氣。何者、天地人物、皆氣爲之也。
孔子之操、卽文王之小心。一作一止、一事一物、皆小心而極於無間、是謂能存。
小心、故能盡心。
聖學、但言知性、而不言明心。可見知性方是明心、而明心之不得爲學也審矣。

偶讀唐人詩、自家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身不克治而求人之治者、可以反矣。采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學裕於素而世莫之知者、可以安矣。

水之濁者少澄焉則清。余過太湖、軼其水、久而不清、乃知晝夜震盪、以濁爲常者、雖欲清之而未可得也。梏亡反覆之所以夜氣不存也。

漢超共論世俗奢靡、不惟泥沙物力、亦且草菅物命。物力太耗、則人力亦詘、而凶荒盜賊之變隨之。物命

太戕、則殺氣所感、而刑獄兵革之慘應之。故曰、奢侈之慨甚於屠戮。世且爭高嗜勝、而莫之知返也。悲夫我生之初、親戚友朋至、酒一壺、爲錢一、腐一、盌爲錢一、雞鳧卵一簋、爲錢二、便可款留。今非豐饌嘉餚、不敢留賓、非二三陌錢不能辦具。耗費益多、而物價益貴、財力益困、而情誼益衰、故王者教民、不先於富、而富民不先於撙節愛養。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靜無以加於斯矣。故思不出其位，爲兼山艮。

只有一個心，亦只有治心一件事，卻放他浮浮油油，紛紛擾擾，懵懵懂懂，好不受用。堯之安安，由欽而得，亦惟嚴敬之至，而始得大受耳。

橫逆來一番，自反一番，自反一番，學問進一番。故自反之至，乃爲可法可傳之大舜。

事處人倫之際，有不能爭感又不容恝置者，覺得大舜怨慕之心，眞實親切。

同自廣朝宗訪素民、歸途步東園、向聞盟雲樓前壘石甚奇、今始得觀。不異夏雲排空、雷雨欲出、又不異矍鑠老翁提兒挈孫而來、前顧後趨、高俛卑仰。抑且南視則雄偉、如讀司馬子長文字。北望則雅曠、如臨王子敬書法。背面旁側、各極殊致、信乎名下不虛也。蓋謂是張南垣氏手裁云。

述之諸君、武林奇士也。精於識鑒、一語品題、不下汝南月旦。巨公名士交遊滿四方。乙巳春、王寄迹寶雲山寺、與余得親晨夕。洒懷道誼、亹亹快人。奈何俗薄

難留仲春下澣又挂片帆西問矣。臨歧握别、悵惘不禁、因賦短章、以識永懷云爾。寂莫窮村老鶡冠、客窗與子共盤桓。煙霞骨相逢姑布、冰雪襟懷許伯鸞。山寺落梅傷别易、天涯芳草寄愁難。西陵南浦應相憶、月滿中庭各倚闌。

是年春、先生遊洞庭豐圻、作觀梅小記。余聞洞庭梅花之盛昔推長圻、今稱豐圻。丁卯仲春三日、王子、朝宗、席生臨、酒饌、邀其昆仲輩陪余父子看花豐圻。風日韶麗、湖平如掌、泛舟容與、遠覽七十二峯、或遠或近、或蒼或赭、或演迤如屏障、或孤突如豹蹲、挺不隨波欲流、迴旋欲斷、盪胸眩目、奇賞得未曾有。而緣麓二三里、高下疏密、皆雲屯玉積、梅稍殘落、樓

桃正當滿放、班坐其間、不異身在香國花城。觀梅者競侈鄧尉之勝、余從未托足、未審視此誰爲伯仲。

三月、偕席素民翁自廣遊雨花臺作春遊記。

丁卯之歲暮春之月、席君素民翁君自虞同遊雨花臺境雜。幽邃、朴泉院宇無一足觀、惟臨眺湖光、頗有曠致。而生窮晝漏、不聞一聲鳥語、則其景物之荒索可知、亦浪得佳名已耳。素民云此地故多奇松、官伐故減勝。主家送酒饌至、入、坐就密、從醉。來日壬寅、素民自廣同虞山瞿端叔氏偕遊法海、雪浪上人以手製新茶款客、香味色俱超絕、而山蔌所謂香花甲者、尤未瘦瘠。荔列果核清芬、可滌壁蘚、信爲名不虛也。酒肴既至、飛觴簇陰之下、薄暝乃別。癸卯、金于奐珍攜尊臥佛寺、邀余往遊。自奐、幼平素民偕余先遊興福寺、子偉氏向余語興福有畫羅漢十八幀、爲貫休筆、而余已忘其在興福、也。遊金庵諸佛羅漢塑像、雖稍剝蝕、而笑貌如生、相傳爲元人即彌花塑、蓋絕技也。因問盡像于僧

偕生知在興福於是重往叩僧寮。月江上人出其披襯探其謙素繪采多不過三四百年物，當是賀依有傳本而元明間人摹之。于偉意亦云然。然華倩道勁，迺非好手不能辦。周畢與珍使命已再至乃上臥佛。臥佛與輿龕斂。廓殿宇頎陁難上下，而僧房則興福、臥佛較潔整。東偏主僧日濟蒼，西偏曰翠超，有只葉二初讀書。酉偏與珍與葉君有善溲同帘。門已衢蔌杯不停揮雨。茶熟時卽別。初踰裁家頖而往恣山製嗳資而疏登嶺流覽湖山之畸道簇擘之衍采歷歷在目。縱洞庭紛華之所幾繞過於城市而長林絕鳴之問意有千古末嶽之坑如挑花源者未可知也。挑鐙紀事不勝坐馳甲辰意欲堅閉壽齋祿日來席牛朝宗往虞山而踵事遊陟土家復具盤飧請發英蘭端叔與珍自廣素民同行。余謂素民日昔人有謂儁荒此雨日寫遊荒宍初上竹兜即大風作惠於三茅峯下。又適慧公至撤興殊券叔鼓勇衡風觀湖峯巔復叩二茅峯舍小坐反而命酌。慧公亦歸談話甚驩時醉。

風少。減、仍上莫釐。湖光山色、皆若故人、相對、別敘薪樵、而比頻胃惡、是日加苦、復下二茅、不更勝酒。坐觀四君拆竿交錯、抵暮言旋。鳴呼、流覽湖山風物、自覺有得于己、方不孤負造化、方不浪躑光陰。不然、與村夫巷豎嬉遊者何異、反不若探樵指菌者、荷擔攜筐之為虛往實歸已。又月煩我主家飲餞之設、與從之來、雨日自顛遊歷、所得何如。不其甚有嬉耶。

四月、作聽松圖

後記。

圖中聽松者凡十人。率二人坐立為楷、兩手踞地撥豫、若有所思者、萬貞一言。展卷陵箏、墨書、吉吟垂就、揮毫有侍者捐減、錢飲光澄之也。葉九來奕苞以于從倚石指畫、使執經問于先生、先生手執如意、危坐而講論者、宋致一用純也。又其左二人為張漢章、裘茅、康反蕃談禪。並坐又其左前後行者、萬季野斯同、徐季重開任。季野遇歸崖迷失路、指問季重所欲之者、而後進。竹陰深處、陳列酒果、盤半狼戾、一人斟酒、挽臂強飲、一人搔手捻鬚、囅笑為歡者、陳躬乙覺、先葉數文方蔚也。

此十人者、所遇不同、要皆嶔崎磊落放廢之士、而九來構半繭園以自著書悅性。巒嶂多植長松、時時邀圖中人聽松濤其下、飛觴賦詩、相與忘形、其適不異餐芝洗耳、致足樂也。九來恐後者之無傳分、冀來馮君作圖像之、而屬用純爲記、逡巡未遑、後見甫昌彭躬庵士望已有記、意可不復作。無何、而冀章最先沒、次康友、次季野、躬一、且以病廢、昨歲首春、而九來復奄棄矣。俯仰今昔、不勝存亡之感、而風清月白、松聲之謖謖如故、其益不能爲懷也。葉生汝濟復請題、因繼躬庵於是作後記、亦見予于九來既以斗酬爲西州之跡、不忍輒過而聊以是爲墓劍之掛云爾。二萬甯波人、康友青甫人。餘皆崑山人。汝濟即問業于用純九來子也。丁卯四月記。

十二贈盛逸齋七十壽序。

祝席太孺人五十壽序。

題陳西莊畫

梅訓。作山居讀書詩。

校記

①遇：據文意，當作「過」。

②者：疑誤。《二程遺書》卷二上作「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

朱柏廬先生編年毋欺錄卷下

嘉興金吳瀾臚青甫編刊
嘉興孫福康雪友氏校輯

康熙二十六年戊辰，六十二歲。

天下言語相激之爲害者二，有惡聲之激，有法言之激。激於惡聲者，猶是度量之不能容；激於法言者，直是天理之存焉者寡矣。

過自聖人以下所不能無，但當救過，不可諱過。

孟子謂天將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

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因謂此大任未降之時之事耳。豈知大任之降、非便予之以安樂也、仍是苦心志勞筋骨數者境界、特動心忍性、曾益所不能、則從這裏過來爲熟徑耳。所以安樂憂患與生死、初非兩截。步步安樂、便步步死、步步憂患纔步步生。

閔鄭微荅名圖、吳縣人。病後語、大約不肯虛心讀書會理、立意要駁辯先儒、病痛便多。先儒是甚樣精神才分、是甚樣學問工夫、做來其所見所言、未易輕爲訾議。

欲攻先儒之罅漏，卻顯自己之敗闕。故曰，言不可不慎也。又閻翁申伯名旭，吳縣人。漁樵語二君皆議論英快，非無得處，要亦是口頭說得好聽，而非從學術明正處來。

觀三德煥來，朝宗同二生登莫釐峰，先至三茅，晤慧鑑上人。既登，復下三茅，聽琴酌酒，殫歡竟日乃返。方陟峰嶺，觀三以徑陡爲苦，余曰，登峰造極，固是難事，然慎無生畏心也，稍畏卽不能至矣。余凡三上莫釐，湖山歷歷，足稱大觀，而自顧胸襟卑隘，昔猶夫昔，今

復猶夫昔，曾無毫髮勝槩，能不重有媿否。

君子不激人，亦不爲人所激。何者？氣有相激，理無相激。君子一循乎理，而又何激之有。

臨財斷須持之以義，自覺氣和心靜。

人猶木也，木無本根則顛，木無枝葉則枯。人生上而祖宗，是本根也；下而子孫，是枝葉也。即隴祠祀之事，必敬必勤，所以培其本。鞠育教訓之事，必誠必正，所以茂其枝。不培不茂，而生理以墜。故人道之大綱，奉先裕後，思過半矣。

或有欲揚其先人之節，而訾他人之節爲未純者，余曰：是安得爲孝歟？必欲以過情之譽譽其親，已貽親以不安，而復毀人而譽已，是滋爲親疚也，孝子所不出也。

夫毅然以其身付之斧鑕而無所回顧者，亦足維繫綱常之重，猶必追而咎之曰：彼其始念固游移未决者也，是皆辱身敗行之人，故爲此忍心害理之言，以自掩飾耳。奈何不察而信之哉。

凡天下責我之人，皆成我之人，切須反躬修省，苟不

受人之責、而意氣相淩、或淡漠相置、皆自暴棄之徒也。

蔡脩遠談論甚久、其意以先儒之所以闢佛者、皆由不識佛氏宗旨。聖賢之學止於治世、二氏之學、主於出世、治世未能盡道。蓋道足載世、世不足載道、故道之大而無外、惟出世乃能盡之。出世治世、作用不同。因謂二氏聖學相去固遠、其實同此本體、天下豈有二體也。又以禪學論易、隨指其扇頭禪偈一咄字云、此咄字、是一喝也、纔破一喝、便心爲之動。只就乾卦

而言心一動便外統事物而爲五爻、有五爻便有前後、而爲四爻上爻。有外必有内、有外之五爻便有内之二爻、有外之前後、便有内之前後、初爻三爻。而此六爻者、總屬名相、則必有一主宰乎名相者、此爲第七爻。既有第七爻、便與内外卦體無異、而有第八第九爻。故乾卦六爻之外、復有用九。其論易也如此。雖倉卒未及詳竟其説、然大槩可知。凡所言論、是非聯然、固不待智者而後能辨之也。其學本於一開士號月菴者、故潯陽董氏高介之士也、而逃於禪、有所著

易學之書，余嘗覽而深病之。脩邇勸余究心於是，過辱謬好，殊感其意，而不知余卽自問不能無過，然此心斷斷不敢得罪於聖賢。不敢得罪於聖賢者，不敢苟悖乎天理也。

楊文襄公諭邊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鎭靜。是道也，夫豈止治兵當爾哉。

心上不可有些兒事，纔有些兒便覺昭昭本體，不知何在。

天下有氣欵之人，事本無私，而常自視若私者，此便

是私。
人只謂中庸下半部纔發明誠字、而不知開章戒懼慎獨早已是誠了。然此猶就實心言、是成性以後的誠。若繼善以來實理的誠、則天所命者何人所性者何誠也。而道與教總不外是。中庸爲明道之書、盡誠盡道、一而已矣。
敬鬼神而遠之、猶是當祭之鬼神、然且不能遠而不得爲智。而况佛爲胡人之鬼、其名號則後人之矯誣、其載籍則中華之所僞造、其義理則三尺童子之所

竊哂。乃士大夫相與崇奉其教而傾心以信、委身以事、吾不知其智爲何如也。

非理之來、只寬以容之、緩以待之、平以應之、自然寂如無事。否則事不激我而我爲事激、過咎叢生。

腐之爲物、淡然無味、豈敢與嘉饈爭列、然而盤餐類不可已、貴賤皆不可廢。可見腐儒之在天地間、亦未必無一日之用。而世之人初未嘗厭腐、或更稱美之、獨厭儒而望風交避、何哉。

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即孔子爲仁由己。聖學只此是

第一着。

心性本不可二、然孔子大約從性上立教、孟子大約從心上立教。從性則無弊、從心則直捷。此在學者自己體認的當、則心卽是性、性卽是心。若纔向心上毫髪偏重、便恐墮入異端。

先儒最要於威儀言動講究氣象。而先儒之所謂氣象者、正俗情以爲可厭而可笑者也。東坡之於伊川、且猶玩侮、而況它人、而況後世。在賢者固不喜愠於此。然人心陷溺、好惡乖張、爲世道計者、正自不勝憂

懼耳。

余在洞庭五載、西山雖在望、尚未問津。是日、朝宗奉大夫入意、邀往同遊、風阻。朝宗邀既受楚山素民同至葵田、并邀子偉誠兒登舟。風日和霽、午餘抵西峰、卽步遊洞上。其上爲玩花臺、由巖伏象巖。其下爲林屋洞、丙洞、暘谷洞、暘谷之東有無閡菴、少坐、投神景觀宿。羽客吳函谷延入圍中、觀宋天禧間奉勅重修神景觀碑。飯畢、登輿遊包山寺、居方丈者曰柯菴。遊毛公

壇問徑過橘香菴、尋同岑和上、不值、坐松竹間、少飲過點、游福源寺、主僧曰體融。日猶未晡、急返神景觀别函谷。放舟抵石公山登岸、便霜果炫目、迥異兩日所見。步至石公庵、慧目上人出迎。初至觀落炤、既晚酌、觀新月、皆擅絕勝。

早出庵東、尋夕光洞。又東、爲雲梯。北轉、爲聯雲嶂、下臨湖流、有廣坡虎阜千人石、不足道也。北有巨石蹲踞、爲石公石毋。細諦之冠服皆肖。入穿雲㵎、從一線天登巔、過落炤臺、尋徑菴後懸壁而下。

訪鳳翁起咸、請介於王君叔介、得登明秀閣、君上張君爾就在焉。流覽湖山、此閣爲最。予偉欲訪秦君九功、從之、并晤其族父存古。九功雅好客、攀留甚殷。既別、即過答於舟次。

放舟東行、山根石境之奇、半尙沒水、無由登覽、仍至石坡、舍舟、留連少頃、乃返菴。晚飲於歸雲洞、再觀落照新月。

波面烟霧蒸騰、謂是風兆。且慮往返途遠、趣同行、晨發歷揚塢、明月灣、消夏灣、抵大龍渚。龍渚之石、故爲

名勝、亦以水未甚涸、未能盡探其玲瓏變幻之妙、但得一二於盼望而已。游石佛寺、洞中佛像皆極工、非近手所辦。返小龍渚、子偉謂無足觀、不復泊。由鎖頁八九里、泊西蔡。登縹緲峰下、視諸山直比兒孫、卽莫釐亦未得與鴈行也。復過明月灣、余與子偉素民步抵石公。風發、落葉滿山、如萬蝶舞空、徧體亦皆著鱗甲。行視山川風土、頗悉丹林黃樹、橘綠橙紅、五六里未嘗少間。歎諸少年不能從、皆不善遊云。就舟中晚酌、仍至巷宿。

尋雲梯雲障故徑、趣石公石毋。湖中風色尚壯、不能行、憩息菴中。過午、訪王氏挾仙樓。欲登主人適它出、乃登朗西閣、亦王氏曰綸音者之居。慧公引上高岡、撫喬林、過滿願菴、游王氏墓。愛楊塢風土、復往。昨涉其外徑、今稍步街里而返。晚酌、頗得物我之見。風微浪平、歸舟容與。此游邀天之福、亦人生未易有。有游西洞庭山記。

邀東筊飯。東筊精於字學、所著有六書句談。次謂冂爲及、乚爲隱、亅爲兜、厂爲岸亦爲崖。四字也。昔有宦

成而用圖章、其文爲圓八莫之知。有解者曰、此老將引身退矣、是爲及早須隱、後果然。又卯爲丣、酉爲丣、只一字、而所爭在上畫之連斷。丣爲天門、連則天門閉、酉時也。斷則天門開、卯時也。故從丣從丣。若酉卽古文酒字。

事到不如吾意處、須且放下我意、把人之意來一想、彼或非全無當也。便覺胷次寬展、事理和順、世路平坦。

春、先生謝徐俟齋竹杖銘書。　贈徐退山七十壽

序。

康熙二十七年已巳、六十三歲。

日來兀坐見物情之甚忙、亦甚樂。余雖病中、不覺爲之體輕。但忙其常也、樂其暫也。苦而忙、則益難爲命矣。人生不幸、今世爲極、勞苦於畢歲、而僅歲首數日之懽忻、良可憫哉。又況苦者之樂、其樂亦神不旺。讀劍南詩選畢。忠君愛國、憂世恤民之念、每飯不忘、雖老逾篤、放翁眞人豪、亦文豪也。讀之殆不忍釋卷。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於放翁尤信。其詩云我生

學語卽眈書萬卷縱橫眼欲枯。莫道終身作魚蠹、邇來書外有工夫。看是何等學力、宜乎不獨詩才擅絕。一切塵途趣味分毫不入其靈府、是放翁人品文章之本。

放翁非不問津二氏者、然其六言有云、熟讀大小止觀、精思內外黃庭。直使超然有得、豈若淵源六經。此等識力、豈易得之騷卿墨客。窮而知反、固由天分之勝、而亦見當時道學風高、故能收攝賢豪若此。

行有不得、皆反求己、只事事自見一分不是、自覺

地位有餘、意味甚遠。

加德於人、纔有要人道好之念、便是駹處。

今觀世間事、如僧覗沐櫛。放翁此語、是知鄉鄰同室之鬭之義者。士君子而不遇於時、則世間事非其所得爲。如櫛沐、雖生人當然之事、獨非僧徒得爲之事。不得爲、則亦安於分而已。使僧而羨人之櫛沐、怨己之不得櫛沐、而且憤人之不善櫛沐、則將不得爲僧矣。而士君子、其能免於忘義殉禄乎哉。

文可通於詩、而詩難通於文。讀放翁之詩、大開闔而

神變化、可以善文。

過巴城鎮、入崇甯祠、尋訪僧房、有王元陽先生隸書一峰禪舍扁額、瀟靚爽目。又石一方、鐫爲牆趺、幾沒於蕪穢灰礫。視之則方棠陵先生詩也。先生、邑之賢令、時自陽城湖歸、復經崇甯、作詩曰、昔年從此去、今日從此歸。野僧迎我上、江絮向人飛。雙湖公事了、三月賞心違。亦知風月好、病母在深閨。正德某年三月某日雙湖散吏方豪初稿。書法亦瘦勁、得率更筆意。先哲風流、于茲未泯、而爲俗僧所屈抑。告諸鄉僧宜

亟出之,未知得從吾言否也。
同弟姪之佛樓頭清丈祀田。晚歸,往來道上,或舟或步,領拖花香樹色,歎造化之無私如此。
富貴之人爲賢士所不屑近,則富貴亦何足道。故知當忘勢下交,始得與賢者爲伍耳。
主家邀百二歲翁來,亦令出見余。耳目手足俱不任職,但猶能日噉飯二甌。問其姓,曰張。問其名氏,莫有知者,以其業屐,謂之張木屐。余蓋肅然起敬,天之厚是壽者,必有其故。彼亦甚致禮於余,去來皆揖而再

三、多壽爲祝。

勉强於己則有功，特非所語於非分之事。勉强於人則不恕，特非所語於進人之善。

不以禮處人，即不以禮自處，人己兩失，是故君子慎之。

先正謂一言不善，一念不善，則天地萬物爲之解體。余謂此心一刻不存，即天地萬物于焉間隔。

道人之長而微及其短，雖若惜之，自反終是忮心。故必攻其惡，無攻人之惡，爲脩慝。

不善在幾微之念，便覺仰而天、俯而人，不成一片。中庸戒懼慎獨，動靜交致其功也。二者固不容一之或畧。然獨知之地，是酬酢萬變關頭，學者喫緊用力，尤須在此。雖曰靜無工夫，動不得力，獨不曰動無工夫，靜不得力耶。能慎其獨，毫不放過，則不睹聞之戒懼，亦思過半。先儒謂慎獨是鐵門拴，而大學亦但反覆丁甯於慎獨，良有以也。若先儒謂動靜對不過，全是戒謹恐懼之體，慎獨只事至物來，加省一省，此去渾然天理，泛應曲當，境地不遠。此處工夫大有次第。

多言只是氣浮、纔浮便是暴、故無暴以持志爲本。知爲非禮之視、而不能當下斬截、此時之健以致決安在。是非之機間不容髮、可曰不違之復而稍自寬假耶。

心之動靜、猶氣之呼吸也。氣之呼吸、一刻不相接續、此身便不能生。心之動靜、一刻不自主宰、此身獨可得生乎。故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其動也直、言天之用也。敬以直內、言心之體也。然天人無二理、體用無二源、其直則一而已。

若不操存此心、使無間斷、則德之得也、得於何所。道之行也、何以爲行。故戒懼慎獨爲不離道之功、而主忠信爲崇德之本。

孔子要人於富貴貧賤不去不處處識得仁體、曾子要人於格物上識得仁體、子思要人於喜怒哀樂未發時識得仁體、孟子要人於集義上識得仁體、總是一般道理、根基便實。所以步步踏著實地、做到至誠地位。不似佛氏、只參一個話頭、懸空打進去、到底落一空字、不中用。愈透愈空、愈空愈謬。

脩己治人、君子畢生德業、惟此二者。然脩己則不可不極其量、治人則但可安於所遇、要當隨遇自盡耳。於此分毫有虧、便是脩己有虧。分位之所不能爲者、聖賢不以責人也。當爲而爲、固是天理、不當爲而不爲、亦是天理。

范文正公於富貴貧賤、毀譽欣戚、不一以動其心、此便是聖賢底德大業、頂天立地的本領。王文成公謂、吾只知二字、從萬死一生得來。也是這個本領透徹。但文正似不及文成此段透徹工夫、而文成卻又似

此遂徹恰是受病所在。此其故、識者當自得之。

比來雖屬些小得失、輒猶擺脱不去、亦明知身外事物於我何加何損、且萬變未起時、本來無一事、然而擺脱不去者、內治不專也。學問畢竟到一絲不掛方是立乎其大、方是眞體、方是實落受用。

下學而上達、上達卽在下學中、所以聖賢立教、只就下學一邊說、纔以上達立教、便悞下學、便恰是害道病根。只如程子云、主一無適之謂敬。高忠憲公云、心無一事之謂敬。心無一事、自是主一無適、極至地位、

然使學者但求心無一事、而不從主一無適做工夫、則焉得不墮聰黜明、離事絶物以爲道。孔子耳順以後、看是甚樣胷襟、然猶且曰、從欲不踰矩。步步還它實落、初未嘗言心無一事、則甚矣學之必不可不進於上達、而教之必不可不主於下學也。蓋聖人只是下學中人也。

敬是徹上徹下工夫、則主一無適者、正是徹上徹下者也。不必就上再著一層高妙話頭。

從心所欲不踰矩、可見人心道心是一非二、是二非

一、夠勒的直恁分明。

周忠介公云、中進士不過秀才的結局。此語可通於下學上達、上達只是下學的究竟。

其實從心不踰、恰是心無一事。

尊德性而道問學、明明德也。曾子子思之所以爲師友淵源也。

楊子石宗名萬里、先節孝門人。執經不數年而亡。平時善病、有著述曰病言、追錄一二首、不欲没其志行云。

窮達有定分、役役驅年少。一悞四十年、膏肓不早療。

自謂逢時業。揣摩得其要。所賴過侯門。懷刺頭還掉。初無虎豹姿。更不工諂笑。舊桂性難易。囊琴不廢調。戛然入雲去。夜静獨長嘯。　鄉村煙靄凝。垂柳徧柴荆。桑麥蔭晴隴。四望各縱横。白頭牽稚子。徙倚踏新晴。野渡沿溪見。道周幽澗清。空山静無響。古木與雲平。花開獨微笑。目遇心無生。

康熙二十八年庚午。六十四歲。

元旦侍先像。始連日静侍左右。覺衣冠言動。不啻身相接而口相誨。

孟春仲丁、釋菜小有堂。飯畢、爲同堂講富與貴章。先兩日、同諸子習禮、對越時、忽有小物得失感觸于懷、殊愧先師在上、不能無貳爾心。既思、卽于當下惕若、親承先聖痛下鉗鎚一番、則庶幾過中之微益云。靜虛卽是中、動直卽是和。虛、故無所偏倚。直、故發皆中節。

赴大樹書屋、講通書四章。午後聽諸生講四子書、各出所見、互相證益、顧此而樂可知也。自後講約率如此。

循理而行便是敬。不敬、雖所失乎事者只一端、而所違乎理者循省良多。是以君子務寡悔也。

僕隸下人、余未見有事事合宜者。特偏長足稱、彼善於此則有之耳。小人難養、信哉。雖莊莅慈畜、而彼初不之知、仍不免怨與不孫。小人難養、信哉。

閱姚江黃棃洲孟子師說畢。棃洲為劉念臺先生門人、蓋宗陽明良知之學、更偏而隘焉者也。以虛靈知覺為性、而以仁義禮智為不可謂性、但可謂德、則其所見大槩可知。至恐已之說近於告子、而先以告子

杞柳桮棬之說、爲杞柳喻知覺、桮棬喻天地萬物之理、以杞柳爲桮棬喻以我之知覺求通乎天地萬物之理。因謂宋儒不卽以理歸於知覺、而必格物窮理以致此知者、與告子之說一。是旣自掩爲非告子、而又誣先儒爲皆告子。藜洲此言、無乃得罪聖賢、而徒爲世之識者笑也。告子不得勿求、安知有天地萬物之理之當求。而博學於文、是孔門入手工夫、豈聖人亦教人馳騖於外、而迷途之是趨乎。

呻吟中時時操守此心、庶幾不以病而廢時。

祿在其中、祿字不必實指干祿之祿、只虛看、甚有意味。學猶是學、但爲干祿而學、則多聞見、闕殆疑、愼言行、寡尤悔、必有不克盡其、功者。聞見必日積月累、優柔涵蓄而後漸進於廣博。苟志在干祿、則亟欲自見、得少亦足、夫安得多。疑殆所在、正好自作聰明、矜奇炫長、悅人之耳目、以爲干祿之階、夫安得闕疑殆。且然況可見諸言行者、又安得愼。務爲欺人之學、惟務利祿之遂、卽有尤悔、亦不復暇顧、夫安得寡。是則寡尤悔之學、正與干祿事同途而功胡越者也。若誠一

念不紛、實下工夫、其中所得、豈止利祿之所能及。故曰、祿在其中。分明謂寡尤寡悔、何祿如之也、不須更別尋討個祿字。魏生光士曰、此書如此著眼、抑何靜甚。胡錫表祓曰、令人胸襟不覺灑落。蓋註中不求自至、解極透脫。但自至二字、無乃猶掛著纖翳在。孟子天爵、爵字亦從人爵借説、初非實指。

用純爾忘爾之命、爾名用純乎、何其心之雜而不純也。每日常以此自呼省、庶少懈思。

延平教朱子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復

性最上一層法門也。昔有問程子求中於未發以前如何，曰：求中即是思，思即是已發。羅文莊公疑之，謂此思乃動靜之交，未可謂已發。愚以爲文莊此語未得程子立教之旨。蓋程子每不欲與學者言靜，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曰：人言靜見天地之心，某獨謂動見天地之心。曰：未發前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今誠提起此心，專一體認未發如何，此正靜中有物之謂也。雖虛明之體，似有所屬，然不著形相，不落聲臭，體認未得與體認

得時氣象雖不同、境地則不異。超動靜而言、則固無動無靜。就動靜而言、則但可謂靜而不可謂動。所以謂是已發者、有物即已發、已發即不得爲靜、不欲以靜立教也。然則未發以前究竟如何、程子固言之矣、曰喜怒哀樂未發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即是有物、無物涵養甚個。

看來纔說靜、便入於釋、是程子不欲言靜本旨。

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周子主靜、程子主敬。孟子願學孔子、程子受學周子、而卻與孔子周子各異。

其說者、固由於學之所得、亦挽回時弊之意多也。自孟子力持性善、而世猶有爲無善無不善之說之告子、性惡之說之荀子。自程子力持主敬、而世猶有爲遺棄事物、專務虛靜之陸子。

頗苦酬應廢時、既思學之爲功、不在無曠於事、而在無曠於心。苟能無曠於心、則對賓爲日用之常、又何廢時之有。

小有拂意、即不能無動於中、而且形於外、非乾乾不息之功也。

愈自檢攝、愈自覺日用行事之多過、而多言爲最。
孟子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程子謂盡性
至命必本於孝弟。似乎孟子是就孝弟推擴出去、而
言其事業之廣大。程子是就孝弟收歛進來而言其
義理之精微。然而非有二也。天下之平、正所以盡性
至命也。都是這個愛親敬長、良知良能中事也。此本
實實落落、至明至切的道理、但人自信不及、所以孟
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程子亦曰不能
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多就利害一邊言、而是非亦貴乎情。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人多就是非一邊言、而利害亦當安分。譬若是則怨尤之念何自而萌。

有恥便是立志、不立志只是不知恥。

一小事本無可惱、而惱意忽生。細自省察、固知此惱之所由來、皆私也。

程子曰、怒驚皆由主心不定。心定則理自明。

無毫髮之夾雜、方是誠。不誠卽不敬、故主一謂敬。

發念處不善、才夾雜便是欺、不必有其事而後爲欺、

不必欲爲其事而後爲其也。理豈有夾雜哉。亟毋自欺，欺的端倪宴已逗露。誠者蓋不如是。

養心莫善於寡欲，養知莫過於寡欲。知是心之明，欲是心之蔽，不兩立。故須所欲打掃淨盡，則此心常明。

讀二程摘要十卷畢。二程先生之學之教，只立天下之大本盡之。其學以是眞是，必不肯以第一等人讓人。其教亦以是眞是，必不敢以不能待人。大本達道，天下之所公也，人奈何獨自暴棄。

專治內不是學問，專治外不是學問。何者。心兼內外，

纔專治、不惟理道之偏、并所治者亦斷斷而不馴伏。

一言不由中出、惕然內愧、何不惕然於欲言之頃、而惕然於既言之後。

六經皆吾註腳、固大病語、然讀聖賢書而復下註腳、亦覺多事。天地間道理、就聖賢書發揮得千停百當、領會得不假一字。領會不得、註腳雖多、盡是懸空揣度、盡是障礙。但先儒引導後學心切、不得不以其所領會得者指示、不與他、其實卻是筌蹄。

語不如默、多言不如少言。遽伯玉寡過未能、看來口

過最易犯。

先儒謂心卽天也、而又以其爲萬變之主宰、謂之天君。曰天曰君、尊孰加焉、其可玩媟之也。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其要只在主敬工夫切、不間斷夾雜。纔間斷後隨要接續、夾雜後隨要純一也、便覺生疎費力。

孫文學霜奇名道民、從遊先節孝、與余童丱交、後同先節孝殉難者也。無子、善詩、有遺集、間在其猶子處。一日朱二陶述所作飲酒詩曰、一飲一百杯、一醉一

千日。天地酒杯中、兩丸跳不出。時甫十歲、便磊落有奇致。

主一之謂敬、靜則主理之一、動則主事之一。事之一亦理之一、天地間只有一個理、故曰一。

中庸所以行之者一、一雖就心言誠、要亦是理、心非理不誠。

未見人之嫌怨已也、而發言疑之甚矣。已私難克、億逆難免。

以不仁之心逆料人、彼未必然、而吾先自處於不仁、

多又見其不智。

程子謂不當爲是罪過、卽是可知不當思亦是罪過。

是年仲冬、先生病中、與諸生論講學書。

康熙三十九年辛未、六十五歲。

須於疾病貧窮人所最困苦處、偏尋出個樂來、方不爲境遇所奪。然此樂處非可僞爲、非可强求、只遵道而行、便無入而不自得。

若是則道與境遇有二乎。曰、疾病貧窮不是道、道卻不在疾病貧窮之外。此便所謂道亦器器亦道、在人

自去領會。

浮言切勿輕動、輕動只是志不能帥氣。

犯而不校、何況浮言、則猶未審其言之不誣與否、便萌校心。且不知此心之何自而來、憑空變幻、卻受實害非一。

夢中自儆云、必也堅守靜默、庶幾可以寡過。

只爲物我見亘、所以到處窒礙、不相貫通。若除盡物我、便天地一、萬物一、更有何處不貫。故曰一以貫之、故曰忠恕而已矣。

所發妄對，一語而三過兼焉。老而不明，一也。又牽其胷臆，出無稽語，二也。且誤後學，三也。古之學者寡過未能，今之學者亦每覺寡過未能。然而過有重輕，又有疎數，正未可同日語也。思之曷勝悚慄。

病卧在牀，見日光穿牖，正當牀唇。余適以扇置之日光，則在扇上。少頃，移扇，日光又隨扇而移，扇高則下，扇下則高，扇豎亦豎，扇横亦横。乃知性體一定，特隨事變而名異其面目，故曰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太極者，靜之極，由靜以爲動。虚之極，由虚以爲實。常之極，由常以爲變。靜之極則亦無靜之可言，虚之極則亦無虚之可言，常之極則亦無常之可言，故曰無極。

由動以爲動，故動而不可失其靜。由虚以爲實，故實而不可失其虚。由常以爲變，故變而不可失其常。是爲立天下之大本。

孔子之格物致知，子思之尊德性道問學，一也。孔子特合尊德性、道問學言之，子思是於格物致知抽出

格致而爲尊德性耳。所以尊道二者、朱子解得極分明。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可見是一件事。大學是不離一邊意、中庸是不雜一邊意。但中庸之致知兼行在内、似有稍異。要之、大學之格致雖專説知、誠正脩齊治平實都貫到。

有朋自遠方來、註説在心、樂主發散在外。雖説在外、不要向外體認、須看發散二字、是發散其心之所悅也。合遠方友朋以爲悅、便是發散在外、便是樂。但將孟子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

樂來借看便見。

威驅勢禁、徒取人之非欺則怨耳。而自謂令之得行、令究何嘗行也。故曰、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好仁卽是狂、惡不仁卽是狷。天資近道、只此兩種。

盡心知性、卽格致也。與存養雖分造理履事兩項工夫、然盡心知性之中、便有存養、存心養性之中、便有格致。格致無間斷、則存養自純熟、存養無間斷、則格致愈精明。故居敬窮理、原自拆開不得。

顧君孟謙來晤朝宗、得與酬對、性疎坦有奇致。嘗念

王文恪震澤編雖舉七十二峰之名，而未悉其實。於是扁舟泛湖，歷覽七十二峰，各記以詩。處北門之境，爲此豪舉，非胸襟磊落，其能若是。

許學使海鹽人。今已年六十餘，而兄長主家政。比者貽書學使曰："吾甯可餓死，汝甯可壞官，斷不可作苟且一事，貽禍子孫。"此學使自語於素巖王編修屬垣之耳之所聞也。夫官在禁近，年逾耆艾，昆弟尚不析產分居，已爲難得，又能道義相勖勉，不顧身，不顧官，而惟飭已盡分之是務，可謂難已。聞者能不起敬起

愛。

素民孝修來、告以甫瞻已沒。素民歎曰、世風凋敝、人品卑庸。崑山固名邑、然自歸元恭亡、恐減幾分清雅之氣。自王甫瞻亡、恐減幾分孤高之氣。斯言也、雖未必皆切中、顧人之有係于其地如此、爲士者當知之。

事不宜忙、忙必誤。

學問深則義理勝、義理勝則客氣妄念俱無所用。然是二者之去、血氣既衰、亦復能之。故人於方寸之地、漸就平實。當時自覺焬爲學力之深乎、爲血氣之衰

乎。苟徒血氣衰息，恐與根心之性終不免燕越之隔。親朋吉凶慶弔、禮也。苟施之稍濫、而或以利、或以畏、斯固不可。然後世不講於禮、復薄於情、但論生者、不論死者。苟與生者無甚交好、雖其世講近親、竟有絕不舉斯禮者。愚謂貧家力詘、慶賀缺略、猶或可諉。若夫喪葬之事、苟其先人與我先人爲戚爲友、情誼親睦、弔送斷不可廢、亦故舊不遺之道也。而物之豐儉、則各從其力。苟如近世情尚虛文、雖或百物燦列、而初不爲饋、或來上侈陳、而一無所攜、則又君子恥之。

雖然、道之云遠、既無磨鏡之技、又乏行李之資。生芻一拜、余所負媿者正多也。

一小事需之良久、而物情乃見、甚得緩字之妙。故先儒謂、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然亦有轉關捩梲間不容髮者、此又不可以槩論。

夢中擬輯歷代國本提要一書、先勸後懲、以示來茲。蓋建儲爲天下之本、或以不早建而致亂、或以易樹子而遂亡。若識爲此書、亦今古大得失之林也。惜乎余年已老、精力不能及此。特爲識之、以俟後之有志

者、斯亦余所冀倖也已。

君子之於衣食也，特以養生而求遂其事爲，故志不在衣食。小人之於事爲也，特以謀利而求快其衣食，故志不在事爲。

有以財利爲重而人倫爲輕者，余深斥其非。或語余曰：當今世界，莫不皆然，迂談高論，其誰是之？余曰：世界雖然，新世界人倫，猶是老人倫。

小有所觸，便怒氣溢中，非惟量隘，抑且理昧，而其爲累不特事有未善，并致體有弗安。一怒而數病兼焉，

要惟明理,則諸病自無。

孟子說求放心,程子說心要放。求放是放失之放,要放是放開之放。放開即擴充而盡心之謂,故放開卻是求放。若放失,則將何者爲放開。

忿從中來,明知口過而不能禁。故君子懲忿如摧山。

但知父子爲重,則所以傷吾父子之恩者,皆不爲矣。

但知君臣爲重,則所以傷吾君臣之義者,皆不爲矣。

五倫皆然,故中庸第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之目名,而天下之道已盡於是。

傳稱焚廩掩井、舜父母之事、而象以爲咸吾績。竊嘗致疑於此、謂象何不直諉父母之命、且殺兄何事、又豈有功於父母、乃自誇伐、固夫人而確見不可也。因數反覆思之而後知人卽甚凶頑、其天理之良終有不盡泯者。蓋象初無殺舜之心、而嚚母則實有殺舜之意。象騃人也。不知母子之無分前後、而原知父母惡名之不可居、故皆引爲己功、以示殺舜之謀我也、而非父母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皆嚚母之指揮。己擁厚貲而止以玩

偁藏

物予象、二嫂治棲、明知帝女之不可近、叔嫂之不可亂、特愚象而悅之、使必殺舜爲己快。使象自爲謀牛羊琴弤、猶於不仁之中見其厚父母而薄己。二嫂之使、雖甚凶頑、何忍萌於心、出於口。固知此狡謀者皆出于瞽母、而象騃人也。惟母所使、不知語言、遂爲人一一具道如此、於是不曰父母殺舜、而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然而象實無殺舜之心、安知舜之下廩出井象不與有纖勞。故當時紀載廩井之事、皆曰父母使舜、審乎此也。或曰、象欲殺舜、千古一口。予云然者、抑

更有據歟曰、象與舜同父而異母、則猶是分形而同氣也。瞽母視前妻之子則何與於彼、且爲己子謀、自有不勝其不相容者。而況舜德日盛日益富貴、則日益妒害、其必欲殺也、情固有之。若象視舜富貴、未必不有利於己、既覩愛之極篤、又茅土之加隆、而猶日必欲殺之、此人情所不出。故愚於象謂斷無殺舜之心。其曰謨蓋都君咸我績者、爲父母受惡名也。瞽抑受象不以道、自象當之、不可謂非愛。愛己生之子而殺前母之子、不可謂非父母之惡名、故爲父母受之

也。然而父母殺子之惡名不可受，已殺兄之名、獨可受乎。象以為吾無殺舜之心、何妨受此名以全吾親。夫處父子兄弟之變、即不能幾諫號泣、如後世王覽之孝友兼至、而顧以是為委曲周全，此真天下之騃人也。惟其騃、故傲。惟其病不過傲、故卒克諧以孝。而其克諧也、豈非猶賴此天理之存歟。世之變在昆弟者、其可甘自棄於傲象而不以天理重自省歟。潘道根云：先生此篇、似乎故為獨闢之見、難以語於淺腐之輩。及讀世之變在昆弟者云云、始知其為有為而言。言雖如象之傲、而天良究未全滅也。言雖如象之傲者、亦可本一綫之天良、而馴致克諧以孝也。其不憚委

曲周全、納約自牖之意隱然可見。惜乎其人其事今不可考矣。或曰、傲象之克諧、固賴此天理之存、然則嚚母之必欲殺舜、何爲而亦得以底豫。曰、象不欲殺舜之心、即其不欲嚚母受惡名之心、而父母底豫於舜之心、亦即其愛象之心。故當舜德之至盛而皆不容以不轉移也。故孟子曰、人性皆善。或有許之者曰、朱子此辨、翻千古成案、當無不孽起譁之。而闡發性命、扶植倫常、孟子但欲舜之仁親愛弟昭於千古、其焚廩揜井、直置不問、正少此段議論不得。然非專爲爲象者言也、覽者當自得之。

今年除夕、比昨歲加忙者、只爲生計彌艱。以余所見、

八入眞若少水之魚。如何、如何。

是年八月、先生作顧子雅暨配徐孺人墓誌銘。

康熙三十年壬申、六十六歲。

歲首瞻禮先像、多不過四五日、又往往爲物務紛營或往來讌集所奪。是日復得侍奉良久、覺多一刻則展一刻之敬而慊一刻之懷。

履富貴而有貧賤之友、擅聲華而有誠樸之友、方爲善友。

愼幾聲蜀往見平湖陸稼書先生、昨歸過晤。今之士

林有知越國涉遠而訪道求師者乎，其風良可尚已。

槎溪吳雪臣來。雪臣正當強盛之年，專精理學，觀其言動，一以誠心直道，洵今之志士也。語及稼書先生，余深歎其道詣高妙，而雪臣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爲善對。

周全世故，甚與道義相違，學者所宜切戒。世故愈熟，則道義愈違。失口失色，有不自知其過咎之叢積者，良可懼也。

讀武承張氏王學質疑、朱子之道久而彌光，王學之

外亦久而彌著，此書蓋千古之定論矣。至其讀史質疑，謂孝宗令主，然稔知閹竪之惡，而適釀閹竪之禍，此亦病知之未至，意之未誠，讀之不勝毛骨悚然。今人日用行事之間，蓋犯此病而玩忽不察，因循不斷者所在皆是。奈何不懼？近則禍身，遠必禍其子孫也。楊明遠述其少時嘗謁虞山錢宗伯，問作詩之法。宗伯曰：只少陵一句，別裁僞體親風雅盡之矣。又問如何爲別裁，如何爲僞體？曰：別，區別也。裁，裁割也。區別僞體而裁割之，斯與風雅相親。蓋不惟漢魏三唐有

僞體、宋元亦有僞體。能別裁僞體、則漢魏三唐固風雅可學、即宋元亦風雅可學。斯老於文章一途、眞獨具眼。故明遠詩云、元宋何曾不可師。其有本已。

不恤人力、即不妥已分。不妥已分、即不恤人力處已待人初無二理。

操心而至夢寐皆操、斯謂緝熙。

道也者、吾所當爲者是也。才責人、便不自盡。才不自盡、便失其道。大舜之孝、亦只是吾所當爲者、能盡其分量。至於充塞無間、則瞽象之不慈不弟、自然消融

亦盡、故底豫而克諧。底豫克諧、非責人者之所得而强致。

才責人、便非物我一體、故不能相通。

王生友竹問曰、告子之不動心、雖是强制、果能不動否。余曰、烏能不動、但曰强制、斯不勝其動矣。蓋天理不容泯滅、人即甚凶頑、亦有時而發露、此乃往復氣機之自然、即所謂平旦好惡、即所謂善端發見之偏也。告子雖勿求、其不得而得失、天理之昭昭者、日月之間、淸夜之際、何嘗不自省覺。只是隨省覺隨抑制。

省覺非動，省覺而强抑制之爲動。孟子之不動心，亦非心全不動，只是其動以天。故曰不動莫靜於天理，莫動於人欲。以人欲而強制其天理，動莫若焉。先儒謂釋氏忙得不了，正謂此也。告子之學，釋氏之學也。動靜之動，是有對待之動；不動心之不動，是無對待之不動。

平旦之好惡，善端之發見，愚以爲告子之所必不能無者。此一定之理也。聖人使人於汨没之後而長養之，以全其良，擴充之以造其極者，惟在於此。告子乃

復强爲抑制、直滅絕造化之氣機、斬斷生人之種子。釋氏旣揚其波、世又從而揚釋氏之波者、且盈天下、何也。噫。

告子覺見不得、便是平旦好惡之良。

義所當爲、事無大小。苟曰吾不能、卽是自棄。

見聞未確、而懸[illegible]謂然、卽不能辭易言之失。

敬也者、萬善之綱領、千聖之命脉。入則人、出則禽。入則生、出則死。

偶不專一、又惑於儀、非其祭、致其嚴之道。

君子之才，何者非德？小人之才，與德爲二。千古以來，同一君子，則同一德；同一德，則同一才。而古之君子，才常見優；今之君子，才常見絀。非其德有優絀也，人心日僞，日險，世變日昇，日劇，則豈君子防閑習計之所能周？故常見絀也。

財利之往來，人品心術之所關，故一介不苟，昔人以此堯舜其君民。

人只爲一生在習氣中汩没，故學者遠習，如讐；卑習務盡，宿習漸除，眞性乃見。

檗庵和上以所撰管東溟顧涇陽涇凡高景逸四先生傳相質、是日覆閱訖。管與顧高學術本難合一、且以學於禪者而論次之、其所高下何如。余之天意已見、復札特以高顧言論之有味、故閱之者再。

待處境勝於我之人易、待處境不如我之人難。失禮於勝我者、其怨雖深而猶淺。失禮於不如我者、其怨雖淺而亦深。

收租雖寡取、而心頗安。

竊揣人之不義、使果然也、亦是逆億。使不果然、徒自

壞其心術、操存嚴密者、決無是患。

禮義之衰廢也久矣、然與情皆謂今歲爲甚、更無復加、則以物力艱歷更甚也。竊恐年甚一年、來歲此日、又覺今歲之爲優、春有回期、此世運者、不知何時得挽噫。

兩除夕、兄弟父子團欒款語、此中得少真樂、卻不復知物情世路之窮促。

康熙三十一年癸酉、六十七歲。

奮其勉然之志、致其當然之功、以進於自然之域、斯

復其本然之德、如是而已矣。

天性如紅爐、物之投者卽銷。人識知天性爲大本、培養深固、則一任非禮之加、不情之感、總融化於此大紅爐中、又安得有骨月之釁、纖介之嫌耶。故曰、萬彙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論士於三代以前、有爲重於有守。論士於三代以後、有守重於有爲。非古今之才有優絀也、守有優絀也、而世道于是而懸殊已。

淡泊可以養生、寂寞可以彌性。

事有不可强求者、强求不惟不得、必且召禍。

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靜則昏昧、動則紛擾者、心之放也。皆朱子之言。拾心者、只於此處體勘、自有把捉。

語云、名者、造物所忌。造物何嘗忌名、實至名歸、正天道之自然。造物所忌者、乃無實而妄求者耳。即其欲上人之心、便是無忌憚之心。人之所無忌、正天之所甚忌。忌是畏忌、今人多半視爲忮忌、其亦昧於天之甚者已。

聽言信行、聽言觀行、可以時言而不拘一人、亦可以一人言而自分今昔。余際末流、其尤當愼信乎哉。

毋意纔是意誠、纔能從心不踰。

惟精惟一、精是不雜、一是不離。精之因便是一、非兩項。故曰至誠無息。

天地禍我福我、總是成就我。故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看來睠顧我、父母愛我惡我、總是睠顧成就、猶未免强自安排。似不如說禍福總是天理、愛惡總是親心、順之而已。然謂是天理親心、

猶未免與之爲二。又不如說或禍或福、皆是吾身所當然。爲愛爲惡、皆有吾心所當盡。總須認得一吾纔是無我。

十月朔、猶浴。前重陽日、亦浴。皆僅見事。值此灾荒而徵輸嚴急、敲朴之聲竟夜徹耳。斯窮黎者何一非吾同體乎。能不悚惻。頭顱如許、猶且知過復犯、豈不行負神明。過之隱者、不有人訶、必有神譴。一舉而數過叢焉、乃至向所兢兢自持者、而不復能

持。此無他、只是立志不誠。不誠、故不能閑邪、而猶受人忠信之稱、真是汗顔無地。

郡邑科名多、人皆謂氣運之盛、而不知是乃所以爲衰也。蓋科名以人品而盛、人品未必與科名而俱高。則雖風俗之厚者、不覺因是而急功利、輕道義、而況乎其本薄也。然則科名之盛、非有心世道之所深懼者哉。

科名豈足累人、人當思所以重科名、則科名之盛、又未必非君子之所深幸。何者、培植世道、又率有科名

者、而後易爲之。

甚矣、不遷怒之甚難也。余偶意緒不佳、卽不能平心易氣以處事。是雖憂纔而爲怒、然由此至彼、是亦遷也。甚矣、不遷怒之難也。

事須見理而固守之、切勿徇人。徇人、恥辱之招也。何者、不守理而徇人、則非過卽不及矣。恭不近禮、何以遠恥辱。

過乎禮、固取慢、然既曰慢、則又安得爲禮耶、而況乎其不當慢者耶。斯又適以自辱、不可不審。

年來物力艱絀，如水益洄，歲加荒儉，風景倍惡。然一身一家且自支吾，極目蕭條，計將何自？父子兄弟雖復依盤囬坐，意緒殊不似舊。

是年嘉平望日，先生題顧元放畫扇。

康熙三十二年甲戌，六十八歲。

聖賢著書，初非供道聽塗說之用也。須是一字一句從自己身上做出，使聖賢即便是我，言皆言我之言，行皆行吾之行，方是讀書，方是忠信。

不是存心一層，禮義又一層，存心即是禮義。不是放

心一層，利欲又一層，利欲即是放心。但存心有動靜之分，放心則無動靜耳。

不可懵懂以做人，必當懵懂以處世。非以身世爲二視也，生亂世處亂國，安得盡如吾意行吾事？懵懂以做人，是眞懵懂，懵懂以處世，卻是眞明哲。

懵懂以處世即是不懵懂以做人，身世原是一理。

縱令智如堯舜，能如周孔，總是天之所生，非我所得私。前乎此已有堯舜周孔，後乎此安知不復有堯舜周孔？此理之顯於天地間，必有其人，不爭乎我也。而

況誠如堯舜周孔之必不没世無聞也、而何不知而愠焉。

余嘗自謂人生無益於天地間、不若死之爲愈。今既不死、便當隨事殫力、置死生於度外。故在家則父子兄弟常切不盡分之慮、而不敢或懈。教人則法語巽言、惟恐其不爲君子、而不敢或棄。此余所以畢世憂勞、忘其老至也。雖然、死而後已、昔賢之訓、敢不勉焉。

義與利相須而並行。舍義言利、固不識義、使舍利言義、亦未得爲識義。孟子百鎰不受、十萬亦辭。然苟曰

是無取乎利交者也、義所當餽不餽則又何以有不素餐之辨、而謂卻之爲不恭也哉。蓋重道而好禮潔己而遠利、亦各行其是而已。

持己而見利思義、則固無貪取之病。待人而見利思義、則亦無吝與之病。

非禮之來、雖旋卽豁然、而當下不能無少拂意、亦是見理不熟。

夢中尋觀梅舊遊、見有一樹、昔綠今白、意以爲奇、因賦首二句。忽覺、乃續成之、當年銀燭爛紅紗、曾遇仙

人蕚綠華。今夜玉堂相掩映、東風吹變作瓊花。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玩兩則字、便可識孔顏樂處。

邪正之關、由於昏明。昏明之介、由於敬肆。故君子敬以直內。直也者、無時無處而不致其敬也。小有間斷即入昏邪、可不戒哉。

看君愚齋秋色、庭除布列、姿容靚好、皆若有喜而自持之色。

偶閱國朝狀元錄、載吾高伯祖恭靖公加封資政大夫恩誥有云、受天間氣、爲世偉人。白傅香山之祉、不

戀時名。裴公綠野之堂、盡空世慮。又謚恭靖恩誥有云史局編摩、褒貶不乖於公論。文揚較藝甄收多得夫名流完名全節、實雅重乎鄉評。耆老鴻儒、允作孚於士類。煌煌天語、可謂字字實錄。而先節孝作公祠祭祝版亦云、鍾天閒氣、作時純臣。未必彷彿恩誥、而前後立言自相符合、尤足見公之至德孚於家國云。

視聽言動、非必淫聲亂色莠言妄動之為非禮也。視聽乎此而忽視聽乎彼、言動乎此而忽言動乎彼、縱或視聽言動之無害者、而要為不敬。不敬、即是非禮。

禮只是天理之當然。此之視聽而忽彼之言動、是天理否。如此檢察則入一日之內凡所思為求不悖乎天理者、能有幾何。故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

不精如何得一、不一如何得精。此知行之所以不相離而相為用也。

霜降節尚在來月五日、而昨朝霜甚重、此亦律書九災之一。自地方大吏以至田甲、不報災者、一體治罪。今則誰為意者。或云秋分節中已一隕霜、或云是晨仍復有霜。

幾番酬應、而一日之功已畢。即日事至物來、總不在性分外、然殊覺親切處少、畢竟病在工夫不密。不察乎物之小者、不知大者之兼該衆類、不審乎物之大者、不知小者之實涵巨覿。

凡事固須熟思審處、亦有稍瞻顧焉即非者、二者皆無失乎天理而已。然天理見於審愼者易、見於當幾者難。而惟當幾之見爲最眞切、致曲致此、達於所忽所爲達此。能馴致其極、則惟義所在矣。

從來父子兄弟之際、類多不齊、如堯舜爲父而有朱

均、舜禹爲子而生於瞽鯀。雖周家父子，亘古難遘，孔子歎其無憂，然且文武周公爲父兄、而有管蔡。可見氣數雜揉，必無全盛。人事間錯，必不能盡如人意。此正孝子慈父恭弟友兄之所自出，但當安於所遇，盡其當爲以處之。一有責望之心，則不勝其乖迕，而是爲人倫之變也已。

今日臘盡，明日春回矣。而一冬以來，幾於無冰，亦曾無微雪。暄妍似春，入臘逾甚。前冬有冰有雪，去歲凶灾札瘥，無所不有，而況今冬，如是淇範極無之凶，來

歲豈不大可憂虞。

昨甫立春、即雷電交作、且未夜而晦、大非佳兆。

昨日雷、今日雪。如是而謂之祥、固不信也。如是而謂之常、吾亦不信。

見義不爲、是爲無勇、固聖人之明訓、然凡事須決於義理、尤須審乎時勢。蓋時勢即是義理、苟與時勢抗衡、便又果敢而窒。

甚矣、熟習易流。偶答一語、不覺周旋世故、而非義之至。既寤、不及復追。

世情極喜人之順從吾言，不知言惟相違而義理出。余每當晤對，見無一言之違也，則尤恐恐然，內自省察其口過。

孟子云，上慢殘下。慢則其民已殘，而況讐視之乎。催科色目非一，新舊累年，人有受杖一日而及百者，明日復然。雖所欠毫分不遺，朴責乃至通身血流，滿砌肉飛，猶大訴行杖者曰，汝撲鹿耶。且曰，我再官此，必將使人人斥賣其妻子。噫，言行動天地，此與其善者，豈不善者獨不動天地耶。民亦天之所生，其亦可哀

儒藏

也已。

怨天尤人、聖人之所不有。悲天憫人、聖人之所必然。吾輩卽不敢萌怨尤之想，夫豈能泯悲憫之意。大化環循、天亦無如之何、此人於天地所以有憾、而聖賢亦不能不爲之悲也。

康熙三十三年乙亥、六十九歲。

正心亦是操心、但操心在致知之前、正心在誠意之後。不操不可爲正、但操亦不可爲正。

一以貫之、但驗之吾身百體、而其理自見。目能視也、

而心以爲當視則視。耳能聽也、而心以爲當聽則聽。是心貫乎耳目也。持者手、而苟非心之所欲持、則不持。行者足、而苟非心之所欲行、則不行。是心貫乎手足也。言之者口、而不言者、必其心以爲不可言。爲之者身、而不爲者、必其心以爲不可爲。是心貫乎身口也。推是而天下之大、萬事萬物之繁賾、一而已矣。故曰、一以貫之。己之所不欲持、不欲行、亦人之所不欲持、不欲行。己以爲不當視聽、不當言與爲、人亦以爲不當視聽、不當言與爲。推己及人、即無不各得分願。

故曰、一貫之道、忠恕而已矣。然人猶就人已言、云爲務循云爲之所當然、視聽持行務循視聽持行之所當然、是卽各得其所也、是卽恕也。故曰、一貫之道、忠恕而已矣。

程子謂人、須放著自已與天地間物作一例看、此最妙語。今人於衆人中作一秀才、便設安頓此秀才處。如進而中舉人、中進士、益設安頓此舉人進士處。他有了些少家私、有了些少才學、都設安頓此才學家私所在。所以動作語言威儀之際、種種謬妄、種種罪

戾。豈知天地間人物，無窮無盡，吾亦無窮，無盡中之一人一物。造化合下有一安放自己處，吾只還他安放便了。管仲也只爲没安放自己一個上卿仲父，故雖許大功業，而聖門直以爲不足道。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吾以爲此亦舊器之無用，而在所更張者耳。不然，器亦安可棄舊也。器不求舊，未必非人不求舊之漸。漢宣立后，此所以託意於故劍歟。

曰：蔡銘崖評事墓有云：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

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今世之待親戚友朋、有能如是爲心者否。然先正黃陶庵敢貴爲故、見吾師錄此字之改、恐未必無意。

昔賢謂、立誠自不妄語始。蓋無是念、無是事而有是言、固爲妄。其不當言、不必言而言、亦何者非妄。誠能一切謹密、則此心之無虛假間斷可知、故曰立誠。

咈人以從已之欲、君子弗爲也。忘身以徇人之欲、君子亦弗爲也。均不得謂心之德愛之理也。

天下事、何者而非自取。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

吾更由乎誰。慎之哉、慎之哉。

有感必應、有往必來。既感既往、雖悔何追。慎之哉。慎之哉。

惟其有車馬必拜之感恩、所以有窮之得我之市德。君子不市德於窮之、亦不感恩於車馬。

比來同學中、不免志氣懈弛、請余申儆、因就金汝白先生洞學十戒各附中病尤切數語以示。

厭事最爲害、事至而不能辭、便是吾分內事。才生厭心便慮之不周。慮人不周、猶或有周之者、而過已難

僻。慮己不周、則轉以致害。聖人毋意、厥事甯非私意。醋叔來商度救荒事宜、并及今者異學盛行、倡之者甚堅勇、從之者甚尊信、擔荷聖教其徒絕少、抑又爲之不力、將必盡趨而歸於異學。欲余起而主持匡救。余謝非其人、更非其時。然醋叔於此、眞見仁賢之用心已。

女子小人之不孫、只平時不能自守之嚴啓之。欲禁於臨時、愈禁則愈不孫。

貧由於惰、惟惰愈貧。

德惟恐不積，福惟恐或過。

德者、得也，本是施德於人、卻曰積德於己、可知物我一體、成物正所以成己。

施德積德總一德字。無分彼此，其妙無窮。

敬以持己、便是致中工夫。恕以及物、便是致和工夫。

故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便有天地位的意思。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有萬物育的意思。或曰、敬恕是兩項、致中致和、由未發而已發、是一項。曰、無忠做恕不出。非主敬、即行恕不來、則又何兩項之有。

福由天降、德亦天生。人之稍自脩飭、便自謂行德、而即有望報於德之意、便是望報於天、非必呼天而干瀆之也。故克己復禮、先難後獲、方始是仁。

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況狐貉敝緼。貧則敝緼、富則狐貉。敝緼非損、狐貉非加。此正事物當然之理、故由也不恥、可進於道。

人生事境、焉得盡處順易。事之極疑難者、正所以長吾才智。境之極困厄者、正所以養吾德性。皆造物生成之德、惜乎孤負之者多也。

倉卒發札，不當與言而與之言。雖覺不寢，何疏忽也。能受善言者，不當與言而亦受；不受善言者，當與言而亦不受。然勿論其人之能受不能受，而但審吾之當言不當言，是爲有執。能受善言者，雖陌路而亦受；不能受善言者，雖父子而不受。故亦不可以情之疏戚爲吾語默之宜。有以非禮之所爲敢來相告者，余雖曉以義命，然王彥方當日鄉里質辨曲直者，或至途而還，或望廬而返，甚矣，余之有媿于彥方也。

祿郎病殤、日嘗鬱鬱不樂。或語余曰、子、達者也、而何若是溺情爲。余曰、此非余死生脩短之數不明也、顧以爲邀祖父之世德、吾兄弟四人、吾與仲弟皆無子、叔弟只生一子而旋卽早世、惟季弟生二子、一嗣仲弟、一自爲子。而叔弟之子今爲吾後者、亦生二子、長十一歲、次五歲、祿郎也。余兄弟次第受室以後四五十年來凡兩世。所生育者止如是、是宜多男也。多而必育也、而故少之、而故折之。祿郎痘難已過、方謂可幸成長、不二年而又病以殞。是非所稟之數偶然不

壽也，天蓋降譴於我也。亦非天之獨薄於我也，我固有以致之也。是能不反躬省愆，自怨自艾。所謂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吾之爲心，亦若是焉而已矣。若夫命之脩短，如漚起滅，不容一概，則吾又安敢惟情之溺。

康熙三十四年丙子，七十歲。

只此理也，就其萬變而言，則曰律天時；就其一定而言，則曰襲水土。萬變卻是一定，一定卽是萬變。祖述憲章亦然，道者法之道，法者道之法。

上元夜、同四弟門首小立。燈之爲狀、至於花卉魚龍鬬雞搏兔、固已奇矣、乃至作爲臺閣舟船、裝寫故事、曲盡機巧、雅非余所欲觀、略觀即入。噫、結綵張燈、彌街溢巷、此豈凋敝之民之所能。室凍餒而路侈靡、於以見倘張幻惑之至矣。爲上者莫之省憂、顧嘉玩而賞賚也。噫。

雨澤久慳、至於井枯河涸、飲食且不能給、清濁入皆珍愛。非竊取也、而謂之偷水。特傭汲也、而謂之賣水。殊非求無弗與之常。吁。

昔薛包於其弟、子求分財產、奴婢則引老者、田廬則取荒頓者、器物則取朽敗者。甚矣、包之友讓也。而吾謂何獨友讓爲然、凡人生之奉其身者、得有奴婢便足、何妨老稚。得有田廬便足、何妨荒頓。得有器物便足、何妨朽敗、如此、則吾之安身處已、亦大受用。皆以有餘爲福、吾獨以不足爲福。人之所讓、讓於人。吾之所讓、讓於天。天固不因人讓而有益、然而人之此心當不悖於天心云。

四月十五日、爲余七十生辰。深維天地栽培之德、父

母鞠育之恩，無所報效，但切慈育。且先父母見背日久，余顧偷生，而敢言壽？辱内外周親畢集，堅不受觴祝。即誠兒夫婦，亦但令拜老人星而已。是日款親賓俱用素。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以有此年歲，雖極媿虛生，敢忘所自用？具牲儀，以七十生辰告諸考妣，上逮高曾，由自愚衷，故不悉遵時祭之儀。禮宜血食，故不在十五用蔬之日。

不義之事，斷不可爲。成則爲僥幸，不成則取禍。禍固

不可取、幸又豈可徼。

天下之民、爲農者多。故有國者、苟使農夫有輕棄其業之心、此大不祥事也。乃今者就吾昆而言、東作之時將過東作之事、僅及二三。農人視其生計若不繫乎此者、或傭雇、或遷徙、而田畝則一望赤土。雖以時之旱乾、然災祲從來所有、其救治之功、類若赴湯蹈火之不顧、力盡而後廢、曾未見有不思救治者。而長上亦漠然罔聞、此其意必曰、吾但知有田主而賦稅之無缺耳。彼佃田者、吾何暇問焉。不思田主即力處

其極、亦但坐而受困、無他慮。若佃田者、正須此土田以維繫之。倘俾有騰颺之勢、視如脫屣、則賦稅又何自而辦、而大患將莫解。故曰不祥之甚者也。吾恐將來田之爲累不可勝言、上受官司之征斂、下受田夫之需索、征斂愈苛、需索愈横。蓋彼見所征斂者必須出於田租、田主輸納之有無懸於吾手、雖多方需索、其敢不應夫。以二畝之入、即上產豐年、輸於官者已去其半、而田夫名雖爲貧賫、不之償、又去其所當償者、則餘者幾何。若產薄歲歉、有出無入、益不

支已。

讀亭林顧氏下學指南所載慈谿黃氏辨謝上蔡張橫浦陸象山三家禪學之說甚晰。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亦是聖人云然耳。若俗情、安知有吾所好者。正爲所好在富、故不勝求。聖人此言、直欲使人人於自已分內尋個所好、然而千百人中、正未知有一人否也。

纔不自攝此心、便無所不至。小人所爲之無所不至、亦只由此心放而不收。故曰、人心惟危。

世道人心、昏亂已極、總不識理義爲何物。愈出愈怪、可勝浩歎。

顧汝凝兄述其祖母王夫人早喪所天、遺孤二、思所以培植之者、莫如德。家故世官、僮僕不啻千指、於是盡散遣之而焚其文籍。又羣從中有佃農輸租不足者、輒鎖其舟、不令還。夫人曰、吾一嫠婦、力不能使還舟、何忍復視其人之餓。嘗以時給酒食。此其母德有過人者、以故子孫蕃衍、多有文行。

仁之中已兼讓意、而大學言仁必復言讓者、讓尤人

情所難、故孔子特稱秦伯以風世。

昔有後輩問前輩曰、聖人如何可學。曰、輕財便是聖人。旨哉言也。極其量雖堯舜讓天下、只是輕財。余見今之好利者、不勝其繫戀。繫戀常出於意外、則因害亦常出於意外。然卒莫之覺悟、不知均受心性於天。何以若是其溺而不返也。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先生祭夏師丞言文。

康熙三十五年丁丑、七十一歲。

同四弟閒坐良久、話及名教衰息。向余幼時、見有昆

弟不睦者、轉爲怪事。今則釁覺踵出、就所識内、屈指不啻十數家、敢不惕然省戒。

言與事在疑似之間、不之察者往往至傷倫敗德。故君子坦以居心、貞以執理、而疑似俱消。

恩怨須明。同曰明也、而重在恩不可忘。取與必謹。同曰謹也、而重在取不容苟。

謂二姪習之曰：語有之、立身孝弟爲本、治家勤儉宜先。斯言也、汝其勉旃。

有事勿正、即是先難後獲、而忘與助皆正所必至之

倩藏

病。兼其效遲則忘、貪其效速則助。獲字中該此二病、故不可不後。

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是聖學。反是、卽佛學。或曰、有事未嘗不同。余曰、途路之差、正在有事。聖賢之有事、集義也。佛氏之有事、守寂也。守寂則但知有心之虛、而不知有性之實。集義則靜而立其具衆理之體、動而達其應萬事之用。故曰、差正在有事。

靜而立其具衆理之體、卽是敬以直內。動而達其應萬事之用、卽是義以方外。

卽心卽性是生初事、是聖人事。自夫不能保其生初而不得爲聖人、則性已離、其心安得不分。而性又如何可離。其心安得不合。合則復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者、復性也。天地之心、卽心卽性也。

堯舜性之、孔子從心不踰、卽心卽性也。一但言性、一但言心、然性具於心、心不踰矩、卽心卽性也。

虞舜人心道心之言、便是分。舍心之外道無別在、便是合。合之之功、全在精一。一生安學利、總不外此。

惟其性具於心、本非二物、故雖大不仁不智、無禮無

義之人、而卒未嘗滅仁義禮智之性。其不仁智、無禮義者、放失其心也。而仁義禮智卒有時而發見者、本體之未嘗息也。惟其本體未嘗息、故但推致擴充、便人皆可以爲堯舜。

不留餘地之事、斷不可爲、尤不可教人爲。若有不得已之故、則備可別爲善計以曲全之。

古今之天下非有異也、古今之人亦非有異也。後世動謂古人之事非今人所能爲、古人之道非今世所可行、轉相師效、日以淪下、不知古人只爲此事行此

道而成古之天下。今苟爲之，苟行之，則雖唐虞三代未嘗不可在今日也。先儒謂「纔讓第一等人與別人做，便是自暴棄」。今只一自暴棄而遂舉斯世而沈淪之，哀哉。要其事無窮，其病則一，只是嗜利。古之人不好名，不好利，其後好利而猶或顧名，至今日而并不復名之顧，已哀哉。

戒謹恐懼，即是睹聞時之敬畏，未睹聞而守之不失，即是睹聞時敬畏之專一無間。慎獨，特於是非得失機關所在一加省察。此省察者，即是戒懼之本體，苟

有得而無失、又即止戒懼而應事接物專一做去、此
先儒謂動察靜存、不過也。
靜存時此戒謹、動察時此戒謹。應事接物時、總是此
戒謹。故曰、敬以直內。直也者、無間斷先後也。
東木父子自郡歸鄉、時正欲爲汝止納婦行聘、有遺
金當道遙見之、謂汝止曰、此塊然者、遺金也、汝必勿
取。汝止心怪之、然已受命、則謹從。既過、乃請曰、此遺
金者、非吾取、必有人焉取之。均與遺金者無與、何不
我取也。東木曰、人生一縷一粟、皆有定分、妄取者必

厚贶。坐待遺金者至而歸之，吾之分也。今既日暮不能，儻後至者能還其人，猶之吾還也。不能，則彼之所當得，吾何與焉。夫不取遺金，善一；不動心於子之納婦，善二。又思讓善於人，善三。非長者而能若是乎。記之以爲後勸。然天下有不可解者，東木他善類是，其德可知。然一生窮困非常，汝止乃至饔飧不繼。汝止之于已三十未授室，造物之於善人固如是乎。是不可解也。

中庸行達道也，是一行九經也，是一，便是夫子之一

貫。

何思何慮兼動靜言。靜也是何思何慮、動也是何思何慮。殊途百慮、卽是同歸一致之所見同歸一致、卽殊途百慮之所存。

從行達道九經兩一字體認一貫、更與忠恕覺親切。自君臣至朋友、自身與親賢至遠人諸侯、各得分願、豈非忠恕。

梅雨霑足、足見天之惠愛農夫。然恐東作猶未大興者、農之窮困則已甚也。特視去年此時水涸土焦、雨

久不至，則又何如耶。雖亦天道之常，正不可不感天之德。

祝京兆詩云，水車辛苦婦，山轎冶遊郎。不覺感歎人之苦樂不同也如此。然而此時農夫未嘗羨遊人，遊人未必薄田婦，夫亦各適其天而已。乃世之苦樂相形而不勝其欣厭者，獨何心也。

四月晦，試院災。或云有縱火者，蓋苛斂之所迫。噫，時事可知已，民命亦可知已。

爲長上者必能得端方正直如澹臺滅明之賢士以

表帥斯民而後可以行絃歌之雅化。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三代之治道也。

兩日風稍減炎威大熾。時余覆讀易蒙引、終日嚴坐、而室無北窗、衣非祼體、手不揮扇、然亦不覺毒熱之困人也。乃知物起於有而泯於無、意中有熱、則無地非熱矣。意中無熱、則無往而熱矣。

心以性爲體、性以心爲用。體用不相離、故知心性非有二。

一念一生持、非一生只守一念也。千休千事得、亦非

世務一切遺落也。只是戰兢自持、隨物順應。憑他萬感萬慮、不用別起念頭、故曰一念一生持。不著自己些兒陪奉、故曰千休千事得。

愼獨卻是主靜。

余之病也、陳趙二公皆言此過用心太耗氣所致、而以閱文講書爲切戒。余亦自知今年館職爲不自量力、然既任之而不終其事、或終之而苟且塞責、均爲有負神明。如何。如何。

後儒主靜主敬之學、總不外愼獨二字、故知聖人之

言無所不盡。
中正仁義本極靜、所以靜中卽具有中正仁義。若無仁義中正之靜、便落空寂、便體非體、用非用。
有中正仁義與無中正仁義之靜、如何分。曰、窮理則有不窮理則無。故格物致知爲大學入門第一工夫。
蓋聖學舍此亦更無第二法門。
鄭春陵兄脈余。余此番病患多端。痰嗽、一也。風寒、二也。怔忡、三也。盗汗與怔忡、皆自去年加劇、而怔忡時或少間、盗汗至今不減、四也。畏惡飲食、五也。自畨六

儒藏

脉常不接續、此氣血大虛之證也。其此六者、自非佳兆。而春陵獨謂此只是痰火舊症、又加風寒、故六脈帶數而兩氣口俱大。但正苦盜汗、發散又不相宜、只須清解之、則諸證自平。疏一方見示、即製服。昨傳公脈時體正發熱、脈自加劇。故見其憂思煩懣、嘗亦不爽也。

天地未闢之先、方是體。天地既闢之後、天地亦只做得用的事、將體與之俱耳。故聖人言道、多言用、不言體。然體亦至難言、故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善言體者、莫如伏羲先天之易。至文周而全是用矣。而文周後天之用總不越伏羲先天之體。故聖人之心、當其靜也、萬理畢具、而不墮空虛。當其動也、泛應曲當而無少造作。

周子主靜、是大易艮止之學。程子主敬、是大學緝熙之學。俱歷聖傳心要法。或曰、主靜、慮有偏弊、故程子易之以敬。此不知學者也。敬指工夫、固綜動靜而言。靜指本體、亦不與動為對。

格致知止以後之靜、是理靜。未能格致、未能知止而

言靜、是氣靜。理靜、故能慮而應萬事。君持氣靜以泛應、其不爲意見之私者鮮矣。

咈意之來、但能禁制不發、而不能不勃然于中。甚矣、學問之知易而行難也。且細思、亦何足咈意。不足咈意而咈意、無乃意之爲累、非盡咈者之過歟。其亦不得謂知之者之已明已。

一念不起、恰是一念自持。物來順應、恰是千事千休。

先霜降而隕霜、亦災也。

臨叔深以禪家之直見本原爲空而不實、是已。然謂

禪家所見者空、故爲病。吾儒亦必有直見本原而不墮於空者、本原既得、則以之應事接物、自然頭頭是道。余曰、本原二字先有辨、禪家所謂本原、心地之靈光也云云。已見集中、故不具。

醖叔又謂、吾所以欲先見本原者、只爲人心私欲錮蔽、更不出頭。故須絕去己私、洞見本原、則事物所在、更無非幾冒貢、下學不尤甚易、非謂不用下學工夫也。余曰、本原何嘗有私欲、私欲全從事物上起。故朱子謂心之本體、初無得失可言、及用之所行、便有差

失。今子既不先下學、而以直見本原爲絶去私欲、則少間事至物來、卽步步認私欲爲天理、何由明辨。且自謂大本既得、又安肯屑屑於事物。故惟至誠、而後立天下之大本。未到至誠、如何輕言立本。孔子七十而從心不踰、雖聖人而未到七十、如何敢言從心不踰。是子欲絶已私、恰縱已私。欲透靈光、恰蔽靈光。欲屏禪學、恰率天下而趨于禪學、非但倒行而逆施也。

醕叔曰、當更熟思以請。

是年先生祝馬君房七十壽序。　譚繡衷暨配蔣

孺人七十雙壽序。題顧文康公家書後、應公七世孫維楨請也。

康熙三十八年戊寅、七十二歲。

四月七日、先生殁。易簀之前三日、命設節孝先生位於榻前、俾其弟若子扶起向上叩首者四日、吾可告無罪於先人矣。其始終所持者如此。學者私諡曰孝定。臨終又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語既畢、目遂瞑。

毋欺錄補遺

讀亭林顧氏左傳杜解補正、載僖三十年左傳、爨有昌歜、白黑形鹽。補正謂歜、字誤、玉篇作歜、徂敢切、昌蒲菹也。

宣十二年屈蕩戶之戶、向讀作尸、補正讀爲戶。戶、止也。古者守戶之人謂之戶者、取其能止人也。漢書樊噲傳、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唐書李紳傳、擊大毬、戶官道、車馬不敢前。

襄十九年、諸子仲子戎子。顧氏引房元齡注管子曰、

諸子、內官之號。

昭元年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傅氏遜左氏、辨誤曰、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其相生大小之次皆有節焉。先王所以成樂而用之以節百事。其遲速本末皆有倫序、以及於中。五聲固本以黃鍾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爲五降。五降得其節、則

八音克諧、毋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而後、則非復正聲。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光武使桓譚鼓琴而好其煩聲、爲宋弘所惡者是也。

三年豆區釜鍾。毛晃曰、豆當音斗。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

九年、陳水屬也、火、水妃也。妃以五成。顧氏謂、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

然則水之成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火二牡、木以天三為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耦為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為水為中男、離為火為中女、蓋取諸此也。愚按今之星卜家、皆以能克者為夫為官、亦取諸此。

十五年、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顧氏謂、禮、為長子斬衰三年。喪妻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在君雖無再娶之理、

而其餘哀則同也。

定四年、嘖有煩言。劉氏謂、嘖爭言也。管子有嘖室之議。荀子、嘖焉而不類。

讀毋欺錄管見

讀是書、覺先生平日進德脩業、省身克己、處事接物之要俱在焉。必閱全本元本、然後可見其無一事放過、無一時錯過。若經刪摘、不惟當時之有爲而言者、今且不知其何爲、且恐去取亦未必當先生之意、亦仍與別人格言只圖口頭好聽者無甚分別。

凡係先生自舉過失、多在念慮之微。人或以爲醜者、而先生不諱也、正見其無欺處、正見其功夫嚴密處。錄者亦不必爲諱。

中間議論敘事、自成篇章者、有本無題目、只作日逐紀錄者、宜分別錄出、一清面目。

人生天地間、有固有之秉彝、當盡之職分、不可逭之責備。自有知以至於一息尚存、行之而不盡、履之而愈難。其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其事、官常士坊耕田鑿井飲食起居。其德、忠孝節義廉仁慈讓。其垂教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氏。其書、六經四子。其儀、冠昏喪祭。其民、士農工賈。初何嘗有元空微妙、超越常見之事與說也。然而淺之

則夫婦與能、深之則聖賢莫究、至簡至易之中、節文著焉至理寓焉。故聖賢立教以誠爲體、以忠恕爲用、性與天道卽流行其間而初非有兩事、故不待言之也。盡生之理卽盡死之理。鬼神禍福背不越此天與人無二致也。下學上達之理、惟毋欺二字足以盡之而非如佛老二氏之說也。根年四十得讀柏廬先生之書。是錄嘗手自謄寫、間以詰諸同學、而深歎世之言學者有異乎是也。自維固陋敗闕日積、絕學將湮、凜凜是懼、何敢背之。今承葉

佑藏

東友人李君蓺芸謀刻是卷以顯諸世，將來正學昌明，必有其人者出焉。因書服膺之意，以識嚮往，而并原夫吾道之授受自有其宗云。意以衛道，不僅爲此書言也。邑後學潘道根謹識并跋。

朱柏廬先生箸述目

四書講義

删補蔡虛齋易經蒙引十二卷

春秋五傳酌解

毋欺錄

遷改錄

困衡錄

多敗集

媿訥集十二卷

儒藏

治家格言

篇幅無多、家絃戶誦、昔人誤爲新安朱子所作、嗣又羣信爲　先生作也。惟讀　先生已未刻各書、皆不選入。且　先生之文詞旨渾厚、即用規誡語、不肯字字顯露、潤竊有疑。然謂　先生祠見廖養泉太守撰聯云、講學法程朱、欲訥毋欺、義理直同性命。治家承節孝、困心衡慮、格言悉準人情。以已確有所考。且潤莅此四年、習俗相沿、知之已稔。　先生作挽回世道之語、皆人情對病之藥也。世之羣信爲　先生作也、可無疑矣。金吳瀾謹註。

朱柏廬先生及門弟子

王子素巖名喆生，字酤叔。以青浦籍補諸生。康熙丁巳，中順天解元。壬戌，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時朱孝定以理學倡導後進，素巖從之遊，沉潛反覆通五經、四子、資治通鑑，復與同學嚴立課程，互相砥礪，學大進。爲湯文正公斌所器重，所撰懿言日錄、儀封張伯行稱其精深廣大，比諸衛武公抑戒云。

王子鶴隨名景獻，字介亭。素巖長子。執經孝定之門，遂於學問、於詩禮三傳反覆貫串。中康熙戊子舉人，

雍正元年

恩科進士。官廣西懷遠縣知縣、有惠政。縣境與猺獞雜處、先是、縣役每假公苛索、猺獞因之生變。介亭下車、揭榜通衢、痛斥其弊、又親至猺獞所居宣諭撫慰、苗民欣忭、至撰歌詞、吹蘆節、奏聯袂踏歌以頌之。又攝融縣。縣有鬻販婦女巨案、案涉柳城羅城三邑、幾八九十人、丐紳士求貸、以重賂啖之。介亭怒叱其人、渠魁皆伏誅。旋以父老乞養歸、遂不復仕。

朱子慎幾名立誠、字慎閑。父肅、以孝旌。慎幾七歲時、

讀尚書、或問之說、禹貢水道、瞭如指掌。師事族父朱孝定、以愼獨不欺爲本。旋補諸生食餼、與同學王素嚴切磋琢磨、講求氣靜理靜之說。後謁平湖陸稼書先生、歸作平湖問答一書。性至孝、父母病篤、廢寢食、願以身代、幾至滅性。生母卞氏以上壽終、愼幾年已五十九矣、以盛暑哀號致疾卒。咸豐間亦以孝旌。

支子謨音名守默、號太冲。少從朱孝定遊、補太倉諸生食餼、終歲貢生。工詩、著有嘯古齋詩稿。與余汜雲

劉崿、張雨時、柴奕、蔡孫大、登葉九淵、顧易稱爲玉峰八俊。

呂子德焕名廷章，號孚三，邑諸生，受業孝定先生之門，誠敬備至。與同學王素嚴、魏光士、朱慎幾、劉御𧃍諸人從事講席，體貼身心。孝定没，爲梓其遺集，并同素嚴建祠馬鞍山麓，捐田致祭。畢生言行悉遵師訓，著有遷改録、嚴心書屋集。卒年七十一。

魏子光士名宗灝，又冒李姓，時多稱爲李光士。自幼受業于孝定之門，服習師訓，言端行慤，爲士林推重。

著遷改錄、自課功程。按呂子孚三祭文言康熙丙寅孝定先生有講學之約、其奉約而常親几席者、惟君及王子素嚴毛子雲翼董子觀三輩四五人而已。爲人誠懇敦篤、不應得暴疾卒。而又無子、僅息一女、年五十二、天道茫茫、深爲痛悼、則其爲人可知矣。

劉子御⿰豕夋名葳、郡人。父公旦、殉節前朝。時御⿰豕夋尙襁褓、母陳夫人經營旅櫬、歸葬其夫、後即入空門、居崑之勝蓮庵爲尼。御⿰豕夋幼爲通門王君禹慶所撫。十歲時曾患疾、就醫婁東沈世瞻。沈君知爲忠孝裔、憫之、

爲施治。疾既愈、留其就傳讀書。嘗來崑省母、尋入貴庠、師事孝定。刻苦力學、尊聞行知、爲諸生祭酒。每追痛其父之就義、母氏之劬勞、未遂顯揚之志、日夜滴零。子登泰字心翼、亦苦心礪學、刻其祖考遺文、表揚殉節事始末、皆無忝爲忠孝後人。惜年俱不永、未及五十而卒。

毛子雲翼名飛、幼失怙恃、家貧資館穀以給、困童子試久而後得。逾壯耍偶及子、就居僧寮讀書之志益銳。從孝定遊、受業維謹。孝定喜其志之堅而憫其貧

之甚、嘗屬同學之有力者出粟以佐之。年未五十卒。

董子覲三、名號未詳。自幼執贄孝定之門、潛心研究、與同學相切磋。及孝定有講學之舉、又與魏呂諸子日侍函丈、心體力行。曾請箴規於先生、孝定答以學必有得於己而後可爲益於人、觀三終身奉爲矩矱、第不永其年。

錢子愚谷名金聲、字玉振。自幼能詩。康熙乙酉、
聖祖南巡、愚谷以諸生獻詩賦、錄取爲宋金元明四詩館纂脩。丁母艱、未赴。越二年、

車駕復南巡、獻謝
恩詩。所錄者相繼登顯要、愚谷以父老堅志終養。邑令趙光謨聞其賢、延課其子。三年絕無干請、年七十三卒。

葉子象鴻名李暐、字朗吟。明工部主事國華曾孫、補嘉定學庠生、由例貢授涇縣訓導。課士勤嚴、涇俗爲之一變。有北遊草、朗吟集。

葛子聲蜀名太樸、號山民。初名愼中。少補靑浦縣諸生、大父驄、父雲薜。時朱孝定以理學倡導、山民親炙

其門。同時嘗湖陸稼書先生亦林居講學、山民扁舟往謁、談論甚契。所著有西爽樓詩集。卒年七十餘。

葛子觀瀾名誠中、號省齋。自幼從朱孝定先生受周易、潛心玩索、通其大義。補邑諸生、好古文詞、詩宗溫李。與同里余起霞及從兄聲罻相倡和、著有草廬詩集。

葉子廷玉名振珽、號確齋。熏華孫、方至子。貢生、執贄孝定之門、身體力行、一稟師訓。嘗大雪夜侍孝定夜膳、酒半、孝定忽興歎。確齋起問先生何歎、孝定曰適

憶及故人貧甚，當此嚴寒，恨無綈袍爲贈耳。確齋答曰：此不足憂，且請暢飲。及明，問師所在，以白粲十斛遺之。孝定於歡飲之時，忽戚然念故交之貧乏，而確齋以仰體先生意，即饋遺於素未相識之人，斯眞兩賢矣。

葉子韋叔名宏緩，號藹園，國韮曾孫，太學生奕荃孫，邑庠生天機子。中康熙辛未進士，由縣令擢吏部主事，遷員外郎，官至敘州知州。一作知府。

周子震平名嗣發，號拙園，明南京刑部尚書倫六世

孫。由吳縣籍中康熙乙酉順天舉人。少師事朱孝定
潛心理學。性慷慨好施與。屢試禮闈不售。年七十八
卒。著有拙園吟稿。
盛子玉臣名炎、號未詳。諸生。從孝定受業。先生有勖
以勿變文體書。著有東蓿草堂稿。
顧子相賓初字壽音、名世茂、號栗園。明禮部尚書錫
疇曾孫。少師事朱孝定、潛心理學。游學山東、補萊州
金川衞諸生、尋受餼。歸里後、書法秀勁、名冠一時。嘗
作廣惜字說、以警世。晚年更號墨癡。

儒藏

徐子遐佐名與華號曰巖林倩先生幼子。十二歲從學於孝定先後六年、通經登仕籍。年五十時、其嗣濟之身之昆季輿觴爲壽請於孝定、孝定爲作梅圃記以畀之。其長兄名與裔字揚貢、師事節孝先生潛心理學。順治辛丑進士、將得官以奏銷罣悞而罷。及事白、遂不復出。與孝定互相砥礪、及門甚衆、稱退山先生。

徐子樂原名向揆、號來李。與裔第七子。少補吳江縣諸生。幼從孝定游、有儁才、終廩貢生。以名節自勵、工

詩文。

徐子濟之，弟身之名號皆未詳。俱日巖子，受業於孝定之門，講受四子及制舉學。

顧子中孚名易，號柳村。恂九世孫，由太倉學受餼，改歸新陽。年十六，母歸氏病危，籲天祈代，刲臂肉煮糜和藥以進，母旋愈。稍長，出後伯父，力貧奉養，與王魏呂薑諸子與朱孝定講學之規而受業焉。嘗著得仁操存二圖，得先儒未發之旨。慕陶靖節之爲人，故號柳村。所著律陶讀陶譜陶，爲長洲沈學士德潛所稱。

卒年五十九。

顧子達夫名供善，號柏亭，亭林先生之姪。父纘，諸生，殉乙酉之難。母朱氏自刺不死，匿其姑以免。達夫中康熙丙辰進士，授內閣中書，性通敏，解國書繙譯。大吏擬列名薦，以疾卒，年四十餘。

徐子達夫名陶璋，字端侯，號薌圃。中康熙乙未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遷居蘇郡之長洲，乞假南歸居最久。乾隆元年，補原職，纂修實錄，卒於官。守拙按：徐子與素巖同官翰院，故與王子相善，而考定又曾館洞庭徐侯齋先生所，與郡城相近。先生與素巖書，有欲枉

受業語、其必欽
慕而師事焉。

朱子誠之名導誠、孝定先生弟用皥子。六歲而孤、孝定撫之如己出、教以讀書。孝定無子、爰立爲嗣、克承家學、能文、兼工書法。

潘子碓潛名道根、號晚香。私淑孝定先生、潛心明理盡性篤實毋欺之學、研求四子六經精義、旁參互證。又善詩、工古文詞、時推作手。嘗恢復前明陸孝子暨陳鐵氏孝烈之墓、又與張君潛之搜輯邑中人詩、爲

國朝崑山詩存三十二卷。性恬退、邑令山右王公省

山薦舉孝廉方正，堅辭不就。隱居於鄉，以醫餬口。年七十一卒。郡人呈請崇祀鄉賢，事輿，不果。同治九年，附祀孝定先生祠。

孝定先生既隱居，聚徒講學，及門甚衆。茲輯其言行之有可考者，商之潘君勤補，爲作小傳一一紀之，以附不朽。然散見於先生詩文劄記中而未能詳考者尚復不少，糊不敢臆爲附會，又不欲任其湮沒焉者，則有如顧子恪如，先生與素巖書中謂其與御褻俱已早故。柴子藝循，先生作書勉以沈潛確實爲功。藝循方壯歲，圖其容，益念其身之所自出，請先

生書蓼莪篇、先生嘉其意。顧子德芳、先生勸以專心。課業、作書勉之。唐子履吉、先生有與論詩格書。潘子咸正、先生閱質疑錄、與論言動事物書。周子宇尹、先為欽序三先生門下。後從學先生、有賀生子書。徐子星來、先生有勸勉改過札。張子闇成、先生與盛〔王〕臣劉御𥳑王素緩四人公函、謹密為主論。胡子振安、先生以任、勇太過、求名太銳、有勸改過務實書。又題廬山瀑布生照辭四章。陸子省公、婿姓顧、先生有勸戒圍棋札。席子永激、見席太孺人壽序。王子友竹、先生與論告子之不動心、見毋欺錄。徐子韓若、曾請先生書孝經跋。周子載聖名碩周子方宣、名蕃。見先生與二周生札。王子文堯、先生嗣子導誠弟子。在先生館舍兩月、親承指授、先生甚喜其端靜誠篤。惜早卒。先生作文哀之。共十六人、並列于

篇。是鄉藏書之家博古之士得有一二考證、惟冀
羣相錄示補刻以遂表揚。金吳瀾謹識。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

清・吴光酉 重訂
舒大剛 校點
蔣宗許 一審
劉 琳 二審

清雍正六年刻本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二卷、附錄一卷，清吳光西重訂。清雍正六年清風堂刻本。

陸隴其（一六三〇—一六九三），字稼書。原名龍其，以諱改今名。清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進士，歷官嘉定、靈壽知縣及四川道試監察御史。爲官清正廉潔，多有政績。雍正二年從祀文廟，追謚清獻。隴其尊崇朱熹理學，力闢王守仁心學之非，無論居官盡職，抑或開館授業，皆以昌明學術、端正人心爲己任，有「醇儒第一」、「傳道重鎮」之譽，爲清初理學的重要代表人物。著作主要有：《問學錄》、《讀朱隨筆》、《松陽鈔存》、《松陽講義》、《三魚堂文集》等。後人輯其著作爲《陸子全書》。

陸氏年譜今傳者不下七種：即陸宸徵、陸禮徵編，周梁參訂《長洲陸子年譜》（乾隆鈔本），陸宸徵、李鉉輯，吳光西編次《陸稼書先生年譜》（康熙五十七年刊），吳光西重訂《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雍正六年刊），張師載《陸子年譜》（乾隆十年刊），盧豪然重訂《陸清獻公年譜》（乾隆後聽鶴山房刊），吳光西編、楊開基重訂《陸清獻公年譜》（嘉慶二十五年刊），吳光西等編、諸家偉等整理《陸隴其年譜》（中華書局本）等。然攷其淵源，似皆以陸宸徵等所編者爲源頭。蓋陸宸徵、陸禮徵爲隴其子姪，李鉉則其子婿，初爲是譜，得之耳提面命。然過於簡略，間有闕漏，故周梁、吳光西皆爲之增訂。特別是吳光西本，訂李本之訛謬，補李本之闕失，又經曾安世糾駁數條，再經屈兆麟、屈兆凰、馮欽中反復討論，然後刊行，是諸本中之佼佼者。然吳本仍不免小有失誤，特別是雍正時呂留良案發，譜中凡涉呂留良事，吳譜概從挖改，致多處天窗，十分惹眼。因此又有張師載本、楊開基本、中華書局整理本等諸本出。諸家或爲之重訂訛謬，或彙聚衆本比勘校正，以定一尊。歷觀諸本，雖然此長彼短，各有千秋，而終以吳光西本有承上啓下之功，是不可廢錮者也。吳譜卷上卷下皆爲年譜，《附錄》則是「歿後垂恤」、「有司奉祀」、「從祀大典」、「行狀原本」等。光西字豐在，與隴其同里，其舅父爲隴其門人。

今上嗣統之二年三月初吉、臨雍釋奠畢、即集諸儒臣於彝
倫堂、講明經義、折衷漢魏唐宋以来諸說之同異、視石
渠白虎故事為較盛焉。爰
命禮臣、攷古之有功聖門、宜復宜增者、定議以聞。禮臣議上、
復再三詳審、務求至當不易、為萬世準繩。先臣隴其遂
得邀
恩、從祀聖廡。
皇朝八十餘年來、一人而已、豈非異數歟。宸維海内瞻仰先
子道德文章、匪朝伊夕、今得
聖天子表揚而追崇之、道愈顯、名益彰、年譜一編、藉以信今

而傳後者、豈容造次。往時曾以草本屬吳子豐在兄編訂。適錦州吳夫子初涖吾禾、嚮往先子、不啻山斗、即取而刊行焉。中間或因傳聞之誤、不無攷核之疎。豐兄恧然不寧、引為己責。復殫數年心力、重輯是編。較舊刻增什之七、其有疎誤者、概從芟改。大約据先子隨記一書、而間附以遺文雜錄之最切要者。原原本本、洵無餘憾。於以懸之國門上、以揚扢

聖天子崇儒重道之意、下以鼓勵後學者希賢希聖之心。非同小補、豈徒不肖有榮施而已哉。旹

雍正四年歲次丙午八月既望、男宸徵百拜謹識。

先生歿今卅餘季矣、道德轢古今、名聲垂天壤、林何人斯、敢尚論先生哉。顧私心有不能自已者。先生爲余舅氏、余兩娶又皆先生外孫女、故知先生最詳。先生自少卽以聖賢自期、不求人知、人亦未有知者。先大父獨心器重之、延之家塾、俾先子執經受業焉。時在康熙初季間、余生也晚、不克親聆先生之誨。少長、於過庭時聞之先子曰：世人但知先生學貫天人、道承洛閩、寔乎不可企矣。不知先生秉質亦無以甚異於人、皆由於强學勵行、孜孜矻矻、不少自寬、故能直接一貫之傳、所謂參也竟以魯得之、先生有焉。先生律身甚嚴、又藹然可親、待人甚恕、又毅然難犯。館我家七季、每喜與汝大父談

論或書理、或世情、心有所契、輒錄而誌之。今先生所遺隨記可覆也。汝大父年近九旬、與先生談、輒移時不倦、而先生亦不以前輩故有所隱而不盡也。平居手不釋卷、至夜分方寢。寢不待明而起、每就星光之下、執卷熟玩。即讀史亦朗誦、必精熟乃已。居常飲食有恒、酒亦無量、然過三爵必起矣。案頭有洪武正韻一書、每午飯後必檢記數字。故先生親筆雖屬稿亦一筆不苟。字不求工、不合正韻不書也。丙午、舉於鄉、尚在予家、報至、了無喜色、但云、學成不患不遇、我愧學淺耳。此余所聞於先子、皆瑣瑣未有傳述者。及今不傳、恐就湮没、況道無精粗、本末一貫、未可以爲細而忽之也。後先生出任邑

業每寓書於先子、謂小學一書、不可不讀、令小子日記數行作果子啖由今思之、誠有味乎其言之也。歲辛未罷官歸里、足不入城市。雖我家爲先生款遊之地、又屬至戚、不能邀其一顧。先子再三强邀之、則曰、我厭與當事往還。其實別有所爲、不欲明言也。是季冬、余親迎於李先生時在外父宅、知余將至、卽駕小舟就視余、余自是始得望見顔色焉。厥後亾室述先生於前一月在彼家、取內則中爲婦之道、逐條講解、諄復不厭其因人施教類如此。壬申春、予始登先生堂、得飫聞教誨、覺語言動靜、事事可師。又皆出於自然、所謂如飲醇醪、不覺自醉、不足以喻。見周茂叔如光風霽月、髣髴似之。方謂

親炙之日正長，孰意是冬卽捐館舍。雖天下之不幸、豈非林之尤不幸也哉。今余姊丈吳豐在兄思初刻先生年譜舛誤多而事蹟畧、重輯是編、余寔有同志焉。雖不免管窺之誚、然聞於先子之大畧、皆可爲後人法、敢謹述之簡端、俾世亦知先生之學非由天授、皆其自造也。然則人特患好學深思躬行實踐不能如先生耳、能如是、何患不先生若哉。今 國家以先生從祀聖廡、示道統之有歸、固所以風勵天下、亦足以報先生一生之勤苦矣。余敢與世之學者共勉之、庶不負先生惓惓待後之意云。

雍正三年仲冬長至前一日、甥倪喆林拜手謹識。

儲藏

酉弱冠侍外父倪貽孫翁、翁故先生高弟、讀書論事、必舉先生以爲勗。因得悉先生之爲人。顧先生官京師、高山景行之慕、徒切焉。歲辛未、先生賦遂初、自分末學凡陋、未可進謁先生。私謂居既同里、生及同時、親炙會有時耳。無何、先生即千古。哲人云萎、後學之不幸也。然余備聞先生之緒言於外父、且與先生之嗣君宣方、令壻李子枚吉交最久、因得盡讀先生之書、飫聆幼學壯行之梗概、豈爲不幸哉。爾君謨述先生年譜一編、徃時曾出以見示。余嘆先生學問淵源、居官始卒、盡在此書、惜無有流傳海內者。適宗公來守我禾、下車伊始、即以先生宜從祀聖廡、再三申請。既格不行、於是特建書院、

專祀先生。又取年譜付剞劂。陸李兩君知余固有志私淑者、屬爲編次。竊喜昔雖未及先生之門、今得揚扢其嘉言懿行、垂之無窮、與執經問字何異焉。旹康熙五十七年歲次戊戌、六月之吉、同里後學吳光酉謹識。此余原訂刻譜跋語也。今重加增輯、謹以例言六則、附正海內之願學先生者焉。

一、今譜仿李果齋氏所作朱子年譜例、表年繫月、事有原委。分爲上下二卷、條理秩然。至先生沒後崇奉之典及今從祀本末另爲一冊、與譜並行。其行狀一篇、似可弗錄。但原本實先生族叔威咫先生禁筆、謂外父倪貽孫翁爲先生及門之冠、擬之朱門黃勉齋、欲嫁以名、倪謙抑弗敢當、家

袁柯寓匏翁見而悅之、輒持歸改換數語、刋入己集。此余所灼見者。今不敢沒茲狀所自。謹將作者原本刋附於後、亦近世所刋行朱子年譜例也。

一、先生大節在闢邪說以崇正學、程朱之道賴以復明、此有關於學術人心之最大者。如與人論學諸書、縱不能悉登之譜、豈可不略存一二、以引厥趨。原本概置不錄、今採掇其最切要者、助茲來許、庶不失先生嘉惠後學之意。至其經濟、則見於兩爲邑宰、及諸封事、雖未得大展所學、而規撫次序、已可得其致君澤民之大略矣。顧先生所最留心者、又在曆法、河渠、原本闕如、故加詳焉。

一、先生未遇時、館於邑中倪氏者最久。自嘉定罷官後、設帳於虞山席氏、故漢翼漢廷兩君篤信殊深。迨先生歿後、裒集遺文、彙刊行世、厥功甚鉅。第將先生中年所輯四書講義、強名之曰困勉錄。不思困勉錄之名、先生捐館之年所立、先作條例五則、未有成書。今所刊本正先生所謂此時程朱薛胡之書猶未遍閱、陽儒陰釋之言猶未盡燭其蔀、故採錄不必盡出於至醇、蓋存之以竢異日駁辨。其條例中謂之辨一條、未必不爲當年所輯而立也。學者倘以爲先生手澤所存、不忍聽其湮沒、名爲舊本講義、與舊本大全並行可也。若竟謂之困勉錄、恐失毫釐千里之辨、不幾

埋沒先生一片衛道苦心乎。故譜中不得不詳論之，庶異學無可藉口耳。兩席君奉教於先生有年，度必知先生之學與年俱進，前後不容相混，當不以鄙言爲罪也。

一、原本出李君校吉之手，而同參者則爲趙君魚裳、曹君星佑也。爾時錦州椒亭公守禾，頗知尊崇先生，向李君索年譜授梓，李即以所草叔本進。郡公爲之點竄，而舛漏處猶多。李知余誦法先生有素，屬爲校訂，且丁寧云，此本係郡尊手定，不可更改過多。愚因但取平日所聞諸人及舛誤顯然者，增芟數十條。而刊貲給自郡公，刻期告竣，未暇細參，深用抱愧。刊成，遥質梅廳曾先生於浦陽，名安世，時爲浦江博士。

固夙昔仰止先生而以不得親炙爲恨者、葢今之有道而洽聞者也。不惜糾訛條繫緘示、余因决意重加增訂、定爲今本。其功葢不可沒云。

一、先生崇尚實學、不事遊揚、而中年宦遊、居鄉日少、所以夢楹之年、去今未及三紀、而文獻寥寥、鮮所徵据。酉幸向從外父遊、得聞其略。今復得外弟幼徵出所録先生手筆隨記一書、自丙午以至末年、事無不具。其與傳聞異辭者、固大異矣。如獲拱璧、奚啻百朋。加之助我參互攷訂、斟酌去留、不煩、不漏、將伯之功、亦非小補。倘　國家蒐輯遺文、欲垂信史、則是編殆庶幾焉。

一、是編已改訂數年，業有成緒，因艱於資斧，不克刊行。歲在甲辰，先生得從祀夫子廟庭，名世大儒，與天不朽。海内學士大夫莫不延頸舉踵，欲得先生爲人之詳，則編輯年譜，敢不倍爲詳慎，遂發憤又細加校勘。兼得我門有先生之甥屈學賢兆麟、屈念萱兆鳳、馮愛之欽中，反覆證論，庶無餘憾。刻既成，未敢問世。丁未初夏，會陸堂太史奎勳給假旋里，持以就正。蓋太史於先生爲難兄弟，而夙昔亦惟先生是誦法者也。浹歲而以丹黄本見貽，中間多改定處，因命工重加刊正，匠石之斤，自不容没。而余輩詳慎之意，亦因以附見云。

雍正六年歲次戊申孟秋之吉，光酉再識。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目錄

卷之上
明崇禎三年庚午始至　國朝康熙二十有一年壬戌止。
卷之下
康熙二十有二年癸亥始至三十有一年壬申止。
附錄
歿後垂恤
有司奉祀
從祀大典

儒藏

行狀原本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上

後學吳光酉重輯

陸先生諱隴其，字稼書。原名龍其，其再就京師補職也，有所引嫌，改龍爲隴。唐宰相宣公之後。世居浙海鹽之當湖。明析平湖縣，乃爲平湖人。六世祖春坡公，諱東始，居泖口，其地一名顧書堵，去縣治東北四十里。築堂名三魚。以父溥爲豐城丞，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之。人謂盛德之祐，因顏其堂，示不忘也。故址猶存。五傳而爲先生封公，諱元，後改標錫，字叔因。先生前母鍾

孺人。母曹孺人、實生先生。卒年六十有三、仕至四川道試監察御史。歿後三十有三季爲今

上雍正二年、奉

旨從祀孔子廟庭。

庚午　明莊烈帝崇禎三年十月十八日、先生生於泖濱世居。

辛未　四年、二歲。

壬申　五年、三歲。

癸酉　六年、四歲。

甲戌　七年、五歲。

乙亥　八年、六歲入小學。

儒藏

塾師爲邑庠生彭元瑞。見先生端重不佻、即以大器目之。

丙子　九年、七歲。

丁丑　十年、八歲。

戊寅　十有一年、九歲。

己卯　十有二年、十歲。

庚辰　十有三年、年十一、受學於家庭。

先生四子書五經既卒業、塾師授以左氏内傳節文。暮歸、必就封公問其詳、封公具爲指示。即覓全本篝燈夜讀、詰朝、皆已成誦。封公又手錄古文授讀、旦暮自爲講

解、務期精熟。故先生幼年爲文、即原本經術、醇而後肆、
儕輩莫不傾服。

辛巳 十有四年、年十二。

是年、師事邑學生朱雲會處士公亮長君也。公亮見先
生德器粹然、決其異時必以大儒名世、遂以女字焉。

壬午 十有五年、年十三。

癸未 十有六年、年十四。丁母曹孺人憂。

先生哀痛擗踊、不異成人、動與禮會、蓋天性然也。

甲申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年十五。

乙酉　二季年十六。
時兵荒相繼、淛濱地界江浙、盜賊尤多。先生隨封公倉皇奔避、而讀書仍不輟。
丙戌　三季年十七。
丁亥　四季年十八。
戊子　五季年十九。
己丑　六季年二十。
庚寅　七季年二十一、赴嘉善蔣氏館。
先是己卯歲、先生伯父璺濤公燦、以濟南司李闔門殉節、時先生甫十歲、痛傷不已、即有隱居友教之志。逮是、

儒藏

嘉善明經蔣文琢聞先生人品學問迥越時流，延訓其子道隆。先生曰、是我志也。慨然就焉。

辛卯　八秊，年二十二，赴嘉善李氏館。

嘉善處士李荆樸延訓其子，館於危樓之下，因作危樓文以見志。

壬辰　九秊，年二十三。正月，就婚朱公亮氏。

封公家貧，因命先生就婚。十二月，長女生，後適金山衛庠生李鋐。

癸巳　十年，秊二十四。

甲午　十有一年，秊二十五，改館李氏。

李赤茂煒亦嘉善人、仰慕先生師範、欲延訓其子光堯、應機先托人道意、先生曰、我固願往、但館穀不可有加、使我有以謝主人。

酉按、辭少而就多、世俗之常情也。先生顧以不可有加爲約、其審義利、去就、槩可知矣。

乙未　十有二季、年二十六。

丙申　十有三季、年二十七、補邑庠博士弟子員。

時學使者爲谷公應泰、字霖蒼、豐潤、名進士也。有明史紀事本末行於世。

丁酉　十有四季、年二十八、應鄉試、下第。

佑藏

先生既不得志於有司，益發憤下帷讀書，取大全諸書反覆參訂，得其要領。因云，大丈夫生乎斯世，攬轡澄清，匪異人任。今日之憂，豈爲温飽哉。又云，自量學業未能過人，則貧賤不爲不幸。此囊螢映雪之日，非怨天尤人之日也。歸途，書籍爲游兵所掠。自訟云，書曰天錫禹洪範九疇，夫能行疇範之道者，乃錫以疇範之書。我寔不能，故天靳之。

十一月，歲試一等第二名，補廩膳生。

谷公評其文曰，胸無寸書，見不類字，便如爰居之駭鐘鼓矣。磊落英多，我正以不類賞子。是月，次女生，後適邑

庠生曹宗柱。

戊戌 十有五季、年二十九、復館於嘉善李氏。秋、作銘自警。其辭曰、洪範六極、弱居其一。所貴讀書、變化氣質。當斷不斷、爾自貽戚。又曰、生者待汝養、死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汝無或輕爾身、以殉無涯之慾、而喪厥志。又因人言而自反、曰、自覺克己復禮、主敬行恕之學、相去天淵。朝夕而思之、數日而批點之、墨未乾而忘之、謂之何哉。

己亥 十有六季、年三十。

庚子 十有七季、年三十一。二月、子定徵生。赴婁邑周氏館。

婁邑處士周孟韜延訓其子纁凡三載。松郡之士、聞先生至執經者甚衆。其最知名者、趙魚棠鳳翔、旂公慎巖昆季也。

辛丑　十有八季、年三十二。作告子陽明辨。

先生因拈告子曰不得於言一段題自記其篇末云、告子不是如禪家守其空虛無用之心、不管外面、只是欲守一心、以爲應物之本、蓋即近日姚江之學。然不能知言養氣、故未免自覺有不得處。雖覺有不得終於固守其心、絶不從言與事上照管、待其久亦不自覺有不得、而宲肰悍肰而已。以宲悍之心而應事、則又爲介甫之

執拗矣。故告子者、始乎陽明、終乎介甫者也。大抵陽明天資高、故但守其心、亦能應事。告子天資不如陽明、則遂爲介甫之執拗。又告子天資高、故成執拗。若天資柔弱者、又爲委靡矣。

壬寅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年三十三。

癸卯 二秊、年三十四、赴邑中倪氏館。

邑孝廉倪公吉甫延訓其子淑則、字貽孫。賓主相得甚歡、館於倪者凡七秊。貽孫翁得先生指授、謹守家法、爲及門之冠云。其與吉甫公談論、有足垂教砭俗者、悉筆之

隨記、其略曰、吉翁云、游戲之言、斷不可出諸口。嘗記永則戒人曰、莫道是詼諧、其實是輕薄。此至言也。況在我無心之言、或犯人所忌、便恨不能忘。嘗見朋友往往有以此成隙者、甚可懼也。中正之士、一涉詼諧、人便輕忽。其亦何取於此哉。亦有靜穆之士、見衆詼諧、便爲效顰、不知守吾靜穆、未嘗不可見重於人、何必學此輕薄乃爲和衆耶。又云、人之作孽、莫甚於口。我閱人多矣、吉翁時年近九十。見言語尖酸者、罕有不逢天譴。如縣西中丞公之後賢否不一、今其子孫顯者、其祖父皆木訥者也。惟[redacted]最利口、而今已絕矣。[redacted]之無後也、其亦由此乎。故

人惟若拙若訥爲貴、即眞訥眞拙亦何病乎。吾在二十季前見能言者、常自恥不如、自今思之、亦正賴其不如也。又云、聖人論孝曰色難。當親心與已有不合之時、色爲尤難。孝道至廣、凡一舉一動、不合於理、爲人所嫌詬、及父母、甚可懼也。又云、昔趙漸齋乘轎出、至時家灣、偶觸一秀才。其人大罵漸齋、出轎從容敬謝之、罵猶不止。從者皆不能平、漸齋惟自謝過而已。後數日、罵者犯人命、漸齋聞之、曰、吾累之矣。使吾稍與之計較、其人當自戢、不至於此。先生曰、可見惟知含忍、猶非盛德事、盛德者、必和顏色至誠以教誨之。又云、施存梅爲諸生時、村

居讀書、嘗以糖食粉團誤蘸硯墨、食竟面盡墨、不知也。先生云、此雖不可爲訓、然亦可想見前輩用心之專。

按、吉翁所言、皆同邑人事、先生記此、亦聊備文獻之闕耳。

酉

增定四書大全成。

先生以四書大全一書、間有繁蕪、尚多缺略。因標其精要、採蒙引、存疑、淺說諸書之有合於章句集註者附焉。自戊戌季始、凡六閱寒暑、至是而書成。先生歿後、及門念先生精力曾萃於是、遂鏤版行世。然先生晚季自謂輯是書時、于程朱諸儒之書猶未遍閱。嘉隆以後、改頭

換面似是而非之說，猶未盡。獨其於去取，猶有未愜意者。因顏曰舊本大全，有序言之甚詳，載文集中。

酉按：亾友趙子魚裳云，往時旂公晤何義門，語次及是書。何云：先生根柢深厚，何是書去取不大遠於楊、顧說約耶。趙因出序示之，何恍然曰：吾固疑先生之學不止於是。不讀此序，幾失先生矣。今此序得列於簡端，義門不為無助云。

四書講義成。

先生之學由博而入。輯大全時，於明季紛然襍出之講章，亦靡不披覽。間有發明書理及有待駁辨者，亦並錄

入集。常言此書所收甚襍，若中無定見，閲之易惑，尤不輕以示人。蓋先生未定之書也。晚季有困勉錄之作，屬草僅數十章，今所存者，僅有南宫适問於孔子至論語篇末一冊，係晚季手筆。未及成書而歿。其作書之例，筆之於末年隨記甚詳。及門顧以所輯之講義當困勉錄，殊失先生不輕示人之意。試細按所立作書條例，當亦曉然於名之不容輕假矣。

釐正制義體。

先生以習舉業者風氣日靡，非先民八股矩矱。因力追成弘以來王唐馮顧諸家之文，去貌取神，自成一家言。故今所傳四書文稿，皆理精法老，爲舉業正宗。視初年

雄奇放膽之文、大不侔矣。然不合時好、赴省就遺試擯不得入闈。先生因細書十二字於寓壁而歸。其辭曰、蘇錐入函關、塞項船沉、鉅鹿平。亦可想見其壯年邁往之志也。

甲辰 三秊、年三十五、性理諸書彙編成。

時制科改八股爲策論、先生參取性理大全、文獻通攷、大學衍義補、治平略等書、手自抄撮、分門叙類、彙成一編。古今得失異同、瞭如指掌、非僅空言、可資實用。

乙巳 四秊、年三十六。

丙午 五秊、年三十七、領鄉薦。

中式第九名、主考官爲丹徒張公玉書、潛江劉公廣國。同考官爲蘄州程公伊。主考官嫌濂洛關閩守一再見、疑有弊。同考官不能執論、幾見遺、賴郝房趙公耐孺奎光常州人。力爭以爲可冠得雋。揭曉後、諸公見先生悃愊無華、知尚實學、前疑頓釋、交慶得人。

公車北上。

凡所經之地、必詳誌其道里遠近、及所轄界址。至流傳古蹟處、又必按之碑碣、或訪之父老、以徵信焉。詳隨記中。

丁未　六年年三十八、下第、南旋。

出都由水路南旋，於水道之源流分合、漕運之古今異同及名人事蹟，靡不詳叢筆之隨記。其隨處留心經濟如此。

六月，如慶元。

時，房考程公爲慶元令，先生往謁之。路踰仙霞嶺，歷浦城至清河。自此至慶元，路極崎嶇，轎役至不肯行。先生不憚跋涉，徒步以赴焉。

九月，自慶元歸。

時宅南二里許，爲江浙往來孔道，以其逼於泖也，邑令設柵以譏，往來客舟俱從他道行。有上洋客私越焉，里

民因窘之、客計無所出、餽以舟之所有、乃得免。先生聞之、曰、是所謂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也。諭里人還所餽、客感激涕零而去。

戊申　七年、年三十九、仍館於邑中倪氏。六月、閱天文書。以地震故也。自史漢以下星曆家言、靡不畢覽、折衷至當。

七月、子宸徵生。

己酉　八年、年四十。四月、赴館。五月、有感以自警。

時有負先生者、第自警曰、人之待我、有至陋者在、我不可以陋處之。有至刻者在、我不可以刻加之。惟自處於

仁禮可也。苟我亦效其陋與刻焉，蜀人不見彼之陋與刻，但見我之陋與刻，即若人亦自忘其陋與刻，但覺我之陋與刻。其招尤而叢怨也多矣。即無論怨尤，吾平生所自期待者何如，乃效此輩所爲耶。傳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斯言可三復矣。又曰，春秋之義，不責下責上，不責小人責君子。大易之義，不憂衰而憂盛。以此思之，人生何時可不戒謹。

八月，有感以警官邪。

時邑令以賄聞，適民間有一事訟于官，其是非瞭然，爲先生所熟悉者，令竟枉斷。先生曰，作縣官爲民斷曲直，

職也、而以賄焉失其職矣。乃有兩造俱無賄者、私心且不悦、曰、我何爲爲彼徒勞。是不惟失職、且忘其職矣、豈不謬哉。先生自註曰、八月廿七、有感而言、不十日而其言驗。

十一月、再赴公車。

庚戌九年、四十一。二月、捷南宫。

會試中式第三十五名。主考官爲栢鄉魏公裔介、合肥龔公鼎孳、高平田公逢吉、海豐王公清。同考官爲黄岡陳公肇昌。

三月、

儒藏

賜二甲第七名進士出身。

初一日、殿試、黎明進至太和殿前。行禮畢、殿上傳策問、下皆跪受、起就位。單東雙西、皆立書。初四日、傳臚畢、隨榜出、至東長安門外懸榜。初六日、至禮部領恩榮宴。初十日、領賞。黎明至午門外行禮。隨更便服至闕左門候、內院選庶吉士。十五日、黎明、至午門外謝恩。十六日辰刻、至國子監謁先師廟、退至彝倫堂見祭酒臺上、設酒餚、拜畢、拈花易服而出。是爲釋褐。

四月、出都南旋。五月、至常州、訪趙公慎旃、後字松伍。不遇、晤其尊人止安先生。

趙公名申喬，武進人。先生入都時，遇於逆旅。重其人品端方，談論契合，是科適爲同榜進士。計其必已歸也，過常州，特造訪焉，而未歸。因見其尊人名繼鼎，崇禎庚辰進士，爲公安知縣，以卓異升兵部主事。見先生藹然可親，因留飯，諄諄以古道相勗。曰：做官如做文，要反覆思維。又曰：立心爲第一事，到不能兩全處，寧失官，無負心，苟負心以全官，獨不爲子孫計乎。又曰：官不可不清，能清矣，又不可傲。清而傲，取禍之道也。又曰：士人初入官，不能知錢穀之數，勢不能不需人。彼習知錢穀者未必能守道義，胥吏與之關說，雖知差謬，不肯舉摘。若過於

防閑。又非疑人莫用、用人莫疑之道。此處最難、故平時算法、亦不可不學。算法苟熟、則人庶不敢欺。又曰、徵糧設立圖差、此大弊也。圖差必包攬納户之糧、恣其侵食。臨比支吾、積久便指爲逃户、官府無從辨其逃與不逃也。然業户可逃、而佃户不可逃。吾在公安時、凡稱業户逃絶者、喚佃户至堂上、責其完納、即以所佃之田、官爲立契以與之。無幾時、業户皆自出、願輸銀贖契、縣遂無逃户。先生注云、此法須先合魚鱗黄冊爲一、方知田之所在。又曰、在公安凡受詞訟、必召而勸之。告之以官府之不能盡明、胥吏之不能不索詐。與其受辱於官吏、何如息一朝之忿爲愈。往往

有懷詞而去者。又曰、良吏欲息訟、則姦民必越訴。今日某上司下縣提人、明日某上司下縣提人、官反爲之奔命不暇。在公安凡越訴者蹤起解時、先令其當堂具詞、不能具詞者、則授吏書代爲具受而審之、責其曲而越訴者、然後起解。由是人無敢越訴者。又曰、今之縣令、惟有逃人盜案叙易詿誤、此必嚴保甲。保甲苟嚴、凡本地人之出與異鄉人之至者、皆有稽查、則姦人自無所容、庶可無二者之患。又曰、昔之積陰德者、只在愛百姓。今之積陰德者、尤在愛紳衿。紳衿賢否不一、不優禮其賢者、何以激勵其不賢者乎。昔君鄉先達馬公培原嘉植

儒藏

　　宰我武進時，秀才以文章見者，必使公服見之於賓館，與之坐。以事干瀆者，必坐堂上見之，必服青，必跪，此可爲法矣。

　　按趙公之言，字字可壽金石，眞古君子之用心也。有臨民之責者，宜各書一通於座右。先生筆之於册，亦爲筮仕之一助。而大司農愼旃公之受知聖祖，爲時名卿。知其淵源有自，得力於庭訓者深矣。

　　自常州歸，家居課子。

辛亥　十年，年四十二，輯四書講義續編。

　　是書取仇滄柱兆鰲，鄞縣人。①之説居多，他如熊伯甘

四書繹、刁蒙吉四書、四書翼註等書，并時藝中有可取者亦録之。然與前編總屬未定之書，即今坊刻困勉録之後六卷是也。讀者能分别觀之，庶不負先生閑道意乎。

壬子 十有一年，四十三。夏，如郡城。

問學録輯成。

先生束髮受書，即知宗尚朱子爲入聖之階，深惡講家

與作文之背謬者。至是與語，益信吾道不孤。心理本同，不可別立宗旨，厚誣天下也。遂輯成是録。嘉隆以來，陽儒陰釋之學，悉抉其疑似而剖其是非，遁辭知窮，而學者得不惑於邪説矣。

八月，如淮上，遇張公繩其。張名曾祚，海寧人。先生同年友也。先生云，聞張言，王伯勉名東籬，字之清節，爲今日中流砥柱，使人聳然。王公，湯陰人，順治丙戌進士。

九月，南歸。

癸丑　十有二年，季四十四。戰國策去毒成。

先生病世之選左傳者，憑臆刪節，使學者不見全經。因手錄左傳，授長子定徵。既卒業，乃選國策五十篇，以編年次其先後，詳加論定，名曰去毒。以此書皆縱横家言，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子弟識見未定而讀之，其不爲漸染者鮮矣。當時惟孟子一人視儀、秦爲妾婦之道，如厚味中有大毒焉。故取人所共讀者，指示其得失，庶幾嚌其味而不中其毒也。有跋，載文集中。至是，命定徵次讀之。後官都下，常語莆田彭公無山鵬曰：此書之作，頗愜鄙意，以大有關於世道也。彭公亦深服義例之精云。

儒藏

甲寅十有三年四十五、一隅集成。

時定徵將習舉業、乃訂是集授之、文僅八十餘篇。先生云、吾見人家子弟殫精敝神于時文中、積案盈箱、矻矻窮年。而一切經史皆不暇讀、讀亦不暇精。故擇此數十篇授之。且爲指點其淺深虛實賓主反正、提挈照應之法、使其因此擴而充之、則時文之規矩盡是矣。此舉一隅以三隅反之意也。庶幾有餘力讀天下應讀之書、得從容講究聖賢全學、亦可稍救俗學之失。有序、載文集中。

十一月、戒酒。

先生素能飲，親朋談讌，亦未嘗不盡興極歡，但温克之容，始終若一耳。時仲弟尚桓困於酒而蹟河，先生遂書戒酒二字於壁，以身率之。不數年而仲弟歿，竟終身不復飲云。

乙卯十有四季，年四十六。正月入都，過郡城，晤曹公秋岳。曹名溶，秀水人。時耿寇作亂，曹言時事之壞，皆由不能收拾人心。如仙霞嶺之腳夫萬餘，因亂無所得食，而盡歸于寇，使早收拾其心而用之，何寇之不可平哉。先生以其言爲然。

二月，至揚州。

先生踤騾入都，有所感觸，每唫詩以寄懷。其一首云：耳屯隨遇去遲速，總平常。我今踤騾北，萬事正難量。所賴此方寸，養之有微長。執卷對先聖，猶如在家鄉。閱此可以覘先生之所養矣。

三月，至京師，赴部謁選，候李公易齋居公尹和。

李名誼，高陵人。居名又良，錢唐人，後家於秀水。俱同季同謁選者。李言漢中之變，起於不能駕馭。時王輔臣奉經略莫洛命，進勦漢中，入見經略，自筆帖式以下皆坐，不爲禮，懷慍而出，軍士皆不平。又其他待之多不堪者，遂致大變。蓋經略爲人，廉潔而短於應變，可惜也。居言，

今京官皆仰給於外吏，外吏以不多交京官爲妙。又云，戕百姓以奉游客，豈仁人所忍爲。尹和之言，蓋得之其族給事中粹忠云。字芝巖，鄞縣人。又述孫公屺瞻在豐，歸安人。之言曰，

朝廷勤學，前古所無。坐處環列皆書籍，尤好性理，五經四書。一日，命講性相近也。對云，性本聖愚一樣，但此論理義之性。若氣質之性，便不能一樣，然却遠不多，所以説相近。

上曰，理義氣質，有兩個性乎。對曰，理義即在氣質之中，二而一者也。

上曰、這說得好。於所坐室中顏曰敬天、左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右曰以責人之心責己。皆

御筆自書、書法亦髣髴歐顏。見章奏有德邁二帝、功過三王等語、謂二帝三王、豈朕所能過。戒羣臣以後不許如此。性最寬大、氣明聰、所望

聖德更進、振朝綱以及天下、則惟在勇斷耳。先生樂聞其言、因謹志之。語曆云、居官之道、衙役待之當極嚴、又當體其仰事俯育之情。曆云、工食當蚤發全發。先生謂工食固當蚤發、然讀蔡公士英撫江集云、存留支給項款、必京邊兵餉解完、方許討及、此又不可不知。

往見陳公省齋。

陳公爲庚戌房考官，言能敬修、賜履、孝感人。張幹臣、貞生、廬陵人。皆深於理學，能尚簡默，而張樂以告人。張病篤，時往候之，猶惓惓言之不已。因出其白鹿洞講義、跋聖門戒律相示。先生問以寳鷄之政，陳先爲寳鷄令。甚言催科不可專事敲扑，當委曲勸諭。其極貧不能完舊逋者，尤當設法通融，如豆麥粟布襍物，皆准收納，或發工食，或隨時糶賣，民甚便之。又遇府署傾圮，倒應各縣輪修，寳鷄當用數千夫，舊皆私派於里長，吏書佐貳皆以爲勢不得不然，躊躇夜半，躍然曰：得之矣。明晨悉點欠糧貧户充之，准

給糧票，皆歡呼。從事所費比於里長僅什之二。又言，少司農魏公，象樞，字環極。蔚州人。人極方嚴。又云，做官不可輕易出牌，如一事有原牌，有催牌，又有催催牌。原牌有號，而催牌未必有號。迨註銷之日，原牌銷而催牌未銷，奸胥便因之，有恐嚇鄉愚之患。先生後宰兩邑，一一奉行，可謂邇言必察，有光師門矣。

訪利類思講曆法。

先生欲究曆法之詳，因游天主堂，見西洋人利類思，叩其所學。利贈曆法書數種。觀渾天球，其製如鷄卵，畫三垣二十八宿黄赤道於其上，東西斜轉外爲一圈，以象

地平。渾天球半在其上、半在其下。蓋地本在天中、今卻在天外。星本在天下、今卻在天上。以人從外視之也。蓋古所謂渾天象者如此。若渾天儀則又不如此。又南敦仁、西洋人。曾贈星圖。有時辰盤、未知用法、因以問利。利出中星簡平規、亦有時盤。將盤中空白之紙盡鑿去、單以内外二圈置星圖上、則時刻可考閱。數日、利君來會、以南懷仁亦西洋人。不得已辨爲贗。因先生曾以歲差及太陽過宫之疑叩之、故以此書相贈。讀之、豁然深歎西法曾未易吹毛。午未間、楊光先先之說方行、士子爲曆法表者、有云、知平行實行之說盡屬塵羹。考引數根數之談、俱

儲藏

爲海裏何輕易詆呵如此。西人之不可信、特亞當厄襪及耶穌降生之説耳。又問不得已辨云、太陽在本道永久平行、一日約五十九分。竊疑日一日行一度、西法以一日爲九十六刻、則疑有九十六分、如何云五十九分。利云、西法一日分爲九十六刻、一度止分爲六十分、蓋度自度、日自日、度止三百六十、日有三百六十五、故一日平行約五十九分也。先生因思大學衍義補曆象之法二卷、丘瓊山取詩十月之交註、而不取堯典天與日月皆左旋之註、蓋瓊山亦未知二説之一也。讀日躔表、始知郭守敬消長之説、西法未嘗不用。又借得南懷仁

靈臺儀象志、其書凡十六卷、内二卷係儀象圖凡一百十七圖。讀之、始知西法不用指南針、以其尚有偏也。

劉公价人來會。

劉名[redacted]惓惓以清心寡慾爲言。先生曰、此眞作令本源之論也。

四月、選授江南嘉定縣知縣。蔣公莘田來會。

蔣名伊、常熟人、議論侃侃、君子也。言三藩未亂之先、朝廷已决意蠲蘇松浮糧而、行九分考成之法矣。今勢則未能、可惜也。前阿總督出京時、與之言此二事。及板蕩、渠亦深知此爲民累、亦以亂而未暇。今板荒尚可望蠲。

傭藏

周君紫芝來見。

周名　論及居官之法、因言武昌守于成龍（永寧人。後謚清端。）向爲同知、行保甲之法、甚善。其人居湊密之地、必親自查驗、簡輿從、步行、不擾民。其法十家互相保、有可疑之人、不責十家舉報、但書無保二字於其名下、則其踪跡叵測可知、然亦不遽罪也。呼其人諭之曰、汝自今以往、要學好、他日地方有事、吾必罪及於汝。往往多遠去者、境內以清。嘗出見負販者買肉四五斤、問之曰、汝安用許多肉、家有祭祀乎。曰、有客耳。曰、汝不節如此、必至匱乏、匱乏必借貸、借貸多則不能清、不能清則莫

肯措、莫肯借則凶年無以爲生、無以爲生則不能不爲
小盜、以漸至於大盜。此胡可長也。責之五板而去。先生
筆之隨記、取其實心爲地方民生起見、可以爲法也。

白公介玉來會。

白名玠、清澗人。庚戌同榜進士。上書言招撫延安事在
寓候
旨、大臣多傾動願識荆者。先生叩其撫寇大意、大約言延安
風俗剛勇、易與爲盜、亦易與爲義。得奉
朝廷命往招撫之、則今之盜皆我精兵也、王輔臣豈足平哉。
不然、大兵未足恃也。先生曰、其言實可施行、非孟浪者。

五月、閱論捐輸疏。

臺中某疏云、常人之情、所惜不過貲財、所慕無如爵位。如捐銀可以得官、不但本人不復悋惜、即借貸亦肯相成。先生閱至此、曰、吁、是何言哉。

閏月、至鴻臚寺、授辭朝謝

恩摺。領憑出都。六月、至羊流、地名、屬新泰縣。遇張公素存。

張公諄諄以操守為最。又云、風俗侈靡、當禁告訐、當禁。又云、事上接下、卑亢之間、最宜著意。先生起謝贈言、蒞任後、實心奉行。然竟以守絕一塵、不合於上官而罷。後一季、以書與張公。其畧曰、某蒙垂愛、夙夜惕厲、思欲少

自樹立、以圖報稱。不意才疎政拙、不能免於吏議、遂遭罷黜、固分所宜。但私心竊懼者、世俗不諒、謬以某爲過於寬厚、有誤催科。此言流傳、功名之士遂將以寬厚爲殷鑒、其害匪細。其實某於催科、較之他邑不甚相遠、核其民欠尚少於他邑。特勸諭多而敲扑少、其跡類於縱弛耳。方自愧不能盡用德教、而論者乃以爲寬厚之誤、豈不誣乎。既退歸田園、悠悠之口應置勿論。然此乃人心氣運所關、故敢於知己之前一陳之、知其罷黜之故、由於學不至、德不足、而寬厚無罪焉。至若一身之得失、雖不能如古人之塵視軒冕、然聖賢義命之學、則固嘗

聞之矣。豈敢以此咎人也。

酉按先生既去官，猶惓惓於人心氣運所關，所謂江湖不忘廊廟也。彼世之惟務敲扑，以博嚴健之名者，倘亦讀是書而知所變計乎。因與張公語，預錄於此。

泊江口守風，讀張文潛集。

先生喜其進退古人，持論甚正。至其論治術，則引老子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謂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爲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爲今日之霰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爲之也。震風積雪，所以爲今日之炎烈也。故聖人未有不尚乎術也。先生曰，此

則蘇氏之餘習、大抵聖人言術必歸之道、蘇氏之徒言道必歸之術。

七月、赴嘉定任。

嘉定爲瀕海大邑、土高乏水、民多逐末、以故城居者少。富商鉅室散處市鎮、武斷暴横、相沿成俗。富者競奢侈、貧者舞刀筆、喜事健訟。又夙有饒裕名、旅客圖潤囊橐者往來如織、胥役土豪倚爲奸利、不可方物、號稱難治。地不產米、漕粮例任之他邑、而輸其折色、故徵銀倍於他邑。積逋動以萬計、令率坐是落職。先生至、嘆曰、民不輸賦、大抵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爲之也。比如少年以

游治傷其元氣，力不能服勞，爲父兄者禁其游治，則元氣自復。不禁而予以飲食，抑末矣。今且不爲飲食，而又督過之，則官與民俱病。故其治一以鋤豪强、抑胥吏、禁侈靡、變風俗爲主。數月之内，輿頌翕然。

冬，遇

覃恩，封父元爲文林郎，妣鍾氏、曹氏俱贈孺人。十二月，瘞祖考泰交公及伯考墨濤公衣冠於餘圩墓左。

先生祖考名瀍，長子燦任濟南司李，時迎養於署。崇禎己卯秊，同時殉難。時流賊縱横，封公無從覓其遺骸也，先生傷之久矣。至是以俸餘奉封公，葬其衣冠於祖墓

之旁、亦猶行古之道也。

丙辰 十有五秊、年四十七。冬、降級調用。

是年春、魏公環極聞先生治行爲天下冣、以詩遥贈。其辭曰、熙朝重守令、宵旰憂斯民。吏道雖云襍、天下豈無人。我聞陸嘉定、平生甘清貧。下車甫一載、惠政獨循循。歡聲動萬戶、異績傾朝紳。江南財賦地、知爾勞心神。軍興正旁午、輸將彌艱辛。前令留餘蠹、於今見易春。盥手篤荒言、始終顧自珍。君子貴彝好、寧取亙相親。又聞宗閩洛、義利別纖塵。趨向不敢定、踐履惟天真。南北此心理、黽勉若比鄰。異時覘所學、霖雨佐

儒藏

楓宸。其冬、福建按察使缺出、
上命九卿會推天下賢能愛民之官、不拘資格擢用。魏公舉
先生、而江蘇巡撫慕天顏（靜寧人。）嫌先生儒術迂緩。適徵
市肆間架錢一季佐餉、例不及鄉村。先生如例造冊報
慕、滋不悅。具疏入告、大意謂時方多事、陸某非應變才。
部議遂引才力不及例、降級調用。嘉民大駭、罷市日號
巡撫門、慕不自安、爲具疏請復。

丁巳　十有六年、年四十八。二月、解任。

巡撫請復疏未下、部又引諱盜例落職。先是、嘉民張姓
與汪姓以小隙訐訟、汪適遇盜被傷、歸謂其弟曰、張遣

殺我。其弟遂以雠殺控。先生疑小隙無殺理，而察張亦非殺人者。因以是盜是雠，未敢遽定，俟緝獲兇犯定擬報。一面遣捕緝之。尋獲真盜七人，讞上，部議以先生初不直指爲盜，疑有諱匿，引例革職，而不知先生固從命案勘出盜案，非原詞稱盜而諱之爲雠殺也。出張而獲盜，獄無冤抑，可謂神明，不虞翻以此獲罪也。人謂先生盡辨諸則曰，邑有盜，長吏固宜有罪。且夜半殺人於路，果雠亦盜也。而我不能斷，議黜不枉矣。辨爲邑民益大震，耆老士民悉詣督撫爲辨。卒莫省。里民扶老攜幼，填塞街市，爲先生呼冤，以薪粟餽者麕至。先生悉慰而遣

之。即胥史輿臺宜幸其速去者、亦無不涕泗霑臆。去任之日、委巷悉架棚結綵、然燭頟手以送。遠鄉之民各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四方人士競爲詩文以傳之、彙爲公歸集。邑紳許公自俊序云、公將出署、九鄉二十都之民夜半羣呼入邑、塡滿街衢。公出示苦禁、父老承公意、揮衆使退、籃輿甫及中霤、哭聲大震、旅進旅退者數四。既恐病公、乃共掖公入邸。男婦萬餘、環泣不去。次日、四郊各迎長生位、一時剞劂丹漆匠無寧晷、旬日閒、郵各立祠、墅各爲位。有楊肇客者、僑居於此、大呼狂走、逢人九頓、約請留公。有負販

唐老人、帶索募助急公。有盲兒亦助公完課錢、聞公聲音、喜而去。又朱宗王謳歌紀略云、自公解職迄今、父老子弟、田牧販夫、或流想支頤、或呼天怨尤、或相叙廉明軼事、不覺涕泗交頤。皆實録也。

酉按、先生治畯、善政不可枚舉。姑採舊所聞於李君枚吉、趙君魚裳者附録於後。有大賈汪姓者、素交結長吏、横行邑中。先生蒞任、適其僕佔賣薪者妻、賣薪者來控汪僕。抗拘匿弗出、先生益遣役捕之、訊得其實、以妻還賣薪者。汪大恐、令所識探意。先生曰、法爲怙終者設也。苟爲善、何恐焉。汪平日所爲我知之、若毋犯我自新未

晚。汪自是斂跡、不敢為非。又市鎮少年、數十為朋、以拳勇為事、小民畏苦之。先生悉廉得其名、遇有控者、責而枷之於門、時時勸諭之、視其情色、果悔則釋、否則不少貸也。不匝月而其黨悉解。又民有告其子不孝者、訊之果然。先生涕出、自訟曰、我德薄、無以化汝、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曉譬、娓娓踰時。其父泣、其子亦泣、因慰而遣之。又有兄貧、稱貸於弟、不應、輒舁弟物以去。弟賄巡檢、以盜報。先生怒曰、是可以為盜乎、巡檢為妄報矣。訊之乃其弟婦翁所使、遂重懲之。因呼其弟曰、彼兄也、乃聽婦翁謂兄盜、不悌也。責之。亦呼其兄曰、汝為長、貧弟不

應而徑取之、陷汝弟不悌、是汝不友也。亦責之。咸感服而退。又有金氏女、幼孤、育於舅氏陳生、其族人不肖、私賣於旂下。陳生訟之、不能爲力也。候其來取地方官印結、即捐俸入、具文申請、卒歸陳生、使嫁之。又官家子得罪、延其父至堂上而扑之、曰我與爾父朋友也、爾猶子弟也。予弟而不肖、不可以不責。自是爲父兄者、莫不教督子弟毋非爲。又有嫌其壻貧而浼先生所尊媚戚厚饋金以絶婚者。先生第受金、呼兩造至庭、而諭饋金者曰、汝嫌壻貧、故不欲以女妻之。我今即以此金與若壻、壻不貧矣。卒嫁之。又吳俗夙尚侈靡、嘉邑尤甚、富室讌

會、窮極奢華。貧者轉相仿效、婚喪皆盛鼓吹、酒食稠疊、以多費相誇勝。縗絰醉倒、恬不爲怪。博弈游手、獻笑覓食之輩、多於四民。市井子弟日遨遊街肆、以布衣爲恥。用是財益匱乏。先生痛禁飭之、至懇切敎戒、俗稍稍知禮法、賤惰游、嗇衣食、急賦稅、催科不煩敲扑而自集矣。至其遇士子、則勉其勤學、以希聖賢。遇農夫、則勸其力耕、以資事育。值百工、則告以伎術之宜專。逢商賈、則喻以貨賄之無壅。其待胥役、亦皆有恩。第犯贓舞法、則懲之不少恕。猾吏無所容奸、歸農者殆十之七。總之以實心行實政、可謂父母師保兼而有之。惜乎、不久去任、未

見德化之成也。

十一月，陸君翼王來見。

陸名元輔，嘉定人。先生取其博聞樸實君子也。家多藏書，從其鈔寫者無虛日。陸言孫北海人承澤，字退谷。宛平人。按乙卯隨記，曾以所著攷正晚年定論為贈。學博而才敏，其所著書雖不皆精，然多有益於學者。博學之士多萃其門，相助校對。朱錫鬯、彝尊，秀水人。顧寧人、炎武，崑山人。其尤也。顧寧人有日知錄，多發先儒所未發。先生問北海之為人，陸云北海雖出處未正，然居官敢言，亦不苟取，家甚儉，諸子皆布衣，僕婦有衣絅帛者，怒而叱之，以其壞家風也。與北海聲相合者，魏

環極、葉訒菴、方藹、崑山人。熊敬修、張幹臣也。

諸君莊甫來見。

諸君、[redacted]嘉邑高士。能潛心理學者。以其友王石隱[redacted]太倉人。書來、并致說文論正二本。石隱書自云、此書十年靜悟、十年考正、彙成三十萬言、誠寓內所未有之書、亦寓內不可少之籍。先生曰、其自喜如此。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桴亭、姓陸、名世儀、太倉人。確菴、姓陳、名瑚、太倉人。乃勉於學、二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

如蘇郡、哭道臺方公。

方名國棟、字千霄、明閣臣從哲之姪孫也。順治乙酉舉

人、起家爲蠡縣教諭、歷任分守蘇松常道。先生在任時、上官多不滿先生、獨公陰爲維護、而卒不自明、有古人之風焉。至是卒、先生往哭之。錢爾載、枋，嘉興人。丘近夫[redacted]崑山人。語先生云、方公雖從宜興採木得疾、然實自夏秋以來憤鬱所成。因權要之僕自都來蘇、撫軍以下皆屈己下之、且諷公優禮、公終不見。其人大怒、口出惡言、撫軍亦以相形不悦、勢甚危。以此成疾。先生嘆曰、公眞君子哉。後應其子共樞請、爲作墓表、載文集中。

李生玉如來見。

李名實、嘉定人。先生罷官後從學者。語次偶及近日有

納銀之例。先生曰、子得無意乎。李曰、自聞先生爲己之學、始知讀書非止爲功名、誓不敢失身。先生甚喜其不敢失身四字、謂知納銀之爲失身、其學已進乎道矣。

酉按、

玉如能恪守家法力學不衰、著有大學中庸順文理明辭達、亦足羽翼先生松昜講義及遺編諸書。

十二月、蘇君眘生邀酌。

蘇名[redacted]人，極言苛征濫差之爲民病，蓋追思先生之德政而云然也。時陸翼王在坐，言黄陶菴先生以三事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過。其館於錢牧齋也，時張公國維，字玉笥，東陽人。巡撫江南，取陶菴觀風第一。公至牧齋所，請與相見，甚歡。時有以千金求牧齋緩頰者，牧齋適別有所干，勸陶菴言之，陶菴不可。其人不得已，乞太翁一書致之曰，汝言此則我甘旨之奉有餘，孝莫大焉。陶菴曰，是妄取也，妄取而以非分之財養，不孝也。卒拒之。既第後，絶不干瀆有司。太翁每以家貧爲言，卒不能移其志。蓋清白自矢，言必力踐也，概如是。先生言，陶菴

偳藏

之學問入於禪。陸言、陶菴本從濂洛入門後喜靜坐。又喜閱壇經諸書、因不無夾襍。又言、魏環極曾言、孫北海諸書、以考正晚年定論為第一。又言徐九一（汧、吳縣人。）雖溺於聲色、而晚節甚好、宜其有子昭發（枋）也。又言、曾在浙江其學使署閱文、同事有于以皮冠文抹獸人司原者、恐直言其失則不悅、因婉商之曰、依稀記得左傳上有此句。署中無左傳、令取韻書查得之。其人仍批曰、雖出左傳、殊屬不雅。先生曰、翼王處此可謂直而婉、乃處世之良法。

酉按、以左傳為不雅、則何書為雅乎。謂宜翻然悔悟、自

咎不讀書之過、而怙惡如此、適爲下愚之歸而已矣。以視赫顏苦孔之卓而歛容謝過者、相去不誠霄壤哉。可見司文衡者不愼擇代庖人、縱秉心至公、亦無以服天下。況其不然、績學之士、其能免于屈抑者幾希。先生記此、所以示戒也。

自嘉定歸。

時嘉邑耆老士民、候送者紛紛、先生不樂其如是、徑從安亭過吳淞江而歸。

戊午　十有七年、秊四十九。正月、周君好生來見。

周名[redacted]嘉善人、素游先生之門者。攜得魏莊渠遺書來、

內有與余子積書、云朱子晚年定論、今始見之。似不計季之先後論之異同、但合已意即收載之耳。今亦無論其他、如載答何叔京書、所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放、便是做工夫本領。此正中年以前未定之論、與中和舊說相同也。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謂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峰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所謂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何

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中和舊説論此尤詳。其後自悟其失、改定巳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静交致其力、工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祭南軒文始所同嚌、而終所共棄、其此類也夫。大抵先生自其初年、固巳卓然有志聖賢、然未免為言語文字分却工夫。至於中季以後、方有一定規模。今日正當因先生巳定之論、而反證其未定者、庶幾有所持循也。先生云、觀此條、莊渠之學頗正。

如楓涇。市鎮也。

於舟中閱山曉閣明文選、見曾異撰送劉漢中教授廣

信序云、信州鵞湖、古朱陸辨論同異處也。自弘正以前則朱勝、隆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各半。説得明白、然其意却是要調停于朱陸之間。又送林守一序云、使司馬子長而與人交、必不能成史記。其意謂必目中無人、獨往獨來、然後其氣無礙、而能著作。此不成議論。又曹峩雪賀施存梅八十序、謂貽代奄豎之禍三、爲振、爲瑾、爲忠賢。而忠賢爲烈。頌功德如莽、迫帝后如椽、私人與兵、室有藏甲、如產祿之南北軍。文貞文定不能尼振。文正文恪不能尼瑾。如揚方沸之羹、而欲濬灑之以仙掌之露、勢所甚難、爲時計者、獨有抽薪一

法耳。自寅秋簡命，緹騎不復出，詔獄之威亦稍殺止。則以幽逆之沉思，運仲弓之妙用，委蛇調劑，師既不言，世亦不得而知。不然一跌而爲蕃、武，再跌而爲訓、注，往事可鑒，又何幸焉？先生嘆曰：存梅所處何時，所居何位，所行何事，可以抽薪兩字塞責耶。又倪鴻寶叙菴吴公墓誌云：西漢循吏趙廣漢不及張敞，張敞不及韓延壽，韓延壽不及黄霸，黄霸不及朱邑。朱邑茂矣，然猶不及河南守吴公也。史曰吴公，不舉其名，是不可名也。曰治平第一，不詳其跡，是不可跡也。其庭不必鉛筩，其袖不必記籍，與野不必下神雀，其道路不必有烏攫肉，其生不

必太傅封侯、其死不必桐鄉之祖。先生曰、此最善用賓主法。他文及諸家皆無取、惟艾千子宋史禮樂論、謂差爲有用。于愼行與司寇郎公論江陵事書、最是有關係文字。馮琢菴寄山陰王相公書、伍容菴上首輔書、是有用之文。琢菴文昌閣記、亦最足醒人。有陳弘緒號石莊者、獨取其文氣、甚爽。歸途至倪貽孫翁齋、閱唐荆川所編諸儒語要、高景逸（攀龍、號梁溪、無錫人。）序云、前六卷皆諸先生所自得語。後四卷、則辨析同異。先生謂前六卷載周程、張朱五先生、上蔡、龜山、五峰、南軒之語、而終以象山、慈湖、白沙、陽明之語。如河津、餘干、不得與焉、則去取未當

也。後四卷雖取先儒之言、而不註明姓氏、則條例未善也。又有續語要六卷、則係薛文清、吳康齋、陳賸夫、章楓山、胡敬齋、曹月川、蔡虛齋、魏莊渠、徐養齋、尤西川、呂涇野、王心齋、羅念菴、羅近溪、錢緒山、王龍溪、鄒東郭十七人之言、宛陵黃一騰所纂輯也。然遺羅整菴、邵二泉、亦不能無議。

三月、如常熟赴席氏館。

席君文夏名[redacted]、常邑之富而好禮者也。敬重先生、因延訓其子永恂。前席於舟中閱儀菴野鈔、此書係吳人蔡士順所輯、專記天啓時事。見方震孺孩未論梃擊東

林事、曰、善處人骨月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可因已之調停、而遂疑梃擊之姦化爲烏有也。又不當謂發姦者盡小人、而遂掃蕩不留種也。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奸險貪橫之徒、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然不當因不肖而遂爲竭澤之漁也。又不當因親以及親、因友以及友、而更爲瓜蔓之抱也。先生謂此論最公平。又俟震暘論沈漼葉向高疏曰、向高近日舉動、似委卸處多、主張處少。以求全爲智、以避謗爲高。夫惟首揆無屹立之丰裁、而後奸輔有播弄之行徑。漼疏云、臣居五臣後、不能行意、是漼又且歸責於向高。向高直

在無可推無可委之地、何如毅然擔任截然剖分。票一事是曰是非曰非。票一人、可曰可否曰否。先生曰、數語可以砭儒。

舉博學宏辭。閏月、赴京。

時纂修明史、詔廷臣舉博學宏辭之士。酉祖準菴公、諱源起、順治辛丑進士。秀水人時爲工部都水主事、呈薦先生、理學入程朱之室、文章登韓栁之堂。先生聞之曰、此非余所敢居、然豈可不自勉耶。他日、魏公環極語人云、我亦欲疏薦、度先生未必工詩而止。然先生第不屑絺章繪句、而偶然唫詠、綽有陶韋

儒藏

風格者也。有司奉部檄促先生就道、於是入都。旅次觀容齋隨筆、摘取數十條、以資聞見。仍隨時體認四子書義。十二日、過沂州、於騾背作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經義一篇、語語精切。其頃刻不忘聖學如此、宜乎道統之有歸也。

四月、過禹城。

時同行者所乘騾病不能行、執鞭者痛捶之、騾即斃。先生曰、民力已竭、而上不知、何以異此。思作禹城騾以誌。

至京師、葉公訒菴來會。

葉聞先生至、先來拜候。先生云、先達中能誠心下士如

此亦僅見也。葉言湯潛菴斌、睢州人。施愚山、閏章、宣城人。品行之高及張幹臣之苦節。幹臣建祠以祖豆薛胡羅高四先生、其學大抵微近於梁谿。後讀困知記粹然一歸於正。因借得幹臣所刻困知記、其序云、始也以儒而托於禪、既也以禪之實簒儒、復以儒之名攻禪、有崇正學之稱而已非正學、有闢異端之論而已趨異端。先生云、此數語曲盡嘉隆以來講學之弊。葉又言皇輿表此書因爲期太促、未能精核。近得吳任臣字志伊、仁和人。十國春秋、又加攷正、然未確者尚多。若遽加頒刻、貽笑後人、其害猶淺。倘後人不知、奉爲信史、則其罪大矣。先生云、此眞君子

之言。他日、葉公邀酌、盛珍示符升、崑山人。在坐、公問盛云、與慕撫軍交能不竭人之歡乎。先生云、此一問、可以知珍示之爲人矣。公又述

朝廷好學仁厚。一日、講孟子、問性無善無不善章注中蘇氏胡氏之說如何。退謂左右曰、吾甚悔此問、倘講官不能對豈不使其內愧乎。又諄諄以躬行爲重。

魏公環極來會。

公素重先生、而未識面。因詢於同邑陸御史、作蕃。陸對以避嫌不敢見。公曰、然則吾當先往一見。如舊相識。言及

丙辰冬推閱臬時、

皇上問嘉定無錫兩縣俱好、朝議方推而參疏夕至矣。尚義形於色。先生但自引咎、謂至誠不足以感動上臺無怪也。公因率其二子學誠學謐來見訓之曰、吾向擬陸先生必端方正直之士、今見之果然。汝輩不可不奉為典型。又索觀嘉邑汪標所控讎殺案、部以諱盜論不勝搤腕。又津津海内循良極口海寧許三禮、字酉山、安陽人。益都王綜、字孝齋、蒲城人。臨淄舊任邵嗣堯、字子昆、猗氏人。但邵性略急。又贊閣中李光地、字厚菴、安溪人。之忠義學問欲作詩以寄之。又極贊新推閩臬于成龍、清端公也。先生以為好賢之懷真不可及。

論大全辨之失。

閱張爾公四書大全辨、先生云、大約好因史以証經、是其所長。而多翻朱註、非純正之書也。比之見聖編、則較欿然才、又不如。如大學三綱領、至善在明新外、朱子或問云、慮其禮雖麤復而有不純、已雖麤克而有不盡、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有不盡不可謂克、有不純不可謂復。麤克粗復之說、似是而非。八條目、正修在誠意外、朱子小註云、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其說精矣。而必辨之曰、信如朱子所云、則是誠意尚多缺陷、幸有正修兩段可以補其不足。果爾、則子思孟子之言誠身而不及正修、

佑藏

其差錯寔有已乎。正修兩傳、雖屬身心工夫、仍在誠意。噫、是未知朱子所謂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也。

六月、閱陸桴亭諸圖說。

分野圖說謂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漸萌於天稷之下。十一月一昜生、而雲漢漸降。先生謂、雲漢在天本有定位、似每日有升降、不知何故謂升降因月而異。先生又自注云、此升降似以隱見言。又性善圖說謂人性之善、正要在氣質上看。先生云、此只說得朱子不離氣質一邊、略了不襍氣質一邊。此圖甚不必作。至論高顧大旨、而

儒藏

深取高子無聲無臭即至善也一語。謂易明以善爲有聲有臭，故說無善無惡，豈知善固無聲無臭者乎。不知高子此語亦未是。謂善無聲臭是，是知無極而未知太極也。知冲漠無朕而未知萬象森然已備也。雖若異乎陽明之說，而不能無偏者也。閱月道圖說先生謂，始知洪範注所云月立春春分從青道者，言月行太昜立春春分之道則謂之青道，非謂立春春分之時而月行青道也。月行九道，十有九歲而一周，非一歲而歷九道也。一千六百九十八日有奇而行一道，非一季而即能徧一道也。此圖大有功於學者。又查舊所抄圖書編內，有云

月上弦於東井，下弦於牽牛；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又邵子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前數語，大抵即椁亭以交初所臨而言也。若邵子數言，却似月一年而歷南北，與十九歲而徧九道之説似不同。疑月一歲之内，雖夏南冬北，至極南極北，則必十九歲而一周也。未知是否。先生又自注云，九月初四再看，確似如此。隨記亦云，是日閱左傳桓三季日食疏，論所以食之故未甚明。因查通考交食之法，自隋以前猶未詳著。大抵朔望值交，不問内外，入限便食。惟隋張冑元獨得其妙，以爲日行黄道，月行月道，交絡

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則食多而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孔氏去隋尚近、看來猶未通此法。其云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先生云、此恐亦未確。又昭七年疏云、每一百七十三日有餘、則日月之道一交、交則日月必食。可見孔氏尚未知張冑元之法。又閱莊二十五年日食疏、亦云。觀此、可知先生於曆學既詳且盡矣。

左公襄南來會。

傭藏

左名覞、鄞縣人。言及寧紹閒學者、大抵皆宗山陰、謂仇滄柱講舉業則宗朱、講學則宗蕺洲黃宗羲、字太沖、餘姚人。之非。先生云、褰南鄞人、不惑於山陰一派、可敬也。左又以黃太沖文借閲、內有沈清溪墓誌、言心性之辨亦明。先生云、自羅整菴痛言象山易明之後、如高景逸、劉念臺、宗周號蕺山、山陰人。皆不敢復指心爲性、但心性之辨雖明亦不過謂心爲氣、而性爲理。心之中有性、而性非即心云爾。其欲專守夫心、以籠箄夫理、則一也。特陽明則視理在心外、高劉則視理在心內。高則以靜坐爲主、劉則以慎獨爲主。高則似周子主靜之說、劉則似程子定性之說及

儒藏

朱子中和初説、而皆失其眞。又云、山陰之學、其病只在不知朱子所謂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二語。故朱子分八條目、而山陰則以誠意爲了義。曰、致知致此也、格物格此也。朱子以主敬置八條目之外、而山陰則以誠意當主敬。太沖與姜定菴書云、致知之知、乃澄然未發之體。由澄然而發見、發見者無所容吾致也。先生嘆曰、如此説、則朱子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一語、作何解乎。

酉按、太沖所云、不但與朱子背謬、於孟子知皆擴而充之一語、都説不去。宜先生嘆息而力排之也。

七月、談君孚上、邵公靜山來會。

談名允誠、郃名延齡、俱先生同邑人。談述姚大司寇文然桐城人。之在部遇大獄、意與滿人不合、只默不言。滿人問之、則曰、公等所論甚善、但人命至重、不可輕易、宜再斟酌。仍未出議論。滿人固問、然後徐發己之所見、所以滿人多服之。先生曰、此可爲處異己之法。郃言張幹臣教門人直言其失、曰、我有過、切磋在子、子有過、是我職任也。與熊敬修最厚、然常直言其差處。

皇上命賦詩、對以不能詩。命寫字、對以不習字。勸

皇上留心大學問。見門人算命、必非之曰、子欲預知未來之富貴貧賤、何用。先生聞郃言、筆之隨記、蓋重許張公之

爲人矣。又從郃借得孫奇逢字鍾元、容城人。理學宗傳一書、其書混朱陸陽明而一之、蓋未知考正晚年定論也。但慈湖、龍溪、近溪、海門、則列在末卷補遺之中、蓋亦知其非矣。見其載錢緒山論無善無惡曰、目無色、故能盡天下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聲。心無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先生云、此直是放言無忌。因思王氏諸高弟語言流傳者、宜仿陽明要書例、摘而辨之、庶使後世勿再惑也。又見其載賀克恭刻白沙像、懸於室而禮之。南元善字大吉、渭南人。爲陽明座師、聞講學、遂就弟子列。徐珊師陽明、舉鄉試。癸未、南宮以心學爲問、陰以闢陽明。珊嘆曰、

我烏能眛我知以倖時好耶。不對而出。聞者難之。曰、君
彦明後一人也。先生曰、此正朱子所謂篤信而不好學
則所信非其正者也。

閲性理書。

朱子論讀書法云、書只貴讀。纔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
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的、自然曉得。已曉得者、
越有滋味。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
者、皆讀之功也。又曰、讀書之法、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
思。先生曰、愚閲此、不覺爽然。向來正病在思之功多、而
讀之功少、所以學問不能長進、何可不自勵。又象山云、

傭藏

六經皆我註脚。先生曰、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夫此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

八月、賀公桐意來會。

賀名世封、廬陵人。先生同季友。自言出門時語其子曰、汝勿望我爲官攜金歸與汝、但勿以贓累汝足矣。先生曰、其言斬釘截鐵、君子也。在京、吏科李宗孔延之訓子、不幸教即辭之、亦人所難。

總憲魏公環極疏論部議之非。

汪標一案、部議援諱盜例、故入先生。公知其冤、至是上吏治漸壞、公道宜彰疏以論之。略曰、嘉定知縣陸隴其、

廉介之官也。清操飲氷，愛民如子，賢聲播于都下。臣心竊重之，謂異日可步于成龍指清端公。之後塵者，此人也。乃未幾，該撫疏稱隴其守絕一塵，才非肆應，德有餘而才不足。部議降調。又有被盜一案，該督疏稱隴其據汪標首告雠殺，審雠殺無據，請緝結案。獲盜過半，原無詭飾，與武官竟不報聞者迥別。部議革職，例之所在，臣俱不暇問，但縣令中有此廉介愛民之官，正當爲羣僚作榜樣，爲百姓作慈母。今之有司，惟守與德爲難耳。既知其守與德矣，何不即留以長養百姓云云。有旨報聞，一時莫不傳誦。

儒藏

至欽天監，會郤武峰講曆法。

郤名泰衢，錢唐人，時官欽天監，精於曆法。郤言西法不能出古法之範圍，而多改頭換面以自異。惟以地爲圓體，此爲獨得。而弧矢算法，亦勝於郭守敬。先生因問天文家言冬至日在箕斗之黃道，此道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夏至日在井鬼之黃道，此道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是日之北而復南，南而復北者，黃道之勢然也。然以歲差推之，假使千萬季後，冬至日躔退在井鬼，則冬至之日亦當出寅入戌歟。郤曰，不然。若使冬至日躔井鬼，則井鬼之黃道亦改而南矣。蓋所謂日躔井

鬼者、非必定與井鬼之宿同在一處也、但與之相當耳。或南或北、固隨時不同也。故夏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寅入戌。冬至躔井鬼、則此道便出辰入申。先生曰、余爲之恍然。因思向見傅仁均答王孝通曰、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黄道隨而變矣。余初看之、殊不解、不知黄道如何樣變。今乃悟所謂變者、乃南北之異耳。但仁均說得不明白、不如武峰之言鑿然。

譚公左羽、陸公義山來會。

譚名瑄、秀水人。陸名棻、先生同宗人。譚以靳總河疏略來閲、其第一疏要疏雲梯關海口、南岸自白洋河至雲

梯關約長三百三十里。北岸自清河壩至雲梯關、約長二百里。又自雲梯關至海口八十里、皆要取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堤。其先後次序、覺與潘季馴塞決束水以水攻沙之法不合。義山亦言治河當從歸仁堤高堰始、使淮流不旁洩、而清口之力足以刷沙、則雲梯關海口不待濬而自通。先生以之問譚、對曰、此則今昔不同勢。以水刷沙之法、止可以治活沙。今則海口淤塞已久、上有板沙、則歸仁高堰海口之工、不能不並興。又言、今河工第一大病、部例新築隄防三年不壞、方准開銷錢糧。自定此例後、每當水勢洶湧時、慮新堤之潰、陰決舊堤

以洩水勢。由是一堤方成、一堤復潰、禍無窮矣。先生亦以爲然。因爲譚陸二公歷數從來治河之策、而深惜潘公季馴之不克究其用。謂潘公第一次治河在嘉靖末、只佐朱公衡開新河、非其本意。第二次在隆慶末、開所謂故道、垂成而廢。第三次在萬曆六年、功成高堰、而故道仍不果行。第四次在萬曆十六年、第見嚴閘禁築遥堤諸議、不見別作爲、但其始終不主開泇之議、只就河言河、是即復故道之意也。又云最可惜者、萬曆初徐尚寶貞明潞水客談一書、講求西北水利、神宗用之、業有成緒、而爲近侍戚畹所沮。愍帝至袖此書示近臣、銳意

行之而又以寇亂而止。

酉

按丙寅隨記因閱寧晉誌而言曰見王之棟疏始知潞水客談之難據。先生之不膠於成見蓋如此。

高郵王亮士德明。異日來見亦言靳總河先挑海口之非。又言治河如治賊未有不治而能安者。今則不患無治之之法但患上下之掣肘部中之銷算既刻而内外之陋規又難除。若使主計者能如劉晏造船法則河不難治矣。又云苟得其人而任之必假之以用舍之柄濡之以持久之計裕之以錢穀之資與之以便宜之略重之以生殺之權。而斷不可拘牽之以文墨淆亂之以議

論限、勤之以程期、恐動之以詰責。始可漸次以期其功。倘決一口而必俟部覆以施工、用一錢而必俟估計以銷奏、拔一人而必拘資格以註冊、罷一人而必待奏奪以施刑、欲求平成立奏、此必不得之數。先生許其爲治河名言。亮士又有分黃之説、先生問其何故欲分。王云、非分也、暫分而即合、猶閘河之有月河耳。不暫分則河勢盛、而清口之淮不能出。又問縷堤、答曰、濱河必須三層堤、最近河曰縷堤、縷堤之内曰襯堤、襯堤之内曰遥堤、即老堤也。襯堤縷堤不妨決、遥堤不可決也。又縷堤至襯堤、襯堤至遥堤、每三里五里則有隔堤、隔堤縱而

三堤横。有此隔堤則横堤雖決、不過決在此三五里之内而已。先生因思禹疏九河、當時必更有蓄洩之法。蓋河不可不分、亦不可分者也。不分則勢盛而易潰、分則流緩而沙淤、故分亦決、不分亦決。意當禹時蓄洩之法、如今之閘座然、水大則通之以殺其勢、水緩則閉之以勿分其力。後世廢之、故潰決而不可爲矣。因亮士之言、思潘季馴之治河、而悟及於此。

酉 按先生極留心治河之策、故每出入都門、經行處必細加相視。即如是年四月初入隨記、是日渡黃河、至宿遷一路、見河多淤淺。先生云、將來可慮、必又在孫家堂

（宿遷渡河處地名。）以西。迨十月見工部題七月内碭山縣石將軍廟及蕭縣九里溝等處黄河沖決、其地正在宿遷以西。先生曰、愚不幸言而中、蓋惜任事者不早為之所也。

始摘錄左傳疏。

孔穎達疏序謂賈逵、服虔之徒、襍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方枘圓鑿。杜元凱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以膠投漆。先生云、今日講程朱之學、而襍取象山、陽明之說、是猶賈服之訓左傳也。因抄撮孔疏之大有發明經傳者成編、而斷以己意。詳載隨記中。

九月、陸翼王來見。

以孫北海禹貢山水考爲贈。先生云、其中攷核亦多可據、但每將他人之說、與己意夾持、間架不清。

儀生大年來見。

儀名開國、嘉定人、執經門下者、以汪苕文琬、長洲人。鈍翁類稾備閱、先生云、其文規模韓歐、自負甚不淺。然不脫文人習氣、經解亦甚淺。惟十六十七卷解三禮者最精確、蓋其所得力也。其二十一卷内有答從弟書云、僕宦游十五年矣、其有經學修明者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因篤、富平人。其内行醇備者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熙、鄢陵人。此四君子者、皆與僕爲友。可見其志趣

二十二卷有送姚六康任石埭序、附會釋老、則不講學之故。又序云、古之君子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未有不浩然自得者也。今之君子側身遲回於進退之際、恒皇皇焉不能自主者何也。非其人爲之、時爲之也。古之君子力耕以爲食、力蠶以爲衣、俛仰身世、無求而皆給。故當其不得志而退也、畢生可以無悶。今之君子仰無以養其親、俛無以畜其妻子、飢寒之患迫於肌膚、此其時與古異矣。當不得志、其能遯世長往、浩然於寂莫之濵哉、吾以是知其難也。讀此一段、不覺爲之慨然、不得不令人思許魯齋治生爲急一語。又傷寒書序云、襍病而誤、

儒藏

猶可補救，獨傷寒一証，既有陰陽表裏之異，其中又有三陰三陽、半表半裏、虛實傳變、留匿隱伏、難測之微証，若繭絲法同射覆，投之稍乖，死生判焉，非若襍病之可以或誤者也。讀此條又爲慨然，豈獨醫有難測之微哉。治天下亦有之。又與計甫草東吳江人。論道書曰：宗門之教，固有不可思議者，然欲合孔子之道與禪爲一，則譬如傾乳入酒，終於酒乳俱敗。此條似是而非。如此言，却似宗門原有妙處，但不可與吾儒合，則亦何怪天下之從之哉。他日又論云：茗文推重歸太僕至矣，作歸詩改異之。又作震川年譜，其意中自以爲接震川一派，殆亦近之。

赴張公素存酌。

張言汪苕文集中置後解是有爲而發、不可爲訓。又言其儆。又言明史宜及今成、尚有文獻可徵。又言黄太沖汰存錄亦有過嚴處、夏彝仲則有過寬處。又言諸廷臣啟奏惟魏環老應對詳明、餘鮮有及者。先生因謂、近日魏冰叔、禧、寧都人。汪苕文、顧寧人、可謂卓然矣、而皆不免傲僻之病、以其原不從程朱入也。呂晚村從程朱入矣、而不免此者、則消融未盡也。觀此數語、可以知先生之所造矣。

酉按先生謂消融未盡[2]、亦指其中年而言。又隨記

注云、冀王言寧人游歷燕齊秦晉之間、與博聞之士相往來。如博山李因篤、其好友也。學問日以淵博、然性不諧俗、著述尚多。有十三陵志。酉又聞之曾梅廳云、寧人先生之節義文章、俱堪不朽。至其母王孺人、尤有奇節、未嫁而夫亾、即過門爲顧氏婦、成服養姑、寧人其所立嗣子也。明崇禎九年、曾旌其門。

國初、師下江南、絶粒而死、爲女中夷齊、尤巾幗所難。附誌於此。

十月、施公愚山來會。

以所作詩爲贈。先生云、其詩頗有古人風、非尋常月露

風雲之話。張老師曾贊其人、不誣也。又柯翰周維楨、嘉善人。來、言初七日薦舉諸人會於衆春園、有以熳詩緘呈汪若文者、衆止見其結句云、杯盤狼籍醉巢由。先生云、文人輕薄之、習有以自取、可不畏哉。

往會葉公訒菴。

葉言魏環老之不可及。今大僚入與滿臣言事、則唯唯惟謹、出則盡歸咎於滿臣。環老則不然、與滿臣言、未嘗苟同。出而對人言、則亦不委罪於滿臣。此眞大臣之用心。又言黃太沖學案、嫌其論吳康齋附石亨事、不辨其誣、而以爲妙用、不可訓。此與先生論曹峩雪作施存梅

壽序同意。但康齋決不附亨、太沖之說、抑何陋也。又稱陽明之人品功業、時陸翼王在坐、謂其論良知之偏、葉言人能如此做亦好。先生云、恐入於禪。葉言、今若有窮禪客亦妙。先生云此皆有感於時而云然。然論學微主陽明、余因初交、未敢深言、尚有待也。借張瑤山文集而返。張幹臣讀書瑤山、故名其集。其唖居存錄、取其頗有發明、全錄之。集內有王山遺響一種、則皆襍記其山居之事、殊可不作。雖春風沂水、亦足見賢者之高致、不必瑣瑣著述、至五六卷之多也。王山在泰和縣、始名義山、晉華陰王子瑤修道於此、仙去、亦名子瑤山。唐貞觀中、長安匡智亦修道於此、仙去、故又名匡山。其一條云、水簾洞、王山洞名。天半路

斷、始以梯升、繼則躋石而上。然空中階級、意在速成、根腳不平、未及旬日、雨過則崩。程子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又稱邵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腳更好。嗟嗟夫心之所之曰志、學者立志、當以君子自待、以希賢希聖希天自期。最不可薄視此身、臨視此心、撇天揭地、全在腳根。否則、便小有成就、亦非大規橅。久則且如風中草、任其波靡、如水上萍、聽其飄蕩。做得一分、便損一分。做得一層、便壞一層。余是以因山徑之既成復傾、不能不與學者求其所以立腳、所以栽根。此一條最警切、不可不

猛省。夫康節猶爲空中樓閣也、而況不如康節者乎。又一條論做詩云、後生纔得科第、去學做詩、做詩何用、好是李杜撒下許多好人不學、却去學醉漢。此等議論尤有益學者。酉按、論做詩一條。係明洛陽劉公健語。見雲間陸深停驂錄。張公盖誦述其言也。又魏庸齋疑好仁惡不仁、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見過內自訟、好德如好色、聖門諸高弟儘足以當之、何云未見。蕢山張公別號。答之有二意、一則云夫子所云未見、或偶以此勉人、或有所感而云、非竟以爲空谷足音。一則云夫子生平無日非望道未見之心、則是數者尚不能信諸巳、安能以信諸人。此又是就其極而言、當合看。末又言、此

仍非必不可幾之事、誠能從内自訟做起、由勉歸熟、安知不旦暮遇之。此說得尤妙。又一篇云、執着有執着之失、和平亦有和平之失、此非着實體認者不知。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爲一、我必分知行爲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爲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是透脱、恐學者先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足羽翼程朱。又與熊青嶽敬修別號。書云、若提明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於我矣。與前書同意、不知青嶽何以有此論。又與羅其書云、令師青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闢道録、與其私淑

羅文莊整菴謹。之意有合。又孫北海學問淵深，所梓薛文清、胡敬齋、羅文莊、高存之景逸字。四先生學約，俱有不謀而同者。按此，則篁山所推重者此二人而已。又有宗儒語略，前序後跋，議論參差，予所取於篁山者，正在於此。人能勇於從善如此，天下有何事哉。使象山有此心，則必無無極太極之爭。使陽明有此心，則必不執致良知之說，必不爲晚年定論之書。今人挾一偏之見，恥屈於正論，多方以求勝，孰知先生之所以不可及者，乃在於能屈耶。氣能抗萬乘之威，力足以却紛華靡麗之習，乃區區整菴一書，遂退然自下，盡改其故學，非天下之大

與其孰能之乎。又與青嶽書云、學問經濟雖不是兩个、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學顔子之學、即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爲驕吝、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爲、而其實毒蒼生而誤國事者、即此自命爲經濟之人。此論最快、正是今日對病之藥。又較對其語録、論與試分房、所急者在植桃李、而非有以人事君之心。亦切中今日之弊。又論好名二字、先生謂好名亦不可一例論、愚不肖之人惟恐其不好名、賢智之人惟恐其好名。出處取予惟恐其不好名、學術政事惟恐其好名。又云、學問

止有漸進工夫，無頓悟法門。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之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何從說。聖賢之語，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朴實。又論氣云，氣無動靜，以所行有動靜矣。氣無聚散，以所行有聚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尤足見其體認之細。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襍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其集總名庸書，序曰，蕢山諫止遊畋一疏，直

與宣公奏議並垂。在經筵講書、則陳説無餘。
命之賦詩、則辭以小道不足爲。蓋實錄云、先生第嫌其文氣頹弱、因謂辭章之學雖非儒者所尚、然篇章句字各有其法、亦格物之功、所不可少。看程朱之文何等精妙。文冗弱而不振者、亦是格物之功未至。

臣按、先生於前輩中、未有深嘉樂與、如張公者、顧取其人品學術之正、而於文猶有遺議焉。蓋以聖門四教、文居其一。而易曰、修辭立其誠。本末不容偏廢、未可以文爲易而忽之也。所以戊午隨記、取容齋隨筆所云、文章雖小技、於道未爲尊。雖子美有激而云然、要爲失言。可

見先生之於文、蓋思過半矣。宜乎足以信今而傳後、與程朱之文並垂天壤而不敝也夫。

汪公苕文來會。

汪言、吳俗禮教之弛、禮既不行、婚祭則家自爲禮、喪禮則迫於律、而又廢壞已極。又言、儀禮有子妾有服、而律無之、今人奈何不從律而從禮。又言、昌黎闢佛而子厚崇佛、永叔闢佛而子瞻崇佛、子固闢佛而介甫崇佛、此皆文人欲自成一家、不欲爲同之意。先生云、此論太薄視數子。又言、北宋之學有三、介甫也、子瞻也、伊川也。在當時皆甚新、故學者宗之。介甫之學未幾即亾。子瞻之

學行於金、伊川之學行於南宋。至元，虞伯生、歐陽元、吳萊、宋濂之徒，則會而一之。先生云：此亦説得是。但謂伊川之學亦以新而爲學者所宗，則失言矣。至言元人合二家爲一，則似其自道。又陸翼王云：若文之攻歸元恭、莊常、婁隱士。也因其望重有傾而下之之意。其攻錢牧齋也亦然。又言：訒菴亦有此風，近則漸近於道矣。

訂論學蔀通辨。

是書爲有明東莞陳清瀾氏所作，以崇正斥異者也。先生重加較訂，見象山對朱濟道言，收拾精神，自立主宰。因思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工夫，皆

是心學。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臺則分動靜。象山陽明則竟不要讀書窮理。景逸念臺則略及於讀書窮理。象山陽明則指理在心外、景逸念臺則指理在心内。究竟則一樣。又云、指理在心外者、如鏡之影。指理在心内者、如樹之根。得失自不同。又云、辨有明之理學、較宋更難。以陽明之功業、高劉之節義、皆天下所信服、如順風而呼、故辨之尤難。又云、今人見陽明之功業、便以議之者爲刻。不知管夷吾之在春秋、是何等樣功業。孔孟只以一小字、一卑字斷之、安得以其功而信其學哉。且陽明即有功、亦不過在一時。而以朱子

爲楊墨孔子爲九千鎰，其得罪在萬世，吾豈能爲之解耶。又云，辨學術異同，若在經書文義上辨之，則彼此膠執葛藤無已矣。且舍文義而單論下手工夫，則得失自見。

論夷、惠、楊、墨同異。

學徒問及同異，先生謂夷尹惠是中道上之偏，楊墨是中道外之偏。譬之三間廳，夷尹惠皆在中一間，但略有所偏，若楊墨則偏在兩邊著壁去了。因思簣山語錄云：曾點之樂，是日月至焉之樂，顔子之樂，是三月不違之樂。但有生熟之分，皆是實見，與虚見不同。此亦看得最

好。

李公天生來會。

先生云、樸實君子也。叩其所學、極留心程朱。嘗纂輯大全、或問、蒙引、存疑、淺說、謂之四書五刪。又言、顧寧人亦存、侯富平、其學亦尚程朱。近日所續日知錄多論學之言、與前刻不同。

左傳疏摘錄成。

凡三閱月而書成、攷論精確、洵爲讀左指南。

十一月、聞訃、奔喪。

先生應舉在京候試。至是已七閱月。四方被薦者、猶未

畢集、而封公歿於九月二十一日。是月朔訃至、即徒跣出都。二十九日抵家。日夕喪次哭泣、盡哀、席地而臥、期年後、乃以土坏置墊四隅而寢其上、悉準家禮從事。大約三月之內、衰絰不去體。三月之後、始易麻帽、以麻縷爲緯。小祥後、始用白布帽、以棉紗線爲緯、服麄白布袍。大祥後、以月白線爲緯、始用淺色布套子加於布袍之外。一舉而法古從時而得之。謂周好生曰、禮自有節也。

仲弟尚桓於十月繼封公而歿、先生痛傷之、因謂吾弟平生少卓然之志、臨終乃井井遺言以衰絰斂。又戒家人勿遽出柩、俟吾兄歸視。孝弟豈有外於斯哉。乃以已

于宸徵爲之後。所遺女、撫育之不異己女、後適秀邑庠生張金城。

己未　十有八年、季五十。讀禮志疑成。

先生居憂杜門、謝絶酬應、弟與子定徵講讀儀禮周禮及禮記喪記服制等篇。取古注疏與通解、集說、參觀互證、有所發明、則命定徵隨筆記之。帙成、名曰讀禮志疑云。儀封張公伯行撫吳時、得讀是書、佩服弗諼、刊行垂世。

十月、魏公環極以疏薦。

時

儒藏

上諭、用人以操守清正爲本。魏公疏舉十人、先生其一也。疏略云、原任江南嘉定縣革職知縣陸隴其、清操飲冰、愛民如子。因詿誤被革、萬民怨恫、未去而皇皇罷市、既去而家家尸祝。又聞與妻同駕一舟、惟有圖書數卷、其宴織機一張而已云云。疏上、遂有復職之

命。

以書答李生玉如。

李因葬親書來請正、先生嘉其詳慎、以書答之。其略曰、使者來、方知爲葬事經營、而手札諄諄下詢、惟恐稍有弗當、則終身莫贖。此一念已得禮之本、擴而充之、知必

有大過人者。但不孝平時學業鹵莽，未能徧攷古今之禮，動多窒礙，豈能爲足下質疑辨惑耶。姑據所見言之。壽壙一事，儀禮、家禮皆無明文，然古人往往爲之，似無預凶事之嫌。左氏所謂預凶事非禮者，葢指含襚賵賻之類言之。至於棺椁之屬，則不可以此論。檀弓有君即位而爲椑之文。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未聞以爲嫌也。至若有庶母之壟，而以兩邊俱壟壽壙居中爲疑，則庶母壟位原不應與嫡母相並，或另祔於旁，或稍退一二尺。如此，則與壽壙亦似無嫌，而亦不必停庶母之柩以有待也。來書欲停以有待。惟是世俗封壽壙純用吉禮，則

哀樂同時、誠有如來札所云者。不孝亦嘗疑此、而未有所考據。查儀禮筮宅、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註云、免絰者、求吉、不敢純凶。疏云、主人之服不純吉免絰亦不純凶也。此是卜葬宅之禮。以此推之、則封壽壙、亦當稍參以吉、但不可如世俗之純用吉禮。或者暫釋衰絰以素服臨事可也。然更當詢之博聞知禮者、臆度之言、不足据也。

酉按此書可破預凶事之嫌、可正嫡庶之分、即禮文雖闕、亦有可以義起者焉、皆學者所宜知也。

庚申 十有九年、年五十一。讀朱隨筆成。

儒藏

先生讀禮之暇，即讀朱子文集，因摘取數百條語意精深或易爲異學所假托者，悉爲闡發其微意，明示其指歸，署曰讀朱隨筆。於是朱子初中晚之説，非異説所得而顛倒者矣。

三月，席君文夏自京來，邀赴館，以書辭。

席在京候補，二子永恂、前席隨侍。竊計先生居憂無事，來請赴館。先生以書辭，其略曰：春初令親到舍，傳述盛意，感切寤寐。但不肖方煢煢在疚，秋冬又當經營先君窆事，未能遠出。有虚高誼，惶悚而已。令郎天資英妙，必成大器。鄙意目下但當多讀書，勿汲汲於時文。左傳之

外、易詩禮諸經皆不可不讀。讀必精熟、熟必講解。聰明自然日生、養其根而竢其實。古人爲學皆然。世俗子弟所以多壞、只緣父兄性急、一完經書便令作文、空疏杜撰、不識經史爲何物。雖僥倖功名、亦止成俗學、此不足效也。席得書、復托人來固請、訂明春入京。先生仍辭其略曰、令親到舍爲明歲之訂、第明年尚在苫塊中、長安道上、非棘人所宜、不能馳赴台命、遥望龍光、耿耿而已。令郎學業必更精進、幼學工夫、不患不長、但如築室須堅其基址、然後可起樓閣。五經四書皆基址也、時文則樓閣也。須先將各經熟讀細講、浸灌其中、使之有得、然

後及於時文。循序漸進、而不欲速、自然所就不可限量。

百按二書以禮自持、不應其請。然所以教誨其子者、已不啻耳提而面命矣、學者均宜服膺而勿失也。

五月、黃君去凡來見。

黃名凰儀、嶶人、而寓嘉善開典者。以捐先用、即選通判、來訪幕賓先生以錢爾載告之。因思近來捐納之例、不但當爲朝廷惜官、亦當爲朝廷惜人。大凡富厚之人、以勤儉起家、往往多忠厚朴誠之士、豈非朝廷之良民善衆乎。若欲藉其急公、加以散秩可也。今不問其能否而官之、所謂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及其僨事、又不能不以

刑罰隨之、是獎之者、適足以害之而已。

十一月、赴省會唐公。

唐名夢賚、淄川人。出所作贈高念東珩莫忘篇十首、內有莫忘常何薦馬周惓惓指此語以示意。蓋惟恐先生負蔚州之薦也。此雖古道照人、猶非知先生之深者。因言蔚州之初出也、深以京邸匱乏為慮、不欲出。有李恒岳者蔚州妻兄弟也、饒於財、聞之、謂蔚州曰、子官京師、約日費金幾何。曰、日一兩足矣。李曰、止於是乎、我能為子任之。子果能出而有為、我何惜焉。蔚州即起謝曰、子能如是、我即命駕矣。故蔚州之卓然於朝、而無內顧憂

者恒岳戍之也。又言欲天下之平必令反側子自安。今滇黔未定而不能忘情於反正之人非所以安反側也。川東之夔母乃當軸者實導之乎。迨其夔巳萌而後行寬大之典則天下豈復能信乎。又言高念東與同縣而比鄰其人清潔異常然頗不耐事有嵇阮之風。一日高方與某弈其子在黔中家人自黔逃歸左右以告。高徐竟局然後入問其子之生死亦信二氏又甚言朱二眉之不足信。

論定職方公傳。

先生族叔威卲攀撰其伯考職方公澄原傳來請正以

方修明史，將送史館故也。先生爲之裁定。因思論天啟間事，當使崔魏自崔魏，三案自三案。雖當日崔魏借三案以攻東林，然君子正不得因崔魏而苛求於三案。誠明於孔子所謂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則其論自定。又職方疏中云：東林崔魏而外，名教之途甚寬，即幾亭所云只論通不通，不論東不東也。此亦是至論。

十二月，合葬考妣於餘圩祖墓東偏，以仲弟尚桓夫婦祔穆穴。

先生作先府君壙記，其略曰：府君性寬和，未嘗有疾言遽色。雖常有橫逆相加者，絶不芥蔕於胸中。好坦直，不

喜爲城府，入與家人言，出以告於人，未嘗有二也。一生惟以眞誠寬厚爲主，寧闊略於節文，而不欲矯飾以欺世；寧過於和平，而不欲立崖岸以自異。少時家道盈盛，長兄墨濤公又顯仕，然處之坦如也。及遭喪亂，家業盡落，徒四壁立，亦不以爲意。授書武塘者凡十有六年，安之若素。雖未嘗達而在位，而常以蒼生爲念。每語子弟云，貪與酷，皆居官大戒。然貪而酷，人皆惡之；若自恃廉謹而刻以繩人，人慕其風節，競相仿效，禍不可言矣。讀書必究極原委，深惡俗學卑陋，尤不喜鶩虛名。順治間，士子沿明季舊習，互相標榜，號曰某社某社。隴其初入

釁序未知其病也。府君每切戒之、舉海鹽吳忠節公麟徵之語以示曰、居官不入黨、秀才不入社、便有一半身分。此至言也、兒謹志之。

按此記可知先生之立身服官、雖出於天性、而過庭之訓、亦不可沒云。

辛酉二十年、年五十二。二月、服闋、乃赴常熟席氏館。

舟中讀真西山集、見有葉安仁墓誌云、葉名湜、字子是、建安人。爲安仁令、以循吏稱。子采、末云、君壯歲游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其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先生云、其向讀葉采近思録註、不知其人。觀此、知

采之學有自來矣。先生讀書觸處有得、概如斯。

四月、如省。宋君崑友來見、遂同訪應君嗣寅。

宋名瑾、應名撝謙、俱錢唐人。宋言今日要務、當隨處體認天理、又當隨處培養人材。先生深有取於兩言。又云、景寧知縣劉宗沛、辛丑進士。蒲城人。單騎赴任、布衣蔬食、極力撫綏、亦今之賢宰也。因與同候應。嗣寅貌朴而氣静、君子也。出刊文一卷、以正、大約與程朱不相背、而小有出入。惟欲改定大學及論元亨利貞、不主本義爲難從耳。以劉念臺之學叩之、亦以爲僻、云、念臺年少登科、無人敢駁他、故至於此。應君心重先生、因命其子禮璧、禮琮

來受業。

仇公滄柱來會。

先生極言山陰之說，不當採取以惑學者。仇以黄太冲學案爲贈先生，謂其述有明一代之儒，可謂有功，而議論不無偏僻。蓋執蕺山一人之說，以斷諸儒之同異，自然如此。因思經師與人師不同，而人師内又有二種，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若蕺山者，以爲興起之師則可，以爲成德之師則不可。而太冲尊之太過，所以多費周旋。

酉按：興起之師，夷、惠是也。若成德之師，則孔孟以後惟

程朱足以當之。先生其繼程朱而起者歟。

六月，有司奉部檄迫赴京就職，以疾辭。八月，如楓涇。

於楊其家閱鄢陵志，内列范甯於人物中。先生云：甯之時，鄢陵恐不屬晉。又萬曆末年，福王之國，有旨，附近州縣各買膏腴田三百頃以供王用。當時若懼違旨得罪，噤不敢出一語，則王庄立矣。王庄立，每歲王遣中使收租，其騷擾陵轢，有司莫敢誰何。且立庄，則有佃户，怙勢張威，人人一中使也。所賴者因緣爲奸，附和羽翼，又人人一佃户也。其播禍地方，不可勝言。鄢陵知縣張公典舜鳳翔，於文到之日，即具詳縣南北皆濱河，地多汙莱斥

鹵無膏腴可答明詔。願罷宮爲小民請命。上臺重其言。
事竟得寢。先生錄之隨記。葢取其不愧爲民父母也。
十月、如常較。
閱顔氏家訓、謂此書有益日用、然内多左袒釋氏。顔魯
公學多駁襍、其淵源有自哉。又校對高忠憲年譜、有與
管登之辨云、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
虛空中、則是張子以萬象爲虛空中所見之物、虛自虛、
氣自氣、不相資入者矣。先生云此一條大有理會。大抵
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却不認得性中條目。又閱其
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亦大異於程朱

矣。其不欲言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

壬戌 二十有一年、年五十三。正月朔、論仁體。

閱徐鴻洲信古餘論、言西銘是仁體、因悟與萬物流通者仁體也、無物不有者仁體也、無時不然者仁體也。故中庸費隱章、論語子在川上章、與西銘皆是言仁體。

如常塾。

於舟中閱紫陽通誌、見高彙旃格致論、其學似正於景逸。又刁蒙吉致嚴佩之書、不滿涇陽、而深推景逸。以此與陳幾亭同配享於道南祠。其所著潛室劄記中亦多格論。但於景逸、覺服膺太過耳。到常塾、閱顧涇凡與羅

布衣書見兩人議論、一主和平、一主正直。先生曰、處世之道只此二端。所難得恰好者、分寸耳。不講分寸、而各持一説、則二者必弊之道也。

九月、長子定徵亾。

先生云、長兒如吾法、漸通文義、四書本經之外、以次讀詩、春秋、三禮、國語、國策、史記、漢書、韓、柳、歐、蘇之文、涉獵通鑑綱目、性理、漸知聖賢門路。至是亾、痛惜之。又自記、

丁夘六月、偶見丁景呂弘誨、江西人。傷子詩、有羸博游𪓟輕似絮、西河老淚結爲冰之句、追憶壬戌爲之黯然。

十月、長媳曹氏亾。

有告予定徵文，語極悲楚，載文集中。又與周好生札云

兩月之間，再遭家變，此實生平積愆，天降大罰。常欲書

二語於座右曰，老大始知氣質駁，尋思只是讀書麄。以

是當韋弦，即以是當祈禳，但恐麄處未能盡知，駁處亦

未能盡見耳。

酉 按，先生涵養功至，氣質可謂極醇，讀書可謂極細。然

猶遇變而自責如此。謙冲之度，有而不居，直是聖門家

法，學者宜知所取法矣。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上 畢

校記

①取□：《續修四庫全書》（第五五四冊）影印雍正三年清風堂刻、乾隆六年補刻本《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下稱「續四庫本」），空缺處爲「呂晚邨」。按：呂晚邨即呂留良，浙江崇德（今桐鄉）人。生於明崇禎二年（一六二九）、卒於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因牽涉曾靜「謀反」案，被剖棺戮屍。據本譜作者吳光酉題記（作於雍正六年）及陸隴其子宸徵序（作於雍正四年），則譜成於雍正初年。其時呂留良雖已物故但未顯戮，故譜中尚留其名號。及雍正十年曾靜案發，其翻刻本挖去呂氏名號，以避禍也。下文凡遇「呂晚邨」處，多從挖改。是即文禍留下之痕跡也。

②謂□消融未盡：續四庫本同。據上文：「呂晚邨從程朱入矣，而不免此者，則消融未盡也。」則知此處□當爲「晚邨」二字。後改而前不改，是本譜出現呂留良號之僅存者。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下

後學吳光酉重輯

癸亥　二十有二季，年五十四。四月，如省城。

緣有司迫補職，不能辭，赴省領咨。因至應嗣寅家，見其於前歲晤對往復之言，一一記錄。先生嘉其年彌高而向道之志彌篤云。

以書答秦君定叟。

秦名雲爽，杭州人。蓋溺於姚江之學，雖悔而尚無所折衷者。歲辛酉之十月，曾以書來，并質其所著紫陽大指，多調停之說，不免援儒入墨，故未之答也。至是在省，以

儒藏

書規之。其略曰，自嘉隆以來，紫陽之教微矣。今日起敝扶衰，惟在力尊紫陽。高明著書之旨，豈非世道幸哉。然僕心尚有欲商者，蓋尊意所力辨，在陽明影響尚疑朱仲晦之句，故歷舉朱子之言與陽明合者，以見其不影響。愚意朱子之學，原與陽明迥然不同，其言有時相近者，其實乃大相遠。故陽明雖有晚年定論一書，而到底以爲影響，此無足怪也。但取朱子觀心說，及大學中庸首章或問讀之，則其異同不待辨而知。若就其近似者以見其不影響，則恐反不免於援儒入墨之病也。世之溺於陽明而不能自振拔者多矣，先生始而入之，繼而

覺其非、雖賁育之勇、何以加諸。然猶似未能盡脫其範圍、所以於兩家分途處、猶未劃然。陳清瀾學蔀通辨一書、辨析最精、聞先生以爲過峻、顧高明奮其衛道之力、必使考亭姚江如黑白之不同、勿有所調停其間、則大指得而世道其庶幾矣。

五月入都。

在騾轎中、思催科之法、初到任、當與民約、三月之內、不施鞭扑、使里長互相勸勉。宿商家林、阜城任丘交界處。見久旱、田中枯槁、因思北方之豐荒多由於天、不似南方、猶可人力挽回、長民者當以蓄積爲第一義。又途中見蠲免

順、永、保、河四府二十一年圖賸田土錢粮告示、土人云、昨日始挂、小民蚤已完足矣。先生云、此當如昔人赦後不赦前之法方善。

酉

按、先生方赴補、即留心民瘼如此、世之得通仕籍、惟榮利是亟者、聞先生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六月、到京、仍赴席氏館。

時席文夏爲工部主事、招其二子入都、以札邀先生、願爲北道主人。先生至京、因仍館於其邸舍。

赴部投揭乞改教職、不允。

先生自罷官以來、思以啟迪後學爲己任。謂廣文一席、

可伸素志。於是投揭吏部、願改教職。而部以特薦起用之人、不便題改而止。

六月徐公立齋邀酌。徐名元文、崑山人。言魏環老薦舉時、皇上言、陸隴其應以江南繁劇之縣如無錫者與他做。內閣不知記此旨否。又言、會典今方命各衙門纂集事例、將來要點總裁及纂修官。然此事甚難、須大有力量者、方能定得。即如任子一項、從來武官無廕文者、自四輔臣改此例、今欲改正、勢必不能。先生謂、立齋議論、侃侃君子也。

七月、湯公潛菴來會。

湯言、今學者好排擊先儒、不知應如此否。先生云、大抵爲姚江而發。

百按、湯公天資樸茂、人品清高、爲一代偉人。第其師門授受、猶不脱良知家窠臼、所以卒不能接洛閩之傳。其所謂今學者、意蓋在[1]且借以諷先生也。先生以未深交、非與驟辨。他日、以書論姚江之失、兼録舊所作學術辨示之、冀其自悟耳。惜乎、湯公晚年所學一出於正、不久而殁也。

八月、萬君貞一來見。

萬名言、鄞人。言修明史諸公、欲寬楊嗣昌、據伊子頤天錄之言也。然嗣昌是則黃石齋豈非乎。先生以爲然。

酉 按、隨記註云、貞一後爲五湖令。壬申大計、以貪酷叅。而曾梅巖則語余云、萬以修史暱、於東海、而當路以修怨相報復及之也。

往會黃君俞邰、因與萬君季野語。黃名虞稷、江寧人。時萬季野斯同、鄞人。在坐、曾助徐健菴乾學、崑山人。修喪禮考、言之亹亹、博雅君子也。言儀禮圖及通解皆有未當處。又言明之孝慈錄、不免武人爲於大君之失。先生皆以爲知言。酉 按先生所著讀禮志疑、內有一條亦云、洪武孝慈錄、直是師

心自用。又以其兄充宗所著學禮質疑爲贈、并借其所著周官辨非。先生皆惜其自信太過。黃言元史之疎略甚、有一人而前後重出者。如藝文志則竟不作。當時纂修者皆名儒、而疎略如此、豈非政令嚴刻、諸儒迫於期限、遂不及詳愼歟。先生謂元史不作藝文志、恐其陋不在史而在元。又於其寓見江南總督于公成龍謝恩疏、知其年已六十七矣。因云、人能自勉、固不僅在少壯哉。

往會張公素存。

張言、今浙東學者多主陽明、爭意氣乎、抑確有所見乎。意大不滿於黎洲之學。

校定考亭淵源錄。

薛方山序中言、朱子之言、孔子教人之法也。陸子之言、孟子教人之法也。先生爲之太息、謂孔孟豈有二法哉。方山既言老而知朱學之精、而又爲調停之說如此、蓋終不敢直指陸學爲非也。又其末云、象山晚年亦得力於朱子、以救陽明朱子晚年得力於象山之說、亦屬調停。又第十八卷、朱子告郭友仁、有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說。郭是從禪學入門者、恐此所述未確、用工如何可這樣限定。第二十卷、劉淳叟欲做虛靜工夫、朱子與言李延平教人靜坐之不然、可見郭友仁所述爲未確。

徐君勝力來見。

徐名嘉炎，嘉興人。極言吴昌時之氣誼能引翼人，而爲其引翼者乃反噬而詈罵之，豈足以服人哉。先生嘆曰，反噬者固不必言矣。昌時之引翼人，可謂真氣誼乎。其好處亦不過游俠一局耳。太史公游俠傳真害人不淺，豈特昌時哉。今之效其所爲者，蓋亦有之矣。

張公武承邀酌。

張名烈，大興人，先生庚戌同年友。深以陽明之學爲非，謂在嘉隆之際，其弊猶未見，而闢之也難。在今日，其弊已著，而闢之也易。因出所作王學質疑、史學質疑等書

請正。先生俱極許可、并爲王學質疑作序、授梓以嘉惠後學。其畧曰、余嘗聞高子景逸之言曰、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埽聞見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埽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斯言似乎深知陽明之病者、然余不能無疑焉。既曰非孔子之教、又可謂孔子之學乎。學與教有二道乎。陽明之所謂良知、即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是佛老之糟粕也、非孟子之良知也、何妙悟之有。支

離之弊，正由見聞未廣，善惡未明耳。埽見聞，埽善惡，以洗之，支離愈甚矣，功安在乎。徒見其流之弊，而未察其源之謬，比之龍溪、海門之徒，挾陽明之波者，雖若有間，而聖人之道終未明也。以高子之好學篤行，克其力，豈難登洙泗之堂，入程朱之室，然猶溺其餘習，未能自脱。務之亂苗，鄭之亂雅，豈不甚哉。康熙癸亥，余在京師，張武承先生示余《王學質疑》一卷，其言良知之害，至明至悉，不特盡埽龍溪、海門之毒，而凡梁谿之所含糊未決者，一旦如撥雲霧見白日。蓋自羅整菴、陳清瀾而後，未有言之深切著明如此也。近年惟吾浙大②

疾呼，毅然以闢陽明爲己任，先生與之不謀而合，信乎德之不孤，而道之不可終晦也矣。及張公既殁，不勝惋惜，爲作後序，略叙其世系官階，而大要則謂公自爲諸生以至立朝，始終以清白自勵，不屑世俗榮利，純如也。其學以程朱爲宗，深疾陽儒陰釋之徒，以閑邪衛道爲己任，晚尤嗜小學、近思録，故是書所發明，皆從平生學問中流出，非苟而已也。又論其所分修明史，皆卓然不可磨滅，而此書則其綱領云。

九月，補授靈壽縣知縣，往會張公素存。

張惓惓於西北水利，又云當以教化爲先，皆實獲先生

之意。又朱溶若華亭人。來見，以積穀、種樹、拜鬬、義學諸事相屬，先生亦許其皆君子之言。

十月，聞應君嗣寅之變，爲文以哭之。

應君蚤歲即好學躬行，及聞先生之論，信道之心愈篤，故晚年無復偏駁處。至是，兩應生以札訃，先生惜之，遂爲文以致奠焉。文載文集中。

聞晚村之變③，爲文以哭之。

吳容大涵，石門人。邀先生酌，言晚邨凶問已確。八月十三日事也。先生太息久之，蓋先生於晚邨出處雖不同，而任道之心則一，恃爲闢邪崇正之助。一旦云亡，哀可知矣。

吳出其往時答書、甚許可張武承之王學質疑、但謂其應幷論白沙諸人。又言、晚邨自甲辰以後行事最篤寔。閱數月、遇有南旋之便、爲文以哭之、兼與其長君無黨葆中書、以致奠焉。其文略云、先生之學、已見大意、闢除榛莽、埽去雲霧。一時學者獲覩天日、獲游坦途、功亦鉅矣。天假之年、日新月盛、世道人心庶幾有補、而胡竟至於斯耶。自嘉隆以來、陽儒陰釋之學起、中於人心、形於政事、流於風俗、百病襍興、莫可救藥。先生出而破其藩、拔其根、勇於賁育。我謂天生先生、必非無因、而胡遽奪其年耶。某不敏、四十以前亦嘗反覆於程朱之書、粗知

其梗概。綜而縱觀諸家之語錄、隸秕襍陳、珷玞並列、反生淆惑。壬子癸丑、始遇先生、從容指示、我志始堅、不可復變。讀此、可知先生與晚邨相契之深矣。與無黨書略云、不佞服膺尊公先生之學、有如飢渴。所不同者、出處耳。聞訃痛悼、非爲私悲、爲斯道慟。即欲走一介奉慰、而南北間隔、蹉跎至今。茲因便中、附寄小文一首、微禮一函、乞致几筵。冥冥之中、當不我棄也。至於尊公未竟之業、將來責在足下、伏惟爲道節哀。鄙意、尊公闢邪崇正之學、悲時憫世之心、主於隨事指點、故往往散見於時文之評、而未有成編。足下讀禮之暇、宜輯其關係世道

者、彙爲一書、如河津讀書錄、河干居業錄之例。若聽其散於時文中、譬綴明珠於敗絮、恐難垂久遠。或更有微言奥義、未經問世者、總收拾於一書中、以成千秋之物、此紀孝第一事也。至尊公所急欲表章者、考亭諸書、亦宜及時整頓、用成先志。足下好學深思、平時志行已表見于世、必能步武前人、無待叮嚀。區區之心、不能自已、敢一及之。無黨復書、略云、憶昔年侍先君于禾城寓舍、得聆先生言論、與先君有水乳針芥之合。不意此後雲泥異方、遂成永訣、宜先生之深致痛悼者。惟先君平生志力、自荷甚重、而遭逢非偶、功不見用於時。即欲闡先

傳之緒言，窮異端之邪遁，庶幾立言以待後之學者。而天復不假以年，中道捐棄，所未就之書，惟朱子近思録及知言集，尤爲緊要。先君常語學人曰：此二書不成，則吾虚負此生矣。是以抱病以後，猶勤批纂，易簀之際，不廢丹鉛。有勸以静攝養疴，暫輟以俟稍愈者，先君毅然曰：一息猶存，不敢不勉，此時精神尚可料理，後此更何及耶。然引端示緒，竟不能成也。悠悠蒼天，此恨何極！先君時與學者講論，及家常語言，皆因人隨事，不主故常，當時恨無録記，至今追憶，雖音響尚在，而精微不傳，惟時文評語，出於手著。先生勉以纂集成書，以垂久遠，固

是不孝之責。即當尋記編次、就正於有道而後出之、亦不敢不鄭重耳。嗣後更得先生不棄其愚、時賜誨之、此不孝之願、而亦先君所望也。

晉按、與無黨書及復書、則今所刊行曉村四書講義、是無黨奉先生之教、而裒集以垂世者。先生之不負良友在是、而有造後學亦在是矣。其爲道之心、豈可量哉。

徐公青來邀酌。

徐名潮、錢唐人。時徐勝力在坐、極言闢陽明之非。主人之氣甚謙、然亦似主陽明者。述熊孝感致史館諸公書、言陽明非正人、似以熊爲過當。又述湯潛菴云、人言陽

明初亦交通寧王，不知寧王一日未反，則尚是親王，以親王之禮待之，不可云交通。又人言伍文定先入南昌，陽明冒其功，不知文定偏裨也，宜先入。陽明大將也，宜後入。偏裨之功，皆大將之功，不爲冒。又言潛菴極不喜晚村言陽明之短，亦不喜許酉山之學。先生略陳己意云，陽明行事之本末，非後人所能遙斷，此止當據所傳聞，疑則傳疑可也。若其學術之誤人，則不可以不辨。且陽明若無一毫好處，則當時動不得許多人，其爲害反小，惟其原有好處，所以動得許多人，其爲害反大。勝力言辨別同異，是教者事，非學者事。先生云此言大非。若

止作一場說話、則教者亦可不必、若論寔用力、則學者舉足便要識路徑、如何可不辨。

論王公阮亭建議之失。

王名士禛、新城人、時官祭酒。抗疏請增從祀、漢則田何、鄭康成、宋則尹焞、何基、明則曹端、章懋、蔡清、呂柟、羅洪先、呂坤、并請徵辛全（字復元、絳州人。）遺書。其言羅洪先則曰、聞良知之眞傳。先生嘆曰、其見識可知。

十一月、與湯公潛菴書。

先生重湯公人品、第惜其學術猶偏、因致書以正之、并贈舊所作學術辨、意在衛道、兼愛湯公故也。其略曰、孔

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行事載於年譜、行狀、其言語載於文集、語類。其示學者切要之方、則見於四書集註、或問、小學、近思錄。其他經傳、凡經考定者、悉如化工造物、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學者舍是而欲求孔孟之道、猶舍規矩準繩而欲成室也、亦理所必無矣。是故前朝以其書列於學宮、使學者誦而法之、其背叛乎此者、雖有異敏才智、必黜而罪之。有明一代之制、無有善於此者。方其盛時、師無異教、人無異論、道德一而風俗淳、其明效大驗、亦略可覩矣。雖百世守之可也。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闢門

倩藏

户。自陽明王氏目爲影響支離、倡立新説、盡變其成法、知其不可、則又爲晚年定論之書、援儒入墨、以僞亂眞、天下靡然響應、皆放棄規矩、而師心自用、學術壞而風俗氣運隨之、比之清談之禍晉、非刻論也。今之君子往往因其功業顯赫、欲爲回護、此誠尊崇往哲之盛心。然嘗聞之前輩所紀載、其功業亦不無遺議、此姑無論、即功業誠高、不過澤被一時、學術之僻、則禍及萬世、豈得以此而寬彼哉。且陽明之功、孰與管敬仲、敬仲之九合一匡、孟子猶羞稱之、而況陽明乎。故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

淳。陽明之學不熄，則朱子之學不尊。若以詆毁先儒爲嫌，則陽明固常比朱子於楊墨洪水猛獸矣，是古之詆毁先儒者，莫陽明若也。今黜陽明正黜夫詆毁先儒者也，何嫌何疑乎。學術之害，其端甚微，其禍最烈，不然，當今之世，有真寔爲陽明之學者，其賢於庸惡陋劣之徒，相懸不萬萬耶，何爲其議之也。至於陽明之後，如梁谿、蕺山，皆一代端人正士，而其學亦有不可解者。名爲救陽明之失，而實不能脱陽明之範圍，其於朱子家法，亦盡破壞。每讀其書，未嘗不重其人，而疑其學。昔孟子於伯夷、柳下惠，推爲百世之師，至於論知言養氣，則曰乃

所願則學孔子也、夷與惠皆不得與焉。故如梁谿、蕺山、以之興起人心則有餘、以之成就人材則不足。其學亦恐不可盡宗也。湯公得書即作答、其略曰、台諭云、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大明、但當求入其堂奥、不當又自闢門户、此不易之定論也。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脱姚江之藩籬、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非先生體認功深、何能言之鑿鑿如此。獨謂其不欲詆毁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説焉。蓋天下相尚以僞久矣、今天下深明理學者固衆、隨聲附和者實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場、毁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鏤板、肆口譏彈、曰我以趨時局也。亦有

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闢邪之功。夫許以爲直聖賢惡之，惟學術所關，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謂不得已可也。今舍其學術而毁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訐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衛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歟。竊以爲不然。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能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爲能

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爲孟子者、而後能闢楊墨、熄邪說、閑先聖之道。若學術不足以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焰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不乏人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爲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之道不傳於今者、獨賴有孟子耳。今不務爲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台諭云、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者莫陽明若也。今亦黜夫詆毀先儒者耳、庸何傷。

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是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也。故某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衆，即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眞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嫚罵者即程朱之徒，則毁棄坊隅，節行虧喪者，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非某之所敢信也。先生得書曰：余書是

孟子好辨章意潛菴來書是孟子反經章意。

酉按、湯公復書似亦知陽明學術之非、不復爲之回護矣。謂學貴實踐、不在多言、亦是喫緊爲人處。故先生以爲是反經章意、似與闢邪之意不甚脗合、而仍有取焉、可以見先生之無我矣。但學術不可不明、孟子曰、楊墨之言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有憂天下之心者、固不得不亟亟以閑距爲己責也。先生力辨王學之非、而天下學者曉然知陽明之無當於聖人之道、其學遂廢。先生之功不在孟子下、固與如追放豚者異矣。因悟君子之遇異端、當其方盛也、宜力辨以斥其非。及其將衰也、第反

經以待其至。可見好辨反經、均是孟子之意。又不可不知所先後也。

往會朱公錫鬯、因留宿。

朱言宋元諸儒經解、今無人表章。當日就湮沒。又言程朱雖妙、然有日月必有衆星、有河海必有細流。今諸儒一見與程朱異、便以爲得罪先儒。如詩之鄭風、亦不敢黜及古注疏所以議論最難。先生云、竹垞朱別字。之學、記誦詞章之學也。

酉按、竹垞云、有日月必有衆星、有河海必有細流。其言未爲不是。但衆星細流不可無、而妖星橫流則不可使

有也。而朱公概不之辨，故先生云然。不然，以朱公之博物洽聞，亦一時所希有，豈可以記誦詞章少之哉。

赴吳志伊、萬季野、貞一、姜西溟宸英、鄞人。馮魯公、[redacted]陳蘂獻、[redacted]④張漢瞻雲章、嘉定。公酌。

貞一極言之失。⑤先生曰：此皆前半段事。又言之攻陽明也，即所以攻藜洲。先生謂此言尤過。或其初意氣相左則有之，若後半段之直是爲學術起見，豈爲攻藜洲而然。季野云，之所以怨藜洲者，以藜洲曾有書數其失。又一日衆坐中語及羅念菴，洪先，吉水人。不知何人也。藜洲之子唐突之，所以怨益深。

先生謂其言皆不足信、縱有之亦　前半段事、不足道也。隨記註云、戊辰見鄭禹梅所選外墨、有餘姚黃百家主一父序、痛言制義之無關於學問、不知即是棃洲之子否。

酉
按先生註此、見其持論偏陂、極似棃洲家法、宜其不滿　也。又按、湯子遺書中有與黃太沖書、主一寔太沖之子。

李野又言、高景逸極重辛復元、言其已到吴康齋地位、劉念臺則謂儒而僞者也。

酉
按、先生有與山西進士范彪西書、惓惓於辛復元遺

書數種，則似高說爲長。

往會魏公環極。

魏言、吾輩須受得苦、方成得人。先生以爲名言。

赴張公素存酌。

張言、浙東學弊在欲自立意見、蓋指姚江以後蕺山、藜洲而言也。又言、汪苕文論文必欲用翻案、亦是此弊。又深嘆熊孝感初見信於

皇上、是一好機括、後因一事不慎、而爲忌者所指摘、眞可惜。

又言孝感威儀之間稍輕、所以不能無失。

閻公百詩來會。

閻名若璩、淮安人。先生亦許其博雅。言顧寧人今已不在、所著音學五音⑥方在刊刻。

十二月、赴靈壽縣任。

靈邑北枕太行、南瀕滹沱、水衝沙壓、旱澇頻仍。先生務在與民休息。蒞任之初、有自陳八款、言皆實政、始終力行。一、不私用地方夫役、衙門自行修葺。一、日給薪蔬皆現銀平買、不累行户。一、徵課以大義勸民急公、不事敲扑、火耗盡除。一、知(櫟)〔樸〕派累民力、請減省其不得請者、自行捐辦。一、見健訟爲民害、出示曉諭、或待其投告時、多方開譬、冀其自悔、并講明鄉約、洗其舊習。一、嚴禁賭博、

以清盜源。又恐紳衿爲倡、則發書以勸諭之、謂上行下效、不可不戒一、。訓誡諸生勿包詞訟、案季必較其文藝之優劣。又恐其重文輕行、每朔望詣學與之講解四書、勸其將聖賢道理躬行實踐一、旱荒尤爲邑患、以興水利爲急務。甫莅任、即攷衞河源流、不時疏濬。

甲子二十有三年五十五。正月、如眞定見守道李公。李名玠、[redacted]⑦人。言治道貴清淨、本非大中之論、然處煩苛之際、不得不如此。先生以其言爲知通。李之父、號君實、居揚州、富而好義。先生述張公素存之言如此。見癸亥隨記。

行鄉飲酒禮。

此禮有司視爲具文，多怠忽從事。先生謹行之，一時在事諸人，皆恪共厥職，敬從先生，斟酒歌詩，皆生員執事，酒至饌至，賓主皆與之揖。先生以爲彬彬猶有古風。

如保定見巡撫格公及巡道吳公。

格名爾古德，滿洲人。居官清正。語先生云：爾放心去做官，我不比慕巡撫。先生竊喜鮮掣肘之患，可以少展素志矣。吳名元萊，[illegible]人。⑧以家集贈言，魏司寇（時蔚州已韓司寇）。惜不從縣令起家，格撫軍亦然。又言國帑之虛，一耗於西僧，再耗於隨旂行走之冗員子。（吳爲明大學士吳甡之）

再見守道李公，請免靈邑灰車。

儒藏

灰車者、赴石灰廠運灰以供
欽工。靈小邑派至五輛、較大邑反多。經年盤費約六七百金。
前任董君子祈申請免替、不允。先生蒞任、再三力請、謂
倘以靈邑地方稍僻、不比衝途、故派車獨多。則又有說
焉。州縣之中、有衝而大者、譬之强壯之夫、雖處風霜之
中、猶能負荷重擔。若僻而小者、譬之尪羸之人、雖安居
一室、四肢無力、尋常舉步、待人扶持、若任之以百鈞之
重、其不立斃者幾希。若止論衝僻、不論大小、是猶責怯
夫以烏獲之任、求駑馬以千里之程也。可謂善喻甚至。
乞恭罷以紓民力、始許裁減二輛、至乙丑三月、始獲全

免。大累頓除、先生爲民手額。

三月、與諸生講學。

先生謂、今之回護姚江者有二、一則以程朱之意解姚江之語、其病猶小。一則以姚江之意解程朱之語、此則直欲誣程朱、其罪大。又云、昔人云、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與夫子主忠信徙義之意同。我人存一至誠無僞之心、進而有爲可謂忠矣。然其間輕重緩急過差而不合於義者儘多、故進思盡忠者、必退思補過。主忠信者、必徙義。陽明以致良知爲學、豈知此哉。

論傳氏明書得失。

邑人傅掌雷嘗作明書、酉按癸亥隨記、黃俞邰來會、言靈壽故少司空傅維霖所作明史、持論頗不甚正。今送在史館、則掌雷即維霖字也。先生取閱之、嫌其筆力頗弱。以張孚敬等置佞倖傳、張居正置權臣傳、李贄置異教傳、劉文成置襍傳、謂其識甚卓。

酉按丙寅之春、修邑志成、於藝文志論傅君所作明史與此同、而趙公耐孺以書論之。先生復書其略云、所修縣志、因邑人本子疎漏良多、傅君著作自成一論、不與俗同、故存之志中、欲以就正有道。便加卓識二字、則涉僭妄。此亦疎漏之一端也。得承指教、裨益良多。如以江陵為權、張桂為佞、來諭謂其已甚、是矣。或又曰、以此論

人則似過刻、而存此一段議論于天壤、使後世知立朝事主、不可一毫苟且。苟違大道、雖以江陵、張桂諸人之才學、不免於爲權爲佞、似亦防維世道之一助也。又如劉文成開國名臣、出幽遷喬、似不當在雜傳之例。然或又曰、亦可提醒朝秦暮楚一流。魯論之仁管仲、程朱謂管仲與子糾未可以君臣名分繩之、與王珪、魏徵事體不同、故孔子猶有取焉。若文成既爲元進士矣、又爲高安丞矣、又爲儒學提舉矣、又在行中書幕矣、其於元也、將與子糾一例乎、將與建成一例乎。儒者之道、惟出處兩端、出處中間、更別無路。若文成既已仕元、又不妨佐

儒藏

明是出處之間又有一道矣可乎哉。向使如金仁山、許白雲輩、一生高蹈、遇風雲之會、奮袂而起、又當別論、文成豈其倫乎。諸葛孔明高臥隆中、未曾受人爵祿、故可擇君而仕。文成身登仕版、見異雲起曰天子氣也、十年後英主出、我當輔之。是何言也。如以伊尹就湯就桀之例言之、非常之事、固不可以常理論、然苟其心事絲毫不類伊尹、襍之一字、恐被之而不能辭。抑以綱目誅廉丹、予孟達之例言之、守貞者未必是、而達權者未必非。然文成所處、又未可與廉孟同論。楊鐵崖老婦謠是或一道也。但曰出幽遷喬、即不爲襍、不知何以服危太樸

乎。故謂文成之禨、異於趙孟頫、留夢炎之禨、則可矣、然不可謂非禨也。猶之江陵立朝、未嘗無功、謂其異於分宜之權則可矣、然不可謂非權也。張桂議禮、不無可採、謂其異于鄧通、董賢之佞、則可矣、然不可謂非佞也。此其說然乎、否乎。讀此書、覺義例精嚴、華衮斧鉞、止爭一字。先生倘居史局、得司纂修之任、操筆削之權、以繼涑水、紫陽、無愧焉。

閱宣宗本紀、宣德六年二月、御史陳祚請上講大學衍義、上怒、逮下詔獄、并其父母妻子禁錮者五年。先生曰、宣宗、賢主也、何至於此。然則上世之君子、邦有道危言

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後世君子、雖處有道、亦當危行言孫。但孫字亦有分寸耳。儒林傳序曰、宋儒之論儒也、嚴用心毫釐畫疆而守、即楊謝朱陸一時同學、紛紛有異同之辨。伊訓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七十子之徒、各具一體、未嘗相訐。若沾沾以爲得不傳之絶學、而格一世於門外、豈無常克一之旨哉。陳同甫譏之是矣。先生曰、傅氏此言、殊失毫釐千里之辨。王守仁傳云、守仁功高忌之者衆、有目爲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擄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策其不勝而背之者。先生太息曰、惟通宸濠、我知其弑父與君、亦不

從也。其餘豈盡無因、安得概指爲忌者之言。又云、兵不厭詐、守仁用兵專用詐。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後不得不爾邪。掌雷此言、抑大遠于曾子固戰國策序、蘇老泉用間篇之旨矣。鄒智傳、智與王恕言進君子退小人及勸其先論時政後就位、恕皆笑而不答。先生曰、此即愚前所云、邦有道亦當危行言孫之意乎。張居正傳贊云、居正祖申韓之餘習、結曹王之奧援、器滿而驕、沒身之後、名臭家滅。明之相本實撥於此。此論甚卓。又以張玉入亂賊傳、而謂高拱、夏言皆不學無術、妙極。佞倖傳云、桂萼之爲吏部、尤私其所厚善、而修睚

眦怨。獨以名薦魏校爲國子祭酒、屬使代疏草、其條對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上意。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蕚爲之搆守仁奪世封、而校入侍經筵忤旨改補太常、蕚不敢救。此一段説得莊渠甚無色。

酉 按、傅氏固尊信王氏者、其論莊渠處、恐未足據爲信史。

六月、巡撫格公以疏薦。

時

駕幸五臺山、格公迎見。

上問、地方有何好官。公以先生對。出即具疏、有清操素著、愷

悌爲心、履任方始、而聲教已洽輿情等語。部議准紀錄一次。

九卿公舉。

時江南總督永寧于公卒、

上諭九卿、有清操如于成龍者、公議奏聞。九卿遂公舉巡撫格爾古德、郎中蘇赫、范承勳、學道趙崙、知府崔華、張鵬翮、知縣則先生、凡七人。

七月、委署平山縣事、尋檄取入簾。

初、先生以不勝兩邑爲辭、上官不允、而赴都入簾之文至矣。先生以委署在先、不得已、至平山視事、而另委署

篆之文又至矣。先生廉得平山尉平日貪橫事、卽具文申揭、然後赴部。

入都、過定州、聞撫軍格公之變。

廿六日到京。于寓因思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自世俗觀之、不由于天便由於人、故天無處不可怨、人無處不可尤。自君子觀之、只是我認理不精、處置得不停當、無天之可怨、無人之可尤。

八月、徐公健菴來會。

時不果入簾、將出都矣。徐公來言、格撫軍之面奏、由中堂別有聞、與郭皐旭（名琇圖、平湖人。）之言相反、是以不果行取。

徐欽先生一見中堂先生辭以有縣務、不敢久留京師。其安于義命如此、真夫子家法也。往會湯公潛菴。

時湯公奉

命出撫江蘇、先生具述蘇松浮粮蘆課之累、當以漲處補其坍處、及抑浮靡、崇實學等事。湯公一一首肯。又言居官不可專聽幕客之言、此輩代他人謀事、不無瞻前顧後。我惟置得失於度外、然後爲國爲民可行已志。湯亦以爲然。

出都、至保定、奠格公。

格公素重先生、而先生亦許其清正、故往奠焉。因至經歷王天市辰、[redacted]人。署其燕息之所有額曰南窗寄傲、先生易之曰活潑潑地。謂慕陶之傲、不如學程之活。爲文以記之。

送格公殯。

先生云、喪禮大綱全差、無處說起、可嘆可嘆。兩道臺止爭祭品之多寡、僧道之不應走中門、抑末矣。

過定州、宿明月店。越三日、回縣。

在店中、思道不同不相爲謀之義、當世衰道微、君子獨卓然秉正、羣起而咻之者不知凡幾也。我既不能過化

存神又不能磨不磷湼不緇，而與之爲謀，危矣。非爲所誘而不知，則日角勝而不已。故夫子曰，不相爲謀。此爲大賢以下言之也。不相謀有二法，一如孟子之待楊墨，一如孔子之待鄉愿，非徒棄之而已也。故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酉按此條必有爲而發，今不可攷矣。

十一月十三日，寅夘之交，地大震。

是日，閱槀城志云，是古鮮虞地。又云是槀武子邑。先生云，恐武子之時，鮮虞尚未屬晋。又見吾郡譚公昌言於萬曆年間爲槀城令，捐俸助民穿井一百眼，百姓世食

其利。先生曰此可爲法。

十七日、月食。

先生云、據欽天監頒行京師月食七分四秒初虧、寅正三刻十二分食甚、卯正二刻六分復圓。辰正初刻是夜初虧、月正在申位、歷酉至戌而没乃知邵康節所云、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其言果然。蓋以晝夜長短而言、非以極南北而言也。

校論呂涇野集。

閲涇野集陝西鄉試録序云、論異端于漢宋黄老爲小、訓故爲大。論異端於晋宋齊梁陳隋唐、佛爲輕、詩賦爲

重先生謂亦須問如何樣訓故，如何樣詩賦，不得一概抹殺。又云，士之仕于世也，矜于先而敗于後，猶枯楊生稊，未敢必其成也。失於早而補於晚，猶枯楊生華，則亦可醜也。昔匡衡甘貧窮經，其始非不烈也，而卒以贓敗，可謂鮮終矣。魏相正色秉道，其終非不令也，而進以許史，可謂無初矣。此一段得經經緯史之法。又送汪希周序云，凡官省下者，幸知獲上而不知治下，知勤簿書而不知勤農桑，知信吏胥而不知信閭閻，知奔走司院而不知行阡陌。官是以日遷而民是以日敝。此數語形容俗吏最精。又紫陽道脉錄意思極好。又一篇云，衡有銖

兩鈎石之星也。若爲塵垢所掩、則不可得而辨矣。天有斗樞三垣五緯二十八宿之星也、若爲雲霧所障、則不可得而辨矣。夫人心之有星、亦猶天與衡也。此一段説心最好。又云、如使顔子之父母不悦於簞瓢、乃顔子自以爲樂而不改、則雖夫子豈肯稱其賢。此亦説得最好。又云、昔爲吏部者嗜酒、至盗鄰舍酒、醉眠其糟甕之間。予嘗以爲濫矣。惟淵明有酒斟酌、竟夫飲喜微酡之二子者、則予之所慕也。此論與余所作活潑齋記不同。

酉 按先生活潑齋記、其略曰、余親家王子天市官于上谷、其署中燕息之所舊題曰南牕寄傲、愚請易之曰活

潑潑地。竊以爲善學淵明者、莫如斯言也。淵明之爲人、高風峻節、卓犖古今、雖朱子亦重之。然能操持於君臣父子之大、而不能涵養於視聽言動之際、知傲之爲達、而不知其爲病。傲之一字、伏於胸中而形于四肢、氣質用事而不覺、嗜慾横行而不悟。湎於酒、耽於菊、閭巷鄙夫之所謂快心適意者、而不免涉獵乎中。自以爲瀟灑自得、而不知其沉溺錮蔽、束縛拘囚、與所謂活潑潑者、相去遠矣。古之君子、知道之無不在也、戒慎恐懼息有養瞬有存、貌則思恭、言則思從、視則思明、聽則思聰、用力之久、義精仁熟、充乎中而達乎外、氣禀不得而拘、嗜

慾不得而蔽、習俗不得而溺。塞天地、横四海、而無所礙、活之至也。以程子之活、易淵明之傲、斯為善學淵明也。夫閱此、則先生之所以不同於涇野者、亦可想見矣。又別東郭子鄒氏序、是不磨之文。贈葉敬之考績序、栁氏家譜序、贈張惟靜提學序、皆精妙異常。又戴封君壽序云、公之于欲使公為鄠人張殿中丞乎、張生於景德天禧之間、今已數百季、其壽猶與太華終南爭高未艾也。欲使公為汴人程大中公乎、程生于乾興景祐之間、今已數百年、其壽猶與嵩少黃河爭長未已也。先生云、張西山能鱗大與人。欲將橫渠之父入啟聖祠、與涇野之言

合。

酉　按今

上之二季三月臨雍、命禮臣議崇祀崇聖祠者、周程朱蔡外、或有可升而附。九卿議宜入崇聖祠者一人、張迪有

旨著依議行。先生謂西山之言、有合於涇野。意亦以為可入也、則張之崇祀宜矣。又按先生靈壽志論從祀曰、從祀諸賢、經累朝論定、殆無遺議、惟嘉靖九季增入陸象山九淵、萬曆十二季增入陳白沙獻章、王陽明守仁三先生、雖皆一時賢者、然學近於禪、與孔門之旨不免莛楹。學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庶幾為善學三先生者。至漢儒

鄭康成歷代從祀、嘉靖九季以其學未純、改祀於鄉、然其所注詩禮、現今行世、程朱大儒亦多採其言、恐不當與何休、王肅輩同置門墻之外。若以其小疵而棄之、則孔門弟子亦有不能無疵者、豈可以一眚掩大德乎。今鄭康成亦

允九卿議復入從祀、先生之志得伸、獨不料鄭則無端而見斥于有明議禮之臣、張則去今七百餘歲始得附享、而先生竟與二儒同時膺茲大典、豈非異數哉。

又一篇云、今夫史司馬談之所肇也、其子遷則終其志。今夫經世之書、邵堯夫之所興也、其子伯温則成其志。

爲人子者、讀此不可不知自勵。又别周潤甫語、言禹之
導江河在拜昌言、何以知言之昌在精一以執中。未至
於禹者、在求其病之所切而去之、如牛之訒言、曾之三
省。説得眞妙。又一篇云、盈天地間皆氣也、氣而形皆物
也、物而則皆道也。知形之顯於有、即道之妙於無、知道
之妙於無、即形之顯於有。非舍形氣之外復有所謂道
也。此論可羽翼太極圖説。又一篇云、時有升降、陰陽盡
之矣。學無止足、鳶魚見之矣。陰陽盡、窮通得喪皆非在
我者也。鳶魚見、體用顯微皆非在物者也。此見道之言。
又送大司空何公致政序、最有關係。又云、淮水發源台

簪、止可濫觴耳。及頡汝渦泗諸水以次而入、然後其流始大。以孟母仉氏比台簪、以孟子之學比淮水、謂微孟子則仉氏固戰國時一婦人耳。此論最精。酉按、丁卯六月隨記有偶撿舊所抄譚梁生見聖編有云、孟子母姓介、即古掌字。反爪爲掌。今文廟考誤作仉。先生因查字彙、仉字音掌、註孟母姓。其誤有自。又謂監規發明序、儀禮圖解序、詩樂圖譜序、可見其教人之切。又一篇云、民生不厚、皆由士習之不良。士習之不良、皆由師道之不立。切中今日之弊。見其刻橫渠易說序、心嚮往之。又云、黃霸爲郡則優、爲卿相則劣、凡以其生於自足與自怠耳。此語人當書紳。又河東運使學進士舉人題名記、元城書院記、司馬文正公

祠記、洙泗講堂記、皆有關係。又答王端溪子德徵書云、滙澤釋禮而不考、晦翁注詩而自信。先生云、此二語似不是。

酉按、先生讀禮志疑一書、多主鄭孔、而不盡從集說。則知所謂似不是者、非斷然謂涇野不是也。

又一篇云、孔門論學惟仁爲大、學仁惟禮爲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仁也。天體物而無不在、仁體事而無不存。夫子告顏淵之爲仁、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亦是意乎。

按此一條、可見約禮即是一貫。予向疑一貫與此約字不同、非也。此可見先生認理之細、存心之虛。

乙丑　二十有四年、年五十六。正月、如眞定、佟、㯽爾渾泰來見。佟、滿州人、官筆帖式。來問太極之義、先生爲之細剖、嘆服而去。先生曰、此滿人之好學者也。因作太極論、載文集中。

回縣、即如保定。

宿定州、因思先儒謂格物之外無致知工夫、此言有味。蓋舍格物而言致知、則惟有良知耳。良知不可恃也、惟有主靜耳、主靜亦不可恃也。

見巡道吳公。

吳言小民無知犯法、放過一二亦不妨。但使知有朝廷

法度耳。先生云、道臺此言、有哀矜勿喜之意。

回縣、至北紀城講鄉約。

北紀城者、邑村名也。先生恐鄉愚無知、赴鄉與之講解、俾人人知善之當爲。自此徧及各鄉。此六諭集解所由作也。

二月、與諸生講書。

講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三句、俱在大學首節明德二字内。戒懼慎獨、則在上一個明字内。前言性道、後復言中和、蓋言性道或疑其迂遠、而道不可離之意猶未甚顯。言中和、則必不能不謂之大本達道而不可離明矣。

天地位，只是大綱都好了，故致中便能如此。此尚未難。萬物育，是天下事事都好了，須致和方能如此。此最是難事。雖云體立而後用行，然用行更難於體立。天地位，萬物育，猶言大綱正，萬目舉。

晉按：講學者率言體立則用自行，先生獨謂用行更難於體立。發先儒所未發，非閱歷之深，體認之精者，不及此。

與方淑論太極圖。

方淑爲先生宗人，先生謂太極圖中之五行，非指鑄鼎之金，作室之木，江河之水，鑽燧之火也。乃指天地間陰

陽之氣有此五者耳。又讀書錄謂、太極純乎理、陽動陰靜兼理氣。又謂太極在陽動陰靜之前、此等處皆看得未融。非程子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

三月、賑飢。

靈邑歲比不登、至是飢。先生多方賑濟、民賴以安。時有斂財演戲者、乃切責爲首之人、以其所斂財助買米施粥。

六諭集解成。

先生與民講解之言、彙成一帙、恐其久而易忘也、因梓

以授之。其序略曰、六諭明白正大二十四字中、一部大學修齊治平之理犂然備具、雖蚩蚩之民咸可通曉與古之三物六行何異。而移風易俗未收其效是有司之過也。間嘗巡行村野、爲之講解、冀其漸磨於仁義而自遠于刑罰。然七秊之病、必三年之艾是求。車薪之火非一杯之水能救。斯民之漸漬于薄俗久矣、豈區區一卷之書、朔望一讀、其遂能勝殘去殺耶。亦以是啓其端云耳。若夫擴而充之、引而伸之、俾家諭户曉、淪肌浹膚、邪穢盡滌、渣滓盡融、則視乎繼自今而往行之何如耳。

七月、革里長。

先生聞阜平不用里長、點粮多者爲單頭、謂此法甚好。與、平山令書云、大抵向來以里長爲可啖之物、一使里長則步步皆荊棘矣、所以嶄然去之也。

酉

按、高安朱公可亭軾撫吾浙時、決意革除里書、即先生意也。

八月、仇公滄柱以書來、兼贈詩。

仇公以先生治行爲天下冣、司黜陟者宜列之薦剡、以光大典、而不見及、以書來鳴其不平、且以館課銀河篇請正。先生答書略云、某待罪畿南、硜硜自矢、而鳩鵠之民如故、則才平二字、乃其定評、豈敢不反已而尤人也

耶。

試諸生、始定入學講書之期。

示諸生略云、時值中秋、天朗氣清、正諸生論文講道之候、故擇日考試。自後每逢二四六八日、堂事竣、即詣學聽。諸生講書、有欲質疑問難者、以次進接。本縣亦不敢藏拙、務與諸生辨晰明白。至午而散。其儒童有志者、皆得隨諸生聽講。此松陽講義所自始也。試卷略加批點、不分高下、仿程子改試爲課之意。

邑大水。

親至各鄉勘災、多方保護、即申報上司、懇其題請蠲免、

而上司不能體恤，委員踏勘，自秋徂冬，再三不已。而先生捐供無缺，勿使擾民。

爲民贖身。

邑有王姓名魁者，貧不能自存，鬻身旂下。旂人持要人札來索印契，并取其妻徐氏同往。先生曰，其在此，可坐視其離析而不之救乎。因詢其婦之父母皆不願往，遂捐俸爲之贖歸。

十一月，至府送試。

往例，學使者發銀買辦，各州縣均派供應，仍繳原銀。除官廚日用外，在内則門阜，在外則各執事人，皆有供給，

且索使費。又有不時取用之票、其費不貲、各邑苦於支應。例派靈邑之日、先生昌言於院使門外曰、僅能勉力供應官廚、其餘襍派、窮邑槩不能應。各役亦斂戢不敢復言。先生語人曰、此亦危行言孫之道也。

再答秦定叟書。

癸亥之夏、曾以書規之、秦猶未喻、復以書來、又答之。其畧曰、來書謂未發已發、朱子一生精神命脉之係也。知未發已發、則知靜存動察。又謂今之學者、相率入于困而不學、其源皆起於立教者以本體爲功夫、而不分未發已發之誤。此固然矣。然以此論朱子則可、而謂陽明

之所以異於朱子者專在此、嘉隆以來人才風俗所以不如成弘以前者專在此、則恐有未盡者。蓋陽明之病、莫大於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而昧於未發已發之界其末也。既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則所謂未發只是無善無惡者之未發、所謂已發只是無善無惡者之已發。即使悉如朱子靜存動察、亦不過存其無善無惡者而已、不待混動靜而一之然後爲異於朱子也。朱子中和舊說雖屬已悔之見、然所謂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亦指至善無惡者言、與陽明之無善無惡相楹莛。即使朱子守舊說而不變、仍與陽明不同。所以陽明雖指此爲晚

年定論，而仍有影響尚疑朱仲晦之言。此僕所以謂考亭、姚江，如黑白之不同。先生紫陽大指書中乃云無善無惡一句是名言之失，而非大義之謬，是僕所深疑而未解也。來書又云，晚年定論一書，陽明不無曲成己意，不敢雷同。即其窠臼，此固是矣。然考紫陽大指中載答何叔京三書，而評之曰，此三書實先生一轉關處也。則猶似未脫陽明之窠臼者。嘗合朱子一生學問前後不同之故考之，朱子之學，傳自延平，延平教人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矣。教人反覆推尋以究斯理矣。朱子四十以前出入佛老，雖受學延平，尚未能盡尊所聞，是

以有中和舊説、有答何叔京諸書。及延平既沒朱子四十以後、始追憶其言而服膺之。答林擇之書、所謂辜負此翁者、則悟中和舊説之非、而服膺其未發氣象之言。此朱子之轉關也。答薛士龍書、所謂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則是以答何叔京書爲悔、而服膺其反覆推尋以究斯理之言。此又朱子之一轉關也。先生乃儱侗以爲朱子之一轉關、却似以居敬爲重、而看窮理一邊稍輕。雖不若陽明之徒盡廢窮理、而未免抑此伸彼。故答李中孚書此亦定與書。遂以大學補傳爲可更、而以陽明之獨崇古本爲能絶支離之宿障、爲大

有功於吾道。亦是看窮理稍輕之故。夫居敬窮理、如太極之有兩儀、不可偏有輕重。故曰、涵養莫如敬、進學則在致知。未有致知而可不居敬者、亦未有居敬而可不致知者。故朱子說敬不離口、而於大學補傳則又諄諄教人窮理。又於或問中反覆推明、眞無絲毫病痛。朱子所以有功萬世者在此、所以異于姚江者在此。此而可更、孰不可更。即曰格物以知本爲先、所謂當務之爲急、然於格物之中、先其本則可、如古本大學、謂知本即是知之至則不可。是又僕之所深疑而未解也。至先生惓惓於居敬主靜、可謂深得程朱之旨、而切中俗學之病

矣。然敬之所以爲敬、靜之所以爲靜、亦有不可不辨者。嘗觀朱子之言敬、每云略綽提撕、蓋惟恐學者下手太重、不免急迫之病。故於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雖悔其始之辜負而服膺之、然於觀之一字、則到底不敢徇見於答劉淳叟諸書。至觀心說一篇極言觀之病、雖指佛氏而言、而延平之言不能無病、亦在其中。此用力於敬者所不可不知也。又朱子雖云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卻又云、不必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又云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纔偏便做病。蓋樂記之人生而靜太極

圖之主靜、皆是指敬而言、無事之時、其心收斂、不使他適而已。非欲人謝却事物、專求之寂滅如佛家之坐禪一般也。高景逸不知此乃專力于靜、甚至坐必七日、名爲涵養大本、而不覺入於釋氏之寂滅、亦異乎朱子所謂靜矣。此用力於靜者所不可不知也。先生示人居敬主靜、而未及敬與靜當如何用功、是又僕所不能無疑也。又謂陽明之弊、只在無善無惡、若良知之說、不可謂非孟子性善之旨。夫陽明之所謂良即指無善無惡、非孟子所謂良也。孟子之良、以性之所發言孩提之愛敬是也。陽明之良、以心之昭昭靈靈者言、湛然虛明、任情

自發而已。一有思慮營爲、不問其善不善、即謂之知識、而非良。是豈可同日語哉。又謂陽明之學、眞能爲已、而非挾好勝之心者。夫陽明大言無忌、至以孔子爲九千鎰、宋子爲楊墨、此而非好勝也、不知如何而後爲好勝耶。合先生之論陽明者言之、謂其眞能爲己矣、良知之說、合於性善之旨矣、崇古本大學、能絶支離矣、惟無善無惡一語、不能無弊。是又名言之失、而非大義之謬矣。晩年定論雖不無曲成己意、而採答叔京諸書、又未爲盡過矣。所不滿者、惟不分未發已發一節耳。然答李中孚書云、此不過朝三暮四、暮四朝三之法、則并未發已

發亦與朱子名異實同矣。前輩以陽明爲指鹿爲馬者、皆非矣。僕極知先生爲學術世道起見、與世俗之私意調停者不同、而埽除未盡、不免涉于調停之跡。恐遺後學之惑、所以不揆愚陋、不敢自匿其所疑。諒不以指摘爲罪也。

酉按、先生辨朱王之異、莫詳於是書。其言居敬主靜、及性善良知、尤極精微。雖因定叟之蔽而發其蔀、而先生一生工夫本領與曉示學者之切、亦概見於此矣。

丙寅 二十有五年、年五十七。正月、往府見道臺 酉按、是時巡道是李公名基和。但隨記不注某公。

道臺語先生曰、此番計典、止薦永平安肅、世道可嘆仇。公滄柱在京師見、大計卓異無、先生名、亦爲搤腕。因作詩以寄、其序云、陸子稼書、向推清節第一、計典闕然、感而有作。詩曰、陸子聲名天下屬、憶在西泠相往復。文章軌範本先民、衡論古人洞胸腹。初宰嘐城志潔清、豪强不敢肆憑陵。婦織兒啼官舍冷、夜牀折足支瓶罌。撫字心勤絕鞭扑、民亦如期貢錢穀。時騎瘦馬謁上官、竹器一枚布一束。上官覽之怒擲地、投劾爭論事鉅細。獨有輿情不忍離、傾國攀轅路迢遞。崇文盛代煥皇猷、薦舉重經魏蔚州。咸謂君才任鴻博、何期讀禮旋林丘。

邇來更得中山令、篤俗訓民著善政。品行廷推第一流、

貞白居然達

宸聽。孤標豈是少人知、才大反爲衆所疑。前何卓卓後泯泯、

遂使君身分兩岐。君若蚤登天祿閣、何難璀燦弘制作。

君若同叅臺諫班、庶幾砥柱回狂瀾。世風局促無足玆、

寵辱不驚固宜爾。鳳凰鎩羽鴟鴞張、吾道還應直如矢。

閱寧晉志。

先生云、見王之棟疏、始知徐貞明潞水客談之難據。見

程大昌北邊備對、言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

直至燕北、無有間斷、盆數千百里。自麓至脊、皆陡峻不

可登越。獨有八處粗通微徑名之曰陘。居庸關、即其最北之第八陘。先生曰、按今太行之關口多矣、豈止於八。此是南渡人說北邊語、止說得一个影子。

二月上丁、祭先師先期詣學省牲。

先生云、向見新樂縣志載祭十哲、兩廡有每位之爵、有總獻之爵、似煩簡得宜、始命學中行之。至冀州志云、兩廡各一豕、解爲四十八分、如先賢先儒之數、則近於煩矣、未敢從。

三月、靈壽誌成。

先是奉部檄徵邑志、靈邑闕如。先生乃取邑人傅維橒

草本爲之訂定、每條作序論以冠之、凡三易稿至是乃成。異於凡志者有三、不登寺觀、斥異端也。不載坊額、尚闇修也。不及前人文字之彰著者、以已見正史也。其答傅君修志議畧云、賦役一類、若斷自本朝、甚覺簡便。然孔子生於周世、乃欲考夏殷之禮者、蓋夏殷之禮存、則周家損益之善與未盡善者皆可得而見、故杞宋無徵則惜之。有明之法、亦本朝夏殷之禮也。幸而足徵、可不存乎。至于慈聖樂曹韓諸公行事之當詳也。報燕惠王書、僖祖廟議、請虛東向之位疏、當載也。高明以史遷班固之例律之、是固然矣、然有說焉。春秋之人物、莫大於

孔子、文章亦莫過於孔子。左丘明作傳序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產之詳。載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產之多。一切相魯適楚刪書正樂之彰彰於萬世者、曾不一見焉。一切孝經論語文言繫辭之昭昭於萬世者、曾不一及焉。是非詳於叔向子產而略於孔子也、誠以孔子聖人不必沾沾稱述于一書、所以尊孔子也。今樂曹諸公之在靈壽、非一邑之士而天下之士、其人其文已見正史不待邑志而始著、略舉其概而不詳、亦所以尊之也。且太史公作管晏列傳亦云、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書世多有之、是以勿論論其軼事。則

有詳有略、固太史公例也。

酉按此書凡作郡邑志者、可以爲法。又隨記注云、誌成、新河令王益仲培極贊方音一條、獲鹿魏雝伯雙鳳極贊田賦志。

以時務六條上撫軍。

巡撫于公成龍、旂下人。檄行咨訪利弊、先生條陳六事、其略曰、一、緩征宜講也。自古稅歛必俟稼穡登場、而後上供可辦。向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征、有餘者尚可勉强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所入不足以償債、何論仰事俯育。所以閭閻日窮、逃亾日多、地畝日荒。今四方寧謐、司徒不

至告匱、若可通融、總計以上年撥賸之銀、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一轉移間而民力以紓矣。

一、墾荒宜勸也。

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地土瘠薄、荒熟不常、一報開墾、轉盻六年起科。所墾之地、已枯爲石田、蕩爲波濤、而所報之粮、一定而不可易。所以小民視爲畏途、聽其荒蕪而莫之顧。竊謂此等荒地、原與額内之地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孰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新墾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地補之、其荒粮即與除免。其已墾成熟者、

請寬至十年起科。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踴躍于墾矣。

一、水利當興也。墾田在興水利、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勢難猝辦。然屢年以來、議蠲議賑、所費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闊若干、工費若干、彙成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絀、以次分年舉行。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一、積穀宜廣也。

功令最重積穀，然止捐輸一途，在富饒之邑，猶可鼓舞勸輸。

若山僻疲敝，如靈壽者，雖懸旌勵之典，其誰能應。當稍爲通融。如荒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不必起解。牙帖襍税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本地方積穀。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酌量支放，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掣賢者之肘，則民庶有賴矣。一、存留宜酌復也。自兵興之際，將存留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私派公行，不可救止。康熙二十年漸次奉復，然尚有應復而未復

儒藏

者。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抑將舞文弄法、以為仰事俯育之資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州縣必不能免。既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捐俸自備乎、抑或責之鋪戶派之里下者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襍支供應、州縣必不能無、既奉裁革、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不能不藉貲於地方也。在主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罷敝逃亾、其害仍自國家受之。一、審丁不宜求溢額也。果有丁盛而額溢者、宜命有

司留爲積穀之用。遇有逃亡絶户、即以此補之。其無溢而有缺者、得報上蠲免。或不肖有司無缺而揑作有缺、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即寬一分在窮民。上之搜求于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于窮民者亦無餘地、而民之塗炭日增日益矣。末又言、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粮毫忽之差、可以即行改正者、無容駁詰。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即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即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即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于公報曰、據詳皆籌畫久大之謀、非

徒爲一時補救之術云云。惜乎、于公知之而卒不能見之設施也。

四月、有感士風。

時有薄植之人、皇皇覓館求售者。先生嘆曰、昔時人學問未成、不敢出門、出門亦無所容、故人皆盡力讀書。今自旂下多收用粗鄙之人、於是文理未通之人、皆可僥倖以取衣食、竊厚利。旂下人日與此輩相與、而旂下之風俗壞。漢人見此等粗鄙之人揚揚得意、遂謂讀書不必深求、而漢人之風俗亦壞。是兩相害也。

閱武功志。

往年先生在保定、陳君名儁者、其邑之名士也、來見、言近日修通志、俱出郭棻之手、不甚滿人意。又言天下志書、莫精於康對山武功縣志。至是閲之、見有載姚合縣居詩三十首。先生謂不過是嘆老嗟貧、飲酒看花之事、與白樂天秦中吟十首相去遠矣。至云、一日看除目、終年損道心。何至如此。可見胸無主張。又云、惟愁明早出、端坐吏人傍。抑何不憚煩也。又云、長羨劉伶醉、高眠出世間。自嫌多檢束、不似舊來狂。尤説得不是。

閲湯公潛菴黜淫祠疏。

湯公撫江蘇、以禁浮靡、厚風俗爲己任。上方山有所謂

五聖祠、其巫覡煽惑人、愚民奉之若狂、至有爲河伯娶婦事。湯公赫怒沉其像、毀其祠。恐愚民不喻、後將復然、因具疏請

旨永禁。先生閱疏云、當與會典祭厲文同看。一是不侮鰥寡、一是不畏强禦。君子之待幽明、總是一個理。

五月、論井地。

偶思古之井田、隨其地宜、非通天下可行者也。觀左傳所云、疆以周索、疆以戎索、及蔿掩牧隰皋井衍沃可見。又周禮載師注疏尤明。孟子所云野九一、國中什一者、恐亦是就滕之地形而言。

論喜怒氣象。

先生云、數日來、看得人之喜怒各有氣象。程子欲人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愚更欲人忘其怒、而觀怒之氣象。儘有怒得是、而氣象不好者。

七月、至保定見巡撫于公。

先生云、撫院天資好而未學、殊可惜。如獻海東青、念壽生經、皆未學之故。

八月上丁、祭先師。

因與諸生言、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宗廟之中、安得有爭。凡一切禮文、習之不熟、呼而不應、必待再三而後

動、這便是爭。

酉按、先生看爭字極細極確、亦見禮文乎時不可不講究。

巡撫于公以疏薦。

時巡道李公力請與高陽令同薦。部議革職還職與例不符、不准行取。

九月、與宸徵行冠禮。

即遣往保定王天市署就婚。

十二月、墾蠲之申得請。

先生因靈邑去年被水、屢請蠲粮、上司徒以一勘再勘、

較論分數,訖無定局。至是,奉
上諭,眞順廣大四府二十六季錢粮,盡行蠲免。先生奉檄色
喜云、
朝廷有如許德意,不計分數,非臣下所能及。爲民慶幸者累
日。

丁卯 二十有六季,年五十八。正月,如保定,見各上臺,訪魏公蓮
陸。

魏公名鰲與,湯公潛菴、耿公逸菴介,登封人。皆出孫徵君鍾
元之門。曾知山西平定州、謝絶苞苴,及歸,行李蕭然,亦
篤行君子也。乃建陽明書院於保陽,先生惜其質美,欲

砭其學術之偏、因授以王學質疑一編。湯公亦篤信其師說、惟耿公後來悟王學之非、與二公議論不合、益能自振拔者。先生閱孫徵君年譜、因嘆曰、近年來南方有一黃蘗洲、北方有一孫鍾元、皆是君子。然所學既非、天下學者多被他教得不清楚。因思孫鍾元、鹿伯順善繼定興人。一生苦志、只做得不踐跡的事。他日、講衣敝縕袍章、亦云鹿江村、節。伯[illegible]孫徵君皆一代偉人、其品之高、則所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也。其學之勇、則所謂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者也。只是不虛心、不細心、當日子路亦是這個氣象、賴聖人之裁成、所以終成千古大賢。

衛濱日鈔成。

摘問學錄、隨記中之大有關於學術及先儒所未經闡發者、彙成一編、顏曰衛濱日鈔、以嘉惠後學云。

二月、詣學講書、以五則示諸生。

爲諸生述與守道其公語曰、道臺言秀才之不通者宜黜、余謂不通之秀才、其害猶有限、通的秀才更可怕。道臺問何故、余曰、通的秀才只是做得文字好、其心只是要功名、不曾有爲賢爲聖的眞念頭。此等人根腳不正、一旦得志在仕途上爲害無窮、自古敗壞天下的小人、多在極通秀才內出來。諸生聞之皆竦然、因示以五則、

一、講書今定於四九日，先期派定三人，預將所欲講之書反覆玩味，要無疑者看到有疑，有疑者看到無疑。至期從容宣講，與衆共質，務期有益。一、本縣所發明，原欲與諸生相質正，倘有與諸生意見不同者，不妨面詢，或寫出相商。古人得力，多在辨難之中，勿得蓄疑不問。一、本縣所講，不拘何書，俱要引到身心上去，不止從舉業起見，不可視作泛語。一、科舉之制，第三場試策五道，蓋取古經義治事之意，欲學者兼通世務，體用備具也。近來士子漫不講究，至入場，惟以草率完事。今擬發策問一道，諸生退歸研究，不必即演成篇，但就題中所問，逐

一致究明白、有疑輒詢。若有確議卓見、能一一條對者、尤徵好學。一、凡係關廂居住、各生務期畢集。其散居各鄉者、隨便聽其到學聽講。

上丁、祭先師。

行禮畢、語諸生曰覺、得聖人屏氣似不息、不是升堂時始。屏是無刻不調其氣、故雖升堂之時、自下而上、氣易動而不動。

與方淑講切偲之義。

先生言、朋友切切偲偲、分數要看是何等樣朋友、當何等樣切偲。其性情有剛柔之不同、其病痛有深淺之不

同其與我交又有久暫之不同。雖皆當切偲、然其中分數、須當酌量。因論邵子昆、魏蓮陸而及此。西按隨記云、方翁來言、邵子昆在井陘道署中、因丁景呂言北方學者多不通、幾至撲背、氣質之難變如此、又見言不可不慎。又周好生自保定歸、言魏蓮陸見王學質疑、日、此譏刺之談也。故先生云然。他日、又謂無友不如已者、須先看道之同不同。若道先不同了、又不必論如不如。又須看心術之同不同。若心術不同矣、亦不必論如不如。此不如已者、與損者三友及道不同二章有別。

三月、編審人丁。

從來編審一番丁口、有增無減。先生覈查現在人丁、不敷舊額、遂以實報。其略云、靈邑人丁、舊額一萬四千有

奇後增至一萬五千六百有奇。查其遞增之故，非盡民庶而富加於其舊也。因編審者惟恐部駁，必求足額，且必稍溢而後已，故逃絶俱不敢除，而攤派於現存之戶。溝中之瘠，猶是册上之丁，黄口之兒，已入追呼之籍。小民含辛茹苦，無所控愬。加以屢歲旱澇，現在之民不能自給，而又責其包賠，所以民生日蹙，閭井蕭條。職編審之際，其間逃而有着落可招撫者即不除，亡而有地産遺下即量加於承受之人而不除，孩童而有産業者即不除，老而有産業者即量加於子孫而不除。因復搜求新增之丁，冀其不失舊額，而應增之數，不足以抵刪去

之數。若照舊攤派、一點良心不肯自昧、據實詳明。府駁云、作何料理、上不虧課、下不病民。先生再詳、裕課之道、亦惟愛恤窮民、使之充足、逃亾日少、自然國課日增。若目前情形、實難就筋疲骨盡之民、求其無缺。縣官平日失于撫綏、以致户口缺額、聽候上臺處分、以爲溺職之戒可也。上官見先生百折不回、卒如審定之數報部。又答阜平潘令書、畧云、承詢審丁事、前到保郡、曾於撫軍及守憲前痛陳一番、未蒙見許。然亦不甚以爲怪。在吾輩原非有意缺額、不過將地方真實情形陳之上臺、自信無愧、守定初念可也。雖駁詰固所不免、然亦怕不得。

至責治之蕭條、亦在各憲洞鑒中、只須立定脚根、諒必無妨。敝治向係通詳、近復將原冊送府、未見批轉。即使再駁、弟亦惟有補牘復上也。

酉按、此書可見先生之忠告、而萬物一體之意、亦略可見矣。

捕蝗。

時境内有蝗、遂懸示各鄉有地之家、遇蝗蝻生出、立刻報官、撥役帮撲。又示地方人等、無論有地無地、皆仰給於秋成、宜協力撲滅、將所獲蝗蝻送縣、即給穀種。是年、蝗不爲災。

議均甲。

時上司檄行均里均役之法、因思江南均里均役之法、亦因官收官兑、而民便之。若止均里均役、而不官收官兑、民之受累、猶如故也。改扳圖爲活圖、又從而均之、皆非古法。又思明之職役、有夏稅秋粮、即唐之租。有均徭、即唐之庸。有里甲、即唐之調。其夏稅秋粮、雖似本楊炎、却與楊炎不同。楊炎之法、是并均徭里甲、總入在夏稅秋粮之內。又思要緊冊籍、宜有責成、如順治十四年龍邊賦役全書、至內外皆不可得、此大可怪。遂議覆大略謂、均役之法、江南錢粮浩煩、里甲多寡參差、難於按算、

故均里均役，誠爲善政。靈邑錢粮無多，若行均甲之法，必割彼補此，不惟滋擾，反生弊端。且民間交易無常，數年過割，依舊參差，求其畫一，必費周旋。地方情形不同，相因照舊。又云：均里均役，大約從行差不均，豪强包攬起見。但行差有二，其條鞭内之行差，照畝科算，原無不均。至額外之行差，如軍需襍辦，一切不准奏銷者，皆私派諸民，名爲設法無礙，不過掩耳偷鈴之計。州縣官不能行之於紳衿，故包攬生，不均實甚。今百姓之苦，只在私派，有私派則有包攬。如不能清私派之源，即日易一法，弊仍如故。應令賦繁之地，稽覈爲難者，聽行均役之

法、以便清查。賦簡之地、聽其仍舊、以省紛擾、而嚴查包攬、禁止濫派。則所宜通飭者也。

四月、如唐城、葬郝雪客。

郝名浴、定州人。其子請先生祀土、因赴送焉。先生記云、雪客即葬於唐城中、二夫人祔於左右。其制若一室、不似南方祔葬同穴異室也。霑化李呈祥來會葬。百按、乙丑二月隨記云、海豐王爾梅有書來、霑化人蘇翶持至也。蘇言其邑李呈祥、順治時言滿人不可用、流徙、赦歸。淄川唐夢賚以救呈祥罷官、與高珩同里。三人交最厚。李言山左風俗、葬時搭棚之費有至千金者。嚴輔猶不至如此、然紙張旌旗亦不貲。又言明季左光斗亦講水利、見桐城志。又言講學要視躬

儒藏

行，陽明象山皆能躬行者。其意似不以王陸爲非。先生曰：不躬行之人，任其妄言無害，何則，人總不信也。躬行之人，人將奉爲模楷，稍有偏僻，便流弊無窮。

　酉　按，數語極透闢。爲王陸回護者，自此無容置喙矣。

呻吟語質疑成。

時赴郡謁新守，同僚畢集，擬刊成書，以志一時之雅。先生以新河令王益仲有呂新吾呻吟語一書，内多關係世道人心語，因爲作序，醵資刊成。其中間有可議者，慮學者無所折衷，又作質疑數十條，並刊行世云。

與書。⑨

先生偶見張考夫先生（履祥、桐鄉人。）備忘録一册、其篤寔正
大、足救俗學之弊。因貽書⑩、其略曰：惠教行略、
喜⑪正學不墜、得箕裘而益振、何啻郃子文、蔡
九峰家學相承也。儀禮通解、訪求數年、僅得經傳正文、
今大刻告竣、何幸如之。更有望者、張考夫先生遺書未
有刊本、表章之責、非高明而誰哉。⑫（爲考夫門人。）弟留滯恒
陽、汨沒簿書中、無一善狀。間與學者談及書理、只是村
學究舊話頭、無足道者。惟到處勸人讀尊公書而已。平
生雖不能追隨高蹈之風、今頭鬚半白、已是藏拙時候。
略將未完整頓、便當從十畝間温尋舊學、冀少有進、終

免爲流俗人也。

以書荅兩席生。

席漢翼、漢廷以書來候、復書畧云、閱近作、充滿流動、以此入場、不難搴蝥弧而上也。但在熱閙處、最宜謹慎、稍有以不安命之說進者、須立定脚跟、萬萬不可隨意。賢昆仲身家重大、不比他人、寧可學成而未遇、一毫僥倖不得。此是利害關頭、不但是理欲分塗也、揔之離親遠出、以謹身爲第一義、功名次之。至囑至囑。

酉按、是利害關頭、不但是理欲分塗。假道學偏不肯如此說、可知先生愛人以德、與世俗師弟之情大異。此所

以為醇儒也。彼世之訾許魯齋治生為急一語者、亦淺之乎論儒矣。

請量減田房稅額。

其略曰、靈邑房地舊額七十七兩五錢、康熙十五年增十五兩五錢。征收之法、每民間交易價銀一兩、完稅三分。靈邑地價每畝止一二錢不等、民住居多係草房泥屋、價更無幾、以致稅不及額。分派里下、苦累不堪。今不敢違例、私派有不及額、悉由墊解、但捐墊亦不可為常。勢必仍派之里下、此實地方一苦累。伏懇軫念荒瘠之邑、與通都大邑情形不同、合無題請量減、庶國課得完、

不致壓欠云。

六月、論夜行燭。

先生謂此書篇名淺俗、蓋必月川先生因其父之所問以名篇、可見納約自牖之義。而月川先生一團誠意、如春風之隨處充滿、有隙便入、亦可想見。又云、小學是古方、夜行燭是因病加减之方。

論文體。

閱王覺斯集、有禮記歌、將禮記刪本編成歌訣、先生云、閱此則覺斯之底裏盡見。又有倪鴻寶代序詩云、俗格與陳調、埽除以寸鐵。覺斯之文病正坐此、而鴻寶石齋

亦所不免。即就石齋所作覺斯集序觀之、以駁襍爲富、以詰屈爲奇、文怪僻而意膚淺。原其病、皆起於退之陳言務去一語、亦可謂不善學退之者矣。文運至此、國安得不亾。

八月、以失盜申報。

時有宦家失盜、吏白申文不當用强刼字、先生不欲隱諱、竟以刼盜報。郡守恐其累已、拘吏痛責、先生不爲動。

未幾獲盜將成獄矣、撫軍不欲上聞、命改劫爲竊。郡守急傳諭奉行、先生曰、我寧以誠去官、不能以僞居職。卒不改。郡守竄失主遊移其詞、乃取盜之巨魁杖斃之。先生惻然謂盜有可殺之罪、而殺之不以其法、猶枉殺也。其剛毅類如此。因作勸盜文、遣吏往獄中講讀、大略謂、一念之差、不安生理、遂做出此等事來、受盡楚苦、然人心無定、只將這心改正、痛悔向日的不是、如今若得出頭、從新做個好人、依舊可以成家立業等語。一時獄中痛哭失聲。

聞魏公環極之變、爲文以哭之。

偹藏

仇公滄柱以書來候、并聞蔚州之變、先生不勝知己之感、爲位哭之。遂使人以文致奠焉、其略曰、某浙西鄙士、江南賤吏也。蒙先生之知最深、有不可解者。方其待罪疁城、于先生未嘗有一日之雅、先生千里贈詩、獎其葑菲、且昌言於朝、不以爲嫌。及聞罷黜、則搤腕不平、不顧恩怨、即某亦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及戊午入都、始得仰見高山、某之樸訥無能如故、非有高談偉論、可以驚動四座、方且以負大賢期許是懼。又未幾以憂出都、即胸中所一二略知者、亦未能盡吐於左右也、意先生必且咎告者之過。顧反喜其樸而嘉其拙、謂滔滔世俗

中、自立正當如此。遂薦之九重，復其舊職。某又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及癸亥到都補官，謁見，不敢效世俗之感恩報謝，見先生如平常。先生不以爲傲，顧愈益喜，欲薦達之，是皆不可解者。豈非光明洞達之胸襟，憂世之深，憫世之切，故其取人也寧朴無華，寧拙無巧。苟其朴且拙也，雖無足重輕之人，猶取之如此，而況其足爲重輕者乎。某自承乏畿南以來，無尺寸之效可以報知己者，惟朴與拙，弗敢有變而已。方將學十畝之詩人，退守先人之敝廬於浙西，策蹇過蔚，再一望見顏色，而胡意先生竟至於斯耶。中心痛悼，

曷其有極。祥麟威鳳、不可復得。景星慶雲、不可復覩。嗚呼哀哉。讀先生此文、可見君子之交如水、惟澹故成也。

戊辰 二十有七年、季五十九。正月、論陸氏解經之非。

謂以六經爲糟粕者、猶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外。以六經爲我註腳者、直以虛無之見置在六經內。故王弼之易、何晏之論語、猶有可取、而象山之解經、必不可從。

三月、焚蒼巖山進香紙駕於堂。

山爲井陘縣所轄、俗傳爲天女修道之所。土人於春時、聚衆歛財、製紙山坐神像其上、謂之駕舁、至山焚之以求福利。時爲首者乃本縣一隸、先生命舁入、即焚於庭

所歛財、罰修馬神廟。

六月、以二語訓學者。

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

訂綱目書法正誤之失。

閱綱目書法於孝惠四秊帝冠條下云、於是帝生十五秊矣。查荀悅漢紀、高祖崩年、孝惠已年十六、安得如書法所云。又高祖十年分注內、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正誤因杜詩黃綺終辭漢之句、遂云綺里季夏一人也、黃公一人也。查漢紀、四人曰東園公、夏黃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安得如正誤之言。又孝惠四秊、立皇后

張氏。漢紀、綱目俱云是魯元公主女。然恐非魯元所親生。觀高帝七年、上欲以魯元許匈奴、此時尚未歸張敖也、安得至孝惠四年、遂有如此長女。荀悅譏其非禮、恐亦未考。

七月、聞熊公敬修、徐公立齋起用之信。

先生記此喜正人之復進、即孟子喜魯用樂正子之意。

論潛確類書之失。

謂其載滹沱河、滋河絕無源委、真是無頭學問。又太史公律書、郊之爲言茂也。此書引之以証三郊、尤誤。按郊字疑本作郊、因在正東而言。昔人疑此爲東江非無謂

也。後人於外旁加水耳。葢三江婁淞皆在東北、惟此在正東。又書中誤以漢書所載序次爲史記。

刋一隅集成。

是集本家庭授受之書、先生以習舉業者均不可不知、恐流傳不廣、遂鏤板行世。

八月、丁君燕公來見。

丁名棠發、嘉善人。是年成進士、因南旋來見。言湯潛菴因議董漢臣有大臣不能言、而小臣言之一語、余國柱字詮廬、大冶人。添朝多弊政句、以復於

皇上、因此觸怒。余之中傷善類類如此、宜乎余不去位、先生

終爲外吏也。

柴君尺階來見。

柴名震、杭州人。其父爲先生同年友、名煌、字炯如、時諭遼左。尺階從其父所來見、因出郃子昆寄柴書、諄諄勸其持準提咒。先生云、此與于撫院念壽生經眞同一臭味。

九月、范君彪西以書來、兼寄理學備考諸書、即答書。

范名[redacted][13]洪洞人、其書內有黃太冲所撰周海門傳云、性理也。心氣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非言性無善無不善。以無善無不善爲性者、海門之咎也。先生曰、陽

明不曰心即理乎、何可掩也。大抵昔之爲王學者樂其病今之爲王學者掩其病。又閱理學備考、惜其不辨淄澠。答書略曰、備考中薛胡王陳兼收並列、無所甲乙、此誠虛懷若谷、望道未見之心。然僕謂亦有不可不甲乙者、譬如適京師者、必先辨其孰爲坦途、孰爲險徑、然後可以命駕。倘並舉以示人、而不告之以坦險之分、萬一有誤入荆棘者、吾心安乎。況王陳之爲險徑、薛胡之爲坦途、前人論之詳矣、非吾敢甲乙之也、以前人之甲乙者告後人、何礙其爲虛懷乎。至序中謂學問只怕差、不怕異、此又有說。學當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爲大

同。但可以言聖門游夏之徒大同而小異者。若王陳之與薛胡、則非直小異也、是大差也。即其一身言行、豈無可取。然豈可以其小醇而并取其大疵。每怪世人以陽明之功業烜赫、遂不敢議其學術。不知管仲、墨翟非無功業者也、何以見譏於孔孟。其中曲折、非一二語可盡。陳清瀾先生有學蔀通辨一書、備言其弊、謹以呈覽。又有大興張武承著王學質疑一編、言陽明病痛亦甚深切著明。僕新爲刊之、今并附呈。區區之意、非欲效世儒之聚訟也、但不分别路逕、恐學者不知所取舍。不識先生以爲何如。范又復書、以國典爲嫌。又答之略曰、來札

以國典爲嫌鄙、意王陳之崇祀、不過明季一時之制、原未可爲萬世定論。正賴儒者討講、以備禮官之採擇、非所謂矛盾也。往者荀況楊雄之徒、皆嘗濫入兩廡、俱賴諸儒議論、得以改正。我輩未有議禮之任、雖不可過爲激論、涉于橫議。豈可便置而弗問耶。

酉按、宋以王安石配享孔子、賴諸儒議論、在宋即斥之。可見制度未當、在當時尚可改正。況勝國乎。

來札又云、此種學問或亦足救泥章句、耽支離者之萬一。此又有說。欲救章句支離之失、莫如理會朱子居敬窮理之學。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自無一病。若欲以王陳

救之、恐章句支離之病未去、而虛無放蕩之病先成、爲害非細。且即欲取其所長、亦非盡發其病痛不可。譬如附子大黄、自非法製、豈可入藥。不識先生以爲何如。

誨朱君子舒。

朱君[redacted]人、大都不免於憂貧者。先生語之曰、救窮無奇策、惟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是救窮丹方。

論史記得失。

謂賈誼鵩鳥賦、喫緊處全在幾個道字、不然便與莊子無異。公孫弘傳不載其開東閣事、亦是太史公惡而不知其美處。弘儘有好處、如誅郭解、抑卜式、殺主父偃、皆

不可謂不是。特沮汲黯、董仲舒、則不能爲之解。汲鄭傳、鄭俠而和汲俠而清思郭解之謙讓、只是一個克字與萬石君之氣味全别。貨殖傳、太史公只知人心、不知道心。只知氣質之性、不知義理之性。相如傳序上林八川、而云東注太湖、何謬至此。注不能正、而反附會之、何也。李斯傳、以督責爲王道、以申商爲聖人、何異指鹿爲馬。

十一月、論本草綱目。

書爲嘉靖時李時珍所著、内附脉學及奇經八脉、乃不可少之書。又載陶弘景云、佛書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可以悟學問已精益精之境。

己巳

二十有八年，季六十。正月，往府會陳公。

陳名祖法，山陰人，時爲晉州牧。言黄藜洲居鄉甚不滿於衆口。買舊書於紹興，多以善本自與，品可知已。

三月

⑭來見。

言⑮四書大全俱係倪士毅通義本子，當時草率如此。又言張考夫有家訓。又言⑯與藜洲不合，因爭高旦中之墓誌起。又言未發已發是有界限的，天命率性是無界限的，似不同。又言子貢聞一貫之語，倘有人問之曰，何謂也，當如何應之。先生曰，應之曰，夫子之道，居敬

窮理而已矣。　疑[17]敬字不屬知。先生曰、敬統知行。又言、考夫為人以謙讓為主、於老生多推以為勝己、於後生多方鼓舞。然少分寸。老生少年往往居之不疑、反成病痛此。則　所[18]不以為然也。先生云、兩日與　語[19]、思山濤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一語、未嘗無理但就嵇紹言之覺消息得太快耳。

[20]

四月、刁君再濂來見。

刁名[redacted]祁州人、蒙吉長子也。兩月前、曾以蒙吉所刊

斯文正統及未刻潛室劄記、易酌、辨道録、大學論語翼註及行實來寄。至是來見、言斯文正統係蒙吉初年之書、故選陽明文至多。中庸孟子皆有翼註、尚襍陽明之學未及改定。

酉按湯子遺書、孫徵君移居蘇門、道出祁州、蒙吉留至家講學三月、則其學亦不能無偏。後聞先生及海内鉅公正論、幡然一改其舊、可謂勇於從善矣。惜乎天不假之年、庸孟翼註未及改定、誠有如長君再濂所云者、分別觀之可也。

闢斯文正統、謂王陽明與毛憲副書、可與象祠記同傳。

可見先生之斥陽明爲道、非有成見也。

六月、論漢書之失。

武帝紀不載輪臺之悔、可謂不知要。賈誼言五學、師古無注甚疎略。儒林傳叙易獨詳、而於毛詩春秋三傳甚略。毛公及公羊穀梁子、皆不載其名及其授受。尚書自伏生以上、亦絶不知其授受、不知何故。蕭望之傳見其不悦丙吉、而非耿壽昌常平議、君子與君子不能盡合、從古有之。又看元史、見不忽木傳、歎許魯齋成就人材之功不可及。次焉者、王鶚之於閻閎、蕭𣂏之於孛述魯翀乎。

九月、讀書分年日程刊成。

是書爲元儒程畏齋所著。先生患當世學者浮慕躐等、而不知終身爲學之序、因刊以指示之。并作跋語、以致丁寧之意、其畧曰、畏齋先生依朱子讀書法、修之以示學者。朱子言其綱、而程氏詳其目。本末具而體用備、誠由其法而用力焉、内聖外王之學在其中矣。有能由是興起、且以此建白於上、依朱子貢舉議、鼓勵天下讀書之士、盡由是法、則人才其庶幾乎。遂具文申送學院、欲其須行、廣厲也。時無極人蘇善德來見、以儀封隱士李國華字光生。所刊程氏讀書日程來示、與此間稍異、内有

夜讀法及果齋言讀書如銷銅作文如鑄器一條、最好。

十二月、魏君[redacted]㉑以其家刻書來贈。

魏名荔彤、栢鄉人、貞庵公子也。送鑑語諸書、先生云其中辨崔實政論之非及明條鞭之未善皆與愚見甚合。又、隋劉炫與牛弘論令史之言、讀周禮者不可不知。李諤之論文體、王通之答楊素、皆隋代之至言、已收入鑑語。去取甚當。

庚午　二十有九秊、年六十一。二月、方君[redacted]來見。

方名于勃、係方從哲之親姪、行唐舊廣文也。言從哲當日與亓詩教有舊、每事爲其所把持、因不滿於東林。

巡撫于公至縣。

于公以酌賑來縣因語先生曰、余前疏薦、例應行取、罷阻撓者余國柱。此時余已爲郭公華野所劾、故于公云然。

三月、賑飢。

時奉
命賑飢、靈邑發帑三千兩。先生每日裹糧馳驅深山窮谷、無所不到。審其衆寡老弱而酌給焉、務使人人得沾實惠、吏胥不得有所侵冒。自二十八日起、至四月十三日、凡四十五日、而賑畢、闔邑徧沐

皇恩、惟先生實心奉行故也。時郡守約以二千兩及民其餘繳上臺爲勘荒費、先生謂此銀乃加惠窮黎者、有司扣作虛費、是上負
朝廷、下欺百姓也、卒盡散之。鄰邑有已散而復追者、獨先生屹然不爲動云。

五月、總憲陳公説巖論薦行取部文至、六月入都。陳名廷敬、澤州人。時科道員缺、
上諭九卿各舉所知、公以先生薦。奉有
俞旨、行取來京。先生謝事時猶申請緩征及房地稅、藏額并
上司供應宜永遠革除、又貯倉米穀須不時借放飢民

儒藏

等事。撫院于公報曰、以謝事之時、爲荒黎起見、眞仁人君子愛民至意。瀕行、邑之紳士與民攀轅哭送者、不可計數。先生悉慰而遣之。邑人士遂爲文勒石、以誌去思曰、靈邑介在瘠陋、荒祲頻仍。歲在已巳、夏旱、麥不登、秋旱、霜殺禾、民間終歲勤動、不獲粟升斗、相與劚樹刈草而食、流離野死者相屬。公爲疾首蹙額、以勞來于野、亟繪荒民之狀、告救於郡二千石及中丞以下、鄰邑傳誦其牘者、多至痛哭焉。所請格於上、不憚再三、卒守初議。天子俞所請、下全蠲歲租之詔、發帑金爲賑。於是公徧歷山谷、旅宿不歸者閱月。按邑之被荒者爲三等、躬爲部署

而均之、遠近帖服、無復怨咨。復爲簡詞訟、省文書、懾姦宄、蒐盜賊、招流亡、大約倣古荒政之遺、而節約其概。靈邑數萬垂死之飢民、一一從公恩勤鬻閔中、特與以更生再造也。他如興學、課農、臧丁、緩賦、省刑、卹孤、懲姦、飭胥、葺湮、整廢、公聽斷、罷追呼。自昔史書所載仁心質行之君子、所以推誠御物者、公且博採而兼收之。蓋公賦仁智之性、傳聖賢之學、規畫指注、一出於經術之正。故能專劇肩難、略不以利害奪其志也。公之被召也、在庚午五月間、新穀未登、公所講荒政未及竟、民之依公也方如魚之於水、鳥之於木。欲仿古者借寇故事、上書以

聞、而謀之父老解事者。父老曰、朝廷咨於九卿、謀之宰相、徵海內循良、僅得如公者四人、吾儕寧得遮留之。公之入爲臺諫、言官也。言行、道亦行也。

聖天子必不以一邑之啼號故、而漠視乎四海。且吾邑之未竟者、公必有以處此矣。以是低徊不能已、共疏遺愛於碑、且繪圖肖公貌、奉祠以垂千百世之祀焉。公力學著書、傳道統之正、兩舉廉。在靈壽日、家人紡績以佐薪水。其去也、實不能具行李云。

赴部驗到。七月、唐公濟武來會。

唐名夢賚、言目今朝局、當以調和滿漢爲急。又言魏環

極貧李恒岳、而成其廉。凡人擇其可受者而受之是亦李恒岳也。嘗以此面質之、魏亦以爲然。他日在邵子昆寓、唐適在坐、言青城童子八歲能知未來事、大奇之、配以女。未幾童子病、病愈不復能有所知、一鈍人耳。先生云、此與漢武帝信欒大事相類。邵因言栢鄉魏老師有一弟、生而能言其前生事。先生因憶魏公樗林隨筆中、有一條云、人生而能知其前生、後不復記憶者、是有物憑焉。蓋有爲而發、此足以破愚俗。

張君雲先來見。

張名[redacted]人。言靳總河居家甚孝友、其用陳天一也、不

當符堅之於王猛。天一亦有晉朱家之風。其治河之功不可沒。其屯田亦先經題明。但壞在管屯各官之多事耳。今王總河開古河洩淮於江。亦是一法。但須置閘水漲則開。分洩於江。水退則閉。使北出清口。

九月。至暢春園引見。

吏部司官引從園東小門入至

上前跪。即命出所御屋題曰淡寧居。

李公晴崕來見。

李名旭升。蔚州人。時官中書科。言初行取時。太常少卿楊爾淑字regex子。直隸人。於陳總憲所昌言曰。此番若無陸靈壽、

便不成一個行取了。

往見總憲陳公。

先生自叙、昔年未曾執贄於魏蔚州、今所以亦不敢用師生稱呼。陳云、甚好。昔馮中堂薦魏環溪、我曾薦王阮亭、汪鈍菴、皆未嘗用師生之禮。先輩正如此。又言、言職之難、當鄭重。今年春論章奏不宜專贊頌一疏、欲先觀皇上之意而後盡言、竟不見合。可見其難。又云、忠而不見信、必其忠有未至。果能直道、自然可行。但患直道未至。我輩當自反。

往會李公厚菴。

先生問時事當先者，李曰：年兄係有根本之學，任職兩月，當自知之。又云：今之時，又不同于魏環溪之時，當相機而動。李吉文本有用之才，立言少失次序，便爲
皇上所窺破，不可不慎。又言及薦舉之事，辟人云：一日
皇上講書畢，問曰：今天下亦有留心性命之學者乎？對曰：今之留心性命之學者，臣所知有山東布政衛既齊、靈壽知縣陸隴其。臣曾見陸隴其所作一書，實係有本之學。蓋指呻吟語質疑言也。又問陸隴其居官何如？曰：清廉愛民，屢經大臣薦舉，固不待言。未幾，遂有九卿薦舉之旨。

赴部、宣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往見總憲于公。

時澤州已轉[redacted]部尚書、直撫于公即繼爲總憲。再語先生云：康熙二十五年之行取、由余國柱阻之。當巡撫出京之時、即丁寧如此人不宜行取進來。是時余爲總憲、而銓部之權能操之。

到任、派協理山東道事。十月、

太廟時享、前殿監察陳君[redacted]㉓來見。

陳名遷鶴、晉江人。時官編修、言閩中從來不染于姚江之學。惟一李贄出仕於外、與王龍溪交、而遂習爲橫議。

上畿輔民情疏、至

乾清宮面奏。

疏略曰、臣官畿輔久、知畿輔之民情、邉山一帶、土瘠民貧、異於他方、荒多熟少、自昔而然。豐年僅可支持、一遇水旱、流離萬狀、幸數年以來、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得苟延殘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其初亦不免於黎民阻飢。堯舜兢兢業業、積久而後蒸民乃粒。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於文景、然後天下盈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至貞觀之後、然後民食克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

又疊遭水旱、故雖
皇上勤恤民隱、而百姓猶未免於艱難、無怪其然矣。求其盈
富亦無他道、惟在
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而勿責効於旦夕。恩已
厚而不嫌其更厚、心已周而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
之感、庶乎可望矣。至於目前所當議者、臣見上年畿輔
荒旱、其被災各州縣、雖間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少有
升合之獲耳。初奉
上諭將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粮盡行蠲免、已經撫
臣出示曉諭。後因部議、分別被災州縣内有不被災地

畝、不准概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地方得以粗安。然雖今歲秋收稍稔、既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雖曰豐年所入幾何、穀價又賤、其入無幾、私債之追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曲加垂恤、臣恐地方有司惟知考成之是急、不顧民力之難勝、甚非

皇上蠲免之初意。此臣所目擊地方情形、不敢不為

皇上陳之。疏奏、

上呼先生近前曰、陸御史奏章是自做的、還是倩人做的。先

生對曰、疏出臣手、不敢以假人。上稱善相屬、顧左右曰即發抄。終格於部議、尋仍奉特旨盡行蠲免。

奉武塲監試之命。

初九日、同李公厚菴在地字圍較射、至十三而畢。李盛稱常州楊雪臣之學、而贊闔中前輩張岳之集言及羅整菴、甚不滿其議論太極圖。

松陽講義刊成。

先生族叔訥菴以松陽講義一書大有裨於學者、刻于家塾、請先生自爲序以行世。先生作序、大旨要人引到

身心上去，勿視書自書，我自我。庶不負一番講貫苦心也。

十二月，送論湖南巡撫奪情疏至内閣。

時湖廣督臣題請湖南巡撫在任守制，

命廷臣會議，舉朝頗右之，先生遂以疏論其略曰：臣辦事衙門，閒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會議之列，不知所議若何。及詢之與議諸臣，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回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回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之非所以

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治天下、諸臣沐浴於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以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于養志爲何如人、如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耶、則必不肯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爲題請、或從愛惜人材起見。然臣以爲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況。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爲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由督臣之題請而留、將來督撫之丁憂者、皆將援此爲例、其

不忍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係天下、實非淺鮮。至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傚、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竊以爲督臣所請無容議可也。臣不知九卿作何啓奏、理應靜聽

皇上之定奪。但恐衆論參差、兩端易淆、敢從名教綱常起見、少効芻蕘云云。會議諸臣聞先生抗疏言之、亦不敢復言應在任守制矣。遂蒙報可。

王君公乘來見。

王名紳、河南人。言科道舊有同起居注侍班之制、自大治在內閣時除去。又言議河工時、湯潛菴面奏減水壩

之弊，大冶謂減水壩非靳輔之法，而潘季馴之法也，

上頗首肯之。杜公肇餘（臻，秀水人。）奏，減水壩原係潘季馴之法，但靳輔之減水壩與季馴之減水壩不同。季馴之減水壩放水入海，靳輔之減水壩放水入田。又言條陳面奏之法，自熊孝感白行。

周君教寧來執贄。

周名靖，吳人，忠介孫也。言有所著篆隸考異，所見與王魯齋不同。麪超宗言教寧居喪極盡禮。

酉按：教寧能如是，又奉大賢以爲師，不愧爲忠介孫矣。

徐君爾瀞來見。

傳藏

徐名世沐、江陰人。以所著四書惜陰錄就正先生、嘉其篤學、錄其中精當語、置行篋中。後徐南歸語先生及門趙旂公曰、京邸得見先生、如在光風霽月中。

辛未　三十年、年六十二。二月、在朝房、有橫逆之加。

先生自註云、其人悻悻自得、以罵人爲能事、可駭。後先生南歸、及門叩橫逆之始末、及其人爲何人。先生云、此即余同年進士、同爲邑令、同行取而同衙門者也。當湖督之題請于養志在任守制也、總憲是其同姓、爲之經理其事。知余不可以利動、囑其人來婉致、謂事雖創見、不必異同。余與總憲本無纖芥隙、若明致總憲之意、余

當面致總憲反覆陳其不可。總憲天資好、或肯見從、不必上疏論辨矣。無如其人入門坐定、並不致總憲意、故作駭詞云年兄知否、近日竟有父死不丁憂者。余問何人、因述督題巡撫在任守制九卿已有成議、世風如此、我與年兄總置不見不聞不論不議可也。即起去。蓋其人素號剛直恐余窺見其底裏故也。余思此何等事、而可置不見不聞不論不議耶、即以疏論。其人語總憲謂我已致意、陸某不從。猶恐總憲不信、故在朝房衆官畢集之時、大肆狂罵、以堅總憲之信云。後余罷官、總憲語及、始悉之。

酉

按、以自號剛直之人、而竟爲蘇張之事、宜夫子有感於古民三疾也。

奉會試外監試之命。四月、往答李公厚菴。

李言、顧寧人之韻書、梅定九文鼎、宣城人。之曆書、皆從前所未有。又講不明不行章、言子弟中有知者愚者、不當急求其明、且責其行、然後能明。子弟中有賢者不肖者、不當急求其行、且責其明、然後能行。先生取其得章句意。

五月、譚公左羽來會。

譚言、近日京師尋館之多、但知臨淵羡魚、不知退而結網、可嘆。又言、數年來之朝政、幸有戊辰之一擴清、然戊

辰之攻小人者、皆非眞君子、所以不能服其心。

京師旱。

命廷臣直陳利弊，遂獻三議。

一、編審人丁宜痛除積弊。其略曰、舊例人丁五年一審、新生者添入死亾者開除。此成法也。無如有司未必皆能留心稽查、惟憑舊冊爲成案、聽甲長户頭之開報、故有豪强隱匿而無立錐之民不免于當差。此弊之在不均者。又相沿舊習、有司務博户口增加之名、不顧民之疾痛、必求溢於前額、故應删者不删、不應增者而增。甚則人已亾而不肯開除、子初生而責其登籍。始而包賠、

繼而逃亡、故一審一溢、户口日加、而民困日甚。此弊之在求溢額者。請飭該撫、令各州縣編審、務求均平、應開除者即行開除、有缺額者當據實詳明、不得濫將煢獨無告之民充數、及將死亡逃絶責令里甲包賠、亦感召和氣之一端也。一、積欠錢粮宜急豁免。其畧曰、臣於上年十月間、具有敬陳畿輔民情一疏、題請豁免未蒙部允。近見直撫郭世隆題稱、宣府荒後殘黎兩月之内三季並徵、勢難完納、則因宣府一處、而各處之民情可知。又見直撫題無極縣知縣范永嘉將新舊錢粮並徵、以致百姓不堪、則因無極一縣、而各縣之催科可知。夫畿

輔者、天下之根本畿輔之民不可使稍有失所。當二十八年大荒之後目今又雨澤愆期二麥難望新舊並徵實非民力所能勝。臣以爲此當急宜豁免者也。一、捐納保舉宜急停止。其略曰、天下之根本在民、民生之休戚在縣令。故縣令一官關係匪輕、未有縣令貪污而百姓不困窮者也。近因捐納一途、縣令之中不免賢愚錯襍。

幸

皇上洞見其弊、特立保舉之法以防之。近復因軍需孔急、并保舉之法而亦捐納焉、則賢否全無可憑矣。夫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爲合例。

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清廉二字可以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臣竊怪近日督撫于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糸劾、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如以爲清廉則當即保舉矣。如以爲非清廉則當即糸劾矣。即或有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者、然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汚下可知。使之久居民上、不僅貽害小民、亦且上干天和。故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宜酌定乞。

勅部查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聽其休

致庶吏治可清、而選途亦可稍疏矣。臣謹議。輔臣以用揭子不合、不便故奏爲辭力請、卒不得達。

六月、上速停保舉先用疏。

先生三議既不得達、於是上疏。其畧曰、伏見臣同衙門御史陳菁疏請停捐納保舉、而開先用之例。部覆俱無容議。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臣竊以爲保舉之捐不可不停、而先用之例不可開也。其言保舉不可、獨與前議同意。前此有捐納、先用一例、正途爲之壅滯。皇上灼見其弊、久經停止。雖前九卿因運送草豆會議、酌開

事例亦未及此。蓋誠知爲選途之害、而不敢輕議也。且
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
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竊
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
酌定。不但目前先用之例萬不可開、而從前先用之人、
不可不行稽核。疏奏、有
旨、九卿會同陸隴其議奏。先生即至關右門會議。時軍需孔
亟、計臣方恃捐納以濟用、定議捐納保舉無礙陸某所
奏不諳時務、均無容議。先生議云、捐納一途、實係賢愚
錯襍、惟有保舉一綫、可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

盡公然猶愈於不保舉也。今若併此一線而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即貪污之輩或自有督撫之糾參、而其僥倖免於糾參者遂得與正途一體陞轉、國體之謂何。恐未可云無礙也。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然待至次年三月而後停止、則此輩無有不捐納者矣。澄敘官方之大典、豈不蕩然埽地乎。此臣請速停保舉捐納之議、似亦難無容議者也。至於設立保舉而不定期限則不肖之員多因循一日、百姓多受累一日、亦非

皇上愛養斯民之意。議者或因限以三年而無保舉即令休致恐近於刻、不知此輩原係白丁、捐納得官、惟思撈其

本錢何知有
皇上之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況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於縉紳、其榮多矣、何謂刻也。即云設立限期、或反生其營求之弊、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則何處營求。臣不敢謂天下必無一賢明之督撫也。即使督撫不賢、亦不能盡蠲納之人而保舉之。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安者、未有仕途龐襍而吏治可清者、似亦難無容議者也。滿九卿迫先生改議、先生執之愈堅、九卿遂以阻誤軍機、擬革職謫奉天安插。定議、或勸

鴒藏

先生施挽回之策、先生曰、有命奉天、亦可讀書也。

酉按、先生於己巳歲有與同年柴炯如書、其略云、遼左風景雖異家鄉、然賢者處之、自能險易如一。想讀書樂道之懷、不減在西子湖頭也。東坡海外、伊川涪州、學問更復精進。身外之境、豈能阻汪汪千頃之度耶。顧足下勉之矣。可見先生處己待人、總無二致、忠恕之道、不外是矣。

又隨記云、方顛沛時、最相愛者、滿人則有鍾申保、漢人自同衙門外、如譚左羽之計畫、盤費張長史禺、松江人。之殷勤、執贄崔平山之籌、踏前路、皆有古人風。而沈樂存愷曾、

歸安人。之慷慨願救，尤同衙門中傑出者也。又楊止齋名沚

未詳。言漢軍畢興霖亦甚忿此事，欲申救。九卿議上，衆謂

先生必不免，即先生亦整理作奉天之行矣。越數日，奉

有從寬免議之

旨。

七月，李公厚菴來會。

李言前月十九日衛京兆旣齊面奏出巡所屬地方，民

情皇皇，惟恐陸御史遠謫。遂得從寬免議，陰有回天之

力。

酉按先生于衛公無夙昔之雅，而急難相救，不啻同氣，

豈非秉彝之好，出於天性哉。厥後先生與衛仍莫往莫來，祁奚叔向不得專美於前矣。

李又言，湯潛菴晚年從余借建寧板朱子全集校對，漸有歸正之意，惜其遂歿。又言，應嗣寅性理大中內言二程不歸統於濂溪，猶陳橋之篡，潛菴甚不喜此言，謂直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又言黄石齋之學甚偏。

命巡視北城。

凡巡城御史到任，各坊長坊官俱有規例，先生悉除之。

往會李公厚菴。

李言孝感之學非誠，其罷官時，與大冶爲婚，而與東海

爲腹心、入京住東海宅。是誠何心。

酉
按壬申隨記、王令貽來言、孝感與大冶結婚、在丁内艱之後。大冶百計不得、欲借學統不載許魯齋以中之、乃成婚姻。然則孝感固有不得已者、君子宜諒之矣。

八月、朱公錫鬯來會。

朱極口李燾之長編、言薛方山未見此書、却作宋元通鑑、可笑。若王宗沐之宋元通鑑、則又不過掇拾續綱目成書。明人習氣、往往如此。

憲臣劾不稱職、有

旨改補。

先生任臺職僅一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遭遇
聖明、優容至再、然始終一節、與衆齟齬。至是試俸已滿、例有甄別。都察院擬先生不稱職、對品調用。由是得申遂初之願。

李公厚菴來會。

李言、存養工夫兼動靜、大學八條目不言存養、是接小學來句句内有存養作腳也。中庸言存養、亦便包得擇執工夫、下面只是抽出言之耳。因言冉永光覲祖、中牟人。存養專屬靜之非。又言、初見許酉山言、天下有大聖之學、有大賢之學、有大儒之學、截然三樣門户、入乎此便不

能入乎彼。其言甚誕。

九月，出京，李公厚菴以詩送。

其詩曰：越客孤帆迥，高秋鞠蕊新。行哉無愠色，卓爾見清神。薄宦同窮巷，幽居藉德鄰。晤言希一日，相待有千春。清濁付時論，行藏自古人。長當盟澗壑，庶不負松筠。爾祖宣公似，斯文洛閩真。後生需講藝，弃葉賴當仁。坐使異言熄，彌成聖化醇。閒飛湘水櫂，飢食吳江蓴。信美雖南國，離憂繫北宸。碧霄賢路近，多是遣蒲輪。

晋按：李公此詩，足概先生一生大節。其曰相待千春，則今日之從祀，已兆於此矣。始慰其去，繼決其來，不兩年

而果有江南督學之

命。可知外調一局、特重違憲臣之議、非

聖祖意也。

又冉君（覲祖）詩曰、聖道日光昭、斯人乃傑起。羣説得廓清、燃犀照江水。出處一無心、言動皆至理。直聲雖震耀、淡然忘譽毀。奉身歸舊廬、富貴同敝屣。神融味道真、執經環多士。余也失追隨、悠游慕遐軌。南望洞庭山、寤寐勤仰止。楊君（敬儒）詩曰、君竟蕭然去、臺班尚有誰。清操常特立、勁節肯人隨。辭闕焚遺草、歸山下舊幃。著書千古事、行矣復何悲。二詩俱有意、附錄於此。

至天津、梅君定九來見。

梅言、李厚菴家教子弟必先讀九經、然後學舉業。又言、

本朝言曆者、有吴江王寅旭、高於陳獻可。

十一月、抵家、席君文夏來訂師席、許之。

壬申

三十有一年、季六十三。正月、赴席氏館、注禮經會元。

語及門云、禮經會元一書、將周禮分別門類、融會貫通、最爲有益、但指斥康成、有過當處。至是手自圏註、逐段分疏焉。

五月、程生儀千來執贄。

程名[redacted]徽州人、問陳幾亭所輯程朱書先生曰、幾亭

於程朱之學亦差一針。

七月、閱徐公健菴所刊經解。

先生云、健菴此舉差彊人意。

十二月、自館歸舟、宿唐會、村名。思輯困勉錄。

預叙輯書之例曰、注疏、大全、或問俱不必編入、不欲廢成書也。陸王之學不必多辨、以有學蔀通辨在也。内當分學、問、思、辨、行五項、採宋元諸儒之言、是謂學。採明與以來及近年諸儒之言、是謂問。發先儒之未發、以愚按冠之、是謂思。辨諸説之同異、以愚又按冠之、是謂辨。策勵學者、勿徒爲空言、以學者讀此書五字冠之、是謂行。

百

按先生隨記絕筆於此、方欲著書以覺來世、而有志未成也。今坊間所刊行之困勉錄、與先生所敘輯書之例、了不相關、名則是而實則非。前論之詳矣、茲不復贅云。

定繼嗣。

先生次子宸徵、向爲仲弟尚桓後、長子定徵旣歿、先生謂奪大宗以承小宗、於義未當。季弟扆平有二子、因以其一爲尚桓後、而令宸徵仍爲已嗣。

二十有六日、有疾。

先一日、門人趙魚裳兄弟來見、留談終日、云、程子曰性

卽理也、梁谿認心爲性、云性統理者也。所以欲闢王學、而未足以服其心。然梁谿不敢斥言性卽理爲非。至應撝謙性理大中、則直以程子所言爲不是矣、然總是梁谿一派。又云、性理大中卷末、將陽明議論逐段批駁、却好。將來要將此卷另刻、名曰王學考、與王學質疑並行。

先生先曾作王學考序、其略曰、自陽明之學行、天下迷惑沒溺於其中者百五十餘年。近歲以來、好學深思之士乃敢昌言排之、然以其功業赫赫於人之耳目間、疑信且半。錢唐應潛齋獨一言以斷之曰、陽明之功、譎而不正、詭遇獲禽耳。又推其本而論之曰、陽明自少馳馬

試劒、獨學無師、而堅於自用。則又直窮其病根、陽明復起、不能不服斯言。嗚呼、以陽明之天資豪邁、向使自幼涵養薰陶於小學中、加之以良師友、如二程之有濂溪、朱子之有延平、何至放言高論如此哉。所以敢為放言高論者、其所由來漸矣。又云、小學不可不講究、授生徒須日與講解一段。我在館中亦如此。

按、先生無時無處不惓惓以小學為言、當其在靈壽也、寄倪貽孫書曰、令郎近來讀何書。小學一書、不可不看。日記一二條、作菓子啖何如。與兩席生書云、須將小學一書逐句在自己身上省察。又云、小學不止是教童

子之書人生自少至老皆不可須臾離。故許魯齋終身敬之如神明。與李枚吉書云、在北方見呂晚村所刊小學近思錄、此是晚邨臨歿惓惓爲學者之意、不可不時時玩味也。與曹星佑書云、外孫能讀書、可喜。尤當教看小學、以正其根腳。與子宸徽云、小學及程氏分年日程、當常置案頭時時玩味。言之至再至三、其詳則收載吳氏小學集解中。先生以小學望人身體力行也、可謂切至矣。

又云、先儒柯尚遷云、大學綱領條目雖備、然只空殼子、身如何修、家如何齊、都在周禮、禮記中。此言甚當。學者

須有所依據、方可尋向上去。午後族叔祖方淑至、相對甚歡。遽欲別去、先生箴曰、凡事須從容。余嘗至其家、氣象甚熱閙、却不從容。又嘗至其家、甚閴寂、却從容。從容二字、有多少受用。遂送至河干而別。

二十有七日、亥時、先生卒。

是日、腹痛不止。李公厚菴、張君長史於京邸寄書來候起居、質義理。午後至、猶力疾啟視、可謂道誼之交、有終始者。至夜、鼻息出聲漸大、而先生遂卒。泰山梁木之痛、固不僅及門之士然也。

甲戌三十有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葬于餘圩祖墓之西。

先生家本清貧、歿後無以營葬。時邵公子昆視學江南、招宸徵至署、謂之曰、是役也、因令先尊已千古、我益攝官承乏也。且泣、即出俸餘百金、俾持歸爲葬費。遂得卜兆而安厝焉。時會葬者自遠而集、不可以數計。并有不告姓氏、哭拜於墓而竟去者。

酉按、因先生論湖撫有異同、今人意見不合、視若仇讎、夫且幸其死、更喜攘其位。而邵公無之、可見仁義良心本難汩沒。先生之道德、能使異己者終信服如此。

余既重輯先生年譜、畢作而嘆曰、嗚呼、道之顯晦、豈不以時哉。方先生之筮仕嘉定也、其道可以次第見之設

施矣。顧不見容於流俗、未究厥用而去。其宜顯而不顯、
一也。迨史館乏員、先大父準菴公以博學宏辭薦、業赴
京俟
廷試矣、輦下先達諸公莫不仰慕其風采、爭先就教、謂天
祿石渠中、惟先生爲宜稱。又不幸以憂去、其宜顯而不
顯二也。未幾、蔚州魏公以疏辨其寃、且薦之、有
旨以原官起用、服闋、補宰靈壽、雖仍烹小鮮、亦得少展其所
學。於是巡撫格公特薦之於先、九御復薦之於後、而時
則大冶當軸、于先生不啻薰蕕、卒爲所沮。其宜顯而不
顯三也。至沮先生者旣去位、而澤州陳公、安溪李公交

口薦揚、

聖祖遂擢[24]置臺班、天下喁喁然慶先生遭知遇之隆、甫拜官即抗疏[25]論事、靡不上幹

聖心[26]、道可大行矣。顧忌之者衆、憲臣謂宜外調、

聖祖重違其議、兼所以保全先生、于是賦歸去來矣。其宜顯而不顯四也。然先生雖去、

主知固自若也。不兩年、以

特旨起爲江南學院、有超乎尋常意計之外者、而先生已先一年歿、宜

宸衷深爲憫恤。其宜顯而不顯五也。蓋先生一生誦法朱子、

不獨學問人品差堪繼軌、卽出處通塞亦約略相同。昔
朱子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而先生亦再起
再躓、兩爲邑宰共九年、在御史臺僅浹歲。第朱子不遇
聖明、其坎坷也固宜。若先生則旣遇矣、又不能享有大
年、以副
九重簡畀之重、此則時命之無可如何者也。今
天子嗣統之二季、仰承
聖祖崇儒重道之遺意、於本朝儒臣中、獨進先生於附享
孔子廟廷之列。嗚呼、休哉。豈徒博稽古禮文之美名哉。蓋以
先生由洛閩以溯洙泗、得孔孟之心傳、而樹之風聲、俾

天下人人知聖賢爲必可師法，學術以正，風俗以淳，有志者無不可食報於無窮也。先生之道，至是可謂大顯矣。獨是

聖祖知先生爲最深，欲老其材而大其任，而天不慭遺，有虛側席之盛心，閱今已卅餘年，一旦得邀綦隆之殊典，豈非道之顯晦固有其時哉。然則今日之先生，固宜家尸户祝，奉爲典刑，非一家一邑所得而私者矣。酉之重輯是編，亦仰體

聖天子廣厲學宮之至意，使學者一展卷，而不啻有羹墻之見。由是誦法先生，一如先生之誦法朱子，學術正而風

俗淳、於

國家崇報先生之意、庶幾無負。則斯道之傳、不且大顯於

千萬世而不晦矣乎。因不揣愚陋、蒐博採、重爲之譜、

而妄有論說者以此。後學吴光酉恭跋。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卷之下 畢

儒藏

校記

①意蓋在□：空處，續四庫本作「晚邨」。

②吾浙□：空處，續四庫本作「呂子晚邨」。

③「聞晚邨□之變」至「豈可量哉」，原本爲空缺，蓋避禍所删也。

④陳葵獻□：按王士禎《居易錄》卷一一：「鄞又有陳赤衷字葵獻」，則「陳葵獻」下疑是「赤衷，鄞人」四字。

⑤極言□之失：空缺處續四庫本作「晚邨」。本條以下七處空缺並同。

⑥音學五音：當作「音學五書」。

⑦李名玠□人：據《畿輔通志》卷首李玠序，自署「濰水」，蓋即濰縣人也。

⑧吳名元萊□人：據《畿輔通志》卷首吳元萊序，自署「淮南」，而修書人名氏作「興化人」。蓋興化縣屬淮南地也。當補「興化」二字。

⑨與□書：續四庫本作「與呂君无黨書」。

⑩因貽書□：續四庫本缺處作「无黨」。

⑪喜□：續四庫本缺處作「尊公先生」。謂呂留良也。

⑫□爲考夫門人：續四庫本亦同。今按，此缺空當爲「无黨」，蓋呂留良子也。《清儒學案》卷五《張履祥楊園學案》，列呂留良入「楊園交遊」。又於呂留良傳中曰：「楊園主其

家數年」。按，考夫爲張履祥字，以居楊園，學人稱之爲「楊園先生」。張履祥既主呂氏書館，則无郮師從之可知。惜《學案》「楊園弟子」中僅列張嘉玲、姚瑚、顏鼎受三人，而不及无郮，反謂「受贄著籍，寥寥無幾，可教者僅此數人而已」。

⑬范名□：按所挖二字當作「鄗鼎」。范鄗鼎見雍正《山西通志》卷一三六、《四庫全書總目》卷六三《理學備考》提要。

⑭三月□灬來見：空缺處，續四庫本作「呂君无郮」四字。此本原文「來」字前又殘留「灬」，蓋即「黨」字之殘。因悟年譜原本作「無黨」，後因避禍挖去。而乾隆修補本多改爲「无郮」（亦有不盡改者），以掩人耳目也。

⑮□言：續四庫本作「呂言」。

⑯又言□：續四庫本作「晚邨」。

⑰□疑：續四庫本作「无郮疑」。

⑱□所：續四庫本作「晚邨所」。

⑲與□語：續四庫本作「與无郮語」。

⑳此及下二行：續四庫本作墨釘處理。疑有刪挖。

㉑魏君□：下文「魏名荔彤」，按例，此缺處當爲「念庭」二字。魏荔彤字念庭也。

㉒符堅：當作「苻堅」。

㉓陳君□：按陳遷鶴字介石，見雍正《福建通志》卷五一，此處缺字當是「介石」。

㉔聖祖遂擢：原本缺，據續四庫本補。

㉕即抗疏：原本殘缺，據續四庫本補。

㉖聖：原本殘缺，據續四庫本補。

仿藏

陸稼書先生年譜定本附錄

後學吳光酉重輯

歿後垂卹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冬、直隸、江南、浙江學院任滿、吏部以

例開列翰詹諸臣、恭聽

欽點、概置不報。三十三年甲戌春、有

特旨、以兵部侍郎李光地爲直隸學院、江南則用先生。閣臣

王公熙奏云、陸某已經身故。

上曰、何故不啓奏。對云、七品以下、在籍身故、無啓奏之例。

上嗟嘆久之、曰、本朝如這樣人、不可多得了。先生一生忠鯁、

歿後猶邀
聖明眷注如此。
有司奉祀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春、平湖令呂猶龍、學博謝師昌仰慕
先生學術人品俱極醇正、詳請崇祀鄉賢、學院鄭公開
極批云、陸官學本程朱、政兼召杜。闡精微於絳帳、典則攸存。布慈惠於花封、謳歌猶在。建議皆關名教、著述具有淵源。允宜俎豆於千秋、以作儀型於百代。邑令率紳士於三月奉主入鄉賢祠。嘉定縣據諸生時圯授等為千秋理學正宗、百代循良極則等事、詳請崇祀名宦。江

南巡撫宋公犖批云、故侍御原任嘉定縣令陸諱某、清嚴一介、掾凜四知。理學得濂洛之宗傳、撫字有龔黄之遺愛。既立言而立德、亦正已以正人。允愜輿情、如詳祔祭學院許公汝霖批云、陸官性醇學粹、行潔品端、實踐躬行、思希曾閔、存誠主敬、力紹程朱。矻矻潛修、早懷先憂後樂之志。優優敷政、悉本正誼明道之心。不剛不柔、惠流化洽。有猷有守、交畏民懷。衆正所以交孚、羣賢於以推轂。薦登烏府、素履獨行。遽返白雲、百身莫贖。在閭風猶能興起、矧遺愛自爾難忘。固宜攀轅臥轍於當年、更思崇德報功於後世。斯誠秉彝之好、詎同循例之常。

嘉定令周仁率紳士、亦於三月奉主入名宦祠。

五十四年乙未夏、嘉興郡守吳永芳、以先生理學深醇、爲
本朝第一人、宜從祀聖廡、詳請具題。其略云、陸諱其居
官以正、律己以嚴。幼而讀書、不苟嚬笑。長而敬業、惟在
躬行。孔孟之微言、闡揚備至。經傳之奧旨、研究靡遺。徵
但兩浙之完人、實爲四海之賢士。伏祈特疏保題、用崇
正學、位列先儒之後、祀從
至聖之旁。俾澤永千秋、慶流百世。不獨闔省踴躍不已、而天
下皆仰慕無窮矣。撫院徐公元夢批布政司查議通詳。
司疑本朝之人、未有從祀之例、竟寢其議。吳公因建書

院於郡庠之左，方專祀先生。於五十六年十月，置主入祠，并集生徒肄業其中，俾知所興起云。

從祀大典

雍正二年甲辰三月初一日，

皇上臨雍，諭禮部等衙門及國學諸生：治天下之要，以崇師重道、廣勵學宫爲先務。朕親詣太學，釋奠先師。禮畢，進諸生於彝倫堂，講經論學，凡以明道術、崇化源，非徒飾圜橋之觀聽也。惟

孔子道高德厚，萬世奉爲師表。其附享廟庭諸賢，皆有羽翊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歷朝進退不一，而賢儒代不乏

人、或有先罷而今宜復、有舊缺而今宜增、其崇祀崇聖祠者、周程朱蔡外、或有可升而附者、並先賢先儒之後孰當增置五經博士、以昭崇報、均闕大典。九卿、翰林、國子監、詹事、科道、會同詳考、定議。以聞禮部等議、周漢唐宋元明外、

本朝應增入從祀者一人。國家右文興教、凡務本力行之士、沐聖人之化、淬厲於天人性命之學者、實繁有徒。其彰彰在人耳目者、當以平湖陸隴其爲最。隴其自幼以斯道爲已任、精研程朱之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入官西臺、奏章必矜誠悃。平生端方孝友、笑言不苟。著作

如林能發前人之所未發、絲毫不詭於正。足稱昭代醇儒、允宜陪祀俎豆者也。疏上、奉

上諭先儒崇祀文廟、關係學術人心、典至重也。宜復宜增、必詳加考証、折衷盡善、庶使萬世遵守、永無懸擬。爾等所議、雖皆有功經學、然戴聖何休、未爲純儒。鄭衆、盧植、服虔、范寗、謹守一家言、轉相傳述、視鄭康成之純質深通、似乎有間。至若唐之陸贄、宋之韓琦、事君以誠、立身以正、勳業昭垂史冊、自是千古名臣。然於孔孟心傳、果有授受而能表彰羽翼乎。其他諸儒、是否允協、以及宰予、冉有增置博士之處、著再公同確議、務期至當不易、具

奏。禮部等復議上、宜復者六人、林放、蘧瑗、秦冉、顔何、鄭康成、范甯。宜增祀者二十人、縣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焞、魏了翁、黄榦、陳淳、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羅欽順、蔡清、陸隴其。宜入崇聖祠者一人、張迪。宜增置博士者四人、冉雍、冉伯牛、子張、有若。此三十一人、或親承訓論、遞衍原流、或遠挈心傳、倡明正學。咸足扶植聖道、爲一代儒宗、升諸從祀之列、予以延世之賞。萬世人心公論、定皆允合。恭候

命下之日、應行事宜、交該部照原議遵行可也。奉

旨、朕念先賢先儒扶持名教、羽翼聖經、有關學術人心、爰命

九卿詳議。令諸臣參考周詳、評論公正、甚合朕心。著依
議行。於是禮部遵
旨、於四年正月、奉先生主並復祀增祀先賢先儒、送入太學
聖廡。爲
國朝極盛之鉅典云。

行狀原本

清故文林郎四川道試監察御史陸先生行狀

貫、嘉興府平湖縣華亭鄉二十四都異字圩。

曾祖錫侑號紹塘。 妣姚氏。

祖濂號泰交。 妣李氏。

父元封文林郎、旆古音　妣鍾氏、曹氏、贈孺人。

先生諱隴其、初名龍其、後改今諱、號稼書、姓陸氏。裔出唐宰相宣公、世爲浙之平湖人。宋季有靖獻先生諱正、以學行聞於時。元初、程文海至江南訪求賢才、以正與張伯淳薦、正獨不起。尋又與劉因同徵、固辭不應。隱居著書、具邑舊志。靖獻曾孫宗秀、明永樂末以賢良徵、仁宗引見於便殿、奏對稱旨、以疾辭、賜鈔幣還。正統中、傾粟麥賑飢、勅旌尚義。子珪、景泰中出穀千數以賑者再、賜爵迪功郎。自後子姓繁衍、科第貴盛、孝義雍穆、迄今以禮法甲邑中。迪功孫溥、爲豐城丞、嘗督運夜過釆石、

儲藏

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甃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之、人以爲盛德之祐。溥子東始還居泖上。築堂名三魚、今先生文稿率稱三魚者以此。東子美、美子堯夔、卽先生高祖也。泰交公長子燦、崇禎甲戌進士、濟南府推官。戊寅冬、城陷、殉難、今祀於鄉賢。其第三弟卽爲封公、封公之繼室曹實生先生。先生端重靜默、聰穎過人。兒時封公授以左氏傳、稍從塾本有所芟節、先生舉①所芟盡讀之、詰朝暗誦、不遺一字。後盡授三代秦漢之②書、輒上口成誦。少長勵志聖賢之學、求濂洛關閩諸書③讀之、且遍考宋元明諸儒所著述、窮其指趣、

決擇其要④、一折衷於考亭。反躬實踐、內外交養、卓然成德之君子也⑤。順治丙申、補邑弟子員、尋食餼。康熙丙午、舉賢書。庚戌、成進士。乙卯、授嘉定縣知縣。嘉定爲瀕海大邑、土高乏水、民以木棉爲業、勤紡織、善貿販、逐末以故城居者少、而富商鉅室散處市鎮、武斷横暴、相沿成俗。富者競奢麗、貧者舞刀筆、喜事健訟。又夙有饒裕名、旅客圖潤囊橐者、往來如織、胥役土豪倚爲姦利、不可方物、號稱難治。地不産米、漕糧例任之他邑、而代輸其折色、故徵糧倍於他邑、積逋動以萬計、令率坐是落職。先生至、嘆曰、民不輸賦、大率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爲

之也。譬如少年、以游冶傷其元氣、力不能服勞、爲父兄者禁其游冶、則元氣自復、不禁而予以飲食、抑末矣。今且不爲飲食、而又督過之、則官與民俱病、固其所耳。故先生之治、一以鋤豪强、抑胥吏、禁侈靡、變風俗爲主。大賈汪姓者、素結交長吏、横行邑中。先生未至官、以千金饋駭、却之。莅任、適其僕估賣薪者妻、賣薪者屢控之縣及府、輒弗直、且獲重譴。至是來控、先生命拘汪僕、匿弗出、益遣役捕之。汪懼、賄堂胥、乘閒微諷先生、且以重賄啖先生。先生怒曰、斯言何爲至我耳哉。胥亟謝罪。詰朝訊得其實、以妻還賣薪者。汪大恐、令所識探意、先生曰、人無

不可自新、苟爲善即善矣。汪平日所爲、吾知之、毋犯我、自新未晚。汪感懼、卒爲善士。市鎮少年數十爲朋、以拳勇爲豪鄉党、甚苦之。先生盡廉得其名、不輒捕、遇有控者、責而械於門、時時勸諭之、視其情色果悔則釋。不匝月、其黨悉解散、爲良民者甚衆。先生嘗曰、人無賢不肖、其欲使人謂己善人則一也。當其迷時、以惡爲善、賢者或不免。及其悟、則不肖者亦可以爲君子。患上失其道耳。民有告其子不孝者、訊之果然。即涕出自訟曰、吾德薄、無以化汝、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曉譬、娓娓踰時。其父泣、其子大哭、自搥其胸、曰、吾非人類也。先生察其深

悔乃慰而遣之。幷不與杖者、恐小民無知、以爲不孝之罪止此也。大塲鎮有兄貧稱貸於弟、不應、輒舁弟物以去。弟賄巡檢、以盜報。先生怒曰、是可以爲盜乎。訊之、乃其弟婦翁所爲、遂痛懲之。因呼其弟曰、彼兄也、乃聽婦翁謂兄盜、不悌也。責之。又呼其兄曰、汝爲長、不自思謀生之策、而貸弟、弟不應、而徑取之、陷汝弟不悌、是汝不友也。亦責之。咸感服而退。俗素澆、父子兄弟不相顧恤、日見告以爲常、自後遂無一來控者。先生折獄不盡拘於律、聽斷時、孝悌忠信之言不絕於口。和平惻怛、以至情相感動。讞案皆用儒術、不爲深刻、藹然仁人君子之

用心。故兩造雖以曲直分勝負、而感恩則同。踰年後、訟者亦絶少、案牘幾廢。惟上官以他邑事屬訊者不絶。先生剖決精敏人不能欺。而要歸於寬厚、往往失上官意、然亦未嘗失出、上官卒無以難也。邑有貧民得罪富室、以縣法尚輕、再乞依憲牒治之。先生不許、判詞尾曰、富人之體面固體面、貧人之肌膚亦肌膚也。富者悟而止。孔子謂、聽訟不難、使無訟爲難。先生殆庶幾焉。嘉邑胥役向以千數、先生至官未幾、易業自去者過半。其存者亦相率告哀於先生、先生曰、汝曹欲何爲。對曰、其等知公清慎、豈有所覬。但工食已奉、裁去無所得食、業受役、

不可脫，脫亦莫肯代。惟公哀之。先生惻然曰，若亦我民也，然無術救汝。無已，令汝曹得更代何如。皆歡然曰，如是則可活矣。乃悉爲農賈以自給，當直則來伺候。於是勵有存者。幕友嘗戲指公堂曰，此饗相之圖耶。先生笑曰，視昔日爲已少，視額設則尚多也。然先生於胥役實未嘗有意苛核之。邑所轄地廣而事劇，勢不能不多役兼之閩粤用兵，供應旁午，先生惟輸解上官乃遣役，計日給其食，絕不令至民間。間有不獲已，則與之約，遠者許一蔬食，近者則限半日返。或索酒食無厭，先生輒知之，必加責。既而役既服先生潔己愛民，不忍索，而民亦

信先生之欲安輯我也，常不待役至，先期而赴。地雖廣，不啻臂指，使事雖劇，卒咄嗟而辦，故多役爲無用。古循吏化姦暴爲良民，而先生并化胥役爲良民，洵僅見也。吳俗尚侈靡，邑尤甚，宫室、宴會，窮極華縟，娼優、雜襍，費以無算。貧者轉相倣傚，以爲當然，至有方丈對客，而爨下乏薪粟者。婚喪皆盛鼓吹、酒食，稠疊以多費相誇勝，縗絰醉倒恬不爲怪。博弈、游手、獻笑覓食之輩，多於四民，謂之清客。市井子弟日遨遊街肆，以布衣爲恥。用是財益匱乏，逋負日積。先生痛禁飭之，懇切敎戒，且以身先。俗乃一變，稍稍知禮法，賤惰游，嗇衣食，急賦稅，催科

不督迫而自集矣。前此催科者惟事敲扑、貧民業窘於輸、而遇限期、償杖錢且不足、何暇輸賦。隸愈飽、逋愈甚。先生始至、爲立廿限法、令應輸者、自限輸若干、屆期及半、即得寬。以故絕不用杖、而輸者爭至。惟積蠹頑户、間予杖。先生見輸者衆、輒出示須後限。幕友爭曰、徵輸患其不前、君反止之、何也。一有軍需急餉、得無慢令致期乎。先生曰、不然。民愚、不知遠計、吾未有以富之、而踴躍恐後、安知其不稱貸耶。稱貸後、必不繼。孰若令其稍緩則恒有餘。一旦有急、無患也。故在任二年、逋尾絕少、惟接徵前任者止十一二。先生之意、欲更休養一二年、使

給足好義、決不尚有逋賦。然竟以此不獲於上官。先生之始至也、時巡撫爲廣寧馬公、有廉名、頗愛重先生。繼至者弗能如馬公、而先生不改其初。丙辰、

上允晉撫議、暫抽市肆錢一年佐餉、例不及巷舍。先生如例造冊報徼、巡撫滋不悅、檄府佐到縣、檢括靡遺、而以先生冊違部。是年冬、遂糾先生、然無以爲罪、但謂清操稱絶一塵、材幹實非肆應、德有餘、才不足而已。部議引材力不及例降調。嘉民聞之、大駭、罷市奔籲乞留先生。日號巡撫門、巡撫不自安、爲再具疏請復、未及下、而先生又以盜案落職矣。盜案者、邑民汪與張姓者以小隙訐

訟。汪赴理、夜遇盜、傷歸、謂其弟曰、張遣殺我。言訖而絕。汪弟遂以仇殺控。先生疑小隙無殺理、而張亦不似殺人者。汪以不刑訊張、大哭於庭。先生乃以實報、謂是盜是仇、未敢遽定、俟緝獲兇犯定擬。而一面遣捕緝之、尋獲真盜七人、讞上。部議以先生初不直指爲盜、疑有諱匿、引例革職、而不知先生固從命案勘出盜案、非原詞稱盜而諱之爲仇殺也。人謂先生盍辨諸、曰、是咎誠在我。邑有盜、長吏固宜罪。且夜半殺人於路、果仇亦盜也。而我不能斷、議黜不枉、奚辨爲。嘉民益大震、耆老士紳空邑詣督撫、爲先生辨、卒莫省。民既不能留先生、相與

扶老攜幼、填塞街市、爲先生呼冤而已。去之日、公堂獻酒脯、哭聲震野、先生坐肩輿中不得出。及至郎、日已暮、民以薪粟餽者麕至、號泣請受、先生盡慰而却之。男婦萬餘、環泣不去。夜坐簷下、不忍歸、若爲先生司閽然。即胥史輿儓宜幸其速去者、亦無不涕泗霑臆。委巷悉架栟結綵、燃燭纈手以送、遠鄉之民各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四方人士競爲詩文以傳之、彙爲公歸集。有陳生者老矣、未嘗與先生相識、特捐修脯授諸梓。至今邑人言及先生、皆泣數行下。謂建縣五百年來所未有也。先生⑥　初在官、蔚州魏環溪

先生時爲少司農、聞先生治行、寄一詩爲贈。至是尤弗平、且昌言於朝。適吾郡吳準菴先生薦先生博學宏辭、先生故不喜詞章、以特薦奉有

俞旨、不得已入都。魏公聞先生至、遽來見、益嘆服。未及試、丁封公艱、奔喪歸、哀毀骨立。魏公尋晉總憲、首抗章言先生寃、再疏舉廉吏十人、縣令居其二、一即先生也。奉

旨復原官。癸亥冬、補靈壽縣知縣。靈於眞定最爲磽瘠、易患水旱、逼近畿輔、多徭役、俗彊悍、善鬪少訟、而輕生。先生曰、民富而後可以教。輕生之習、禁令尤嚴、然未盡絕者、民貧而不知義也。嘉定可使富而不及爲、靈邑又非嘉

定比、奈何。力言於上官、非大恤民力不可。時派運上供石灰騾車、靈以五輛、視他邑獨多。前令爭之不能得、民以病告。先生首以爲請、至以去就爭、乃得更代。邑北負太行、南濱滹沱、不毛之土、十三而贏。順治康熙間兩奉

旨盡蠲其征役、以言者復申隱地處分之例、州縣畏罪、稍有首報。由是倚山瀕河之地、間可耕獲者、亦相戒不敢墾。

先生揭示徧曉、謂荒地雖係瘠壤、豈無略可播種、收升合之利、爲餬口計者。爾民或慮一行播種、便當起科、所入不足以完稅、利有限而害無窮、逡巡而不敢種。不知此不足慮也、朝廷決不與爾民爭此些須之利、地方官

長苟非病狂喪心、決不勒爾起科、以貽爾無窮之害。爾民但放膽耕種、勿他慮。於是漸有闢者。先生在任七年、竟無一畝首報。靈邑額丁萬五千有奇、例五年一編審、必增數十丁。至先生審丁、反虧額一千五百有奇。蓋前此爲令者以溢額爲功、逃亡死絕不敢開除、而攤派包賠之累日甚。先生謂如是是驅之逃也、具以實聞上官、乞豁部。上官難之、先生曰、裕課之道惟有愛恤窮民使漸充足、逃亡日少、則國課日增。若目前形勢實難就筋疲骨盡之民、責其無缺額。至職身爲民牧、失於撫綏、致戶口缺額、聽候處分、爲溺職之戒可也。幷陘道李公素

重先生、報曰、閱詳、具見仁人君子之心、真如慈母之於嬰兒。該縣讀書談道、可質天地、可對明廷矣。適巡撫于公咨訪利弊、先生遂條陳六事、略曰、職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非無憂民之吏、懷痌瘝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凍餒者、拘於法而無如何也。得君如憲臺、可爲民請命於法之外矣。故敢略陳一二、以備採擇。

一曰緩徵宜請也。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而後上供可辦、此一定之理。向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徵、有餘者尚可勉强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所入不足以償債、何論仰事俯育、所以閭閻日窮、逃亡日多、地畝日荒。今四方

儒藏

寧謐、司農不至告匱、若可通融、總計以上年撥賸之銀、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一轉移間、而民力以紓、唐虞三代之治、此其首務也。一曰墾荒宜勸也。

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地土瘠薄、荒熟不常、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所墾之地、已枯爲石田、蕩爲波濤、而所報之粮、一定而不可易。所以小民視爲畏途、聽其荒蕪而莫之顧。竊謂此等荒地、原與額內地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孰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新墾復荒者、聽

有司查他處新墾地補之。其荒粮即與除免、其已墾成熟者、請寬至十年起科。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踴躍於墾矣。一曰水利當興也。墾田在興水利、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勢難猝辦。然屢年以來、議蠲議賑、所費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闊若干、工費若干、彙成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絀、以次分年舉行、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百倍。一曰積

穀宜廣也。功令最重積穀。然止捐輸一途。在富饒之邑。猶可鼓舞勸輸。若山僻罷敝如靈壽者。雖懸旌勵之典。其誰能應。當稍爲通融。如荒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一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量留。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不必起解。牙帖襍稅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本地方積穀。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罷敝之邑。皆有穀以救災荒。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酌量支放。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掣賢者之肘。則民庶有賴矣。一曰存留宜酌

復也。自兵興之際，將存留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私派公行，不可禁止。百弊皆起於此。康熙二十年漸次奉復，然尚有應復而未復者。如衙役犯贜之律甚嚴，而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抑將舞文弄法以爲仰事俯育之資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州縣必不能免。既奉裁革，不知有司皆能捐捧自備乎，抑或責之鋪户，派之里下者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襍支供應，州縣必不能無。既奉裁革，不知上官之臨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不能不藉資於地方也。在主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

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罷敝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此留心民瘼之大臣所當亟請酌復者。一曰審丁不宜求溢額也。果有丁盛而溢額者、宜命有司留爲積穀之用、不必入額。遇有逃亡絶户、即以此補之。其無溢而有缺者、得報上蠲免、或不肖有司無缺而揑作有缺者、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則寬一分在窮民。上之搜求於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於窮民者亦無餘地、而民之塗炭日增日益矣。末又言、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穀毫忽之差、可以

即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即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若夫鄉約保甲之當重、土豪衙蠹之當除、陋規襍派之當禁、以實心爲之、則皆仁政。論治者類能言之、無待職贅。于公雖未能一一舉行、然亦知皆籌畫久大之謀、非徒爲一時補救之計者。先生又以康熙二十六年新修全書所載靈邑新增徵粮地統歸原額、而荒地内仍未開除、河淤與徵粮地科則迥異、並列未明、趣解部寺錢粮及奉裁各項刪去數目、雖一時便於徵解、恐日後

不悉原委、復立名色加賦、乃列款備陳乞咨請改定。蓋先生爲民計久遠、不恤嫌忌類如此。己巳夏、大旱無麥秋、大風隕霜、禾盡槁。奉旨蠲免錢糧、發帑金、兼支倉粟賑濟。靈邑貯穀僅二百石有奇、而飢民核有二萬三千八百餘名口。先生慮不能徧及、不得已分爲三等、請亟賑第一等、而第二三等以次量給。奉撥帑金三千兩、先生躬爲部署、驅馳山谷、夜以繼日。而府檄以限單至、不許踰額、先生不顧、卒盡散之。先生初報災地、夏荒五百六十餘頃、秋荒八百六十餘頃及彙冊達部、止蠲夏荒、仍開徵者尚三百餘頃。先生

又力請一體蠲免。謂二荒已報在案、若重復開徵、非獨荒黎不免流離、且決不能完納。倘萬不得已、將職遲悞叅罰、使生靈得免溝壑、亦所甘心。庚午夏、奉
旨行取。初、先生蒞靈甫一年、巡撫格公即薦先生清操飲冰、愛民如子、題請擢用。至是科道員缺、
上諭部院官保舉、於是左都御史陳公說巖論薦、而工部尚書張公敦復兵部右侍郎李公厚菴禮部右侍郎王公昊廬亦異口同聲、遂奉有
俞旨行取。來京、先生念靈邑頻年飢饉、未有起色、正供猶恐不支、而雜稅泛徵未盡除減、將永為民累、業當謝事、乃

於數日內盡爲申請。首乞緩徵、又乞房地稅向係墊解、不可爲常、勢必仍派里下、題請量減、又。上司供應久奉全裁、請永遠革除、不得私派、又。貯倉米穀、請不時借放飢民。巡撫于公得先生諸申、益嘉嘆、報曰、以謝事之時、爲災黎起見、眞仁人君子愛民至意。臨行、邑民哭送者數萬、豎碑志遺愛、如去嘉定時。是年秋、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首以畿輔爲言。其略曰、臣本外吏、嘗

皇上拔置臺班、苟有一得之愚、皆當次第敷陳、仰佐

聖治。顧臣官畿輔久、知畿輔之民情。邊山一帶荒多熟少、自昔爲然。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繁多、民困滋

甚。豐年僅可支持、一遇水旱、流離萬狀。賴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僅延殘喘、然
言乎家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
日而成、惟
皇上嘗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
而不嫌更厚、心已周而不嫌更周、則家給人足、庶乎可
望。至日前所當議者、上年畿輔荒旱、實異尋常、雖間有
未被災之處、亦不過少有升合、差勝於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後因部
議分別、不准概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帶徵。雖

今歲秋收稍稔旣徵其新復徵其舊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葢先生任靈壽時曾以未被災地七十餘頃及彙冊失開秋災地三百餘頃力請具題一體蠲免卒壅於上聞故首疏言之。未幾湖廣總督以撫臣在任守制請舉朝頗右之。先生上疏曰臣辦事衙門聞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會議之列不知所議若何。及詢之與議諸臣會議之時昌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違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違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易

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乎
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於
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
者以于養志爲何如人、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
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矣。在督
臣題請、或從愛惜人材起見、然臣以爲使之解任全孝、
正所以深愛惜之況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爲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
臣題請而留、皆將援此爲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

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係非淺。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倣、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竊以爲督臣所請、無庸議可也。疏奏、有

旨如先生言。辛未夏旱、

上諭廷臣直陳利弊、先生遵上三議。一言直隸奇荒、業奉蠲免、其被災而或稍有升合之獲、有司未經冊報。及會勘之後、始行續報者、部議不准概免、秋後帶徵。當大荒之後、責其完新舊之糧、實所難堪。近見直撫郭世隆題稱宣府荒後殘黎兩月之内、三季並徵、勢難完納。則因宣府一處而各處之民情可知。又見題參無極知縣、將新

舊錢粮並徵、以致百姓不堪。則因無極一縣、而各處之催科可知。且此項錢粮、自上年秋收開徵之後、至今半年、苟力可完者、必無不完。至今未完者、皆係真正窮民。雖日事敲撲、終無益於國課。所當急豁免者。其二言直隸編審人丁、宜痛除積弊、務求均平。有缺額者、據實詳明、聽憑部奪、不得濫將無告之民充數、及將死亡逃絕責令里甲包賠。其三言天下之本在民、民生休戚在縣令。近因捐納一途、縣令之中、賢愚錯襍、幸

皇上洞鑒其弊、特立保舉之法以防之。近復因軍需孔亟、并保舉而亦捐焉、則賢否全無可憑矣。業經臣同衙門御

史陳請停止現奉部議、然尚有未盡者、敢再陳之。夫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亦可捐納而得也。此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臣竊怪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至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如以爲清廉、當即保舉、非清廉、當即參劾。即或有清濁之間、未可驟劾者、然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不僅貽害小民、亦且上干天和。故竊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急當酌定。乞

勅吏部查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令其休致。庶幾吏治可清，而選途可疏，此亦感召和氣之一端也。送議，至內閣，輔臣嫌先生辭過激直，而以用摺子，不便啟奏爲辭。先生於是因陳疏有請停捐保舉而開先用之說，遂具疏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且言捐納先用之人，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末又力申三年開缺之議，而詞加峻。奉

旨同九卿會議。與議諸臣俱主捐納保舉無礙，陸某所奏均無容議，即御史陳亦不敢自申原疏所論，而先生持之

益堅。又獻議力爭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襍、恃保舉一綫可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于竟不保舉也。今若并此一綫而去之、得與正途一體陞轉、
國體之謂何、未可云無碍也。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然待至次年三月、則此輩無有不捐納者矣。澄叙官方之大典、豈不蕩然掃地乎。此臣請速停保舉之捐、似難無容議者也。至於設立保舉而不定限期、則不肖之員多因循一日、百姓多受累一日、亦非
皇上愛養斯民之意。議者或疑限以三年而無保舉、即令休

致、恐近於刻。不知此輩原係白丁、捐納得官、其心但思償其本錢、何知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况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於縉紳、爲榮多矣、何云刻也。即云設立限期、反生營求之弊、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明、何處營求。臣不敢謂天下必無一賢明督撫也、即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人而保舉之。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似亦難無容議者也。葢先生惓惓於吏治民生、出於至誠、又以擢任臺中、切思報効、不敢浮沉取容、以負知遇。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不恤其他。明知取怨於衆弗

顧也。特大兵草荳需運甚急、計臣方恃捐納一項以濟國用、當軸者亦頗以為便。治標治本、各持一見、與先生既相水火、而富室儲資日夜俟開例希進者相率彈冠、不啻飢渴。即諸臣以捐納進者、內外都有。先生於疏議中詆斥之、欲令其三年休致、由是都士大譁、皆切齒先生。部議以先生拘執資格、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遲悞軍需、飾虛詞、紊政事、負言官之職、擬革職謫奉天安插。

上心知先生無他、特原宥之。是年冬、試俸滿、對品外調、遂歸。論者以先生持論太嚴、進言太銳、致叢衆怒、席不暇煖以去。使稍和平委曲、相時而動、其所樹立、殆未可量。顧

儒藏

先生平日與人極和藹，言若不出諸其口，而爲德爲民，誠於中而見於外，不自知其言之嚴以毅然不如是，即爲不稱是職，非先生所以自處，亦非學者所望於先生矣。先生歸，貧不能自給，仍授徒於琴川。先是嘉定罷歸，琴川席君具禮幣，欲延致家塾，弗敢言。先生曰，授徒固我事也。欣然往。至是復懇延先生，先生曰，吾屢躓宦途，雖不以此動心，而筋力已劇。今年踰六十，頭鬚盡白，資硯田以終老，何樂如之。於是復館於琴川，比一年，貌加腴，色加睟，與學者論制舉業，踽踽若故寒士。以制藝就正者，輒爲評閱不倦。或勸先生講學，先生曰，是即講學

也。歸家、課子講畫、至丙夜不休。跡不至城市、茅屋蔬食、泰如也。壬申冬、忽中寒疾、遂卒。四方人士、或受業、或私淑未謀面、聞者莫不痛傷泣下、悼喪其師。而嘉定之民亦相率哭於先生之祠、至縗絰相弔、若喪其私親者然。此亦秉彝之好、不謀而同然者矣。先生於世、一無所嗜、惟濟人利物之念不釋。須臾未第時、語及生民困窮、風俗澆薄、必愀然於色。兩爲縣令、無論耗羨扣尅諸陋例無毫髮染指、即征輸正供、亦惟恐傷之。如嘉定減征白粮折辦、以致賠墊、民有鬻其女於旗爲指俸贖還。靈壽免採辦寶鈔、矜釋重辟若干人。如此類者甚衆、皆細事、

故不具錄。人謂先生知有百姓、不知有國計、而孰知足民正所以足國也。臺中一年、侃侃正言、直聲震天下。遭遇

聖明、庶幾一展其志、而在外既不得志於上官、在朝復不見採於當軸、特立獨行、幾陷大戾。賴

上恩得釋、再起再躓、卒不究其用以死。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先生之學、繩尺考亭、以居敬窮理爲要。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埽見聞、空善惡、其不隨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而爲猖狂恣睢者鮮矣。自有明中葉、姚江倡良知之說、簧鼓天下、

而聖人下學上達之法、所以爲規矩準繩者、盡決裂破壞、邪說詖行蠭起、蔑禮法廢名教、人心風俗大壞、而國運隨之。即有一二賢者、如涇陽、景逸其人、鑒其流弊、起而救之、而終不能盡脱其範圍。蓋其説已深入於人心、漸涵浸灌、而不可復出。學者不知有格物窮理本心、任情流蕩而不知所歸。高者既入於虚無冥者、卒惑於功利、陷溺之害、二百年於兹而未有已。先生起而力排之、爲能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以爲今之學者、必自尊朱子、黜陽明始、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因著學術辨三篇。兼與一時之鉅公宿

儒往復論難，然後天下學者曉然於王氏之不可與入孔孟之道，而朱子之學燦然復明，功豈淺鮮哉。先生在靈壽時，率五日一至學宫，集諸生講四子書，諄諄於義利邪正之辨，彙爲松陽講義百餘篇，申呈學院。又見近世之士但用力時文，一切經史皆庋置不讀，所以學無根本，士風日陋，乃校刊元儒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亦申請頒行。先生天性孝友，定省温凊，備極肫篤。封公捐館，以奉薦入都，不獲視含殮爲恨，孺慕哀泣，幾不欲生。居喪不作佛事，服闋猶不忍肉食。至於友愛兄弟，雖堂從如一，教之若嚴師，恤之若慈母，歡好無間。親戚無後

者，輒爲之殯。少壯時能飲酒不亂，後以仲弟有酒過，遂絶飲，冀以化之。未幾而仲弟没，先生遂終身不飲。居常容止恪敬，一言一動，皆有法度。坐必端正，立不跛倚，行必正以莊，語必徐以簡，燕居齋如，不苟訾笑。事無鉅細，皆極誠敬，自少至老無惰容。率性自然，不由勉强，幾同夫子之恭而安，非涵養之深，不及此。家故貧，及登仕籍，貧益甚，人所不堪，先生絶不爲意。衣足以蔽體，食足以充腹，不問美惡。祁寒盛暑，不爐不扇。賓客往來，披襟忘倦，傾所有，具雞黍。前輩講學之書，未經見者，輒賃衣易之，雖哺粟不繼，不顧也。性情謙謹，和厚善氣，襲人，雖告

戒、僮僕、亦煦煦若子弟。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先生有焉。及辨正學術、分别是非、則毅然決然、反覆痛快、不肯少借。至於民生之休戚、政事之得失、忠愛迫切、尤抗言極陳、不暇顧忌。坐是與世齟齬、但以戇直結
九重之知、終以激烈來衆口之怒。至於事後雖嫉先生者、又未嘗不心服其言而諒其心也。當其令嘉定時、上官有欲招致門下者、不爲之屈、以此失懽。或謂人方求之不得、柰何拒之。先生付之一哂而已。在靈壽、以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見之、接淅而行。即魏公環溪力薦於朝、亦不先私謁。其履蹈不苟類如此。生平誦法朱子、而於有

明諸儒、亟稱薛敬軒、胡敬齋、羅整菴、陳清瀾學術之正。⑦在前輩中、獨許可盧陵張幹臣。同時、則石門　大、興張武承、其尤也。與⑧講論靡不脗合、惟言及出處、則兩不相入、然亦各行其是而已矣。雅不喜以辭章自鳴、然學有根柢、發爲文章、自然昌明博大、醇正有體、有德者必有言、其先生之謂歟。所著述有靈壽縣志、松陽講義及評選編年國策去毒五十篇、手定先正一隅集、已刊行。尚有舊本四書大全、舊輯四書講義、讀禮志疑、讀朱隨筆、問學錄、衛濱日鈔、隨記。其語錄、文集、方在彙輯、俱未授梓。先生生於明崇禎庚午十月十八日、卒於

康熙壬申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配朱氏、封孺人。子二、長定徵、娶曹氏、並先卒。次宸徵、娶王氏。初繼仲弟先生未卒前三日、命季弟以其次子繼、而宸徵仍爲先生後。女二、長適太學生金山李鉉、次適太學生平湖曹宗柱。撫仲弟之女一、適太學生秀水張金城。宸徵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某兆、而屬 某爲狀。某 自維識見卑陋、詞理荒淺、不足以傳先生之萬一。顧以 某 執經於門下者有年、必知先生之深、冀得如李漢之於昌黎、勉齋之於朱子。然 某 何人、斯敢辱斯任、且行狀之作、將以介紹於大人君子、乞誌銘以垂不朽者、因悚謝者

儒藏

累日。既而思之、先生之盛德大業、昭昭在人耳目、無待於介紹而後傳。惟是與先生遊者、或締交於韋布、或結契於官途、地近者或親炙而未得其全、神交者或聞風而莫證其寔、始終本末、恐未周詳。又恐言涉時政、過有疑慮、致先生之意隱而不彰。然先生之所以不安其位者、止以捐納一議、雖三年開缺之請、徵似過激、而捐納爲一時權宜、非可久行、謂不可與正途一體陞轉、其說終不可廢。迨先生去位、捐例多端、至有白衣而數日爲府牧、爲科臣所糾。

天語煌煌、有捐納事情殊屬冗褻之

旨、固海內所共聞也。先生而在未必不賜環、似不必爲先生諱。至某之奉教於先生最久、言念疇昔、追隨謦欬、宛然如昨、不勝泰山梁木之慟。恐嘉言懿行日久而漸有遺忘、遺矩莫追、典型徒企、此又某之私心哽咽而不能自已者也、其敢以不文辭乎。故不揣泚筆、輯錄見聞、述其世系爵里出處之詳、與夫學問政績言行之概、置之座右、以當晤對、以待來者。倘當世之名儒鉅公、欲得先生爲人之梗概而無由、或有取於是而補其缺略、訂其訛謬、尤所切望、某敢不跽而請益焉。門人倪淑則拜手謹狀。

此陸威咫外叔祖代先子狀稼翁舅氏原本也。威翁學問文章超絶流輩、懼醇儒之懿行嘉言日久放失、因不惜窮日夜之力、閱月而詮次斯狀。謂先子醇行篤寔、不愧師門、因以撰人姓名屬之先子、使刊以行世。先子不欲亾實而輒居其名、逡巡遜謝弗敢當。時適柯寓匏毋姨夫過存、取而讀之、不勝嘉嘆、攜歸稍易字句一兩處、刻之集中。先子喜斯狀之不泯、因與原本仿宋人倪思氏所撰史漢方駕式錄而藏之篋中、荏苒卅餘季。今吳豐在兄重輯年譜、仍取威翁原本附之譜末、不欲埋沒當日作者一片苦心、意良厚也。余小子咸手澤之僅存、

溯典型其俱邈、執卷欷歔、聊述顛末於此。甥倪喆林謹識。

校記

①生舉：原本殘缺，據續四庫本補。

②漢之：原本殘缺，據續四庫本補。

③諸書：原本殘缺，據續四庫本補。

④擇其要：原本殘缺，據續四庫本補。

⑤君子：原本殘缺，據續四庫本補。

⑥也先生：原本殘缺，據續四庫本補。

⑦同時則石門□：空缺處當作「呂晚邨」。按，呂留良爲石門（今浙江桐鄉縣）人。

⑧與□：空缺處當爲「晚邨」。下文云兩人「講論靡不契合，惟言及出處則兩不相入」。癸亥年（二十二年）「聞晚邨之變，爲文以哭之」條錄陸隴其與呂留良子無黨書云：「不佞服膺尊公先生之學，有如饑渴。所不同者，出處耳。」是其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0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57
页数=857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52
SS号=12365597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648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0.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